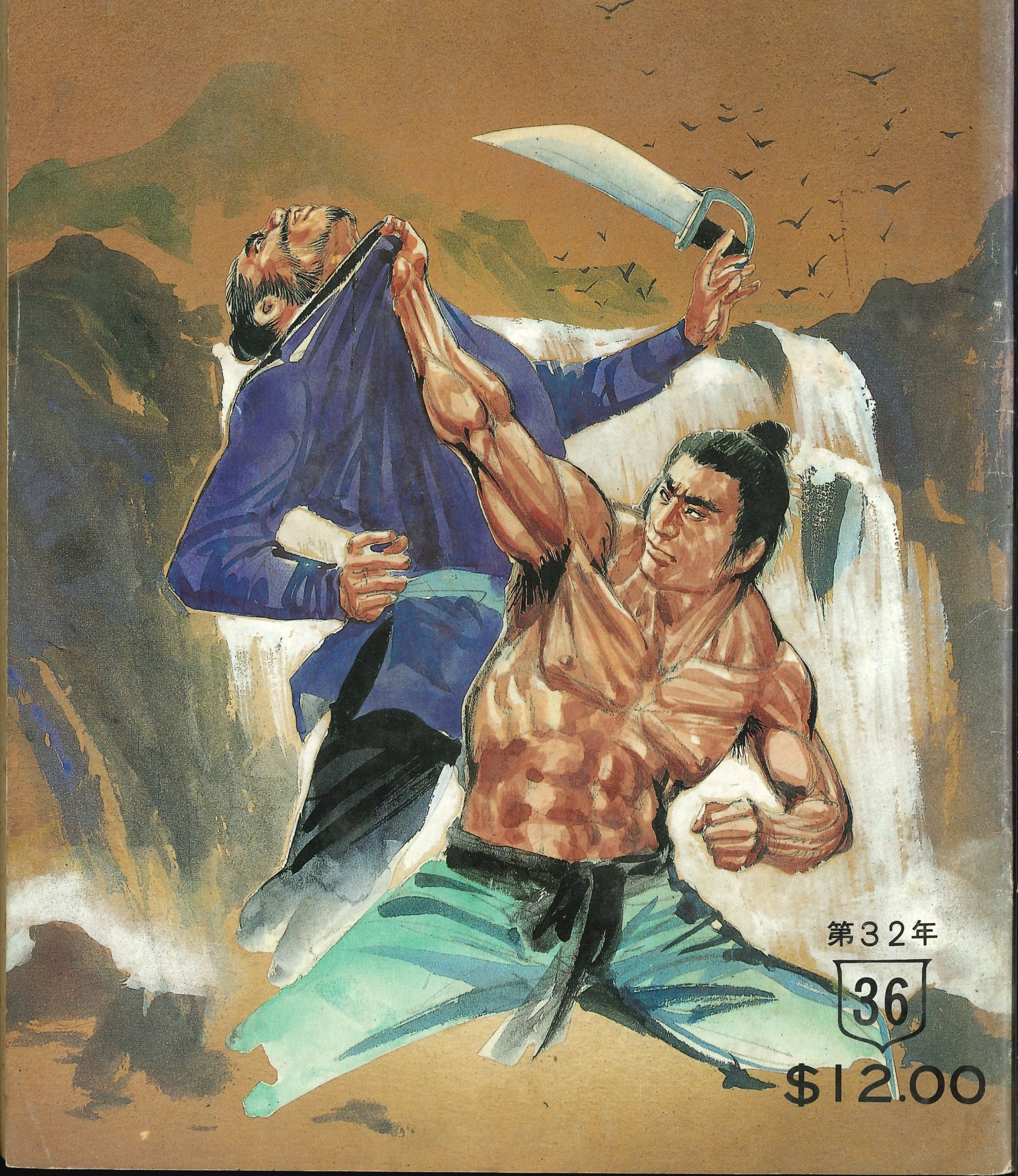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36

$12.00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M&A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降胆固醇、
除暗瘡、美容顏、
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30粒裝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美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眞：（852）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500毫升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新貨標誌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578 3721 (4綫)

編者話 青年作家霍驚覺撰著的「心刀」在今期和各位讀者見面，故事中描述「春蠶劍」和「淚停刀」，二十年來未能分出勝負，而「春蠶劍」之主馬一絕已去世，他的傳人程傲雪取代其位，程傲雪誓言要與「淚停刀」主人蠟王一決高低，彼此均想消滅對方成爲武林第一高手，因而各出奇謀，騙局萬千，你爭我鬥，無休無止，最後程傲雪和蠟王均赴黃泉，而結束了多年的爭鬥……故事內容新穎，情節緊張曲折，寫作手法更是別樹一格，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武林謎圖」乃西門丁先生繼「烽火大俠」之後另一新作，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西門丁先生之作向以文字精鍊，結構嚴謹，情節曲折，生動活潑稱著，喜讀西門丁先生佳作的朋友今次又可一飽眼福！

石中蓮所著「北斗玄武扇」，臥龍生所著「畫怪」均在今期刋出，連篇佳作呈現在你眼前，保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遙所著「兇鷹血谷」。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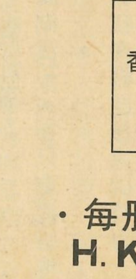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6期

（總號16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刀心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霍驚覺・文　可飛・圖

春蠶劍聖　棄譽情奔

燈下，一老媼含笑開卷，岩石層一般的皺臉隨卷而展。旁邊的少女聚神注視她緩慢却鎮定的動作。

卷上浮現一團青氣，汨流中隱現一劍，其形如鈎如戟，中間劍身輕繫一絲。

「好劍！」少女輕舒口氣。

「是好劍，此劍自出世以來，氣魄光芒，已盡蓋上古七劍了。」

「據說，歐冶子亦根本及不上鑄此劍的絕情子。」

「正是他絕情絕思絕塵，才鑄成這柄聖劍。」

「劍成人亡，世上亦沒有人能再造與此劍同式的利器。」

「春蠶至死絲方盡，所以此劍就名春蠶。」

春蠶劍！江湖近二十年來無上、無敵、至高、至聖的象徵。

*　*　*

老媼的手上已是另外一卷。

她的手一抖，神情已遠不及剛才輕鬆祥和，動作亦已趨快。卷開，左手鐵釘亦彈出，「奪」地一聲直入對牆，布卷全部展在二人面前。

少女注目在那尖幼的薄形翎帶刀身，不禁問道：「這就是淚停刀？」

「嗯。」老媼幽靈似地應了一聲。

「劍重輕靈，刀走厚重；這刀如此輕巧，必有機關。」

老媼一笑，居然振鈴悅耳：「可惜二十年來，從沒有人能知道這機關。」

「為甚麼？」

「想知道這機關的人，都已死在『蠟王』手上。」

「『蠟王』就是二十年來唯一和『春蠶劍』作對的那個？」

「就是他！」老媼目光已移到遠方：「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沒有人能知道淚停刀的機關妙處。因為人到了刀下，淚要停，血也要乾。」

「他就是……」

「『蠟王』用的當然只有是淚停刀。」

*　*　*

牆上東首懸一肖像。老媼的目光停於其上，已現淚光：「他就是凌淵博。」

少女吁了口氣，失聲道：「原來他是這般模樣。」

「對的，當年正年輕，情絲正密。」

「果然是個風流種子！」

「妳最好認着他。雖然他已經離我們而去，他的影子必然寄在那人之上，正如我已將一切交付給妳。」

少女恭敬莊嚴地應了一聲。

老媼回身一指，指在一塊當樑橫匾，正是「少林」兩個擎天飛揚大字。

「你也得記着這兩個字。就是它們，才有我，才有妳。」語聲已隱現恨意。

少女委身又應了。

「也不是我執着，只是五十年不能白費，信諾不能敗壞；他雖負我，我決不負他。」

少女默然。

「你將少林武功破綻默想一遍，之後就去吧！」

老媼頹然一坐，閉目揮手。

*　*　*

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沒有情的執着，又怎會有絲盡的春蠶、淚停之蠟炬？情之為物，有時就表現於一股精氣的湧現。

——血氣！

*　*　*

秋收九月，風氣連大地，大地正蒼茫。

好一片豪情壯氣，牧野飛塵。

草原廣闊，也有一兩遮風處，岩崎半立，枯屋隱現，破廟半間，長草萋萋，正好歇宿。

江湖浪子，亦只有這些地方可供駐脚。

血紅夕陽已被遠山吸吞，濃濃的黯雲罩上了破廟簷頂。風吹過，木窗「吱」響，暗處剛坐下了一個莊稼人。

他不是浪子，却是路客。莊稼人有田地時就是莊稼人，沒有了田地就只有轉來轉去，荒山過路。

他草笠已解了下來，輕放身後作墊子；皮囊裏又掀出毛氈，剛披在身上，大風又吹進兩個人。

莊稼人沒有做聲。雖然這兩人的身世打扮並不比他好，不過在這兩人面前，猥瑣的還當隱藏；只見他縮了縮身子，便往暗處靠去。

一個老人，一個少女。老的快要掉牙，妞兒却風采逼人。

兩人居然都是長衣曳地，當真趕路投宿？老人藍布衫爛，背上隆起一大包袱，白頭白鬚，銀樣亮光。妞兒臉容清麗，却隱隱有陽剛之氣；兩目已隨着夜色罩上一層朦朧，却還能接觸到那熾熱的射綫，教人不敢逼視；披在身上的補丁白裙，半亂雲鬢，襯托出一股風采韻味。

妞兒入廟，居然一眼就看見了莊稼人，目光射到暗處，露出一種奇怪表情。

老人被她一提，也轉去瞧莊稼人。二人迴視，盡在不言中，似已有事決定。

在這時，程傲雪就到了。

*　*　*

「想不到『春蠶劍』馬一絕英雄一世，也有死的一日。」

「他不死才是奇怪。他劍下殺傷太大，必遭惡報。」

「成名英雄，挑戰者太多，殺傷不能不大。」

「殺傷大，也只證明春蠶劍眞是一代神器。」

「一劍三飛，絲盡人亡。沒有詞句



可以形容這一招這一劍的凌厲。這一劍已超越了我們觀賞的界限，差一點便成爲我們膜拜的對象了。」

「可惜，現在已劍在人亡。」

「新一代的『春蠶劍』……」

「你說的是程傲雪？」

「他是『春蠶劍法』的唯一傳人。」

「唉！見過馬一絕親手使出的『春蠶劍法』，你便會嗟歎世界再沒有人能使出那一招，正如世上再沒有可能出現第二柄春蠶劍。」

「『春蠶』本是武林聖位，馬一絕一死……」

「程傲雪雖還握有春蠶劍，不過此劍在他手中，只不過是凡鐵一柄罷了。武林大位，再沒有人能和『蠟王』爭了。」

「就是那個用『淚停刀』南宮誰敵？」

「他和馬一絕，一南一北，本就是天生的對頭。『春蠶』勢盛時，亦只有他敢公然與之對敵。」

「據說他們在泰山交手三次，都沒法分出勝負。」

「所以世上唯一最了解春蠶劍法的人，就是『蠟王』。」

「不過，『蠟王』一日未擊敗程傲雪，一日仍未能躍升聖位。」

「然而程傲雪已給了『蠟王』一個機會。」

「哦？」

「他拐走了『蠟王』堡內一名婢女。」

「以他的身份……」

「所以沒有人會幫他，『蠟王』正在追他的途中。」

* * *

一股血氣，包裹着程傲雪和青兒，迎抗着怒風狂砂，滾進了牧野破廟。

他們知道，背後的「蠟王」，是怎樣也不肯放過他們的。

然而，他們不在乎，自從程傲雪甘心拋棄「春蠶」遺下的榮譽聲名，在「蠟王」的堅堡裏面帶走青兒，他們都應該知道，只要彼此的心不變，即使給「蠟王」追上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爲了愛情，有時人是可以不顧一切的。

程傲雪有次甚至對青兒說，做一個至情至聖的人，才不負「春蠶」的眞正身份和地位。

馬一絕一生不知有過多少女人，程傲雪相傳亦是他的私生子。

馬一絕自誇對於他每一個女人，他都是出自眞心的。愛情容不下欺騙，他亦從未欺騙過情人。只不過他對情人的愛，來得快，去得亦快。儘管姓馬的自言從未同時與兩個女性週旋，但其情人轉換之頻密，正是「春蠶」一大特色。這一點，青兒曾經憂慮有其師必有其徒，程傲雪將馬一絕的多情也承繼過去，幸好程傲雪用帶她出走的決心，証明他用情之眞之堅，與其師之浮薄，成一强烈對比。

程傲雪成名之初，早表現出與馬一絕迥異的風格。

青兒記得，當時她還獃在「蠟王」堡內，默默幹着平凡而低賤的工作，沒有人注意她，她更從沒幻想將來能得到甚麼幸福。

忽然一天，堡內上下沸漾着一個消息。堡主的大對頭「春蠶劍」馬一絕傳說因爲練功走火入魔，必須閉關三月調息。海南劍派乘機派出「海南七劍」前去挑釁，却被馬一絕唯一弟子程傲雪使出「春蠶一劍」，大敗而回。

「蠟王」於是決定禮聘峨嵋派「露體仙子」耿玉婷，帶同「蠟王」堡拜禮明珠三百顆，到馬家莊試探。

南宮誰敵用的名義是「蠟王」堡與馬家莊一年一度的茶會。自從南宮本人與馬一絕泰山三戰不能決雌雄，早改用懷柔的手法，明裏不與馬氏爲敵，暗中則支持不肯向馬一絕臣服的武林人士。每年一度的兩家茶會相互拜會，實際上是互探虛實之擧。

南宮誰敵與峨嵋派的關係一向良好，峨嵋掌門洞空師太據說與南宮世家早有一段因緣。南宮誰敵成大名而脫離南宮世家自立門戶之後，峨嵋弟子常有到「蠟王」堡作客；耿玉婷號稱峨嵋派近年最傑出弟子，正是基於素往交情而爲「蠟王」走一趟的。

武林中幾乎人人曉得，這耿玉婷自小受命菩薩，要赤露身子，普救世人，但她雖懷有普渡世人之心，凡夫俗子却有褻瀆聖體之念。耿玉婷年少貌美，以僅披輕紗爲聖行，不少武林少俠都在一睹芳容之後，醜態百出。

然而，程傲雪接待耿玉婷却極爲得體，連耿玉婷本人也認爲，姓程的是她所見過最具君子風度的少年英俠。

程傲雪做馬家莊大弟子的歲月中，事實上從無緋聞，與馬一絕經常沾染胭脂氣，作風殊異。

青兒便是這樣聽過她的情郎說過，眞正的大情人，不在浪擲感情，而在唯精唯一，將至眞的情感，貫注在一個女人身上。這樣的形態，才眞能肩負「春蠶」的令名。春蠶劍由無情劍師鑄成，却賴有情人施展。有情寧在情專，而不在情多。

所以現在程傲雪擁着青兒進入這牧野破廟時，她只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爲以她那樣一個平凡卑賤的婢女，居然獲得剛接得武林聖主地位的春蠶劍新主人慧眼垂青，而且只愛她一人。那正是從未預想到的幸福，驟然降臨她身上。

這種幸福的感覺足以使她死而無憾。

* * *

程傲雪又如何呢？

甘心拋棄武林聖位與令名，與一個婢女出走，並置自己於被追殺的亡命之途；以往奉承敬重他的人，都聲聲「不値他所爲」，加入聲討他的行列之中。

他究竟有何感想？

或者他感想也來不及整理，每一站都有投靠「蠟王」的人等他，要向他討個公道，又或者押他回「蠟王」堡公審。

誘拐良家婦女，偷竊他人財產，都是武林中極不道德的行爲。青兒自小賣身入「蠟王」堡，根本便是南宮誰敵的私人財產之一。

「春蠶」勢盛時，不少人對馬氏阿諛奉承，現在時移勢易，行情急轉，程傲雪也想不到利時間那麼多人會與他爲敵。

最重要的還是，連馬家莊中人也對程傲雪此擧大不以爲然，竟已公開表態不再支持他，使他更形孤立。

彷彿天地間，除了春蠶劍，程傲雪再無可憑倚之物。而到了此牧野破廟，他所擁有的，亦彷彿僅剩下身旁的青兒與腰畔的春蠶劍。

然而，事既至此，還有甚麼東西的價値大得過她與它？

* * *

程傲雪一進廟，老人的眼睛陡地亮起。

外面風沙很大，天色昏暗，老人與少女進廟時已迅速生了個火，並在廟內一面牆上插上火把。

程傲雪騎着他的踢雪烏騅前來，沙塵撲面，前路暗險，唯有摟着青兒纖腰，迎着火光投宿。

踢雪烏騅甚懂人性，程傲雪一下馬，輕拍三下，馬兒便自行消失在蒼茫暮色中，自找宿頭。待明晨主人呼嘯召喚，才再行服務。

老人早解下背上包袱，放在盤膝的天然「座位」上。他的位置離莊稼人不遠，面孔剛好向着破廟門口。

少女守在火堆旁。程傲雪進來，第一個照面，便碰上了她逼人的雙眼。

然後，是她在發問：「你就是程傲雪？」

程傲雪的手不由得搭上了春蠶劍，一股血氣從丹田直湧上喉嚨，他唯有答。

「不錯，我便是。」

幹不平凡事的血氣，爲人所不爲的血氣，爲情義不惜粉身碎骨的血氣。

這股幾乎與程傲雪全身上下熔爲一體的血氣，滾滾動動，頓時充塞了這風雨可搖的野外孤廟；即使他不回答，少女也知道，只有程傲雪，只有幹了這樁事的程傲雪，才可以有這種形態、這種力量。

他錦衣佩劍，年少風霜的臉上，滿是不屈與堅定。如果說他俊朗的外貌足以使十個女人中有八個爲他傾倒，那麼，天生的傲氣，加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悲壯與堅毅，已使當下的他迹近滿分。

他持劍而立，輕扶弱女，背後支撐他的，是人間正氣？抑是愛情力量？

無論如何，他始終是新一代的「春蠶劍」。「一劍三飛，絲盡人亡」，普天之下亦唯獨他一人使得出。

只有他一天還握有「春蠶」，沒有人敢輕視「程傲雪」這三個字。

老人炯炯有神的眸子瞬也不瞬的盯住程傲雪。門外呼呼的風聲襯着他緩緩抖出的句子。

「好，老夫久候多時。」

他比程傲雪來早不了多少，但瞧他說話時嚴肅的樣子又不似打誑。

還是少女接口：「我們一路追踪，已跟了你一百里路。明知你不能不在這方圓二十里內唯一的駐脚點停下，才加快脚步，先來佇候。」

「皇天不負有心人，你終於給老夫追到了。」

程傲雪身旁的青兒，臉色已比自己的名字好不了多少。聽到這裏，不由得顫聲地道：「你……你究竟是誰？」

老者緩緩起立，吐氣開聲，聲音細遠而長，顯出極深厚的內勁。

然後，才是他的自報名號。

「峨嵋古非金。」

* * *

有人說，刀光總像秋水——一泓秋水。

可是，自從南宮誰敵出世，他的刀，便只有一種東西可供形容。

仇人見到他祭出瘦刀，眼淚還來不及流出，便到了閻羅殿報到。

朋友見到他亮刀助拳，感激得眼淚還來不及迸出，他已一招成功，取對手首級於刀下。

南宮誰敵一刀出手，對方根本分不清「蠟王」的刀光與自己身上濺出的血光。刀光與血光交展之中，唯有用「淚光」足以形容此情此景的悽厲。

淚停血乾，本就是淚停刀得名的由來。

* * *

秋風勁吹的斜陽背面，是另一空間。

南宮誰敵在路上。

「蠟王」究竟是圓是扁？是俊是醜？

在程傲雪逃亡之際，他又幹着甚麼？想着甚麼？

從不孤芳自賞的他，却在鏡前抹劍。

他是一代霸主，一方豪傑，都是毫無疑問的。他高大雄偉，十三歲便已單刀擊殺來偷襲南宮世家的幫會中人，一擧名動天下。

南宮世家的榮譽，他根本毫不滿足。沒有一樣東西，比武林盟主這寶座更能吸引他向前，策動他繼續奮鬥。

鏡前的他，短髯束髮，金冠華

服。襟口一個翡翠針飾，是崑崙古物，價值連城。他已貴爲一堡之主，四方歸附者衆，若不是爲了消滅「春蠶」，絕對犯不着長途跋涉，奔行數百里，追殺那見鬼的程傲雪。

姓程的到底是他晚輩。馬一絕已死，他繼續與自己爲敵也好，交好休戰也好，他也不用懼怕。偏偏這厮却要深入自己堡內，拐走一個自小賣身獻堡的婢女，不但向他的權威挑戰，亦向武林的道德挑戰。

此刻，他凝袖抹劍，眉也不禁皺了一皺。因爲他實在想不出，程傲雪爲何甘犯如此重險，幹這不得人心的事？這是他乘勢而起奪位的機會，但程傲雪不是獃子，爲甚麼會如此輕易，平白地給予自己一個良機？他深信，世上不合理的事情一定不會長久。他想不通的事亦一定內有蹺蹊。

「爲了愛情」這鬼話，南宮誰敵從不相信，或許亦從來不理解。

不可理解的事，他的習慣是揮刀掃走，就像他掃走仇人的屍首一般。

＊　＊　＊

馬車上，南宮誰敵在抹劍。

八匹大宛良馬、四方穩定大車、龜茲古玩銅鏡、百煉精鋼寶劍。

劍當然比不上「春蠶」，但人呢？

劍光映在南宮誰敵的臉上，顯出的是無比的自信。

他用刀，却抹劍，只因爲他的刀法業已出神入化，根本無須日對其器。相反，他的對頭用劍，正需要長期志切的接觸熟習，好去熟通劍性，掌握契機。

馬一絕與他對決二十年，他亦抹劍抹了二十年。

他用的抹劍布並不講究，講究的是每一下動作——手指透過布帛，觸在劍身上，感覺那逼人的寒氣，鋒利的殺機。

他有時甚至故意讓劍刃割傷自己的手指，默默看着鮮血湧出的情景，若有所思。

他甚至會去找一些用劍的高手，然後自己用劍打敗他們。

只要是任何一種試劍的方法，他都不會輕易放過。

此刻，他專心抹劍；馬車外，傍着的七匹馬安靜地待着，馬上的騎士連大氣也不敢多透一口。

七匹馬，七個人，連同馬車上的車伕及拉車的八驥，黑暗中宛如死物，彷彿等待着甚麼重大的事情發生。

夕陽早下，夜色已濃。荒山野嶺，南宮誰敵停車等候的，又會是誰？

遠方，果然傳來了連聲呼嘯。

事實上，與其說這些連續不斷傳來的聲音是呼嘯，倒不如說它更像鬼哭。

鬼哭尖號，令人不寒而慄。馬匹也受到影響，騷動起來。

車內南宮誰敵當然察覺變化，沉聲道：「來了麼？」

七名騎士中左首一個佩戴青巾的立時應道：「來了！」

月色下，原來七名騎士各以顏色記認。分別用青、黃、赤、白、黑、藍的布巾束頭。只有最近馬車的一個，雙目最是銳利，頭上却毫無標誌。

說時遲，那時快，活似鬼哭的嘯聲越來越近，終於「颼」的一聲，一個白衣人影已晃到馬車面前。

馬車外原本沒有照明系統。月光下這白衣人一派儒生打扮，年輕俊逸，加上手搖摺扇，看去更是文質彬彬，斯文有禮。

這麼樣一個人物，竟就是發出鬼嘯之聲的來人？

白衣人來到馬車前，拱手作禮，車窗此時突地打開，車內的燈光，頓時掩映到他一臉笑容。

「晚輩何文杰，拜見南宮前輩。」絲毫沒有受到光綫突然變化的影響，顯示他年紀雖輕，已是高手一名。

「好！刀影鬼聲，本座也算見識到一樣。」南宮誰敵聲音自內傳出，却並不露面讓來人進見。

「不敢不敢。」話這樣說，何文杰歡愉的臉孔却不由得僵了起來。

就在這時，東面又傳來好一陣急劇馬蹄聲。

一騎快馬，在衆人反應甫定之際，已經來到跟前。

「山東無壽，參見『蠟王』！」騎士於馬背上兩個連翻，恰好落在何文杰之前，比他更近馬車。

馬車內這次連反應也沒有了。

無壽公子比何文杰還來得年輕，一臉標悍，全身銳氣，宛如一柄出鞘利刃，沿路便劈。

他成名雖較晚，却是新一代武林英俠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尤以擊敗「泰山三連戟」一役，足以哄動天下。

可是南宮誰敵却似乎沒有看到有這個人，反而是車旁那位青巾騎士下馬，扶起無壽與何文杰兩人。

爲了表示禮貌，「蠟王」門下有標誌的紛紛下馬，垂手守在車旁。僅有那名沒戴頭巾、雙目如鷹的近身護衛毫無動作，反而繼續盯住兩位來客，絕不放鬆。

被這麼一個人盯着，沒有人會感到舒服。無壽與何文杰相視一眼，臉上都露出尷尬神色。

幸好此時，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響起，耿玉婷已然現身。

無論何時何地，耿玉婷一現身，總會引起一陣吃驚。

她公認是「峨嵋」最有前途的弟子，亦是很美麗的一個女子。然而，令人吃驚的不是她的身份，亦不是她的美貌，而是他的打扮。

她全身上下，只披着一塊薄紗，美妙的胴體，在紗內若隱若現，叫人吃驚於她的大膽，也叫人血脈賁張。

認得她的人，通常叫不出聲，不認得她的，心中也會料到幾分。

江湖上，作這種打扮，不避嫌疑的只有一個。看着她的人，縱有邪念，也不敢表露出來。

因爲普天之下，只有她一人露體是神聖。她的露體，乃受了佛祖的祝福，以露體代世人受風霜之苦，普救世人。

是以，當何文杰與無壽公子眼見耿玉婷從黑暗中出現時，除了瞪大雙眼，便作不了甚麼，說不出甚麼。

銀鈴般的笑聲，天仙般的人物，南宮誰敵的馬車門立時打開，車內的燈光照到耿玉婷身上，益發令動人處更加動人。

南宮誰敵端坐在車上，右手食、中二指正挾着剛抹得閃閃生光的青鋼劍，輕輕鬆鬆的就要遞給甫抵達的耿玉婷。

「耿姑娘來得正好，且替本座瞧瞧這柄剛從延州購入的寶劍，看是否用得着？」

耿玉婷一笑接劍，迴身背着馬車，正好朝着無壽公子與何文杰，笑容令二人很自然地報回傻笑。

「兩位公子雖然不用劍，但會過的使劍名家應不少，就替小妹試劍如何？」

耿玉婷語聲一落，何文杰與無壽公子還未定神，已覺眼前銀光繚動，耿玉婷赫然已朝他出手。

這一記變化確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劍氣展開，竟是一把將他們罩在殺招之內。

耿玉婷一出劍竟就是峨嵋派的殺手神招——「菩薩朝陽」、「雲頂拍肩」、「佛光普照」。

無壽公子較近馬車，耿玉婷的劍風先向他身上招呼，他無法不立時應變。

「無壽」是他的自稱，環下厲鬼，促人無壽。

他並不比耿玉婷和何文杰，或出名門，或系世家；他只憑一對銀鎖鋼環，在泰山觀日峯上，大敗「三連戟」，一舉揚名於江湖。

他慓悍、兇狠，一股狠勁，曾折倒不少武功比他高的對手。觀其名號，已可猜想他憑此本色殺人不少。

然而，面對耿玉婷揚動輕紗，人隨劍舞而又事出突然，變化倉卒，他能夠怎樣使出狠勁呢？

答案是輕叱、倒身、觔斗、揚袖、環出！

一連串動作，雙環從雙袖飛出，在千鈞一髮當中閃過耿玉婷兩招，鋼環還替何文杰接了一招。

同仇敵愾，而且他替姓何的接招，對方便可伺機反擊，扭轉他們被動的形勢。

果然，何文杰就在環影劍光之中，即時亮出兵刃。

何文杰在江湖上號稱「鬼刀」，用的兵器並不是一般的單刀長刀。相反，他是「一寸短，一寸險」的信奉者。

「鬼刀」之能神出鬼沒，很多人亦同意是由於刀刃雙鋒，刀刀險毒。

據說何文杰本出身華山，却天資聰穎，將華山劍法溶入匕首技擊之中。同時他又懂得一點打造兵器的竅門，故此能將匕首改良爲一種獨門武器——原型是刀，却在背面再開鋒，成爲雙鋒短刀，增強殺傷力。

耿玉婷一連三招，幾乎要了他和無壽公子的命。冷汗未乾，無壽公子既替他擋了一劍，基於道義，基於本能，他再不能不放手一擊。

「鬼刀」出手，鬼哭隨至。那是他的招牌風格，但也無疑讓對手測到先機。

耿玉婷三招既出，劍勢根本連綿不斷。峨嵋劍法，輕靈之外，事實亦重綿延嚴密。

無壽公子的雙環，倉卒間僅能退敵，人既翻滾，狀甚狼狽，一時未能即時加入戰圈。

何文杰的出手，耿玉婷得以專心對付。

只見鬼哭聲中，何文杰連劈三刀，耿玉婷劍尖翻動，竟一招也不用硬接，全是攻敵所必救之着。

她姿勢美妙，何文杰的刀招必須反救自身，完全傷不着她分毫。

又是一陣銀鈴笑聲，只見耿玉婷已空中翻轉，翻落在馬車之頂，劍招已收，笑吟吟地看着坐地的無壽、呆站的何文杰。

南宮誰敵的沉聲響起：「兩位身手雖然不俗，但如此大意，又焉能替本座追捕程傲雪？」

此話一落，何文杰與無壽公子都不禁垂下頭，臉有窘意。

耿玉婷呼道：「程傲雪的出手我見過，小妹自愧不如，兩位如果連小妹也應付不了，是沒有法子捉那小子回來的。」

何文杰一整衣衫，躬身答道：「剛才確是在下疏忽，其實江湖中最好的朋友也會成爲最大的敵人，在下的確不應不提防耿姑娘對我們發動突擊。」

南宮誰敵眉一揚，目光如電，似要射穿何、無二人的胸膛：「你們眞有信心？」

至此，何文杰與無壽公子除了硬應，亦的確作不出其他的反應。

南宮誰敵回顧耿玉婷：「現在追得上程傲雪的應該是那一批人？」

耿玉婷業已輕飄飄的再着地，見「蠟王」垂詢，不禁想了想，恭敬地答：「少林的空晦、武當的秦懷玉、『黃河雙煞』，還有我的師叔——古非金。」

聽見這個名字，連南宮誰敵都有點肅然。何文杰聞言更不覺失聲。

「古非金？『琴劍雙絕，綿掌蓋西川』的古非金？」

「正是。」

＊　＊　＊

古非金！

峨嵋派女與男衰，也不是從來不收男弟子，不過素來出不到傑出的英俠，有心人亦徒嘆奈何。

不少人認爲，峨嵋武功的路數，輕盈靈動，崇尚陰柔，本就適合女性習練，出不到男弟子，也非全無解釋。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古非金便是這個例外。

現在程傲雪和青兒面對的，便是這個例外——百年來峨嵋男弟子中的第一高手。

* * *

牧野破廟夜降臨，幸好大風已斂，塵沙漸收。

古非金炯然有神的目光，與程傲雪堅定的眼神正在全面接觸，雙方都毫不放鬆。

無論誰面對像古非金那麼一個敵手，也不敢稍一放鬆；即使程傲雪握有「春蠶」，也不成異例。

古非金則更似要看透面前這小伙子，好好弄清楚他是怎樣構造的，才做出種種荒謬的事。

終於，還是古非金身旁的少女打破對峙之局。

「程大俠，你還是跟古老回峨嵋一行罷！那裏不是『蠟王』堡，你有充份辯白的機會。」

程傲雪目光一寒，轉向少女，雙唇一陣蠕動，欲言又止。

少女這次轉向青兒：「你想必便是那青兒姑娘，武林中也不是人人欲殺你們而後快的。不少正道中人都想弄清楚這件事，你們何不到峨嵋山，當着大家面前，痛陳事情本末？即使道德不容，也可以情動之，準勝過如今千里逃亡。」

青兒倚在程傲雪肩上，本來狀甚害怕。這時經少女和顏悅色的一說，雖然不便回答，臉上也綻出了笑容。

這一笑，登時表露了她的美態。毫無疑問，她是江湖弱女一名，在刀光劍影的生活中絕對需人保護。然而，艱苦的歲月早鍛鍊她成爲一個堅强、貞毅的生活鬥士。她的笑，正是柔弱中顯出堅强；美，不期然的自然流露，鬥不住，禁不了。

這樣，程傲雪亦不能再噤聲了。

「你也是峨嵋派的？」

少女嫣然一笑，搖首道：「豈敢高攀。小女子只不過是路上與古老偶遇，彼此談得投契，答應過互相幫忙，所以才不嫌唐突，趁這一趟。」

「即是說，他幫你幹一樁事，你則幫他擒我回峨嵋？」

少女笑道：「豈敢！古老的意思也不是要動武，只要程大俠……」

「廢話少說，要擒要殺，現在便請動手！」

她的親切與熱誠，程傲雪竟然無動於衷。青兒亦給情郎這突來的强硬唬住了。

「好！程傲雪果然是程傲雪。」

拍掌聲從廟外響起，隨即進來兩批人。

兩批三個，左首進廟的粗衣麻布，頭戴竹帽，滿臉麻子；年紀不大，眉宇間却老氣橫秋。

右首的有兩人，打扮幾乎一式一樣，都是黃衣勁裝，脚裹千層浪，背負雁翎刀。粗眉大眼，臉生橫肉，亦是沒多大異相。

程傲雪回首一瞥，不禁冷然一笑：「哦？原來是武當秦懷玉秦兄？」

那痲子哈哈大笑，拱手道：「程兄，久違了，久違了！」

程傲雪冷冷地道：「也不見得久違，兩個月前我們還不是在西湖三潭印月處泛舟進酒，好不盡興麼？」

秦懷玉一怔，但隨即回復笑臉：「程兄眞好記性，而且言行一致，爽快之人，甚麼也是開門見山。」

程傲雪仍是冷淡十分。秦懷玉，他好像不怎樣瞧得起。

「那仍得看對方是甚麼人，來意不善的人，既已明顯，何用僞飾？」

一番話一竹篙蓋打秦懷玉與古非金，秦懷玉登時變臉，古非金却依然氣定神閒。

「秦老弟，你是代表武當的麼？」

古非金開口垂詢，秦懷玉雖然不虞有此，也只得硬着頭皮答：「不是，我這次是獨自下山與『黃河雙煞』來的。」

「黃河雙煞」當然便是打扮差不多的那兩名大漢。他們聽秦懷玉提起，齊都眉頭一揚，向古非金微一示意。

「獨自下山即是私自下山，武當虹雁老道果還未至於助紂爲虐。」

程傲雪哼然而道，顯然暗示秦懷玉不如掌門，相助「蠟王」，宛如助紂。

秦懷玉一再被程傲雪刺激，臉上的痲子被汗油一逼，蓄然發亮。饒是他慣於皮笑肉不笑，現在也裝不出模樣了。

與古非金同來的少女瞧在眼裏，心中有數。基於信諾，她始終是要衝着程傲雪來的。

「程大俠，你說我講廢話，但你有沒有仔細想過，與其跟這位秦爺走，不如一起到峨嵋，尚有討個公道的餘地？」

程傲雪眉蹙嘴角牽，「問題是，秦兄喚得我走呢？還是古先生請得我動？」

「吓？」即使秦懷玉依然冷靜，與他同來的「黃河雙煞」却按捺不住了：「姓程的，你未免太過不識抬舉了。我們奉『蠟王』之命前來，無非是請你回堡交代；人要臉，樹要皮，我們沒讓你難堪，你還擺甚麼武林盟主的架子？」

大家都清楚，自從程傲雪在「蠟王」堡帶走青兒，「春蠶」的武林聖位業已動搖。連「黃河雙煞」也不尊重，倒教少女也覺世態炎涼。

然而，程傲雪事實上毫無慍怒之意。他的神情仿如對着一些跳樑小丑，犯不着和他們一般見識。

幸好古非金再次開口了。他道：「既然秦老弟並不代表武當，反是聯同『雙煞』兄弟奉『蠟王』之命來，那麼似乎與老夫的來意不盡相同了。」

秦懷玉搓搓手，笑道：「大原則相同，大方面相同……」

古非金未待他說完，已打斷其話：「一個是拿他回對頭基地治罪；一個是到中立地方交由武林公決；目的怎會相同？」

「這……」

「還是我們先來個君子協定，由你秦老弟先行催請；若然成功，程傲雪自然跟你們回『蠟王』堡，如若失敗，老夫再請不遲。這樣一定不會因誰先誰後，要程傲雪跟誰走這些問題，使大家傷了和氣。」

話說得客氣，却已明白說出，自己是不會相助秦懷玉與「黃河雙煞」的。要拿程傲雪，便要他們自行動手。

「黃河雙煞」當然聽出話中有話，平靜淡然的聲調語氣背後，竟是一股不屑與他們同羣相伍的意思。

「雙煞」中的老大本擅用十鱷鎚，但爲了配合老二施展「雙煞刀陣」，改練雁翎刀。慣用重兵器的他脾性剛烈，最難忍氣，所以這時已耐不住性子，首先大喝一聲，立即發難。

發難當然並非針對古非金，他倒要証明給這老東西看，「雙煞」不但勇猛過人，而且眞正有本領，不用古非金這些武林名宿助拳，也能擒程傲雪於當下。

只見他聲到人到，背上雁翎刀還未拔出，已先握拳衝到程傲雪跟前，一拳朝他鼻樑打去。

他素稱膂力驚人，黃河一帶，拳擊從無敵手。這一着貌似孟浪，實質挾多年技擊經驗，並且料到他的兄弟一定會在後面支援他。

「雙煞」中老二一向使刀，刀法比老大嫻熟不在話下，人也遠較前者機靈乖巧。說難聽點，是狐狸心重，算計力强。打頭陣有老大這些自命勇力過人之輩，在後面見機而行的例有像老二這般的人。

老大這一拳自信實有二、三百斤之力。他曾用這麼重的拳風拳勢，活生生將一頭山豬打死。程傲雪鼻樑高高，這一拳擊去，怎能不塌？

他曾經自豪地對老二講過，鼻子是人身體最易打中的地方，不在目標大，而在一招出手，平推便到，如果有一定速度，對方閃避並不容易。

當然，人的自信往往過高，論斷也每每落空。老大這一拳擊出，偏偏打了個空。

程傲雪原本站的地方，倏忽成了無人空間。他自己一拳打出，右脅相反地露出了很大的空門。

然後他便感到一陣勁風，一股大力，正朝這空門襲來。

他大驚，收腹、縮腰、急退。用老的一拳化改爲掌，向來襲的方位斜斜拍下。這是側擊避敵鋒的常識，因爲他已然感到，硬碰硬自己應當吃虧。

他順理成章地有一個最後的希望，便是老二的側援——攻敵救己，本是「雙煞刀陣」的第一大原則。

一切事都在電光火石之間發生，老大一掌已拍在一件物事上，慘呼聲起，一個人立時倒下。

倒下的人不是程傲雪，也不是老大，而是萬萬料不到的，原本在十步以外的老二。

老大這臨危拍出的一掌沒有擊倒程傲雪，反而打在自己兄弟的身上。

那一股來襲的大力並非來自程傲雪，竟是老二上來配合老大攻勢的一招。

程傲雪移花接木，借力打力，自己根本沒有眞正出手，便將「黃河雙煞」的攻勢輕輕化解，毫不費力。

老大看着倒在他面前的老二，後者甚至沒有施展出拿手的刀法，居然就被伙伴打個半死，還在地上翻滾呻吟，狀甚痛苦。

「你……」

古非金朝着說不出話的老大，發出他那勸世之聲：「兩位老弟不會是程傲雪的對手，你們還是退下吧！」

但紅了眼睛的老大再聽不進耳，只見他反手便拔出背上的雁翎刀。掄起一片刀花，就要與程傲雪拚命。

差不多同時，破廟中全體人，包括倒在地上掙扎的「黃河雙煞」老二便看到一陣閃光，如雷殛電掣的閃光。

這一刹那，程傲雪終於拔出春蠶劍。

一劍三飛，絲盡人亡。

誰也不清楚程傲雪是否已使出了這一招聞名天下的殺手劍法。只是，沒有人能否認，隨着出手一劍的遞出，劍光之精銳幾乎令在場諸人雙目難睜。

或許，這一招的光芒不來自劍招的精闢獨到，單只是春蠶劍的氣度風範，足以震懾對手，尅敵致勝。

沒有聲響，沒有鮮血。春蠶劍宛如情人的吻，溫柔的落在老大頸上，體貼地割破了咽喉；而且因爲太溫柔太體貼了，血也自然也回流，傷口一開即閉，太快的速度披上了優雅的外衣。不快之快，老大的靈魂由此被奪去。

春蠶劍出，魂斷魄沉。

程傲雪拔劍、出劍都快到極點。但秦懷玉却看得清清楚楚，因爲他這次來本就是要投機，撿一些現成的便宜。

程傲雪一劍殲敵，但秦懷玉却自命瞧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素來深信，讓機會在你手邊溜

走，是會遭天譴的。

是以，當老大在劍勢起動中迅速倒下之際，秦懷玉亦悄然發動，遊走到業已毫無保護的青兒身邊。

青兒身屬「蠟王」堡中人，但地位卑微，且乃女流之輩，武功高極有限。從一路觀察中，秦懷玉認爲青兒是典型弱質，只要挾持住她，程傲雪便不能不屈服，隨他回「蠟王」堡邀功了。

如意算盤是如此打，但他却忘記了一件事。

程傲雪認識他在先。這個武當弟子的作風究竟如何，不應完全心中無數。

當秦懷玉的手指離青兒脈門還不及兩寸時，春蠶劍忽然臨到他背心。

寒氣攻心，秦懷玉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滋味。

死亡，原來是一種掃蕩，能使人的頭腦陡地變成空白——一切記憶、一切情執、一切野心，忽然變得毫無意義，毫無痕跡。可惜，也可能是幸好，對於自幼受武功訓練的秦懷玉來說，本能還足以抵抗死亡。

武功反應，對他已儼如本能。

一切都在生死一線間。秦懷玉左足一躍離地，右足那時點在左足背上，借力一竄再竄而起。

普通輕功，一躍之力僅及數丈。然而秦懷玉右足在左足之上再點，昇高之勢無疑增加一倍。超出春蠶劍氣集中之範圍，因而可以一躍而避過。

武當梯雲縱！如此上乘的武當絕技，秦懷玉年紀輕輕，居然已掌握得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這一點連古非金也不禁出聲叫好。

懷玉之名，直譬「聖人懷玉」。他人生得其貌不揚，打扮樸實而不起眼。可是，他在本門武功所下的功夫，始終是經得起考驗的。

實而不華，無論是武當功夫還是秦懷玉，都配得上這四個字。故此，秦懷玉也是武當派掌門虹雁道人自命最得意的弟子，視之爲百年來最能與武當精神契應的一人。

「實」是一，「柔」是二，「無」是三，「動而不斷」是四。秦懷玉的武功至能發揮這四點。武當派內外玄功，虹雁道長皆屬意於他發揚光大。

他曾日夜監督秦懷玉練功求進，但武功雖可監督竟成，人品却難以察知。

秦懷玉表面忠於武當，暗地裏替「蠟王」賣力，以本門武功作爲爭取武林實際權力的交易本錢，虹雁道長萬萬意料不到。

當武當派的得意弟子固然不錯，但門有門規，他不是虹雁道長的大弟子，自不能接任掌門之位。「蠟王」則不同了。「春蠶」聖位一倒，盟主一銜，南宮誰敵必取而代之，他如能立下大功，好處是必不會少的。

他也知道，甚至十分清楚春蠶劍的威力，程傲雪本就是他的朋友，三年前他們初相識的境況如在目前。

他用梯雲縱暫時避過了春蠶劍氣的一刹那，怎麼又忽然都一下子回來了？百般心事，湧上秦懷玉的心頭。

這時秦懷玉已如影隨形而至，程傲雪竟猛下殺手，一劍遍襲秦懷玉十八處大穴。

＊　＊　＊

青兒在旁眼見程傲雪終於出手，一雙清麗的秀目竟不知不覺淌滿清淚。

她當然不是被情郎保護她的行動感動得流淚。一路上，程傲雪爲保護她和自己，已殺了至少十七人。

她只是無法抹走那一抹悲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們幹下這大不容於武林的事，難道眞要一輩子在刀口子上討活嗎？

要命的是，這種「討活」不是討生活，而是討個活命，苟延性命。

有時她眞希望程傲雪只是一個平凡人，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那麼，即使他帶走自己，即使「蠟王」不忿追究，也不會帶動到武林這麼多精英，介入其中。

連青兒這個自命沒見識的小女子也知道，由於此事已涉及武林盟主易位和太多的利益轉換，武林人士紛紛假道德之名，前來追捕他們。而程傲雪眞正的朋友亦不敢明目張膽幫助他，遑論那些如秦懷玉一般的「僞友」了。

她毫不清楚秦懷玉的來歷，只覺得這痲子甫進廟便皮笑肉不笑，滿腦子的來意不善。她不喜歡這人，但眼看他快要斃在情郎劍下，心頭不禁一緊，善良的她實在不忍。

她的淚爲自身的命運，爲已臨的逃亡噩夢而流，也爲一條就快溜掉的生命而流。

她忽然張口大叫：「不要殺他！」

一瞬之間，春蠶劍光盡斂，青兒的聲音比玉皇大帝的聖旨還要靈，所有殺着頓時化於無形。秦懷玉已輕飄飄從半空中落到四丈開外。

他滿頭大汗，因爲他實在沒有把握再次避過春蠶劍的連環殺着。

春蠶連綿蠕動，即使不快，却難以閃避，難以抵擋。

人在半空中，死神剛離去又重臨，秦懷玉經歷了人生中最大的兇險關口。

幸好青兒的眼淚救了他。如果說南宮誰敵像淚光的刀光能殺人於無形，青兒至誠的淚光却能救人於有情之中。

淚光，竟有這麼大的分別！

蠟王惑衆　幾路追殺

秦懷玉很清晰記得他初次結識程傲雪時，是在三年前的冬天。

當年，他雪夜趕到馬家莊，三天

三夜不眠不休的趕路，全爲了武當派的生死存亡。

因爲關外七狼暗襲武當，用毒藥下在武當山泉水之中，山上大部份高手中毒，失去抵抗能力。秦懷玉奉命突圍而出，邀請「春蠶劍」趕回武當山，力退來敵。

程傲雪接待飢寒交迫的秦懷玉時，第一句話使秦懷玉至今未能忘懷。

他說：「辛苦你了，但你將換來的是不枉此生的價值。」

跟着的援救武當之役，程傲雪是馬家莊援軍的頭號先鋒，關外七狼中有三個就死在他劍下。

他的自信，他的勇氣，他的魅力，秦懷玉是從未在其他差不多年紀的人身上找到的。

當時，秦懷玉萬萬想不到，終於會有這一天，曾經並肩作戰的兩人竟然要對決起來，而自己也差不多命喪在春蠶劍下。

他原本想利用以制服程傲雪的青兒，最後竟成爲他的救命恩人。世事眞諷刺，秦懷玉已無地自容。

程傲雪收劍，便眼尾也再沒瞟向他，因爲現在的秦懷玉根本已完全喪失戰鬥力，已不足爲慮。

或許他一直都了然，眞正的敵人，眞正的對手只有一個。那一雙炯然閃光的眸子也沒有一刻離開過他。

他的劍氣已轉向古非金。

＊　＊　＊

決鬥，是江湖中人經常遇到的事情，嚴格來說，根本便是他們用以解決事情的手段。

這種手段之不可避免，只因爲這是一個稱爲「武林」的地方。無論如何，到最後都要以武力決定生死，決定勝負。

當然，決鬥也有文鬥，不涉及殺傷，甚至也有智鬥，君子動口不動手。

然而，畢竟，決鬥，尤其是單對單的對決，仍是一項極殘忍的事。

兩個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單獨地面對致命危機，最了解你的人很可能便是對面那個要殺你的人。

文鬥與智鬥，只要挫敗對方的要害，其後果與武鬥的一樣强烈，嚴重情況亦只會一樣。

程傲雪還年輕，所經過的對決始終有數。但古非金呢？

他目下面對的，是聞名天下的春蠶劍，而他倚仗的，是他的綿掌？劍法？還是琴音？

一切彷彿驀地凝住了，就在古非金「接住」春蠶劍氣的一瞬間開始。

古非金終於緩緩地解開了帶來的包袱。

＊　＊　＊

心理上早已戰敗的秦懷玉無法不黯然離去。

他最引以自豪的一手兩儀劍法完全沒有機會施展，他已再沒心情留在這所荒郊野廟之中。

在武林名宿古非金面前，秦懷玉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他自己找來的羞辱。

滿以爲投機的奇襲，可能一擊成功，反而身陷險境，要在他偷襲的對象的「求情」下，才不致於血濺五步。

古非金和其他人雖沒有即時表示什麼，秦懷玉其實已損失了所有邀功的本錢。

因爲他再無面目回到「蠟王」堡。暗算偷襲的玩意兒，寧給人知莫讓人見。武當派最有前途的弟子，這樣擒捉程傲雪，無論成敗，「蠟王」也無法正面「獎賞」。

他要得到的，當然沒有那麼輕易放棄，但形勢比人强之下，他也懂得稍避鋒芒，有時更不妨坐山觀虎鬥。

新的對決雙方迅速即形成，程傲雪與古非金皆蓄勢待發，隨時準備作驚人的出擊。

＊　＊　＊

古非金的包袱是隆然大物，內藏的東西體積固不小，數量也顯然不止一件。

他充滿皺紋的手緩緩解開包袱上的結，讓程傲雪終於看到他的兵器。

——一柄長劍，鑲有古樸佩玉，劍鞘則是陳舊皮革。

——一具古琴，琴身雅典，應是靈物，琴弦則似是新裝上去的。

琴劍雙絕！程傲雪臉上也不禁露出愼肅之色。

古非金並不見怎樣猶豫，右手食指輕撥，果然撥出了第一下琴音。

琴音清靜致遠，與古非金隨來的少女立即撕下衣帶的一角，迅速塞入耳中。

毫無內勁的青兒，耳聞這一記琴音，已經全身震動起來，程傲雪急忙手一搭，從肩井穴穩定了她，一人的眞氣頓時變成兩人的內勁。

五指運轉不斷，一闋樂章應指而出，旋律類似「平沙落雁」，但琴音中屢現殺機。

此殺機即與曲中調意相衝相悖，聽的人不舒服，更引起體內的眞氣亂走。

只有馭氣之力勝於琴音干擾之力的，才不致於五內翻騰，七孔流血。

古非金這種獨門琴音，右手撥彈，左手不按弦，將琴音震放的殺傷力發揮到頂點。峨嵋派掌門洞空師太曾當衆評說，謂此獨創的琴功雖然厲害，但不免充滿乖戾之氣，與峨嵋武功的祥和正大，似不相接。

或者，正因爲古非金是多年來峨嵋唯一傑出的男弟子，他的創發力很自然寄於男性特有的征服傾向上，由他發功彈琴，乃不免殺伐之意。

我佛本慈悲，但古非金總是懂得用「菩薩打虎護衆」以爲自己的殺氣辯護。

他並不潛心向佛，作爲一個較徹

底的學武之人，洞空師太之類的佛口婆心，古非金根本從不認同。

這也是爲什麼他會加入追踪程傲雪行列的原因之一。

程傲雪收劍放過秦懷玉，轉而將劍氣投射向他，他亦立即發動琴功，來個無形的先發制人！

一切都在沉默中進行，沒有人認爲門面話、稱雄話、挫敵話是需要的，一切言語在高手對決中都成爲多餘。

在江湖對決中，多話的人不免分心，分心者通常只有一條出路——死路！

＊　＊　＊

古非金的琴功並不源出峨嵋，但他的劍法却是正宗的峨嵋本色。

「琴劍雙絕」，我們可理解成琴功劍法都絕頂，屬高手中的高手。

然而，程傲雪老早便從馬一絕那裏得知，古非金擅長左手劍，右手撥琴，左手正好進招。

一琴一劍，劍尖刺敵，琴音亂敵；那才是「琴劍雙絕」同時發揮的厲害之處。

所以，古非金琴音響起的時候，他並沒有動，一雙利目直視着古非金的左手，等待後者眞正致命的一擊。

他已料定，古非金眞正的殺着在劍，不在琴！

程傲雪這次會不會判斷錯呢？

＊　＊　＊

對與古非金一起進入破廟的少女來說，古非金與程傲雪的對決，勝負如何，誰勝誰敗，似乎並不怎樣引起她的興趣。

她雖助古非金出口相勸程傲雪，但顯然由始至終，她的目標只有一個。

琴音不絕中，她拉出塞住雙耳的布條，緩步走向一直縮在一角，最先進廟的那個莊稼人。

他實在太平凡，但這少女却偏偏對他最感興趣。

終於，她倚在抱膝低首而坐的莊稼人跟前，二人相距不及兩尺。

她吁出一口氣，道：「是你？」

莊稼人沒有抬頭。

她再道：「我就是你要等的人。」

莊稼人這時才緩緩揚眉，火光中風霜的臉上抹過了一絲落寞，他並不年老，眉宇間更難耐一股冲天之氣。也因爲這股氣在，落寞只增加他的浪漫，而沒有損他的靈動。

二人雙目一觸，少女熱烈的目光彷佛碰到了一縷晨霧，她自己的朦朧驟然獲得加强，霧忽然變得形象起來——像棉花，像柳絮，軟綿綿的，瀰漫着舒意。

舒，是舒伸，也是舒斂——舒而後斂，少女宛如再置身密室中，與老嫗細看畫中肖像。

莊稼人當然不像凌淵博，但一種奇妙感覺告訴她，他與姓凌的必有關係，必有瓜葛。

這種種只會加强她對先前判斷的信心。

她緩緩地道：「我要找的人亦是你。」

「哦！」

他的聲音粗粗的，也像幹粗活的莊稼人。不過她知道他不能長期以此掩飾下去；面對她，他也不用掩飾。

她索性主動到底：「我叫司靈。你呢？」

他當然不能不回答。他甚至站了起身，挺直了胸膛。

尊重自己名字的人，也同時尊重對方。

「在下孟小小。」

一個像他那樣粗手大脚的人，名字居然竟是「小小」，連司靈臉上也不禁露出笑意。

但是她很快便已笑不出，因爲場中輾轉之間已起了驚人的變化——任何人也預想不到的變化！

＊　＊　＊

程傲雪一直盯着的古非金的左手，此刻忽然動了動。

料敵機先，先發制人，攻敵所必救，殺敵於弱門！

古非金的左手一動，程傲雪就趁這機會，發動蓄勢已久的春蠶劍氣。

雖云琴劍可分心二用，但其始用之時，由琴而劍，以至琴劍並舉，心間不免念動意移，功力的分配亦總有一隙間的不平衡。

程傲雪就在這一隙間向古非金進攻！

古非金的劍還未拔出，春蠶劍光已閃至。古非金眼前亮起一縷青氣，似有千絲萬縷，便要向他罩來！

春蠶劍，如情人的吻，如蠶蟲的絲，漫天而來，似要將你緊緊痴纏，纏上了，脫不了身，喘不過氣。

事實上，即使未給纏上，古非金已驟感壓力排山倒海而至，透不過氣來。

他的手雖先動，但程傲雪的劍氣根本早就預備針對他這一着，故此這手亦根本翻不起來，即使握住了劍柄，也一時間不能逆流拔劍。

能逆流，能逆春蠶劍氣之流的，只有原先操在手邊的古琴。

他無法不順手一推，琴脫手而出，剛好擺放在程傲雪和自己之間，手指離弦，琴功立止。

漫天多層的「蠶絲」，中隔這麼一具古琴；「劈啪」之聲連響，早已被古非金內勁綳緊的琴弦所拉斷。

這樣阻了一阻，古非金左手劍如流星般劃出，程傲雪上半身要害，竟被他一招盡蓋。

撫琴撥劍，琴功既不能影響對手，劍擊如果一開始便搶到先機，古非金認爲尚可一戰。

可惜，他確然低估了程傲雪的厲害。

琴功既止，青兒不受影響，程傲雪的一隻手便可離開她，春蠶劍的威力陡增一倍。

古非金一劍擊出，立感到前方築起一道無形却堅硬的氣牆，自己的劍氣反被彈了回來。

然後，「蠶絲」再一次漫天而來，這一次比剛剛的一次更密、更韌、更交纏。

古非金咬牙切齒，雙手一錯，劍掌齊出，就要在千絲萬縷間穿插出去。

沒有人想到的變化便在此時發生，非但程傲雪不虞有此，連古非金也措手不及。

一刻鐘前被程傲雪用以借力打力，被自己兄弟擊傷的「黃河雙煞」的老二，本來一直在地上打滾喘息，一副身受重傷的樣子，沒有人再留意到他，尤其是在老大喪命，秦懷玉羞走之後。

現在，這個原本已完全失去作戰能力的人，就在程傲雪似乎全力向古非金進攻之際，驀地一個翻滾，欺近已離程傲雪保護範圍的青兒，一片雁翎刀光之中，就要削下她一隻臂膊！

心思是與秦懷玉一般的心思——先制服毫無反抗力、却與程傲雪心意緊繫的青兒，用之威脅姓程的也好，用之擾亂他的心神也好，都構成對付程傲雪最佳的條件。

分別只是「黃河雙煞」老二比秦懷玉更好狡！亦更沉着，程傲雪事先亦根本不認識他的作風。

他用刀多年，刀法之精密處，江湖上不少有名號的人物都會栽在他手下，何況區區一個弱質青兒？

他一心想砍下青兒一臂，程傲雪勢必分心，古非金那邊廂自然得利，只要程傲雪受傷，他便多一分機會。

武功遠遜於秦懷玉的「雙煞」老二，爲保徹底的勝利，心未免要比無論如何也算是正派中人的秦懷玉要狠。

「黃河雙煞」不同武當派，沒有前人種下的基業，一切都得靠自己雙手掙來，要成功也沒有什麼同門所恃，一切唯有險中求勝。

險，是兇險，也是陰險！

江湖道上，不擇手段是常規，陰險狠心平常事。

驚人的變化就此發生了，眼看秦懷玉不成功的嘗試，就要由「雙煞」老二加倍的實現！

古非金與程傲雪尤在彼此的劍氣中交纏着，眼巴巴的，已經身不由主。

青兒連驚呼也來不及，老二的出手，對她來說依然是太快了，迅雷不及掩耳，青兒動也沒有動，活似一隻待宰的羔羊。

誰能救她呢？

＊　＊　＊

剛站起身來的孟小小，回了一句話，幾乎立即發現面前的司靈不見了。

或許，他也不怎樣注意跟前的少女，因爲他同樣被場中「雙煞」老二突襲青兒的舉動吸引住了。

這幾近不可思議的一擊，他知道是充滿難堪的。

這種難堪是江湖的難堪，武林的通病。

它不能事先被料及，不是因爲老二的狡滑與兇險不能預計，只是他的武功被低估，受傷程度則被過份高估。

江湖上早已慣用一種功利或實效的標準，好去衡量行爲的當否。一切驚異似僅在功利的錯估與傳奇的經歷上面。

難堪的是，無論正道（秦懷玉）、旁門（「雙煞」老二）都是一般模樣，同一鼻孔出的氣，只在程度有異，本質殊無二致。

孟小小不禁嘆了口氣，但隨即慘呼聲已起，他目也不瞬一瞬。

爲什麼？很簡單，因爲慘呼倒下的不是青兒。

＊　＊　＊

慘呼倒下的赫然竟是「黃河雙煞」的老二！

然後是全都停了手的程傲雪與古非金看到司靈扶着驚魂甫定的青兒。

然後是司靈淡淡的聲音：「他已不是『黃河雙煞』的老二——他是『蠟人』！」

「蠟人？」古非金聽聞此語，也不禁悚然動容。

蠟人！「蠟王」堡的特有產品！「蠟人」已到，「蠟王」還會遠嗎？

＊　＊　＊

古非金雖在程傲雪的劍氣籠罩下，無法不放盡一拚。理論上，比拚一經發功，雙方沒有誰先倒下來，對決便不能停下。

然而，青兒的受襲令雙方的心頭都猛然一震，差不多同時，所有攻勢都慢了下來。

二人心意相同，收劍撤掌，一場生死對決竟就兩無損傷地結束了。

那要多謝青兒？多謝司靈？還是多謝「黃河雙煞」的老二？

無論如何，新的焦點已放在「蠟人」身上，大家的目光幾乎同時指向中了司靈一刀的老二。他已一動也不動，狀同死人。

爲什麼司靈說他是「蠟人」呢？

＊　＊　＊

司靈手上拿的是雁翎刀，奪自老二。

老二快，她比老二更快，他剛發動襲向青兒，她便似已驚覺。當刀離青兒臂膊還不及四寸時，司靈已用極快的身法倒飛到二人旁邊，用更快的手法一把奪去老二手中的刀。

奪刀、迴刀、進刀，一氣呵成，老二慘叫一聲，立即倒地。

然而，現在衆人亦已看清楚了，

老二刀口流出的血不是鮮紅的，那赫然是一灘濃醬，火光下活像熔蠟！

司靈緩緩地道：「只有吃過『蠟心丸』的人才會這樣。『黃河雙煞』的老二早已正式拜在『蠟王』門下。」

「蠟人」正是「蠟王」門下的稱呼。據說，要入「蠟王」堡服侍南宮誰敵，例必要服用一種叫「蠟心丸」的獨門秘製丹藥，以示忠心。

古非金睹狀皺眉，禁不住道：『「蠟心丸」雖不是什麼毒藥，根據他們的宣傳，服了還可以脫胎換骨，增强功力，現在看來，似乎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了。」

程傲雪冷笑道：「所以『蠟王』眞正的門人不多，有的只是趨炎附勢，投機賣乖之輩！」

面對指桑罵槐的暗示，古非金並不惱怒，相反，他長嘆一聲，苦笑道：「老夫也想不到秦懷玉竟至如斯，峨嵋派與南宮有世交，程老弟你這次大膽妄爲，我們豈能坐視？『蠟人』既爲先行，『蠟王』和他的『蠟將軍』料不會遠，既然南宮已經親自出手，老夫即使邀得司女俠相助，也不便再請程老弟回峨嵋了，就此請便！」

說罷，古琴長劍，悉數還納包袱，隆然大物重負背上，古非金便要躍出破廟。

「古老先生何必走得如此匆匆？」

一下粗聲，古非金只覺眼前一晃，面前已多了一人。

他盯着莊稼人打扮的孟小小，頷下白鬚動了動：「果然是你。」

孟小小比剛才面對司靈更鎭靜。他悠悠地道：「難道古老先生認得我嗎？」

古非金一時被問得語結，今夜之前，他確實不認識跟前這人。

「在下孟小小。」

這三個字古非金從未耳聞。

這時司靈也上了前。

「古老先生，難道你忘了我們路上的承諾嗎？」

古非金尷尬一笑：「老夫沒有忘記，只是老夫已放棄了要你襄助請程傲雪上峨嵋，這……」

司靈笑道：「但我可沒有放棄請這位孟兄跟我走呀！」

古非金目光一轉，回到孟小小身上：「你找的人果是他？」

「嗯。」司靈應道。

「他不肯跟你走嗎？」

「我還沒來得及問。」

古非金嘿然道：「但現在似乎是他不讓我走。」

孟小小目光轉動，道：「我不讓你走，只因爲我覺得這件事十分奇怪。」

古非金道：「什麼事？」

孟小小道：「『蠟人』出了名的死纏爛打，這位司姑娘居然一刀便令他們躺下，此是一奇。」

「哦？」古非金眉毛一揚。

孟小小續道：「古老先生苦心追獵程大俠一百里，剛才還顯出志在必得的決心，不惜和程大俠硬幹一場，現在却忽然去色匆匆，此是二奇。」

古非金道：「關於第二點，我已經解釋，第一點則不干我事，恕難回答。」

孟小小道：「我看未必，司姑娘敢情懂得一點尅制『蠟人』之法，而古老先生又已看出她懂此秘技。」

古非金的臉越來越白，但仍然强作鎭定道：「即使我眞的看出，那又如何？」

孟小小笑道：「很簡單，你忽然知道這處有能一眼看穿你，一招對付得了你的人，任何人在這情況下，最好當然是急急離開了。」

古非金的臉色已趨難看，剛才程傲雪用激將法他始終氣定神閒，秦懷玉在他面前宛如小丑，現在他似乎有點沉不住氣了。

孟小小得勢不饒人，好像不打算放過他。

他繼續道：「在當下，只有一種人會有像你這樣的反應，而你這種眞正身份，一直都不想別人得悉，這是你一生最大的秘密！」

說到這裏，連程傲雪也感到好奇，他拖着青兒，亦已趨近廟門，那裏，火光極暗，孟小小的背後，是黑沉沉的牧野，有呼呼的風聲，有無窮的危機。

程傲雪也忍不住插上一口：「那麼，這秘密是什麼？」

他期望孟小小回答，但這次答的竟是司靈。

「這位古先生趕着離去，只因爲他也是『蠟人』！早在十年前，他已經附屬於『蠟王』！」

這消息果然驚人，堂堂峨嵋百年來男弟子中第一高手，在武林中享有盛譽，無數人尊崇敬仰的「琴劍雙絕」古非金，居然自甘吞下「蠟心丸」，成爲南宮誰敵控制的「蠟人」，沒有人料想到，驟聞此言，亦沒有人不會感到訝異萬分。

孟小小道：「或許以古老先生的身份，當然不會和『蠟王』堡其他『蠟人』同一地位。看來他很可能便是『蠟王』座下八大將軍之一。」

司靈道：「江湖傳聞，只知『蠟王』手下有八名『蠟將軍』，武功造詣俱臻一流，而以青、黃、赤、白、黑、藍、灰、紫八色爲記認，古老先生若是『蠟將軍』，他應是那一位呢？」

程傲雪忽道：「『紫將軍』，他一定是紫將軍。」

「哦？」孟小小與司靈異口齊聲。

程傲雪解釋道：「先師曾對我說，灰將軍從不離『蠟玉』左右，除了他，便只有紫將軍武功最高，連『蠟王』對他也敬重十分。」

孟小小道：「爲什麼？」

程傲雪的目光望向遠方，回憶令他變得更加凝重：「那是因爲紫將軍之

所以成爲『蠟王』堡中人並不是自願的，據說他是『蠟王』多年前和人賭賽贏回來的。」

孟小小道：「也就是說，紫將軍是爲還債而入『蠟王』堡的。」

程傲雪道：「嗯，原來古先生便是紫將軍，那麼當年和『蠟王』有約的一定是峨嵋派中人了。」

孟小小道：「爲了峨嵋，古老先生結果成爲紫將軍。『蠟王』不敬重他也說不過去了。」

程傲雪道：「峨嵋派爲什麼要和『蠟王』賭賽呢？賭的又是什麼？」

他這樣發問，對象當然是司靈與孟小小，現在看來，這兩人似乎掌握了很多秘密，他們突然發動逼問古非金，也似乎是早有預謀。

當然，這只是他的想像，今天之前，司靈與孟小小根本互不相識，眞正有承諾的反是司靈與古非金之間。

古非金看看孟、司、程三人互相對答，揭穿他身爲「蠟王」堡紫將軍，神色反而逐漸恢復鎭定，他畢竟闖蕩江湖數十年，無論經驗與城府都夠深。

他彷佛回到三天前，初遇司靈時的情狀，回憶或許可幫助他疏解現下的窘境，推測到眼前這少女打的究竟是什麼主意？

＊　＊　＊

古非金初見司靈時，她在趕路，她在喝酒。大口大口地喝。

他接到「蠟王」的飛鴿傳書，知會掌門洞空師太一聲之後，便於是夜從峨嵋趕來牧野，追截正在逃亡途中的程傲雪。

只爭朝夕的趕路，本來不會多管閒事，然而，當他下馬稍息，在某客棧的食堂上碰見司靈時，這少女的言行風格實在太吸引他注意。

她身穿白衣裙裹褲，沒有江湖女俠的風塵習氣，亦只是男兒氣概在女體的呈現，她有獨特的風采，使古非金無法不覺得她出類拔萃。

她的氣質，不是人人懂得欣賞，但以古非金行走江湖的歷練，有一定的眼光，急於擁有。

他忽然有一種親切感，很想上前認識她，這是很奇怪的，尤其是以他的年紀，他的身負要務。

就在這時，這少女竟遙敬他一杯酒，並且喊了出聲：「閣下就是古老前輩？」

古非金名氣雖大，但拋頭露面還未到一下峨嵋便人人認得，他並不像某些江湖大俠，故意有一定的裝扮和特徵，供人誌認，供人敬仰。

所以，這位素未謀面的少女居然認得他，事實上使他驚奇。

驚奇一起，警惕隨生。

他沒有回應，靜候來人的下一步行動。

「晚輩司靈，奉家師之命，早候多時。」

古非金一皺眉頭：「你的師父是……」

司靈手一揚，已從衣袖內取出一件物事，恭恭敬敬的走過來，又恭恭敬敬的呈上。

古非金定睛一望，司靈呈上的竟是一枝木簪。

款式古樸，但形狀普通，若非熟人，未必會看出它有什麼特別。

當然，古非金正是熟人，木簪的主人曾經與他有約，只要有事相求，他不能推托。

於是司靈便要求他助她找一個人，據說便是現在面前這孟小小，而爲了回謝，司靈亦答應助他追捕他此行的目的人物——程傲雪。

他曾服食「蠟心丸」的事，木簪的主人當然知道，但難道就是此人吩咐司靈伺機來當衆揭穿他的嗎？孟小小又是誰？他是司靈的敵人？還是她的朋友？

無論如何，他是至死也不相信木簪的主人會出賣他，也是如此，他才看不清司靈的眞正用意。

他甚至懷疑，司靈眞是木簪主人的弟子嗎？

＊　＊　＊

破廟內，古非金眼前的司靈，依然能給他一種親切感，但古非金不斷提醒自己，如果司靈已騙過他一次，這一次他再不能瞎掉眼睛。

她本來找他幫助找孟小小，但現在又忽然似乎與孟小小聯合來對付他，何解？

還是司靈與孟小小根本便是與程傲雪一道，根本便是來接應的一伙人？

他弄不清楚，亦相信繼續留下去也不會弄清楚，既然截捉任務不成功，先來個全身而退是上上之策。

但他實在看不懂司靈與孟小小的來頭。觀乎剛才司靈劈倒「黃河雙煞」老二的一刀，確然已捕捉到「蠟人」的弱點，如果她眞的拿此來對付他，他自忖亦未必應付得了。

孟小小的一語中的，令他既驚且懼，人一有懼意，戰意已負了三分。

他春蠶劍尚且敵不過，何況還加上司、孟二人？

幸好這時救星便到了。

古非金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廟外一聲佛號，又要進來兩人。

本來擋住廟門的孟小小自然微一欠身，連古非金也連退數步，讓來人進來。

因爲他已知道其中一個是誰，他的到來便是自己的希望。

＊　＊　＊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很平凡的佛號，發聲者却是不平凡的人。

「鐵面僧」空晦，少林掌門空泉大師以外的第一高手，當然不是什麼小

脚色。

當年他單憑一根綠玉禪杖，獨挑「河朔七魔」，而且嫉惡如仇，鐵面無私，少林「與世無爭」的傳統，他是素來反對的，既已在武林，便應積極介入，這一直是他的主張。

維護正義，匡保正法，都需要一大批正道中人，空晦對護法等事是熱衷中的熱衷。

這樣的人，突然到來，聲勢怎會平凡？

何況與他一道的，亦來頭不少。

＊　＊　＊

近二十年間，除了「春蠶劍」與「淚停刀」，江湖上以五大門派的聲威最盛。

少林、武當、峨嵋力保傳統聲譽，仍是江湖上執牛耳者。

華山派雖曾中落，但近年出了一個武學奇才，竟重新練成華山古派的武功，並自號什麼「華山眞君」，極盡復興華山派之意。

還有一大門派，便是基地非在中土，但却已在江南一帶設有數十分舵的東海無名派，無名派以鎭派之寶《無名譜》命名。《無名譜》的武功有多厲害沒有人眞正知道，只清楚無名派當今掌門長牙上人曾經連戰江南十八家，將他們的地盤全部收歸無名派所有。

無名派掌門之下設四大長老，而其中最負盛名者，亦是江南一役立下最大功勞的，便是位拜首席長老的金光上人。

與空晦一起步入破廟，正是這位金光上人。

＊　＊　＊

程傲雪當然認得空晦與金光上人。

他也十分了解，他們極可能是和古非金一樣，與「蠟王」有點關係，星夜前來截拿他的。

空晦法相十分易認——黃布僧衣，黑臉木訥，不怒而威。金光上人亦是一副威武相，不過今天却穿上黑色粗衫，似乎是方便在夜間趕路。

古非金一聽見空晦聲音便露出的舒展神色，程傲雪亦一一看在眼裏，他爲愛情而做出的大膽行徑，又有多少人明白？多少人讚賞？以至多少人維護？

換句話說，他還有多少個朋友？

事情顯然很快便會出現答案。

先開口的當然是剛到的空晦神僧。

空晦道：「老衲來遲一步，讓古施主孤軍作戰，料想是請不動程施主了。」

可以說，古非金另外有與空晦通信，相約大致在此附近截到程傲雪，現在古非金既然默認自己也是「蠟將軍」，那麼空晦的身份……

形勢令程傲雪不由細想，因爲金光上人斬釘截鐵的聲音已響起：「程傲雪淫行已不容於正派，請得動尙可尊重他是已故盟主馬一絕的愛徒，對他客客氣氣，請不動便不要怪我們下手無情了。」

話說得最無情面，但却最坦白，說中了來截拿程傲雪大部份人的意圖。

古非金回音道：「剛才我曾因請不動程老弟而被逼出手，但看來程老弟不是一個人。」

「哦？」金光上人鬚眉皆張，他身體比空晦更高大，目光所到之處，觸者皆難免心寒。

現在他的目光已隨着古非金的暗示落在青兒、司靈和孟小小之上，青兒立時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但司、孟二人却似無動於衷。

空晦合什爲禮，再呼了聲佛號，才道：「這兩位施主，難道是程施主的朋友麼？」

司靈微笑回應：「今天之前還不是。」

孟小小道：「我根本從未見過程大俠。」

金光上人冷笑道：「今天之前尙不是，你即是暗示……」

司靈大方地一語而出：「本姑娘從來不慣暗示，現在明說予你知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今天已交了程大俠這個朋友——如果他不嫌棄的話。」

程傲雪充滿感激的看着這個豪爽

女子，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饒是程傲雪高傲，但在這時刻，竟有本來全無關係的人與他交朋友，他怎能不感動？

金光上人見司靈如此快人快語，聞言也不禁一楞，但隨即加重語氣道：「難道你們眞不怕與天下英雄爲敵？」

這次輪到孟小小回敬：「是眞英雄者，自與公義站在一起，若倒行逆施，英雄耶？狗熊耶？」

這種語言，金光上人焉能不吹鬚瞪眼？若不是古非金與空晦對他搖首示意，他早便爆發出來了。

當下，情形異常明顯，司靈與孟小小幾乎已表明站到程傲雪那一邊了。

古非金恨恨地道：「原來你倆果是一伙！」

孟小小立即回答：「錯了，今天之前，我的確不認識這位姑娘。」

「但你們……」

孟小小長嘆一聲：「這便是奇妙的緣份了，她明明是和你一道來，她助你對付程傲雪，你助她對付我，現在因緣際會已令敵友逆轉，你問我，我也說不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司靈依然是淡淡的笑容，她的聲音遠比孟小小柔和：「我和這位孟兄確有一點私人恩怨要解決，嚴格來說，也不是我們之間的，而是我們上一代之間的，然而，對於『蠟王』發動所謂正派中人圍攻程大俠一事，一路上我大有所聞，大有所見，一直狐疑不解。直到今夜，我看見青兒姑娘，看見程大俠，便知道他們並沒有錯。古老先生，對不起了，我利用了家師告知我的一點秘訣，結果逼成你這樣，我可以在這裏聲明，一切都是我自己主意的，與家師無關，她並沒有出賣你。」

孟小小接道：「我本來就不知道古老先生與『蠟人』有何關係，只是純憑推斷而質問，眞正說出你身份的還是這位姑娘。」

司靈向他報以一笑，道：「我也想不到和孟兄竟會有此默契，也料不到他也有意相助程大俠。」

孟小小聳聳肩道：「無他，程大俠沒有做錯事，却冠以不妥當的罪名，稍有良知的人，心裏面也會不舒服，而推動你去做點事的。」

空晦睜目道：「你們口口聲聲說程施主沒有做錯事，你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司靈搖首道：「如果程大俠和青兒姑娘眞的有做錯什麼的，那便只是愛上一個身份與自己極之懸殊的人，愛情，竟然成爲你們口中的罪名！」

孟小小道：「司姑娘妳不必多說了，在神僧面前說愛情，豈不等如對牛彈琴嗎？」

他們一問一答，互相過場，顧盼之間，儼然已對破廟中三大門派的高手視若無睹。說實在的，他們已彷彿不是爲解釋給古非金他們知道而說話，他們似乎只是通過這一場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古非金、空晦和金光上人都覺得這兩個小輩太無禮了。

古非金尤恨司靈。他眞的想不到木簪主人竟會有一個如此這般的徒弟。

他已沒有見過那主人近二十年，每逢憶起她，他的目光也不禁變得溫柔起來。

但是，今夜，竟是她調教出來的弟子令他如此難堪，令他羞憤之中夾着恐懼。

他很清楚木簪主人的武功，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弱點，吃了「蠟心丸」的人，如果痛脚給對方拿着，是無論怎樣也硬不起來的。

何況，司靈若果得到師父的眞傳……

他雖然恨，却沒有戀戰之心。即使他的幫手空晦與金光上人來到也一樣。

他只想繼續覓機離開，一個已全沒戰意的人，根本不可爲「蠟王」建功，而他亦有太多理由足以在「蠟王」跟前交代，以逃不徹底一戰而退之責。

就在這時，司靈忽然對他說出了那一句話，那一句正好符合他期待的說話。

司靈嘆一聲，居然道：「古老先生，你還是走吧！」

古非金望向空晦與金光上人，他們兩人神情錯愕，的確摸不清這狂妄小輩的思想。

司靈續道：「只要你置身此事之外，停止助紂爲虐，以家師與古老先生的交情，晚輩另擇一天親上峨嵋請罪道歉。」

空晦聞言眉頭猛皺：「古施主，她的師父是誰？」

古非金臉上青一陣、紅一陣，一時間只能默言不語。

程傲雪及時插上了口：「古先生，『蠟心丸』也不是沒有解藥的，你如果放棄繼續爲一心想控制武林的南宮誰敵效力，在下答應，無論如何也爲你解開『蠟心丸』之毒。」

孟小小道：「『蠟心丸』非一般毒藥，嚴格來說，它不但沒有毒，而且能增加服食者的耐戰力，所以『蠟人』比一般人較爲死纏爛打，然而服用『蠟心丸』的不能嗅到蘇合香，不然全身便會軟癱無力。『蠟王』控制『蠟人』便靠此蘇合香，司姑娘剛才能一刀便劈倒老二，相信也與此有關。」

司靈笑道：「想不到這一點你知道的也不少，不錯，我袖內確有蘇合香，古老先生看得出、猜得到，怕的也只不過是這個。」

程傲雪道：「問題是：事到如今，古先生還有必要守那多年前的賭約，甘心爲南宮賣命嗎？我不理當年賭賽的內容是什麼，但已經那麼久了，古

先生若要還債，還還不夠嗎？現下南宮欲借天下武林人士剷除我，欲佔武林盟主之位，其心路人皆見，你們身為正派，難道眼巴巴被人利用，也不會逆覺反思，臨崖勒馬嗎？」

金光上人怒喝：「住口！你身犯淫罪，還敢理直氣壯？『蠟王』無論立什麼心，也勝過你汚人婢女，大傷風化！」

程傲雪冷笑道：「我那番話是對古先生講的，尚能反思的人才聽得進去。」

「吓？」金光上人忍到此刻，再不客氣，只見他雙手一分，粗布黑衣應手抖落，頓時金光耀眼，雖在黑夜，在火光映照之下，仍是叫人難以逼視，原來在他樸衣之下，已穿有金光軟甲全套，煞是神武。

這亦是金光上人法號得名之由來，

「無名派首席長老，我欲一會已多時！」

程傲雪吐出一口氣，手復又搭上春蠶劍柄。

剎時間，對決又再開始，這邊廂是金光上人和空晦；那邊廂是程傲雪、司靈和孟小小。

青兒沒有資格參加對決，古非金則是一尷尬人物，欲走欲留，主意難決，寸步難行。

舊的對決帶來司靈與孟小小對程傲雪的襄助、秦懷玉的羞走、「黃河雙煞」的死亡和古非金秘密的揭破，新的對決又會帶來什麼？

反攻！

壓力越大，反擊力越大，這是物理定則，也是人類社會鬥爭的通理。

逼虎跳牆；趕狗入窮巷；都會令對方孤注一擲，力求置諸死地而後生。

南宮誰敵迫程傲雪，發動各門正派高手圍堵其去路，終在牧野破廟先後將他截住，這種做法是否也在逼虎跳牆？南宮誰敵想過程傲雪的反擊嗎？

＊　＊　＊

金光上人現出金甲，本就準備一戰。

這是他的作風，神威殺敵，有效用，亦要有姿態，中用，亦得中看。

程傲雪既然出口挑戰，他的目光與身體都朝着姓程的發出最嚴正的回應。

誰知就在這時，在旁的孟小小突然橫身插入程傲雪與金光上人之間。

他從未見過這個莊稼人打扮的對手，他只知道事到如今，誰阻擋他出手擒拿程傲雪的都只有一種命運。

——死！

他鐵血無情的聲音又再響起：「無名小輩，阻我者亡！」

然而，孟小小聞言完全沒有驚恐，依然站在那裏，似乎用身體語言對他說，無論如何，他也不準備輕易離開。

只有一等一的高手，在金光上人面前才可如此鎮靜。

「你不是一個平凡的莊稼人。」金光上人畢竟不是獃子，自覺使他提高了警惕。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你們不來試試？」

金光上人再不說話了。

因為他已感覺到一股劍氣，自孟小小身上散發出來，他不必問孟小小是怎樣的人，江湖上本就充斥着無名劍手，他甚至不必問孟小小襄助程傲雪的原因，江湖上一言不合，甚至只是被人看了瞬眼便死在別人手上的不算少；他早已習慣。

似乎這莊稼人是程傲雪一路，為接應他而來，也可能受了某些人好處，要來當保鑣。

不管如何，他們這一戰，已勢在必行。

金光上人絕不在乎，他十八歲出道，征戰三十年，追隨長牙上人建立不少功勳，劍底下會過四大門派的高手，「華山四劍」的黑婆婆就曾慘敗於他手上，一雙小足，正是他親手報銷的！

他當然也是用劍高手，無論孟小小是誰，他都絕對有信心將之擊倒。

「請！」

孟小小一拔身形，落在三丈之外。

顯然他並不想在青兒附近和金光上人交手，這是他關懷弱質之舉，但也就是一個天大的破綻！

本來，他面對着金光上人，二人是處於均勢之中，誰也不敢搶先貿然出手，如今他一動，破了自己的均勢，無疑輸了先機。

他身形一落，金光上人已經如影隨形，人未到，三道飛虹已經罩住孟小小。

金光神梭，正是金光上人的成名暗器！

破廟地方不大，暗器以重手法打出，速度既高，閃避已不易。

何況，飛虹中，金光一閃，金光上人金劍亦同時出手，作出雷霆一擊。

火光下，金劍耀眼生輝，加上金光上人全身金甲，在火光下瑰麗無比，亦兇厲無匹。

金光耀眼，金光上人利用這一着照住敵人，殺敵無算，他全身金甲，除了保護自己，還是制敵用器。

別說是金光照眼，即使是視力無礙，要避過三柄金光神梭及金劍一擊，已迹近神話。

金光上人要一擊得手，已用上十二成功力！

人、劍、梭在金光之中，滾出一團精氣，就要將孟小小捲成塵埃，不管他是誰，亦勢必從此在世上消失。

可是，金光上人算漏了一點。

空晦被司靈內力震傷而逃，又被乾坤雙劍追殺。

他根本就不知道孟小小用的是什麼劍，未能知己知彼便妄下殺手，試問如何百戰百勝？

金光精氣中，一道寒意破之而出！

孟小小劍已在手，也不知道自那裏拔出，只見劍身一道光柱，似非凡鐵，劍的周圍裹住一道寒氣霧意，竟是說不出的詭異。

一劍突出，捲走神梭，壓住金劍。

金光上人不能不吃驚，這是什麼劍？什麼的劍法？

可惜已不由得他吃驚了，劍勢一經發動，居然剎時間反客為主，劍光一起，已將金光全部罩住。

金劍翻起，連接一十八招，金光上人的身形居然被帶得滯了。

孟小小手中的劍，每一招刺出，都射出一股寒氣雪光，更有一道奇詭絕倫的光環，碰結在交接的金劍之上，每接一招，金劍就給楔住一分。

這樣的劍，金光上人眞是頭一回遇見。

金光上人身形轉動，反手刺出一劍，又接了十八招。

然後他就知道完了。

孟小小的劍法，他從未遇見過，但若是平凡鐵劍，交手還可一拚。最要命的是那一柄不知來歷却又詭異無比的怪劍。他的金劍相比之下，就好像是小孩玩的木劍竹劍一樣。

他只有閉目待死。

寒意徹盡他咽喉的一剎那，他什麼也沒有想，以空白迎接最後的歸宿——每個江湖人最終的歸宿。

他親手送了很多人「上路」，現在他自己也「上路」了。

世間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　＊　＊

孟小小看着金光上人倒了下去，目中竟也不禁露出一絲詫異。莫非連他也料不到金光上人會如此輕易死於自己劍下？

畢竟，這一剎那他的目光是非常複雜的，在不置信之中，還帶有一點悲傷，一點無奈。

然後，他的劍又突然不見了，正如沒有人看到他自那裏拔出來，亦沒有人看到他怎樣收回去。

他三十六招之內擊殺名震武林的金光上人，聲威足以震撼全場。

但他沒有說什麼或多做什麼，收劍之後，他甚至沒有望場中諸人一眼，便邁開大步，走出廟門。

瞬息間他已消失在黑暗之中。

沒有人攔阻他，或者說，沒有人想過應該攔住他，問一問：他使的是什麼劍法？或：他不是答應留下來襄助程傲雪的嗎？為何又突然離去？

沒有人過問，金光上人倒地的聲音過後，眾人就在一片沉默之中，看着孟小小帶着他的悲傷離去。

他為誰悲傷？難道為金光上人的

死？

＊　＊　＊

空晦眼看金光上人竟在三十六招內被一無名小輩用奇詭的劍技擊倒，剛正的臉上也不由得抹過一絲驚恐。

任何人見到孟小小的出手，難免都有一點驚奇與恐懼，即使像空晦這般的一等一高手也不例外。

他是夜與金光上人快速趕路，二人雖沒太多對答，但畢竟同為降魔正風而來，這時看見伙伴歸天，不無感慨。

剎那間，武林災劫的感懷，自己年少上少林練武的大志，紛紛湧上心頭。

想當年達摩祖師東來建少林寺時，本想宏揚佛法，力推禪宗，學武只是強身健體，以輔學佛，可惜少林傳下至今多年，江湖上的人已當它是武學聖地，而裏面許多和尚，也都以學武的心腸上山剃度——包括空晦。

他絕不會像少林住持一樣，研習佛理，崇尚修持，他練武，本就為打抱不平，伸揚正義。江湖素來魔道囂張，程傲雪身為武林盟主之傳人，竟然亦做出不道德之事，試問他怎能坐視不理？

他還記得住持空泉在他臨走前所說的話：「想那程傲雪身在馬家莊多年，人必壞不到那裏。馬一絕人雖風流，但從不拐騙良家婦女，亦無婚約，終身並不成親。程傲雪斷斷不會不知，他這樣做，或有苦衷，而且江湖陰惡卑鄙，人皆以力取勝，那會重德？現在『蠟王』等借此事大做文章，以逞一己私心而已。師弟此去，務必調查清楚，切莫冤枉了好人，反而為別人利用，努力變成替人家作嫁衣裳。總之，師弟此去，若真的遇見程施主，應重點化，即使他真有大罪，回頭即是彼岸，切忌以霸力服人。」

對空晦來說，這番話簡直完全聽不進耳，不用霸力，焉能去惡存善？至今空晦想起，也不禁在心中冷笑。

現下金光上人雖死，但眼前的司靈若還要阻止他帶程傲雪走的話，他的綠玉禪杖隨時準備動用。

他真的不像少林其他僧眾，這也是南宮誰敵請他相助的原因。

＊　＊　＊

司靈看看空晦頑固的眼神，已知此戰必不可免。

她已準備出手。

誰知，再一次，一個事前難以意料的變化又已發生！

災禍，隨着「春蠶」而至，而災禍的本身，本就蘊含無窮變化。

越大的災禍，越多的變化。

或者程傲雪真的有大難，發生在他身上的變化才特別多罷？

＊　＊　＊

「隆」的一聲，破廟驀地震了一震。

廟既稱為「破」，結構當然不會堅

實到那裏去。

這一震，砂土紛飛，眾人腳下也不覺搖撼了數下。

在這一刻間，空晦甚至已以為這座破廟即將倒塌，他的腳步已挪向門邊，一有風吹草動，便首先竄出去，留個全身而退。

然而，震動過後，廟沒有塌，真正塌的只是神龕上的擺設和雕飾。

這廟早已因年久失修，什麼也破爛不全，但現在神龕一倒，原來的地方竟露出一個斗大的孔洞，則是誰也預料不到。

神龕之下，竟是一地道的進出口。

現在孔道暴露，一個小腦袋正從裏面探出，在因震動而減弱的火光照映下，竟像是一個稚齡小童。

空晦看不真切，用手一抹眼睛，下意識伸首張望一下。

「颯颯」連聲，昏暗中就有三道微芒陡地襲向神僧。

好個空晦，急危中大車身，鐵板橋，微芒全部在他鼻尖擦過，他才來個蜈蚣彈，正時舞動禪杖，一招直取司靈。

暗器雖不是司靈放的，但對方既已發動，他便不用再加客氣。

司靈站得最近空晦，自然首當其衝。

綠玉禪杖，是空晦成名兵器，據說有人估量過他運用全力擊出一杖之力度，足有五百斤之重。

現在，這五百斤之力，便挾雷霆萬鈞之勢，箍向司靈，大有將之擊至血肉橫飛之象。

司靈沒有抵擋，也沒有閃避。

不是因為她敢以血肉之軀抵受綠玉禪杖的猛擊，而是突然有人替她擋住了。

洞穴內突然飛起兩道勁風，「叮噹」連聲，立時卡住了空晦的禪杖。

電光火石間，空晦已經瞧個清楚。兩名村漢打扮的高手，各手持一柄奇形兵刃，似劍非劍，竟自目露兇光。

空晦左手仍持被卡住的禪杖，右手戟指道：「卓力、陳奇，你們何時成為『春蠶』手下？」

村漢剛自地洞出來，大笑道：「和尚未見過我們，倒認出我們的兵器來了。不錯，我們便是與『泰山三連戟』並稱『南北五鎮』的『湘西乾坤劍』。」

另一村漢接口道：「『泰山三連戟』已敗在無壽環下，我們亦久受程公子恩典，所以今次情願讓江湖抹去咱兄弟倆的名號，也要救程公子脫險。」

空晦咬牙道：「地道是你們掘下的？」

卓力大笑道：「不！世上除了祝三郎，還有誰有這般的地行本領？」

空晦定睛望去，程傲雪與青兒的旁邊，已站着一個三尺童子模樣的矮漢，他生得一副孩子臉，剛才探頭出地洞，以至發放暗器的敵情是他。

「『土龍子』祝三郎？」空晦要最後證實。

陳奇却代為答道：「現今程公子的朋友都到了，和尚你還是看清形勢吧！」

卓力道：「和尚，知情的就此回頭，不要再為『蠟王』效力，我們也不一定要殺你，少林武功，我們也是佩服得很。」

空晦啐道：「呸！老衲從來不為誰效力，一生只為正道而戰。想今日老衲也要大開殺戒，懲治你們這些狂妄之徒。」

陳奇道：「和尚執迷，休怪我們無情了。」

「哼！好大口氣，先吃老衲一掌！」

空晦牙根一咬，左手禪杖既被卡住，右掌待不着，一記勁風掃了過去。

卓力、陳奇吆喝一聲，兩人同時拔起，一個鯉魚飛躍，一個龍飛九天，都借這一掌之勢，斜向破廟橫樑上避去。

空晦大喝道：「武林正道，同除奸邪！」禪杖一脫乾坤劍羈絆，即掄轉再取司靈。

他的內心之中，顯然已將卓力、陳奇、司靈圈成「奸邪」一黨。當然，協助程傲雪本不算甚麼大奸大惡，但過份的正義往往釀成專橫，他自己既屬「正義的朋友」，逆其意，助其敵的人自然身屬「奸邪」。

空晦這一喝，是向着古非金的。古非金已是破廟中唯一己方的高手，金光上人一死，祝三郎及「湘西乾坤劍」先後現身，敵我形勢經已逆轉，他無法不寄望古非金再發揮他「琴劍雙絕」的威力，共成大事。

在他的計劃中，古非金起碼可以抵擋「湘西乾坤劍」預計由上而下的攻勢，待他一舉收拾司靈之後，便可一齊對付程傲雪與祝三郎。

他沒有見過司靈對「蠟人」、「黃河雙煞」老二的出手，而且認為對方是個娘兒，武功高不到那裏去。

於是他便得付出觀念保守的重大代價。

雷霆一杖，司靈竟用一雙玉掌接住！

「噗」！空晦五百斤的杖力全部被一股軟柔的拉力一下子卸盡。

杖掌相交，空晦心頭猛震。那不因司靈竟能接得住他一杖，而是從杖那邊傳來的掌力竟是少林正宗內功！

少林一不收女弟子，更不可能收一個如此來歷不明的少女而使之有如此精純的內勁。這一着立時令空晦方寸大亂。

心亂內勁立輸！掌力翻騰，空晦吐出一口血，全身發痳。

說時遲，那時快，司靈趁機已按下禪杖，欺身而進，一把扣住空晦的

脈門。

她顯然只想活擒空晦，而不傷害他的性命。

然而，少林神僧始終是少林神僧，內勁而兼脈門被扣，對其他人而言可能眞的只有待宰的份兒，但他却趁司靈初扣脈門不穩，及不想下重手傷他性命的猶豫之間，已默運玄功，一反手甩掉司靈的手，棄掉禪杖，跌步奔向廟門。

他這次則希望古非金過來抵擋司靈一陣了。

此時，頭上風動，卓力、陳奇兩個竟自樑上同時擲出乾坤二劍，錚然空中猛擊空晦。

好個空晦，脚步旋轉，人已躍起，空中彎體屈身，雙手揮袖伸出，分別將雙劍劍脊一彈，雙劍鏗然落地。

然而，他身後亦已躍出一條身影，如影隨形；空晦人未落下，雙手正彈開乾坤雙劍，空門大露。這人手一轉，白刃閃動，一柄短劍已插入空晦胸膛。

「碰」！空晦倒下地來，眼睛瞪大，滿臉不信、猶豫。

落在他身旁的，看着劍刃血絲，面不改容，還是有一種武林名宿的氣派，赫然是古非金。

* * *

殺死少林神僧空晦的不是司靈，不是「湘西乾坤劍」，不是程傲雪，而是本來與空晦有同一目標，同受「蠟王」所屬的「戰友」古非金！

一刻之前，還是想早走早着的峨嵋名宿，在金光上人和空晦來到之後，彷彿改變主意，現在竟又做出如此驚人之舉。

連司靈也意想不到，停下了手，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程傲雪則只知道空晦不是「蠟人」，因爲他胸口流出的血是鮮紅的，與凡人並無兩樣。

古非金噓了口氣，他當然要爲自己的行爲解釋。

「二十年前，南宮誰敵挾着初練成的『淚停刀』，夜上峨嵋約戰，他與前任掌門有諾，若他勝了，便可帶走與他決戰的那一人。」

程傲雪道：「你當然便是被挑選與南宮誰敵交手的人了。」

古非金道：「嗯。當時我們都不知道，南宮誰敵早有獨霸武林之心，而要實現這個心願，他實需要大批他所能控制的高手。」

司靈道：「所以他便發明了『蠟心丸』，而你便成了他控制的高手之一。」

古非金苦笑道：「我一直不滿受他驅使，但他要殺我，實在太容易，而且只要服從他，我仍可以做峨嵋派的長老，他也不是時常指使我替他做事的。」

程傲雪道：「我不以爲『蠟王』平時會虧待你。所以二十年來，你也算是心甘情願地當『蠟將軍』的。」

古非金嘆道：「但現在不同了。」

司靈道：「不同了？」

古非金道：「現在金光上人與空晦都聽到我身爲『蠟將軍』的秘密。如果他們將此事供出去，實在有損我在正派中的令名。」

司靈道：「所以你很想他們死，好讓那秘密永遠成爲秘密。」

古非金道：「程大俠的話也很對。這是我脫離『蠟王』的機會，我相信程大俠的力量可以助我找到解藥，也逐漸清楚這次事件究竟誰是誰非。」

「哦？」司靈虛應一聲，心裏眞正的說話沒有講出來。古非金突然倒戈的原因不能不與「湘西乾坤劍」和祝三郎的出現有關，他比誰都更清楚，程傲雪一方的勢力陡然增大，爲保性命，他不得不及時轉向。

對着這所謂峨嵋名宿，司靈只感到嘔心。

虧自己起初還要他相助找孟小小，現在看他之所以應承，無非是她答應可助他對付程傲雪以爲交換。

利之所在，人隨轉向，古非金實在令司靈太失望。

本來，她也對自己揭穿他身份一事略感歉意，現在失望已盡蓋內疚。

她不再想說甚麼，只想步孟小小的後塵，離開這裏。

她不知道孟小小是否在暗處某一個角落等她，無論如何，她並不懼怕。

要來的始終要來，即使一死，能報師恩，又有何惜？

問題是，這時程傲雪說了一番極動聽的話。

他道：「好了，古先生既能頓悟大義，歡迎棄暗投明。南宮誰敵的野心，不僅僅在剷除在下，而在剷除阻他完成霸業的所有人。觀乎其人行徑作風，一朝眞的執掌武林牛耳，料將是一場大浩劫。我身爲『春蠶劍』傳人，實有責任阻止他成事，那並不是我個人安危的問題，而是全武林安危的問題。古先生與司姑娘，你們願意跟我和我的朋友一道，一起向『蠟王』展開反擊嗎？」

司靈回首望向程傲雪，他親切友善的眼神的確令人難於回絕。她嘆了口氣，剛想踏出的一步又收回來。

她知道，「春蠶劍」對「淚停刀」的反攻，從這一刻、這一個牧野破廟內開始了……

孰正孰邪　聖耶罪耶

日出日落，人在征途。

古道、山村。昏鴉飛起。

何文杰現在就好比出征的大將軍，大有破釜沉舟，有去無回之慨。

他能爲「蠟王」效力，追截程傲雪，一朝功成，有名有利，使他不由得不興奮。

更難忘的是耿玉婷。自那夜相見，艷光體態更勝傳說，何文杰實在心動。

如果他替「蠟王」立了大功，武林地位得「蠟王」相助而獲提升後，耿玉婷會不會對他另眼相看？

當然，他對自己一向很有信心，素來相信自己一柄「鬼刀」，雖然比不上「淚停刀」，但也可望有「一刀之下，萬刀之上」的一天。

他拜在華山門下二十年，江湖上搏得「鬼刀書生」的美譽，以刀法神出鬼沒稱著，是江湖後一輩中公認的扎手人物！

雖然華山衰落幾至七十年，但何文杰相信這只是人材凋零的問題，華山藝業一定絕不比四大門派差。

尤其是他獨創的刀法，更是在華山劍法之上，精研深究，吸納別派武功之長創成的，華山眞君復興華山派，他亦出了很大的力。

他暫時未知「蠟王」還邀請了甚麼人捉拿程傲雪，總之他有足夠信心先他們一步擒住程傲雪，壓倒對手，以遂他多年心願。

他一定要讓五大門派的人都知道，「鬼刀書生」將是以後二十年的霸主。

* * *

過了山村，就進入了山地。

山路雖不很崎嶇，但策馬走過，也很吃力。

何文杰望了望天色，夕陽已大半下了山，黑夜快要降臨，於是不禁後悔起來：剛才何不在山村借宿一宵，而要急急趕路？

現在回去已不及，只得催緊馬兒，希望在入夜之前，到達下一條村。

剛過山坳，前面一羣頑童，正在堆石砌城，追逐嬉戲，剛好阻住了前路。

「喂！快讓開！」聲色俱厲，希望嚇走小童。

誰知這羣頑童非但不讓開，還變本加厲，本來一條山路還未給完全阻塞，現下倒眞給頑童們堆起一面石牆，雖只有兩尺高，但如此狹窄山路，要躍馬而過，並非易事，何況還有這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頑童擋路？

「你們……」何文杰鐵青着臉，氣得瞪眼連連。

頑童們拍手大笑，似乎看見他的怒容，不但不驚恐，還覺得滑稽可笑。

一個大約十三、四歲的大男孩，似是這班人的頭兒，當先一站，伸手直指何文杰，老氣橫秋地道：「兀那斯，在鬼嚷甚麼？」登時引起哄堂大笑。

「哼！」何文杰幾乎就要衝過去，扼斷這小孩的咽喉。幸好他還記得要保持俠客的氣派與量度：「無知小童，你們懂得甚麼？我有要事趕路，趕快讓開吧！」

大男孩嬉皮笑臉地道：「我們不讓便怎樣？」

何文杰冷嘿一聲：「鄉村人家，家敎全無！這般晚還在道上遊戲，不怕父母罵嗎？究竟讓不讓路？」

小男孩叫道：「當年孔子尙問道於小童，連孔子都對咱們這般有禮，你這厮竟在大呼小喝？」

何文杰大怒，厲聲再叫：「你們讓不讓路？」

一羣頑童異口同聲：「不讓！」

大男孩更拍手叫：「奈何？」

何文杰吼道：「好！你們不讓，我衝過去，休怪我刀下認不得人。」就要放開坐騎，硬闖過去。

「且住！」背後馬蹄聲急促傳來，一道叫聲夾着晚風傳來：「何公子請等一等。」

何文杰回頭勒馬，一騎自遠而近，馬上騎士全身黑衣，貌頗英偉。

「哦，原來是藍將軍。」

「蠟王」座下八大將軍之一，何文杰在兩日前是見過的。

藍將軍向何文杰作了一揖，道：「何公子急於趕路，前去攔阻程傲雪？」

「當然。」

「但何公子可聞消息，有人在一破廟之中找到少林空晦神僧、無名派金光上人和『黃河雙煞』總共四人的屍首？」

「哦？」

「他們都是前去阻截程傲雪的，空晦神僧和金光上人更是千中選一的高手。」

「自然。」

「所以我特來追何公子，提醒你此行得加倍小心。」

「嗯。」

何文杰連應藍將軍，但心頭的震驚却未能平復。

難道程傲雪的「春蠶劍」可以追得上馬一絕，能斃空晦、金光上人於劍下？

若不然，那麼姓程的幫手，功力也必不弱。

任何人發覺自己有那麼棘手的敵人，心中也不免忐忑起來。

藍將軍對何文杰續道：「何公子，其實此時適宜再詳細考慮一下如何前去，何況，以何公子的身份，又何必與這些小兒計較？他們讓也好，不讓也好，我們大可另覓他途呀！」

「這條路是最快的。」

「程傲雪即使就在前面，我們還可以貿然動手嗎？」

何文杰聞言，想了一會，似已被說服。

誰知大男孩在旁一直聆聽，這時却忽然道：「兩位公子就要掉頭？」

何文杰回首道：「莫非小子聽了我們眞有正事趕路，回心轉意，想讓我們過去？」

大男孩嘻嘻一笑：「路是不能讓的了，不過，却也不能讓你們回去。」

「吓？」何文杰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男孩面色一沉，竟不厭重復一遍：「路不能讓，但也不能讓你們走。」

藍將軍道：「你們想留住我們？」

大男孩冷笑道：「你們是給我留定的了。」

何文杰厲笑道：「藍將軍你看，這黃毛小子得寸進尺，居然敢戲弄我們，我看不給點顏色與他瞧瞧是不行的了。」

藍將軍瞧出不對，打斷了何文杰的話：「何公子休要輕敵。」

何文杰狂笑道：「輕敵？敵是甚麼？難道……」

他未說完，就再笑不出來了。

死人是再沒法笑的。

就在何文杰狂笑間，那大男孩竟以迅雷的身法，躍到何文杰的身前，右手中指輕輕一彈，正中何文杰眉心！

何文杰絲毫沒有防備，雙手「鬼刀」盡在外門。

那獨自打製的「鬼刀」用不上，何文杰已「噠」地自馬背倒下，雙脚登空，如同春夢。

藍將軍大驚，這大男孩是甚麼人？用的是甚麼手法？難道這大男孩在這裏築城，就是等着來殺他們？

這變化的確太驚人。

不過藍將軍也沒有驚恐太久。

他本想策馬衝上前，奔到空曠地方再行禦敵。

馬剛上前，前面一班頑童也似飛雲般撲起，身法雖追不上那大男孩，聲勢還是驚人。

藍將軍怒喝，出手都是拚命招數。

然而，頑童們人到彈到，竟連同數十枚雷火彈投到藍將軍身上。

一陣空中碰爆聲，藍將軍全身着火，饒有驚人的耐戰能力，也完全不能發揮。

然後藍將軍也就像何文杰一樣倒了下去。

這種奪命的打法，出人意表的安排，他們當然避不開。

夕陽西下，斷魂人在征途。

＊　＊　＊

另一個地方，却是更殘夜盡，漸近黎明。

無壽手牽坐騎，面對大河夜色，心頭忽然全無感觸。

他與何文杰拜見「蠟王」後，各自認領了一條路，都是可追上程傲雪的，然後連夜不斷趕路，像是誓要達到目的爲止。

「蠟王」答應，他屬下的「蠟將軍」將會伺機出動，助他們成事。但如果空晦、古非金等人也做不到的，他無壽又有何把握？

還有，「蠟王」的用心只不過在利用他們，令程傲雪疲於奔命，或虛耗他的眞氣，好待他親自出手時，撿個現成便宜？

他不知道，說眞切點，是不願知道，所以到此刻，心下是一片空白。

他就要渡河，因爲算計日子脚程，程傲雪應該在同一天早上過了河。

只要他連續趕路，這一天的中午，也就是三、四個時辰後便可追上姓程的。

與他一同等候渡河的還有一個老婆子，兩個鄉村漢，看來都是趕早路的，無壽一路小心，留意了他們很久，覺得那兩個村漢不時交頭接耳，不知是不是因爲他的緣故。

無壽心中冷笑，如果這兩個漢子是與程傲雪一路的，那將是他們的倒楣，他是不像常人一般易受暗算的。

殘月映江，境況益覺孤清。「依啞依啞」，櫓擊水面聲依次傳來，渡船已出現在衆人眼前。

「過江的就上船吧！」掌渡的是個幹粗活人的典型，竹笠壓面，頷下有鬚。

無壽牽坐騎首先上了去。老婆子弓着身子，上船時跌了一下跤，無壽忙不迭伸手攙扶。老婆子連聲道謝。月光之下，面目也端是慈祥。

「說那裏話，出來跑江湖的本應守望相助，見義勇爲。」

無壽門面話當中，兩個村漢也上了船，船家呼喝出聲，撐櫓一搖，渡板一收，船便蕩了出去。

轉眼船已近江心。

無壽正望向彼岸，心裏猛促船家快搖，因爲他極急於趕路；那幾已成了他本能以外最不加考慮的任務。

然而，船到了江心，船家突然不搖了。

無壽看見，上前叫道：「還不快搖？我正要趕路。」

船家攤開手掌道：「我受託搖船至此，不能再搖的了。」

「受託？受何人之託？」無壽疑心大起，幾乎是逼近船家而問的。

可惜船家已不再答他，轉身竟往江心便跳。

「回來！」無壽伸手要抓，忽覺腦後風生，心知後方已在兩件左右襲來的兵刃威脅之下。

「果然是你們。」無壽裂聲大喝，頭一低，雙手反旋，人已離船轉身飛躍，空中瞧得清楚，正是那兩個村漢手持似劍兵刃，剛才要取他性命。

無壽人落在船頭，一拉外袍，一雙銀鎖鋼環，立露胸前。

「好！」兩個村漢吐氣開聲，左右乾坤雙劍同時遞進，白光映照中，刹那已到無壽身前。

無壽胸前雙環竟亦已彈射而出，「叮叮」兩聲，雙環接了兩劍，無壽右手却在白鏈之上，雙環像流星鎚盪開二人的進招。

「『銀鎖雙環』，今日果見眞章。」哼喝聲中，無壽雙環掄動，倏地

雙手一開，各掌一環，人却上騰五尺，凌空下擊，這時村漢的哼聲才畢。

劍光閃處，環劍又在兩名村漢頭頂碰了四下。這次居然起了火花。

兩名村漢手上的，是名徹湘西的乾坤雙劍，奇形怪狀之餘，鋒利之名，也是江湖傳遍。無壽雙環能接得下雙劍，看來也非常物。

無壽趁「乾坤劍」雙雙扭手，已落了下來，左環握處，砸向對手頸項。

珠玉之聲不斷，一十七招又過了場，無壽身形已滯。

他知道，生死存亡的關口就快到臨，一心急，咬緊牙根，雙環頓出拚命招數。

然而他拚命，別人却不和他拚了。

其中一名村漢身形一轉，竟借環來之勢，「噗通」落水。

另外一名村漢不等他再發難，一個鯉魚騰躍，脚尖在船舷一點，落水姿態美妙。

「他們要翻船！」無壽暗自心驚。

果然，船已在江心打轉。

船艙內老婆子顛顫顫走了出來，驚呼：「發生甚麼事？是賊來了麼？」

無壽一把扶住，正要說幾句安慰話兒，忽覺手一緊，脈門已被扣住！

無壽大吃一驚，右手順勢要甩，左掌急向老婆子拍去。

老婆子也是村漢們一路，他萬萬不能料到。

危急中他已棄環用掌，雙環「叮」地落在船板上。

這老婆子也不接實無壽這拚死一掌，既已扣緊他的脈門，也就使勁一甩，竟然一下子將無壽甩上半空！

同時，水面激動，落了水的村漢竟在水中擲出乾坤雙劍，立成兩道劍氣，交展無壽雙臂。

「湘西乾坤劍」的天乾地坤大合圍，絕不是徒負虛名。

劍光交剪，血光暴現！雙劍空中交擊，完全插入無壽身上。

「奪」地一聲，無壽的身子落回船首，但却是給乾坤劍釘回來的。

山東促人無壽的無壽公子，就此活生生被釘死在船頭上。鮮血汩汩流出，染紅了江水。

＊　＊　＊

九月初四，牧野破廟，空晦死，金光上人死，「黃河雙煞」死，古非金被擒。

九月初六，山村古道，何文杰死，藍將軍死。

九月初七，大河渡船，無壽公子死。

＊　＊　＊

一卷羊皮上，以朱砂筆暫時寫了上面幾行字。光是斗室中的燈光。羊皮卷就放在碧玉桌上。

只有領袖頭兒才配用的碧玉桌上。

室中已有四分一炷香的沉默時間。南宮誰敵看着面前的耿玉婷、秦懷玉，沒有做聲。

「蠟王」身後依然是那目光銳利的灰衣人，他比其他人更沉默，只因爲他平時已少說話，不該說話的時候更不會說話。

他便是傳說中從不離「蠟王」左右的灰將軍？

秦懷玉與耿玉婷垂手而立，低首不敢平視，連對望也似在難堪的寂靜中抹掉。

南宮誰敵終於出聲：「我只想知道，爲甚麼他們都死得那麼輕易？」

沒有答覆。

「空晦死於胸口被插短劍；『雙煞』老二死於刀下；金光上人被奇怪劍法所殺；藍將軍慘被燒死……至於何文杰與無壽，也不是死在春蠶劍下的。」

仍是沉默。

「只有『黃河雙煞』中的老大，殺死他的，才是春蠶劍法。」

耿玉婷、秦懷玉對視一眼，仍是不敢回答。

「爲甚麼？」

南宮誰敵的眉皺得很緊，看來這次眞的苦惱了。

他的原意本是發動衆多高手合圍程傲雪，也不估計他們眞能擒下他，但起碼也可通過打鬥，耗去春蠶劍的部份功力。同時也可透過了解他們的交手，觀察新一代的春蠶劍威力如何。

現在，大部份的高手都已失敗，而他們並不是敗在春蠶劍下。

這時南宮誰敵至少有兩重打擊。

第一重，是原先的計劃差不多全部落空，使南宮誰敵不得不重新部署。

第二重，衆高手的死於非命証明有不少人還與程傲雪站在一起；他還是有很多朋友。最嚴重的，還是殺死金光上人的劍法，南宮誰敵本人也見所未見，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衆人的死狀，「蠟王」都親自到過現場視察。他一直認爲，對方明擺在那裏，可怕也不會到那裏。最怕的是對方在暗，己方在明。

無名與來歷不明，都是「暗」的一種，也是可怕的泉源。

他越摸不清程傲雪一方的實力，就越難再作進一步的部署。

從何文杰、無壽、藍將軍的死看來，對方甚至已進行反攻。

逼虎跳牆，南宮誰敵對程傲雪逼得本就很緊。這一次「春蠶劍」的反攻，初露鋒芒，便教他損失三名高手。

三名頂尖兒的好手！

南宮誰敵緊皺的眉頭，不是沒有原由的。

他長嘆一聲，緩緩地道：「我們的確低估了程傲雪。」頓了一頓，又道：「要除去他，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秦懷玉垂手站立好一段時間，這

時終於忍不住道：「小的不才，願再領一隊人拿程傲雪首級回來呈獻『蠟王』。」

南宮誰敵雙眼發光，似要穿透秦懷玉胸膛：「你何時又恢復信心百倍?」

這樣的諷刺話兒，不由得使秦懷玉臉上也泛起紅暈。但他這次沒有退縮，繼續道：「我有一計，只要耿姑娘肯合作，姓程的一定衆叛親離，手到拿來。」

南宮誰敵轉眼向耿玉婷：「哦?」

「是這樣的……」秦懷玉踏上三步，就在「蠟王」耳邊低語數句。南宮誰敵一面聽着，一面點頭，眼中的光芒越來越亮。

可惜，他們一個說得興趣，一個聽得興趣，却都沒有留意右旁的耿玉婷雙眼同時亮起光來。

那是極不尋常的。因爲那甚至不是一般的眼光，而是微帶一陣線光，伴着詭異無比的眼神。

或許還有一個人留意到——站在蠟王背後的灰將軍一向專心?

千刀萬刃　最厲心刀

大江東去，何等氣魄?

一望滾滾逝水，緬懷迢迢故人，何等悽壯?

英雄氣，兒女情，多少在江上漫過?江湖大事，又多少在江北江南發生?

程傲雪已從牧野折回江左。他仍然接受江湖衛道之士的挑戰。但他要重回馬家莊，接掌馬一絕的產業。

一個月前，當他從河東「蠟王」堡「拐走」青兒，被迫向西北逃生之際，沒有人想到他能回來，馬一絕一死，他便作出了如此駭人聽聞的反道德之事，連馬家莊也不欲承認他。

一個月後，他逃過重重追殺，並帶着一些朋友回到江左。馬家莊的人處境頓時非常尷尬。

道上傳聞，馬家莊的管家馬掌櫃甚至已與「蠟王」定下保存山莊，頗似投降的協定。「蠟王」座下八大將軍，有兩人已奉命進駐馬家莊……現在程傲雪回來，誰是山莊的眞正主人很快便要揭曉。

或者，誰是馬家莊主人事小，誰是新一代武林盟主事大。

人在江邊，江上樓。

是黃昏時刻，入夜的江上樓，生意已多，店伙開始忙個不亦樂乎。然而任何店伙都不敢怠慢東南角的一位老先生。

說老也不算太老，打扮也不威武，只是青巾纏頭，背負松紋古劍的長髯客，最特別的就是他只有一隻手。

左手。

右手袖子迎風飄起，他喝一口茶，挾一箸菜，動作都很平凡。江上樓的其他客人，有從外地來的，有些不免奇怪，爲何店伙却對他特別招呼。

他們很快便明白了。

* * *

江風送來吆喝聲，是「振遠……威揚……」

「振遠」，中原第一鏢局，多年前，更出了一個絕世高手司馬環春，在當年「高手龍虎榜」上排名比少林掌門還高。

不過，人有三衰六旺，鏢局亦不會長期興盛。「振遠」畢竟老了、衰敗了。中原第一鏢局的地位，已有些保不住。

然而，在大江南北，「振遠——威揚」喊出來，還是有一定的份量，因爲「振遠」背後，還有一個大老板，只要老板不倒，換多少個總鏢頭，押少多少次紅貨，影響還不會太大。

今次押鏢的又是甚麼人?

鏢隊經過，有人上來江上樓買點糧食，以備趕路。

上來的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鏢師，買了足夠的東西後，居然看到了東南角的獨臂客。

他連忙必恭必敎的走過去，打了個招呼：「先生就是『一劍鎭江南』?」

「一劍鎭江南」未歸順「春蠶劍」馬一絕之前，他已是江南成名劍客。歸順馬一絕之後，改姓馬，成爲馬家莊的管家，人稱馬掌櫃。

此刻，未曾見過他的人才知道，以他的身份，難怪江上樓的伙記不敢得罪他。

「先生在這裏……」

「等人。」

「等誰呀?」

馬掌櫃似乎很好心情，索性滿足這青年人的好奇心，「武當秦懷玉。」

「哦!」

武當秦懷玉，很出名的五個字。

武當派身爲當今五大門派之一，秦懷玉又是掌門虹雁道人最得意的弟子。在年輕一輩中，鋒頭頗勁，很少人能與之相匹。

何文杰無壽公子死後，或許還有兩個——峨嵋耿玉婷與新一代的「春蠶劍」程傲雪。

可惜，程傲雪已成衆矢之的，耿玉婷又始終是女流之輩。重男輕女，武林也不例外。

現在，馬掌櫃要等的原來便是武當少俠秦懷玉，使詢問的青年鏢師也不禁心頭一凜。

就在這時，江邊又傳來一陣喊聲：「秦懷玉來了。」

* * *

秦懷玉是乘轎來的，八人大轎。以他的身份，加上新近依附「蠟王」，這樣的氣派並不奇怪。

他再不是披着蔴衣，而是華服金帶，束腰黃金帶上竟鑲有一粒眼大的綠寶石。背後的劍據說是「蠟王」特別替他找來的「一字劍」。

「一字劍」雖不是寶劍，却是名劍，正是當年五龍堂梟雄張正昌舊有。「五龍堂」正是當年唯一能與天下第一的「十三幫」分庭抗禮的幫會。

名劍配英雄，十分應該。

秦懷玉臉上掛着微笑，氣派的壯麗使他滿佈痲子的臉容也顯得較平時俊俏。他有點驕傲，或許來自「蠟王」的賞識，或許來自本身的信心。

一個月前他被程傲雪擊潰的信心，不知如何又重拾回來了。

這也許正是他的優點。

* * *

與秦懷玉一起來的，還有一乘轎。

外面珠簾密佈，裝璜比秦懷玉的更瑰麗。當秦懷玉掀起珠簾，轎中人露面之際，舉座都一驚。

裏面是一個女人，很美麗的一個女人。然而使人吃驚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的打扮。

她全身上下，只披着一塊薄紗。美妙的胴體，在紗內若隱若現，叫人吃驚於她的大膽，也叫人血脈賁張。

認得她的人，已叫了出聲，不認得她的，心中也已料到幾分。

江湖上，作這種打扮，不避嫌疑的只有一個。看着她的人，縱有邪念，也不敢表露出來。

因爲普天之下，只有她一人露體是神聖。她的露體，是受了佛祖的祝福，以之普救世人。

她當然就是峨嵋百年來最突出的女弟子——「露體仙子」耿玉婷。

* * *

馬掌櫃看見他們上樓，忙不迭的迎上去。

秦懷玉與耿玉婷就在他邀請下，坐到他那一桌。耿玉婷似乎早已習慣旁人的眼光，漫不經意地向馬掌櫃笑了笑，喝了杯茶，道：「與馬掌櫃一別三年，今日再會，威武猶勝當年。」

馬掌櫃苦笑：「三年前，我還有一隻右手。」

秦懷玉笑道：「英雄斷臂，又有甚麼要緊?只要行事光明磊落，還是受人尊敬的。何况，馬掌櫃此臂是護莊而被東瀛浪人所殘，任何人也爲你的忠信喝采。」

耿玉婷亦道：「三年前馬盟主閉關，東瀛浪人乘機來襲，馬掌櫃發揮『一劍鎭江南』的劍技，力退來敵，至今仍爲武林人士津津樂道。」

「秦公子與耿姑娘言重了，老夫敬你們三杯。」

「好。」秦懷玉拍掌道：「不過在此小飲未夠，在下請馬掌櫃到江上痛飲如何?」

馬掌櫃大笑：「好!敢不應命?」

秦懷玉一聲長笑，竟然離座而起，翻身就往樓下跳落!

江上樓東南一角就築在大江之邊，秦懷玉這樣一落，脚下就是滾滾江水。

衆人不禁驚呼出聲。

驚呼聲中，耿玉婷已經出手，一揚身上紗衣，紗衣已經激射而出，比秦懷玉落下的身形還快。

秦懷玉落下雙脚已借簿紗一托之力，展開拿手的梯雲縱輕功，再度躍起，空中四連翻，恰好落到江上一艘畫舫之上。

這樣絕頂的輕功，却未吸引太多的目光，江上樓所有眼神，都已集中在現已完全赤裸的耿玉婷身上，連馬掌櫃也瞧得眼睛發直。

可惜耿玉婷也不容得大家多瞧，秦懷玉人剛落船上，她也已一躍而出。

馬掌櫃呆了一呆後，神智立淸，竟亦長嘯一聲，左手一按桌面，頭下脚上，一個燕子倒翻，順便抛出一錠元寶，「奪」地射入了桌旁木柱，哈哈一笑道：「這算做茶錢。」身子憑着這一擲之力，如箭般倒射出來。

耿玉婷人在空中，秦懷玉已經在船上飛出一道布索，「索」地套住她手腕，她一得借力，亦很輕易躍到船上。

此時馬掌櫃射勢已盡，只見他不慌不忙，自鞘中拔出古劍，落下時剛好在江邊石墩一點，「呼」地也落到船中。

耿玉婷這時已披上另一件紗衣，與秦懷玉在船上迎接馬掌櫃，三人齊聲大笑起來。

船夫一搖杖櫓，畫舫逕向江心而去，直看得江上樓人衆瞪大眼睛，良久說不出話來。

* * *

秦懷玉一杯飲盡，歎道：「好酒。」

馬掌櫃的臉色已經有點不展，杯中酒欲盡不盡，當然這是和他們說着的話題有關。

「何文杰與無壽公子在趕往追截程傲雪途中遇襲；前輩高人如空晦與金衣上人也命喪荒野。」

「以他們的功力……」

「那不是功力問題，顯然程傲雪的幫手很硬，而且很可怕。」

「可怕?」

「可怕在於他們令你不留意，待你一疏神，便發難攻擊，又或者他們用某種方法，使你根本無法招架。」

「甚麼方法?」

「我也不知道，我們正想問你，以你和程傲雪相識多年，他的朋友是甚麼來頭，總有一點頭緒罷。」

馬掌櫃沉吟不語。秦懷玉與耿玉婷互視一眼，心中有數。

秦懷玉冷笑道：「程傲雪本是春蠶劍，也是馬家莊的當然繼承人。當下他犯下瀰天淫行，正是你的機會取而代之。你既與『蠟王』定約，要回頭已是不成，若讓程傲雪重返馬家莊，他第一個不放過的便是你。」

馬掌櫃鎖眉不語，他所憂心的正是這些。秦懷玉與耿玉婷的到來稍減

他的顧慮，因爲他們是上好的幫手，然而，大家各懷居心，講的話未必句句好受。

幸好，耿玉婷銀鈴般的笑語及時響起：「其實馬掌櫃也不必過慮，只要繼續與『蠟王』合作，大家齊心合力，知己知彼，也不怕春蠶劍的威力。」

「不是的。」馬掌櫃的臉容起了變化，像是想起甚麼可怕的事情：「你們還未見過眞正『春蠶一劍』的聲勢，所以可以說風涼話。我相信程傲雪極有可能和馬莊主一樣，使得出那一劍。」

秦懷玉沒有說話。他也是幾乎死在春蠶劍下的人，他理解馬掌櫃話中的恐懼。

他不清楚程傲雪是否眞的已能發揮春蠶劍的精萃，但當日若不是青兒，他已沒可能在此與馬掌櫃面對面交談。

他不是絕對避不開，但當時眞是毫無把握。

馬掌櫃本身與程傲雪相處十數年，他的資質如何，應以馬掌櫃最爲清楚。

他既然在談起程傲雪使出「春蠶一劍」時，話語間露出懼意，那麼程傲雪的功力確不容小覷。

何況，現在看來，他還有不少不凡的朋友作爲助力！

秦懷玉益發覺得此行艱險甚多。

他縱有勝敵良計，前路凶險，酒難下肚，仍不免倒吸幾口涼氣。

他目光轉向江上。

驀地，江邊傳來鼎沸人聲，似有人在叫。

「死了人！死了人啦！」

秦懷玉、耿玉婷、馬掌櫃都吃了一驚，耿玉婷連忙叫船夫划近岸邊。

他們沒有料到，岸邊等着他們的竟是連串噩夢。

＊　＊　＊

畫舫泊岸的地方就是剛才駛出去之處，正對江上樓。

馬掌櫃絕對料不到岸邊等着他們的，竟是一具屍體。

屍首懸在一條長竿之上，全身劃一服色，頭却纏着黃布，連人帶竿，就插在石墩之旁。

秦懷玉睹狀不禁驚呼出聲，死的人不是別個，竟是「蠟王」座下八大「蠟將軍」之一——黃將軍。

黃將軍武功在八大將軍之中不算很高，但好歹也是「蠟王」堡一名高手，這次更被邀來相助秦懷玉，以爲行動照應，誰知就給人殺死掛在江邊，分明示警。

他死狀恐怖，一雙眼珠已給剜了下來，舌頭伸出，似是頸部遭勒至死。

他身上還縫着一條布條，上書十二個大字。

「有眼無珠，助紂爲虐者之下場。」

鮮紅的字，彷彿是殺人者用血寫下的咒語，使觀看者不寒而慄。

秦懷玉第一個上岸，第一個看見屍體，亦第一個看到迎風而立、似已等候他們多時的司靈。

司靈雖然是一身輕盈衫裙，站在岸邊，風采絲毫不讓耿玉婷。

「是你？」秦懷玉失聲而呼。

司靈沒有多講話，只得一句。

「拔出你的劍，爲你投靠『蠟王』的恥辱而戰。」

這儼然是一道挑戰令。無論秦懷玉、耿玉婷或馬掌櫃都不及接受這個突來的變化。

然而，事實始終是事實，司靈已倚刀迎風而立，正在掛着屍首的長竿旁，秦、耿、馬三人之前。

若他們要回馬家莊，便得先解決司靈，而司靈作爲程傲雪的幫手，情形已甚明顯。

程傲雪既要重回馬家莊，秦懷玉約見馬掌櫃共商對策一事焉不料到？問題只是秦懷玉想不到他們反應竟如斯之快，他們還未談出甚麼，司靈已現身對付他們。

甚麼也給「春蠶」制了機先，秦懷玉不禁咬牙切齒起來。

他沒有見過司靈的出手，印象之中她還是古非金的助手，現在不知怎地竟成爲程傲雪的朋友。並不愚蠢的秦懷玉揣摩，古非金的「遭擒」與空晦的死或許正與此妞兒有關。

無論黃將軍是不是她殺的，她竟然敢一人一刀阻住他們三人，單是這種膽色，秦懷玉便不敢低估。

他立即搭上「一字劍」，此戰既不可免，兩儀劍法不妨施展。

高手過招，只在機先。

念頭方轉，眼前忽然寒光大閃，司靈竟然已向他出手！

武當劍法，本是最能合步法和輕功的武功，秦懷玉身爲掌門人最得意弟子，避過一、兩招突擊，當然不是問題。

「沙」的一聲，秦懷玉身體避開刀鋒，左手袖子却給削去小半。

「兀那婆娘，出招也不聲張？」吃了虧當然深深不憤。

換來的是一陣冷笑：「高手過招，只在機先，你先發制人時，口氣便不一樣了。」

心念居然與己相同，秦懷玉不禁恨得牙癢癢。

但事實上這已不是恨的時節，因爲對方待他喘過氣來，刀風又至。

秦懷玉錯步、回身、甩袖、拔劍，動作如行雲流水，但右手袖子又給削了去，一身華服，變成又別扭，又難看。

「無禮妖女，本公子今日要大開殺戒。」秦懷玉惱羞成怒，口中不停，手中劍已遞出了五招。

武當兩儀劍法不重快，只重靈，但對方似乎也深諳此道，輕而易舉地應付了秦懷玉五式絕招。

一番交手下來，秦懷玉更肯定對方正是勁敵，當下不敢怠慢，回採守勢。

「武當精神」本就是以守制攻，以逸待勞。

司靈倒不客氣，揮洒自如的跟進二十五招。每一刀都看似輕鬆，每一刀都彷彿隨便。

秦懷玉却在大恨。

恨的不是對方輕視自己，出手間好像猶有餘刃，而是程傲雪的朋友中竟有如此高手，而且來歷不明，令人甚感困惑。

摸不透對方來路，如何制敵致勝？

人隨意轉，劍隨人揮，一旋踵間，秦懷玉再接九刀，對方之進迫絲毫未減。

一種以輕靈對輕靈的刀法，秦懷玉竟然前所未見。

他驚駭、深恨、憤怒、悲傷！

百感交集心頭，在比劍之中，凶險無以復加。

幸好他身經百戰，兩儀劍法又使得嫻熟，求有功難，求無過易，緊守門戶，再不至被司靈所算。

但這樣纏鬥下去，千招開外的結果如何，秦懷玉不敢設想。

他雖然知道耿玉婷與馬掌櫃不會出手助他聯攻司靈，却希望他們趕快趕回馬家莊，看看事態發展。

他已有不祥預感：程傲雪既可派司靈在江邊等他們，自然可以派別人，甚至他自己親回馬家莊。

馬家莊雖有白將軍和青將軍駐守，但程傲雪若果親自動手……

他期望耿玉婷與馬掌櫃有他一樣的心思，不要讓司靈阻截他們的意圖得逞。

念動間，一道煙炮突在數里外昇起，「劈劈啪啪」地響了起來。

這明顯是一記訊號；與秦懷玉游鬥的司靈突然撮唇一嘯，伴隨一陣笑聲，撤招便走。

秦懷玉劍採守勢，攻的人一去，他也攔阻不來。

刹時間，一刻鐘前的人刀映動變作鳥獸散，一切復歸平靜。

江風吹來，使長竿上黃將軍的屍體不住搖動。秦懷玉迴劍掃視，剛好觸到馬掌櫃與耿玉婷焦急的四隻眼睛。

他們已是同一般心意，不過由馬掌櫃喊了出聲。

「走！快回馬家莊。」

＊　＊　＊

馬家莊離大江不及七里，快馬趕去，半個時辰內便到。

武林盟主馬一絕住的地方，春蠶劍二十年來的寄託處，竟出奇的不見如何宏偉豪華。遠處望去，在果林稍疏處，甚至只像一座平凡的農莊。

馬家確有自己的田地，僱有個農助耕。他們同時是大地主，在江南多處擁有田地，不止山莊一處基地。

特點就是馬一絕不好招搖，馬掌櫃持家的作風也傾向節儉。

現在秦懷玉、耿玉婷與馬掌櫃快馬而至，儘管是夏季，天色早已暗黑下來。天上殘星點點，似在嘲笑這焦急的三人。

司靈在入夜時份對秦懷玉三人的阻截，顯然全面成功，因爲三人三馬穿過果林，來到山莊前却發覺，莊門早已大開。

門前入黑例必掛有大燈籠，現在亦已點起。

然而，秦懷玉等看見大開的莊門和門前的燈籠，三顆心齊齊沉了下去。

門前原來寫着大大一個「馬」字的大燈籠，現在已換了兩個寫了「程」字的。

大開的莊門並排着兩具屍首，整整齊齊，一個白巾束頭，一個青巾纏臂。

是「蠟王」座下的青將軍和白將軍。

他們果已遭逢不測！馬家莊想已落入程傲雪手中。

青將軍和白將軍，一個被人一劍穿心，一個全身爆裂，面目燒焦，死狀與藍將軍相似。

然後一個人從門後笑口吟吟的走出來，赫然竟是古非金！

秦懷玉看得眼也凸了，一時不知所措。

古非金捧着一個匣子，笑口吟吟地遞到三人跟前。三人剛下了馬，驚詫未完，還是馬掌櫃恢復得快，及時接過匣子。

裏面端端正正放着一拜帖，上款是「南宮前輩誰敵」下款是「晚輩程傲雪」。

古非金笑道：「程大俠知『蠟王』欲得其而後快，認爲恩怨情仇，不宜久拖，只宜引刀成一快，故特正式拜會『蠟王』他老人家，約定三天後的午時，應天府城南的朱雀橋上，一決雌雄，了斷一切。」

耿玉婷看着古非金，不得不叫聲「師叔」。

古非金道：「伴君如伴虎，耿師姪你自己小心。」

似是忠厚長者勸勉後輩，也似是對頭人暗含譏諷。耿玉婷其時給弄個哭笑不得。

秦懷玉只有道：「古老先生，你何時對程傲雪稱回『大俠』的？」

古非金答得妙：「你何時對『蠟王』稱『大人』，我便何時稱他作『大俠』。」

「蠟王」的正式屬下皆稱老板爲「大人」，秦懷玉間中亦仿效一二；兩個朝三暮四的傢伙碰上，任何對答都變成了五十步笑百步。

耿玉婷不知是沒有心情觀玩目下妙況，還是眞的理智至上，當下即道：「古師叔放心請回，我們定會向『蠟

王』傳話。」

「嗯。」古非金不禁喃喃：「春蠶劍與淚停刀的爭霸，二十年來始終不斷，我們生活在這一時代，介於兩大霸主之間，很多時候，僅僅成爲他們的傳話人罷了。」

沒有人理會他這自說自話，畢竟，他這番話也許是對着自己良心說的。要他作交代的也只是那方寸之間。

＊　＊　＊

「古非金竟已背叛『蠟王』，改投程傲雪麾下？」

「也不能這麼說，沒有多少人清楚古非金的眞正身份，他多年來也沒爲『蠟王』服務多少次，或許根本便沒有屬於誰的部下這問題。」

「所以也就沒有甚麼背叛不背叛了。」

「嗯。」

「關鍵處在於『蠟王』本來成竹在胸的『攻勢』，現在却面臨形勢不利的逆轉。」

「怎麼樣的形勢不利？」

「座下八大『蠟將軍』四名已經歸天，古非金『背叛』，襄助他的正派高手又失敗連連，有些連自己的性命也不保。」

「相反程傲雪得到『湘西乾坤劍』和『土龍子』的幫手，更有一名來歷不明、但武功奇高的女子助拳，加上古非金倒戈，重掌馬家莊，情形已和一個月前之宛如過街老鼠，不可同日而語。」

「不是這樣嗎？」

「不錯，江湖是現實的，有時候只要一些關鍵時刻你能捱過，始終屹立不倒。武林人士的投機之風便會開始轉向你。」

「江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亦沒有永遠的敵人。你落泊的時候，原本的朋友會姑息你的敵人；你得勢的時候，原本的敵人也會賠着笑臉，要求做你的朋友。」

「對，對程傲雪來說，馬一絕剛死，他便敢於干犯武林常規，不顧身份，拐走『蠟王』堡的婢女。那時處境之險，是無與倫比的。但當他逃得過重重追殺，用實力証明他可以成爲新一代的『春蠶劍』之後，不少江湖勢利之徒，又再次傾向於他。起碼，不少已改變觀望態度，不再像一個月前那樣，聲聲喊打。」

「在武林中，所謂道德，全是僞善的藉口。有利的時候，道德的奉承可以降臨你；失利的時候，道德的矛頭乘機指向你。」

「說得對，說得眞對得要命。」

「要誰的命？是『春蠶劍』？還是『淚停刀』？」

「……」

＊　＊　＊

「這不是一場簡單的爭霸戰。」

司靈獨自離開馬家莊時，心中不住對自己說。

馬一絕曾經和南宮誰敵在泰山三次決戰，但他沒有假手於別人。他們都是依江湖的老規矩，憑自己的實力和眞正功力，決一高下。

然而，這次「蠟王」並不是親自追殺程傲雪；程傲雪的反攻，亦依靠很多其他人的助力。

這幾乎可以發展成一場全面性的武林爭霸戰，將武林各大門派都牽涉其中。

以二十年來「蠟王」和「春蠶劍」的衆多關係，不少人與他們千絲萬縷，有恩的、有仇的……出現上述情況的可能性不小。

但是，程傲雪就在他重掌馬家莊的當兒約戰南宮誰敵，彷彿一下子又回到江湖老規矩，用老法子解決一切。

南宮誰敵會不會應戰呢？

程傲雪眞正的想法又如何？

這些都令司靈有點困惱，不得不離開馬家莊，暫時散一散心。

她輕拍坐騎，一路從馬家莊出發，很快又回到江邊，在一小丘上遙望大江景色，不無感慨。

她辭別老師，遠離苦練武功的故鄉，爲的本是圓老師五十年來的心願，不意竟捲入江湖仇殺之中。

可是，程傲雪與青兒的故事實在太感動她，「蠟王」又事實上太過咄咄逼人，使她不能不抱打不平。

她曾經親眼看見青兒受了古非金琴功震傷，之後程傲雪如何在一路上對她噓寒問暖，細心照顧。

像程傲雪那樣有地位的男人，像他那樣本可接受諸多誘惑的男人，用情如此專一，的確令司靈欽佩尊敬。

所以她甚至會爲他扮成雞皮鶴髮的老婆子，對付無壽公子。

祝三郎帶着他的侏儒部下爲程傲雪殺何文杰和藍將軍之時，她就和湘西乾坤劍對付無壽公子。

然後，她又依命將被乾坤劍斬殺的黃將軍搬到江邊，用她的刀法阻住秦懷玉等人，拖延時間，好讓程傲雪與祝三郎回馬家莊，重奪控制權。

馬家莊的人都很熟悉程傲雪，馬掌櫃不在，程傲雪動些說詞，挽回人心並不是難事。

畢竟，沒有人願意由本是春蠶劍倏地轉爲「蠟王」堡轄下的附屬山莊。

那比戰敗的屈辱更不堪，更難受。

馬掌櫃也不是不明白此點，只是既起初已與「蠟王」互通消息，一切已成騎虎難下。

他恐懼，不是沒有來由的。

就這樣，司靈竟成爲程傲雪反攻「蠟王」的先鋒之一。若她想成名邀功，只要程傲雪一朝成功，她亦必將名動天下。

只是，即使如此，她眞正又有何得？

司靈不期然想起她一生的去向，年紀輕輕，江湖初出道的人，不免是這種心思。

就在這時，孟小小忽地出現在她面前。

＊　＊　＊

孟小小並不是騎馬來的。

牧野破廟一別，他便不知所踪。個把月來，程傲雪也和司靈談起這同樣來歷神秘的小子，談起過他詭異莫測，却能在三十六招內擊敗金光上人的劍法。

但司靈堅決不肯吐露他半點來歷，正如她不透露自己師門的態度一樣。

事實上，在牧野破廟邂逅之前，她確從未見過孟小小，只知老師千叮萬囑，她此行要找的人便是一個與她同樣名不見經傳，但已得凌淵博眞傳的青年。

她第一眼望見孟小小，便感覺到凌淵博的影子，她至今仍未忘懷他給她那舒意的感受。

他彷佛曾經和她有同一心意，企圖義助程傲雪，但不知何解，又匆匆離去。

司靈摸不透，尋不着。每念及此，心靈竟不知不覺悵惘起來。

這些沒來由的悵惘，也就成爲她月來的困惱之一。

現在，那陣舒意赫然又回來了——孟小小竟又重現她眼前。

＊　＊　＊

孟小小是從小丘一邊轉出來的。

他不似是騎馬來，反而像是躲在石後，佇候多時。

司靈無法不吃驚。

孟小小微笑着，似在欣賞司靈吃驚的樣子，良久才道：「走！到江上樓喝酒去。」

＊　＊　＊

江上樓當然有酒喝。

孟小小似乎特別好胃口，一坐下便叫了兩斤女兒紅、一盆饅頭、兩斤牛肉，要與司靈對喝。

三碗酒下肚，司靈的臉不禁紅了。

孟小小抹了抹嘴，又是一碗酒下肚，笑道：「你爲甚麼不問我？」

司靈側一側首，道：「問你甚麼？」

孟小小道：「問我爲甚麼當日不辭而別？爲甚麼今日又突然出現？而且好像早已知道你會上那小丘，在那裏等候你似的？」

司靈輕輕一笑，道：「你如果要告訴我的，我不問你還是會說的。」

「好！」孟小小一拍掌，吃了滿口都是牛肉。司靈看着他，不知如何，心竟然開朗了不少。

「其實你胃口大，眼大手大，甚麼也大，却改了一個叫『小小』的名字！」

孟小小哈哈道：「正因爲我甚麼也大，才要改一個叫『小小』的名字，以作平衡。」

司靈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只在再乾三碗，臉便益發紅了。

孟小小突然停了手，凝神看着司靈好一會，直看得她連耳根也紅了。

孟小小輕歎道：「司姑娘，我發覺你的確很美麗。」

「你……」

「卿本佳人，爲何淪爲打手？」

一語驚醒，司靈被孟小小一下子從酒意酣夢中喚回來。

原來這才是正題。

孟小小的說話，何嘗不是她月來警惕自己之語？

司靈立即正容道：「這也就是你不辭而別的原因？」

孟小小道：「不全是。」

司靈道：「程大俠爲人，你我共見。何況『蠟王』咄咄逼人？見義勇爲，鋤强扶弱，不是武林人士所共爲嗎？」

孟小小沉吟道：「程大俠爲人如何我不敢說，『蠟王』則的確有大野心，這也是我助戰對付金光上人，想一挫他氣勢的原因。」

「但後來……」

「後來我沒有忘記此行的目的，我也希望你沒有忘記。」

司靈急道：「我當然不會忘記，此事一了，我們便好好來個解決。」

孟小小笑容復見，擧碗道：「很高興認識你。眞的，有你這麼的對手，是人生一大快事。來，讓我們浮一大白。」

司靈擧碗與孟小小再盡三碗，心頭却泛起一片失落。與孟小小做朋友遠比做對手舒服。然而，或許那是不可避免的，江湖上不是有句老話：「最了解你的人便是你的對手」嗎？

孟小小續道：「這一個月來，我到過一些地方，靜思過一段日子，益發覺得這件事不會像表面上那麼簡單。」

司靈奇道：「簡單？表面？你認爲裏面會有甚麼複雜的陰謀不成？」

孟小小聳聳肩：「說不定。」

司靈道：「『蠟王』要獨霸武林，立意先翦除程傲雪，這算不得甚麼陰謀，差不多已是人盡皆知了。」

孟小小嘆道：「我說的不是南宮誰敵。」

司靈聞言，不禁眉頭一皺：「你的意思是……」

孟小小打斷她的話，道：「在未有任何證據前，我不想說是誰，總之，你小心便是了。」

司靈眨了眨眼，忽然道：「我現在知道你爲甚麼會在小丘出現了。」

「哦？爲甚麼？」

「你一直都在附近，你跟踪我到那裏，爲的不外乎要與我說這番話，叮囑我要小心。」

「哦？」

「你的輕功足以代替馬力；不用騎馬，更能減少聲響，不引人注意。」

「我的確不願意程傲雪他們發現我。」

司靈咬着嘴唇，聲音忽然低了少許：「但你關心我，我是知道的。」

說完這話，她喝了酒原本已紅透的臉彷彿更紅了。孟小小一時間看得也像醉了。

幸好，兩人迅速恢復正常。因爲更大的心影重新籠罩二人。四道交投的目光中，閃動着尖銳、同情、喜悅但又無奈的複雜情感。唯有酒，此時是最佳的過場與中介。

＊　＊　＊

七里外的馬家莊，又見夕陽。

夕陽每多斷腸客，青兒現在正是斷腸人。

兩天後，她的情郎便要到朱雀橋，與名滿天下的「蠟王」南宮誰敵決鬥。

她服侍過「蠟王」，十分清楚他的厲害。儘管她素來對程傲雪有無比的信心，認爲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然而，這次結果如何，她完全不能，亦不敢預料。

程傲雪帶她走的時候，她問過他：他們會有將來嗎？程傲雪只大力的抱住她，沒有多說話。

在那一刻，她彷彿接觸到永恒，時間彷彿凝固起來。

她直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不求天長地久，因爲當下的愛已經充滿意義。

不過，離別總教人愁，何況很可能是永世的分開、陰陽永隔？

青兒望向斜暉，暗地裏決定，若果程傲雪朱雀橋一戰眞有不測，她誓必追隨於泉下。

沒有了程傲雪，她活在世上也沒甚麼意思。

此刻，她倚在馬家莊後院亭台的欄杆上，樹梢帶着殘紅，紫霞瀰漫天際，心中早已亂到極點。

她想回去勸情郎不要犯險，躺在他的懷中訴說自己如何愛他，沒有他不能活下去，但又知道如果他還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就必會，亦必應去朱雀橋，面對現實，決一死戰。

當程傲雪對她說，已約了「蠟王」在應天府城南決戰，她即時的反應是笑了。

她笑，但情淚同時迸流，淌滿程傲雪一手，沾濕自己的衣襟。

她笑，不全是強顏歡笑，因爲她自始至終便知道，這事最徹底的解決還是要採這法子。無論誰勝誰負，事情畢竟有個了結，是很值得慶幸的。

個把月來的逃亡生活，並不易過。她雖是侍婢出身，粗苦幹不少，但始終是全無武功，要在江湖刀口子下過腥風血雨的日子，小女子暗自垂淚也不知多少次。

唯一令她咬緊牙根拚死支持下去只是一個想法，一個觀念。

只要程傲雪還在她身邊，只要她還能和至愛的男人在一起，就算刀山火海，她也在所不惜。

儘管如此，宛如死結的事終於有解決的可能，人心的壓力畢竟會感到稍減，憂慮忐忑間也吐出一口氣。

既然她已覓得有情郎，通過愛情找到人生最深的意義，死有何憾？如果要她即時與程傲雪一起死在「蠟王」跟前，她很可能十分願意。

一死解壓，求仁得仁，有何不可？

問題是：自己還是個人，可以不死，斷無就此求死。何況既已找到幸福，當然希望這幸福持續下去，不論歲月移遷。再一思及程傲雪前途，如果捱得過去，仍可接掌「春蠶劍」固有的名聲和地位，未來的二十年，可能更是新的武林盟主。

一個死人，是當不成武林盟主的。

這種死與不死的矛盾心理，對程傲雪應否到朱雀橋決鬥的雙重情感，交纏在青兒姑娘的心中，無限難受、無限悵惘。

她擔心情郎的安危、自己的幸福，但也擔心江湖人的哀樂榮衰。

朱雀橋的決鬥一面稍減她的逃亡壓力，一面又製造新的兩難，令她心波難靜，愁懷不展。

她斜靠在欄杆上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天色又已漸近。

通往馬家莊西廂的小徑處突然亮起了一個燈籠，而且緩緩漸近。

燈籠是寫有「程」字的，自程傲雪日前重新回這裏，對莊中人饒以大義，說明「蠟王」收買馬掌櫃，意欲吞併馬家莊的野心，而獲得莊中人重新擁戴之後，所有的「馬」字燈籠，已經換成姓「程」的。

馬一絕沒有後人，馬家莊雖以馬氏爲名，實質住的人並不以姓馬的最多，所以對改燈籠一事並無反對。

現在青兒看見來人手持「程」氏燈籠，料是友非敵，心便放了下來。

然而，當人影漸近，終於來到小亭之前時，青兒不禁大吃一驚。

來人竟是一獨臂老者，一個缺了右臂，僅用左手掌持燈籠的長髯客。

星光之下，乍見這樣一個人，青兒不自覺的退後了一步。

「青兒姑娘，想你也不會認得我。」來人似乎聲線祥和，不像會傷人，這一點增加了安全感。

「你……你是誰？」

「我原本便是這裏的管家，人人都喚我『馬掌櫃』。」

「哦！」青兒顯然從程傲雪口中聽過這個名字，利時間安全感又變了警惕感與驚慌感。

「你放心，我不會傷害你的。」

「你不是已經離開了這裏的嗎？」

馬掌櫃微微一笑，一步踏進了小亭，手中燈籠的火光正好映照到臉色

已有點發青的青兒。

「不錯，我本應已離開這裏，返不了來，但既然程公子可以回來，我當然也可以回來了。」

「你……」

「我說過不會傷害你，你實在不必這樣怕我。」

青兒定一定神，知道的確徒自害怕沒有任何作用。唯今之計，唯有盡量用話穩住他，希望程傲雪來找她時會發現馬掌櫃和這裏的情況。

她咬唇道：「你回來幹甚麼？」

馬掌櫃詭然一笑，燈光照在臉上，竟使他顯得有點陰森：「問得好，我想你更奇怪我爲甚麼能輕而易舉地直進後院，好像完全沒有人攔阻過我。」

沒有回答，青兒的腦袋早給攪亂了。

馬掌櫃自問自答道：「那全因爲我和程公子一樣，一向得到這裏的人心。程公子昨天回到這裏，也不敢說我甚麼壞話，只說我給『蠟王』利用，暫時不會回來。」

「但你還是回來了。」

馬掌櫃笑道：「那沒甚麼，我只不過對那班飯桶說我看穿了『蠟王』的機心，及時棄暗投明，重新幫助程公子罷了。」

「是嗎？」青兒的臉色一下子變了。

馬掌櫃却發出陰惻惻的一笑：「你果然頭腦簡單，說得動聽點便是天眞爛漫，討人喜愛……」

「你騙我的？」青兒又退了一步。

「我不是騙你，是騙那班飯桶。」

「那麼你回來的眞正目的……」

馬掌櫃的笑越來越奇怪，他目不轉睛的看着青兒，緩緩地道：「我回來，目的便是你。」

青兒驚呼一聲，身子已退無可退，靠到亭子盡頭的一根柱上。

柱子冰涼的感覺，倏地貫注了她全身。

一刹那間，她以爲自己已昏了過去。

幸好，馬掌櫃的話還有下文：「我要帶你去看一些東西，一些你必定甚感興趣的東西。」

他陰惻惻的笑聲又再響起，彷彿他便是來自黑夜的邪神，具有某種神秘的魔力，能喚醒幽靈，能喚醒難堪的記憶。

＊　＊　＊

差不多同一時間，程傲雪獨坐東廂，桌上放着一瓶精裝狀元紅，一個別緻精巧的酒杯。

再旁邊的便是他的春蠶劍。

劍後畫像的古樸劍鞘並不華麗，似與馬一絕脾性相近。劍身幼巧流靈，又似與馬一絕的風流相彷。

青絲精氣，劍未拔出時不會顯現，但未拔出的劍却更似春蠶——將盡不盡。

春蠶至死絲方盡。一拔劍，春蠶不但不死，還會蛻變成爲飛蛾。

春蠶不死，絲絲不盡，敵人就在劍絲氣陣中失敗授首。

程傲雪已端坐了好一段時間，彷佛自從青兒對他說，要一個人到後院賞花之後，便完全沒有動過。

連手指頭也沒有動過。

時近傍晚，還可以賞甚麼花？青兒眞正的心情，他會不清楚？

只是，事已至此，他又能作些甚麼呢？

勸亦不是，安慰亦不是。給她一個人靜處一會，或許也是恰當的。

程傲雪長嘆一聲，終於開始動了。

第一個動作便是拿起面前酒瓶，向着酒杯一傾而滿，復又舉杯，一飲而盡。

「酒是上等狀元紅，想必是異常夠味了。」

一把非常動聽的聲音，驀地從室內傳入。程傲雪却全無反應，彷彿早已料到。

「程大俠武功蓋世，想必早知小妹在外佇候多時，但夜已深了，你忍心讓我在外面吹西北風麼？」

聲音轉爲嬌嗲，十足我見猶憐。

程傲雪嘆道：「耿姑娘，多年不見，你越來越能迷倒男人了。」

「是嗎？」銀鈴般的笑聲，伴隨是一條窈窕身影推門而入，進來的除了耿玉婷還有誰？

程傲雪看着她僅披輕紗的美麗胴體和貌比天仙的臉容，彷佛與其他男人一樣，看得完全痴了。

「程大俠，你以前不是這樣看人的。」耿玉婷嗔道。

「那只因當年的你不及今天的迷人。」

「哦？」耿玉婷掩嘴而笑，身子更像花枝一樣，顫顫的搖個不住。

程傲雪嘆道：「你既然跟定了『蠟王』，又來找我作甚？」

耿玉婷嫣然一笑，突然搶過桌上的酒瓶，亦滿滿的斟了一杯，一飲而盡，緩緩地道：「那只因爲兩天後，你們便要在朱雀橋決鬥。」

「那又怎樣？」

「良禽擇木而棲，這樣的道理難道你不懂？」

程傲雪笑道：「哦？難道你認爲我獲勝的機會較高？」

耿玉婷道：「不但如此，而且我清楚，這次春蠶劍與淚停刀的對決，再不像昔日三次一樣，雙方都可活着走下泰山。」

「那會怎樣？」

耿玉婷的臉容突然肅穆起來：「無論那一個戰勝，朱雀橋便是戰敗者的百年埋骨之所。」

程傲雪道：「但是你認爲我會勝出？」

耿玉婷道：「對，我了解『蠟王』，他今次犯了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程傲雪道：「甚麼錯誤？」

耿玉婷一字一字地道：「輕敵！他看輕了你，低估你對春蠶劍的駕馭，更低估你的智計與耐力。」

程傲雪笑道：「而且，他對我朋友的實力，對我的忠誠等等完全沒有概念。」

耿玉婷道：「我不知道他為甚麼會犯這些錯誤，我只知道近年他已逐漸給自己的成功冲昏了腦袋，而這次你竟敢斗膽拐走他堡中的婢女，很可能造成一個上佳擊潰『春蠶劍』的機會，以致他頭腦更昏亂。」

程傲雪道：「很可能。」

耿玉婷復又嫣然笑道：「天下英雄，除『淚停』，便數『春蠶』，而照你的性格，你絕不會像你師父那樣，容許放虎歸山，留有後患。」

程傲雪悠悠道：「如果他眞能戰勝『蠟王』，或許他也會不放過對方。」

耿玉婷道：「但今次決鬥，必會分出高下，形勢已非常明顯。他個把月來發動衆多高手都殺不了你，反而讓你重回馬家莊部署，那便証明他已老了。」

她輕輕一笑，又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武林是不容許有老態的盟主的。」

說完這句話，她突然輕拉薄紗，唯一遮掩她身體的衣物完全褪去，她那美妙動人，令男人血脈賁張的胴體便全部展露在程傲雪面前。

「你……」

「你只要願意，今晚我便是你的。」

程傲雪不說話了，任何聰明的人都知道，這個時刻不是動口的時候。

房內的燈光立時熄了。

快樂的人當然感覺不到窗外的失意者。燈光熄滅前的一瞬，窗外的馬掌櫃清楚看到青兒臉上的淚光。

他的任務便是帶青兒來這裏，親眼看着耿玉婷色誘程傲雪這一幕。他們一路前來，臨近東廂的時候便弄熄了手上的燈籠，所以東廂內的人一時之間不易察覺。

房內燈滅之後，不時傳來的嬉笑聲，更証明他們不知道青兒就在外面，從燈影與聲浪中得悉所有過程。

青兒呆站在窗外，失去一切反應。

外面的風的確很大，但她已經不再介意。

她已經欲哭無淚。

甫閃動的淚光一亮即逝，她像石人一般動也不動，任由晚風吹起她的衣裙，吹亂她的雲鬢。

信心、價值、尊嚴與生機彷佛一下子隨着感情的傷害而崩潰，而喪盡。

黑暗中，她彷佛覺得馬掌櫃粗糙的手拍了拍她的肩膊，然後拉住她離開傷心地。

青兒完全無知覺地跟着他走，走了不知多少路，但想必離開那房間很遠很遠，甚至離開了馬家莊。

她似乎已不介意走到何方，還是她根本已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動，只能任由馬掌櫃擺佈？

他們終於停下來，馬掌櫃不知何時又再亮起了手中的燈籠。青兒「砰」地便倒了下去。

她的精神麻木了，身體便不受指揮的軟倒下來。

馬掌櫃看着她，冷冷地道：「現在沒有別人能幫你，唯有那位叫司靈的姑娘。快去找她，告訴她程傲雪負情的眞面目，再着她找其他的人，給你尋回公道。」

青兒雙目無神的抬起頭來，矇朧中馬掌櫃的聲音竟充滿魔魅，好像有無限催眠的力量……

＊　＊　＊

程傲雪初遇青兒的情景，青兒還記得清清楚楚。

兩年前，仲春季節。青兒與「蠟王」堡一大班婢女一起，到堡外不遠的山谷野餐郊遊。

那是一年一度的春遊活動。屈在堡內的奴婢，一年間只有這一天有機會舒展筋骨與心靈。

所以那天青兒特別開心，特別興奮。

程傲雪便是出現在那一天的驕陽下，花叢間。

他彷佛也在春遊，騎着他深愛的烏騅馬，放開脚步，任由牠馳騁郊野，享受萬物回春的氣息。他亦悠然坐在馬背上，呼吸生命的氣息。

她相信緣份，自從少年時聽過月下老人繫紅線的故事之後，便神往不已，深信不已。

碰見程傲雪，她絕對相信是緣份使然。她亦相信在二人雙目凝注的一刹那起，兩人便已被對方吸引。

青兒不知道他當時是否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份，但在春興正濃的那個時節，青兒絕對想不到那馬上的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春蠶」傳人。

她完全給該青年的神采攝住，不期然就將手上剛編織好的草環遺在草地上。

程傲雪下馬，拾起草環，並在三天後的黃昏，第一次潛入「蠟王」堡，親手交還給她。

「蠟王」堡關卡重重，防衛森嚴，等閒人物不要說進出自如，就算走近堡前三十碼，也有觸動機關，萬箭穿心的危險。

從那時起，她才知道他是一個不凡的青年英俠。

在以後交往的歲月中，大部份時間都是程傲雪趁夜深入堡內找她；有時則是她到堡外洗衣服，買東西時乘機與他幽會，接受他送的種種千奇百怪的禮物。

直至那一個她將自己身子交給他的晚上，他在她的懷中說出他的眞正

身份。

她既驚且喜，眞的有點不相信現實。

然後他就說要帶她走，而且應該盡量趕快，最好就在當天晚上。

為了表示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程傲雪親筆寫了一封書函給「蠟王」，說明一切，並表示愛情至上，希望對方放他們一馬。

但以後的事實說明「蠟王」並沒有留情。他隨即發動了各路人馬追捕他們。

青兒認識程傲雪已近兩年，但她心目中的程傲雪，一直是不須問明來歷的青年英俠。她十分清楚雙方的身份一定十分懸殊，對方也一定曾對此事考慮了很久，才跟自己繼續來往。

她下意識中，經常希望這種關係永遠保持下去，只要他一日不明白揭示身份，她仍可活在自己的夢中。

果然，一經揭曉的後果，便是個把月來的逃亡生活。

二人身份越懸殊，導致的悲劇亦將越大。

這是她私底下的恐懼，而直到今天，果然一切都應驗了。

青兒以後將如何自處？

＊　＊　＊

再度是密室，領袖用的碧玉桌前。再度是秦懷玉與南宮誰敵。

南宮誰敵氣宇軒昂的神態早已收斂，臉上換上是近年已少有的肅穆。

經過一個月來的挫折以及朱雀橋的約戰，已令他不能不正視程傲雪。

他望向面前的秦懷玉，秦懷玉再沒有垂首站立，只因為他獻的計策初步已見成功。失陷馬家莊，最終還是值得的。

南宮誰敵沉吟着，終於還是發問。

「青兒最後眞的去找司靈？」

「嗯，一個像她那樣無助的女子，除此之外，還可以做甚麼？」

「司靈是否帶她去見祝三郎與『湘西乾坤劍』？」

秦懷玉笑道：「據我所知便是了。」

「那麼……」

秦懷玉道：「那麼程傲雪素來倚靠以維繫對這班朋友的感召力便完全喪失。他既以愛情至上來作號召，現在竟成負情薄倖，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南宮誰敵聞言也不禁一笑：「照你說來，他豈不是面臨衆叛親離的命運？」

秦懷玉道：「明天的朱雀橋，便是他和春蠶劍的葬身之所。」

南宮誰敵負手而起，悠悠地道：「很好。」

秦懷玉又再賣弄他那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那也得多虧耿玉婷的犧牲。」

南宮誰敵沒有出聲，喜悅的臉龐上隱約罩上一層陰霾。

他身後形影不離的灰將軍此時却出奇的不見了，他的影子彷佛換了是秦懷玉。

他拐過秦懷玉，來到密室一邊牆前，手不知按動牆上甚麼機掣，牆上便現出了一個洞。

只見他小心翼翼地從洞內捧出一個盒子，呈長方狀，看份量也自不小。

南宮誰敵一步一步地回到碧玉桌前，將盒子放在桌上。

他望向秦懷玉：「你知道裏面是甚麼嗎？」

秦懷玉的瞳孔開始收縮：「淚停刀？」

南宮誰敵虛應了一聲：「嗯，這五年來我已不須動用它，因為已沒有甚麼人配我出此刀。」

秦懷玉想了一想，不禁道：「馬一絕呢？」

南宮誰敵的目光到了遠方，彷佛回憶令他更加具有歷史味道：「六年前我與他第三次泰山論劍，大家便已知道終此一生彼此都無法徹底擊倒對方。」

「為甚麼？」

「因為我太了解春蠶劍，他也太了解淚停刀，這兩種兵器是當今並生神器，誰也尅制不了誰。而我倆的功力實在不相伯仲，如果要分出高下，除非某些突發的事件令某一方喪失功力或功力大減才有可能，而即使出現這些情況，獲勝的一方都會覺得勝之不武。」

「但現在你準備再動用到它了。」

南宮誰敵緩緩地道：「只因為程傲雪在我心中不再是平凡後輩。不論他的功力如何，已經配我出刀了。」

「但大人請放心，只要一切依計而行，根本不用大人親自出手，程傲雪也會命喪陰曹。」

秦懷玉直接稱呼「蠟王」為「大人」，語言、形態的奴性均加重了。

南宮誰敵輕嘆道：「你的確不知道。」

「哦？」秦懷玉的額上現出汗珠。

「我的名字本不叫『誰敵』。」

秦懷玉不敢插口。

南宮誰敵續道：「我改這個名字，本就是一個問號：誰敵誰敵？誰來與我為敵？」他頓了一頓，又道：「我畢生找尋敵人，如果遇到機會，怎會放過？」

秦懷玉道：「難道你仍想親自對付程傲雪？」

南宮誰敵輕撫桌上的盒子，聲音忽轉溫柔：「不是對付，是收拾。」

明天朱雀橋的勝利，彷佛眞是屬於他們的。

＊　＊　＊

甚麼事情都會有個結束，有個終局。

春蠶劍與淚停刀的追追逐逐，競

相爭霸，是否就可在一天內，一個聲名並不顯著的地方解決？

受了耿玉婷誘惑的程傲雪，還會來應戰嗎？

青兒會怎樣？司靈會採取甚麼行動？

一切疑問，對巳時已在朱雀橋恭候的秦懷玉來說，都似早有答案，早在他算計之中。

他對耿玉婷一向有信心，對自己則更有信心。

* * *

應天府之南三里處，便是朱雀橋所在。

朱雀橋離馬家莊，馬程也不過個把時辰。

沒有人清楚「蠍王」部署翻倒「春蠶劍」的基地密室離朱雀橋多遠，身爲公証的慕容秋水只知道打從巳時起，秦懷玉已陪同一輛黑色的大馬車停在朱雀橋的東岸。

慕容秋水當然便是慕容世家的大公子。江湖上他出了名是正義的朋友，而且大公無私，最適宜做決鬥的公証人。

他三天前才收到程傲雪的邀請信，請他來作這一場劃世紀大戰的公証人。他沒有考慮便一口答應下來。一來慕容山莊離應天府不遠，二來他自己欲睹此一決戰，亦已時間不短。

馬一絕與南宮誰敵對決二十年沒有結果，程傲雪既然有膽量挑戰「蠍王」，他樂於親臨見証。

所以，當他帶同三名弟子，是夜趕到朱雀橋時，心中不無興奮。

他自料並不比馬車中人平靜多少，大家都極欲程傲雪早點到來，使此一戰不致落空。

午時已到，慕容秋水與秦懷玉的眼光都投向朱雀橋西岸，馬家莊來此的方向。

果然，遠處果然現出三點黑影，以飛快的速度移近。

三騎馬，三個人。

秦懷玉眼睛一亮，因爲他已看到，伴着程傲雪來的不是別個，正是古非金與耿玉婷。

他的嘴角微微牽動，回身便打開了馬車的大門。

從馬車上走下的也是三個人，却沒有南宮誰敵的份。他們竟然是馬掌櫃與「蠍王」座下的兩名「蠍將軍」——赤將軍與黑將軍，均有色帶爲佩，以作誌認。

他們「品」字形的健步走向橋中央，那裏立着一臉肅容的慕容秋水。

馬掌櫃向着慕容秋水道：「閣下便是程傲雪請來作這次決鬥的公証人？」

慕容秋水上下打量他，顯然也認得他的獨臂標誌。

「閣下便是馬家莊的管家？」

「正是。」

慕容秋水笑道：「我的確是這場決鬥的公証人，承江湖上朋友瞧得起，一向喚我作慕容大少。但閣下既然是馬掌櫃，似乎站錯了地方，攪錯了效忠方向。」

這番話帶着慕容世家的傲氣，說得馬掌櫃面目無光。慕容秋水恃的不是甚麼驚人藝業，他倚仗的只是決鬥公証人的中立地位和崇高身份。

然而，馬掌櫃跟着便說出了令他異常吃驚的話：「這場決鬥根本不用公証。」

「甚麼？你說甚麼？」

發問的不是慕容秋水，而是他身後的三名弟子，然而，那也代表了他本人的疑問。

馬掌櫃緩緩地道：「我再說一遍，這場決鬥根本不用公証。」

他話音一落，身後的黑將軍與赤將軍陡地出手。一人一個，電光火石間，已各自扼住了慕容秋水一個弟子的咽喉，手上加勁，二名弟子瞬息畢命。

「你們……」

慕容秋水盛怒，他怎樣也估計不到對方竟冒武林之大不韙，動手殺害公証人。

然而，他也沒有驚怒多久，因爲馬掌櫃的手亮光一閃，貼身的匕首已經祭起，直取他的胸膛。

慕容世家的武功不是白賺江湖名聲的，臨危之下，慕容秋水倒吸一口氣，含胸吞腹，「嗤」地胸口衣裳雖給匕首削去，但開腔破腹之災，總算避過。

但兩名「蠍將軍」亦已同時發動，慕容秋水另外一名弟子身手遠遜師父，在合擊之下登時了帳！

慕容秋水來作公証人，當然沒帶兵刃，想不到變生倉卒，又驚又怒之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心理擾亂的當兒，橋的東岸飛來一個人影，彷彿從天而降！

一劍開腦，腦漿迸裂，慕容秋水死狀恐怖！

秦懷玉一劍如在天外飛來，慕容秋水人在馬掌櫃、黑、赤二將軍合圍之下，避無可避，登時慘死！

這時程傲雪等三騎才來到西岸，明眼人都看出，馬掌櫃、秦懷玉一舉撲殺慕容秋水，正是要施點下馬威給姓程的瞧瞧。

沒有了公證人，這場決鬥更隱含了只許勝利，不顧江湖規矩的可能。

程傲雪一馬馳近，恰好目睹慕容秋水慘死，眉頭一皺，大聲喝道：「其他人退下！南宮誰敵出來！」

他隨即還補上一句：「這般宵小行逕，我不相信是『蠍王』幹的。」

這一語果然震懾全場，橋上秦懷玉等人也不覺呆了。

馬車內却依然並無反應。

程傲雪怒而下馬，一隻脚已踏上朱雀橋，大喝道：「馬車裏面的眞是『蠍王』嗎？若是，爲何像縮頭烏龜的不肯出來？」

黑將軍與赤將軍聞言已臉上變色，何時會有人膽敢如此斥責他們的「大人」？二人各都踏上前，準備衝向程傲雪。

馬掌櫃伸手一攔，逕上前陪笑道：「程公子且慢！」

程傲雪一瞪雙目：「且慢什麼？我請的公証人，爲何如今血濺五步？」

馬掌櫃惻惻笑道：「爲什麼不？你自己還不是也要效他的樣，命喪此間？」

笑聲中，秦懷玉一打眼色，已然發動。

他的眼色當然不是朝程傲雪打的，亦不是朝馬掌櫃和黑、赤二將軍打的，他的對象是對面的古非金和耿玉婷。

馬掌櫃攔阻黑、赤二將軍先出手，因爲秦懷玉的「一字劍」比他們更厲害，更能牽動程傲雪的注意力。

然後根據計劃，與程傲雪同來的古非金與耿玉婷便會出其不意地出手，擒拿程傲雪！

耿玉婷當然是奉「蠍王」之命誘惑程傲雪，使他的朋友都對他失去信心，棄之而去，而計劃中她亦必趁機說服古非金，再度投回「蠍王」懷抱。

這時，她與古非金應該一同呼應秦懷玉，對程傲雪發出致命的攻擊！

古非金人雖老到，武功更高，但天生挺立不起，左搖右擺，耿玉婷的甘詞厚利，打動他不是難事。

只要形勢明顯給他知道，誰有利誰不利，他自然倒向有利的一方。

秦懷玉出手時，無比的信心彷彿要自體內洶湧而出。他一劍刺出，好像就已能看到程傲雪倒在橋上的情景。

然而，與一個月前牧野破廟內同樣驚人變化又在此時發生了！

眞正致命的變化，往往等到最關鍵的時候才會發生，而所謂關鍵的時刻，每每便在扭轉成敗的一剎！

跟着發生的一切，秦懷玉都不能置信，不敢置信！

* * *

秦懷玉的「一字劍」離程傲雪咽喉還有五寸時便刺不下去了。

一雙指頭斜刺裏伸出來，剛好挾住他這一劍。

出手的不是別個，竟是站在馬掌櫃身後的赤將軍。

另一個「蠍將軍」黑將軍差不多同時已一手扣住馬掌櫃左肩的琵琶骨，任他武功再高，也不能施展出來。

而朱雀橋的東岸，更驚人的變化亦已同時發生，本來好好停住的黑色馬車，此刻已陷進一個底下忽然出現的深坑，八匹拉車的良驥驚慌嘶叫，馬伕亦已倒下地來。

顯然有人早挖空了馬車下的泥土，等時機一到，便讓馬車陷下坑中，搗亂一番。

馬車周圍，瞬即現起一團紫烟，秦懷玉僅可以看到竟好像有數十條人影，一同撲向馬車。

這些人不知從那裏出來，但極有可能便是從地底衝出。

秦懷玉立即想起「土龍子」祝三郎，據說此人是一羣侏儒殺手的頭兒，一向橫行關外一帶，也不知他與程傲雪有何交情，此次特別入關相助程傲雪，先後已替他報銷了何文杰、藍將軍與青將軍。

然而，青兒不是已經哭訴司靈，使程傲雪的薄倖行爲成爲分化祝三郎向心力的導體嗎？

他忽然發覺，自己遠不如自己想像般聰明！程傲雪亦遠比想像中難對付。

挾着自己的劍的當然不會再是赤將軍，對方與所謂「黑將軍」很可能便是「湘西乾坤劍」卓力、陳奇兄弟。

他瞟向還在馬上的耿玉婷與古非金。他們完全沒有出手相救的意思——明顯的也給程傲雪收買了。

秦懷玉忽然很恨耿玉婷，他想得到她已非一段日子，但她總是在作弄他，當玩具般把玩他。

當他知道她已是「蠍王」的人時，他更不敢造次。

現在，她難道眞的良禽擇木而棲，改而倒向程傲雪的懷抱？

事情不容許他細想，因爲他已聽到一聲淒厲的慘呼聲，慘叫來自黑色大馬車中，難道……

名滿天下的「蠍王」南宮誰敵，難道就如此給暗算他的人一着成功，倒在「春蠶劍」傳人程傲雪的脚下？

* * *

圍住馬車的紫烟逐漸散去，馬車旁清楚現出已倒下了大約二、三十人。

他們身材果然屬於侏儒一族，既是「土龍子」屬下殺手，身手不凡，暗器卓絕之外，那種不要命的打法，亦是武林中人聞之喪膽的。

正因爲他們天生便遭逢不幸，沒有正常人的成長歲月，他們才可能爲了金錢與權勢，連殘軀也可拋棄。

不過，無論他們多厲害，現在都已發揮不了作用。

因爲他們全部成了死人。

「土龍子」屬下精銳殺手二十七人，全部被人一刀砍殺於馬車外！

但「土龍子」祝三郎沒有死，他滿身血汚，却提着一顆首級，從橋的彼岸緩步回來。

他手上的首級早已佈滿血迹，令人辨認不出，但他既從馬車中活着出來，難道南宮誰敵已給他殺了？

秦懷玉長嘆一聲，放了手上的「一字劍」，閉目待死。

「蠍王」這一次顯然已大敗虧輸，自己押錯了注，輸了也無話可說。

就在這時，祝三郎已來到程傲雪跟前，獻上首級。

程傲雪冷笑一聲，一脚將首級踢

下橋底，順手賞了祝三郎一個耳光。

眾人都驚愕地望住他，他却大罵道：「飯桶！這不是南宮誰敵！」

一彈指間，刀光倏地閃起。

刀光像淚光，血與殺邊緣的淚光。

淚停刀已經出手。

* * *

祝三郎殺的並不是南宮誰敵，眞正的南宮誰敵已趁這空檔出手。

一刀揮出，威力無比。

沒有見過淚停刀出手的，都奇怪淚停刀外形纖細，即使用的人內力雄厚，也不能通過兵器發揮他的威力，其可怕處又在那裏呢？

刀走厚重，因爲越厚重的刀，越能發揮使刀者的內勁優點。每一招，每一次砍殺，都可以虎虎生威，力勁衝天！

淚停刀却完全打破了這個常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現在名聞江湖的淚停刀終於使出，那像淚光一樣的刀光倏地像暴雨般洒在朱雀橋上，彷彿一下子足以無遠弗屆。

淚飛濺作傾盆雨！

誰使出這淚停一刀？這一刀使出，又有多少人淚要停、血要乾？

* * *

秦懷玉閉上眼睛的一瞬間，刀光便亮起。

他起初還以爲是自己的淚光，因爲失敗透頂的他難免流下「英雄淚」。

但連聲慘呼令他不由得又再睜開眼睛。

當下觸目會是血光！

血光像一場雨，橋上的人幾乎全不倖免。

原本挾着「一字劍」的「赤將軍」在刀光下全身化赤；秦懷玉一生人從未看過一個人可以在一招之下流那麼多血。

那簡直像「赤將軍」體內有一批血炸藥，刀光過處這批炸藥便被引爆，血像瀑布般傾瀉出來。

原來拿着馬掌櫃琵琶骨的「黑將軍」死得更慘，刀光已將他捲起，飛落橋底的時候他已成爲一堆肉醬。

眞正的赤將軍與黑將軍相信已被程傲雪等人殺死，不在人世，但誰也沒想到假扮他們的「湘西乾坤劍」兄弟死得如此慘烈。

剛才能避過馬車中人反擊的祝三郎同樣劫數難逃。

刀光過處，祝三郎立即身首異處，頭顱飛回東岸，剛好撞回馬車底下的地坑內，塵歸塵、土歸土。

他圓碌碌的身體則滾到一旁，幾乎碰到秦懷玉脚下，血腥混和着泥土，一股刺鼻氣息直襲秦懷玉，使他幾乎忍不住要即時嘔吐。

好個一刀三式！刀光亮起，血影中三個人立時報銷。

三名絕頂的高手——程傲雪的得力朋友，彷彿全無反抗之力似的，竟然給人一刀擺平。

只是一刀！

淚停刀！

* * *

「好刀！」

程傲雪極度靜的聲音響起，他鋒利如劍的目光直盯着業已收刀的「馬掌櫃」。

剛才的一刀，正是他驀地發動的，用刀的不是左手，而是右手！

他的右手，不知何時又神奇地出現在他的右肩上，「馬掌櫃」的「獨臂客」形象，登時疑幻疑眞起來。

當今之下，只有「蠟王」才能使出淚停刀的招數。

那麼——難道程傲雪和秦懷玉面前的這個「馬掌櫃」才是眞正的南宮誰敵？

如是，死在馬車內，被祝三郎梟去首級的那一位又是誰？

對此，程傲雪只是笑，良久才緩緩續道：「我自問算無遺策，却忘記了很重要的一點。」

「那一點？」呆了好一會的秦懷玉終於回過神來，這時不禁即時發問。

程傲雪道：「我忘了南宮無敵號稱『蠟王』的眞正含意。」

秦懷玉道：「『蠟王』、『蠟王』……那不是因爲他發明『蠟心丸』而得名的嗎？」

程傲雪笑道：「當然不是，南宮無敵擅用蠟灰製造面具，更能變化易容，其技超凡入聖，敢稱王於一時，故稱『蠟王』！」

秦懷玉道：「爲什麼我會未聽說？」

程傲雪道：「那只怪我們出道遲，南宮無敵成大名之後，已甚少易容，若不是先師曾經告訴我，我也不會知道。」

秦懷玉道：「那麼說來，這個獨臂馬掌櫃竟是『蠟王』假扮的，而眞正的馬掌櫃……」

程傲雪道：「當然已被滅口，他必然供出很多馬家莊的秘密，之後被南宮無敵殺死。」

秦懷玉道：「他爲什麼要殺死馬掌櫃？」

程傲雪笑道：「馬掌櫃既可出賣馬家莊，他朝亦可出賣『蠟王』。像南宮無敵那樣謹愼小心的人不會讓這種小人留在身邊。」

秦懷玉「哦」了一聲才道：「那死在馬車中的是……」

程傲雪道：「灰將軍，本與南宮無敵形影不離的『蠟將軍』。南宮無敵既要扮成馬掌櫃，那就必定要找個人坐在馬車上代替他，最佳人選便是對他最忠心的灰將軍，將他扮成自己的模樣，連你也騙倒。」

秦懷玉這時發覺到自己還沒有想像中那樣得到「蠟王」信任。

程傲雪續道：「果然，灰將軍代替

他而死，而他便可空出手來一舉發難殲我三友。」

他眼眨也不眨地望着那個假馬掌櫃，眞南宮無敵，眼內活像就要迸出火來。

秦懷玉的目光也無法不加入行列之中。

「馬掌櫃」終於開口，他一開口秦懷玉便認出他的聲音。

「不錯，我才是南宮無敵，但你們爲什麼還不出手？」

他是對誰說話？誰到此時應該發動？

秦懷玉眼見程傲雪的瞳孔隨着此語收縮，然後耿玉婷下馬拔劍，突然向他出手！

一個去向不定的女人，一個江湖上神秘傳奇的女人，出手的招數却是奪命搜魂！

電光火石間，她的劍已離程傲雪後頸不及三寸。

* * *

依照原定計劃，耿玉婷本是奉南宮無敵之命，色誘程傲雪，並策反古非金，在適當時候助秦懷玉等人共擒程傲雪。

然而，剛才的戰鬥耿玉婷與古非金都袖手旁觀，又似眞的受了程傲雪收買，臨陣倒戈。

但南宮無敵此時却信心十足地發出這召喚，耿玉婷聞言又立即出手。

秦懷玉差不多歡呼出聲，因爲耿玉婷與古非金若眞的是自己人時，朱雀橋的形勢便成了四合圍一。

程傲雪便是那個「一」。

形勢瞬息萬變，一下子「蠟王」「大敗虧輸」的情形，竟扭變爲程傲雪大敗虧輸。

你說秦懷玉能不張口歡呼？

耿玉婷劍如長虹，一息間程傲雪已完全被罩在虹流之中。

他不能動，因爲淚停刀隨時等着他，他的春蠶劍必須準備用來對付「蠟王」，那才是他眞正的敵人。

那末，耿玉婷這一劍他避不避得了？

* * *

歡呼聲中，耿玉婷劍勢不止，一息間已貫穿程傲雪。

貫穿，但沒有刺中。

她的劍彷彿根本不是打算刺中程傲雪似的，一劍經過程傲雪，刺中的却赫然是南宮無敵。

「嗤」！清脆玲瓏，南宮無敵胸口中劍。

他還是馬掌櫃的面孔，但那滿臉不信神色，即使透過易容術也遮掩不來。

秦懷玉的歡呼頓時變了驚呼。

南宮無敵顯然至死也不相信耿玉婷會對他出手，這一劍才會避不開。

他一來與程傲雪一樣，必須專注於對方，二來耿玉婷——一個他深深信賴的人，如此刺來一劍，即使是身懷絕世武功，也終於避不開、躲不過。

程傲雪不可置信地看着南宮無敵就這樣倒了下去。

一代「蠟王」，胸口盡給自己的鮮血染紅，他並沒有如願的死在春蠶劍下。殺死他的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女人，一個劍絕、人更絕的「峨嵋女俠」！

* * *

一切終於結束，朱雀橋之戰終於分出勝負。

程傲雪擊敗南宮無敵，但却不是春蠶劍擊敗淚停刀。

程傲雪根本沒有用過春蠶劍，南宮無敵的淚停刀也沒有敗。

相反，他臨死前使出的那一記，一舉擊殺三大高手，聲威之勁，的確無與倫比。

程傲雪看着地上的南宮無敵，眼光突然充滿憐憫：「我可憐他。」

這一句話當然是對秦懷玉講的，他顯然沒有將秦懷玉放在眼內，並不急於殺他。

秦懷玉的心再度沉下深淵，他自知這次眞是萬劫不復了，問題是他覺得面前的程傲雪並不快樂。

照論他已擊倒「春蠶劍」的宿敵「蠟王」，他將能獨霸天下，但心聲中連秦懷玉也聽出他有無窮的失落。

程傲雪道：「我可憐他，因爲他給女人騙了那麼多年，也不自知。」

秦懷玉道：「哦？」

程傲雪道：「我和耿玉婷早就有約，她在跟上南宮之前，早已是我的人了。」

秦懷玉大感意外，他無法不問：「那麼青兒……」

程傲雪大笑道：「她……哈哈哈！」

他的笑逐漸令臉孔猙獰起來，秦懷玉終於明白程傲雪有多可怕。

程傲雪大笑後，續道：「青兒只是我要擊倒『蠟王』所走的一步棋。沒有她，我便不能將自己置於一個死地；如果不是這樣，『蠟王』便不會對我的防備鬆懈，不會自動陷入我佈下的這個陷阱之中。」

秦懷玉恍然大悟道：「原來一切都是你的陰謀，你故意將自己扮成一個弱者，一個受害人，其實眞正的煞星才是你，你的野心絲毫不弱於『蠟王』！」

程傲雪道：「應該說，我比他的更大，所以我一早便收納了祝三郎和『湘西乾坤劍』。你替『蠟王』想出的離間計完全失效，只因爲他們根本一直像奴才聽從主人那樣服從我，不會給你離間，不會因對我失望而不向我效忠。」

秦懷玉道：「但起碼還有司靈，難道她也是你的奴才嗎？」

程傲雪道：「她？她當然不是！但事實上証明她不能阻止我行事，此刻如果她還未死，則應該仍與我所養的死士在數里外肉搏。」

「你派人阻住了她？」

「本來阻住她不會太易，但一來她面對的是不要命的死士；二來她還有一個扎手貨要保護……」

「你說的扎手貨便是青兒？」

「除了那傻女還有誰？司靈也是一個傻子，她的出現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沒有她，剷除『蠟王』的羽翼不會那麼快、那麼輕易。」

「但她們只是你手中的工具！」

程傲雪大笑道：「對！對！如果不是有那麼多棋子、工具，『蠟王』今天會像這樣倒在我脚下麼？」

他空洞的笑聲企圖遮掩那種成功的失落，秦懷玉知道，假若他並不失落，便不會容許自己活到如今，但是，一個可怕的人往往亦是一個失落的人，唯其失落而又得不到疏導、充實，野心與暴戾，便成爲最佳的塡塞與發洩表現。

秦懷玉嘆了口氣，他不想死在這樣一個人手上，他情願自己了結自己。

「砰」的一聲，他用右掌擊在自己天靈蓋上，鮮血從眼角、鼻孔和嘴角流出，秦懷玉哼也沒再哼一聲，便永遠倒地不起了。

* * *

程傲雪沒有惋惜秦懷玉的死。

他甚至連一眼也不瞧向地上的屍首。

那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一向瞧不起秦懷玉；一個則是他突然感到兩股極爲銳利的殺氣。

兩股殺氣都從橋底昇起，而且並不陌生。

程傲雪及時道：「司姑娘，躲在橋底並不好受，既然來了，妳何不上來？」

他一面說話，却一面打眼色予古非金和耿玉婷，準備夾攻橋底，但這時，一個人已從橋底衝出，披頭散髮，完全是一個淚人。

力竭聲嘶的吶喊，無限傷害的感情疤結，夾着一重重愛的控訴：「你眞的從未愛過我？你對我的一切全是假的？全是騙我的？」

是青兒！

她在橋底已被點穴道，隱伏多時，這時穴道自解，橋底的人阻擋她不住，便被她衝了上來。

程傲雪冷冷的看着她，突然走上一步，「劈啪」地打了她一記，青兒立時摔倒橋上。

程傲雪冷然道：「我對你好，全是有目的，我有了玉婷那麼一位天仙般的紅顏知己，那會要你？」

耿玉婷看着她，臉上也露出不屑，原來青兒只是頗爲平凡的鄰家侍婢，幹粗活更令她皮膚遠遜耿玉婷。程傲雪拿耿玉婷與她相比，是極殘忍之事。

「那你與她在馬家莊東廂房內所幹之事並不是做戲的了？」

程傲雪木然道：「是假戲，不過是做給馬掌櫃看，我與玉婷，幹那些事只如家常便飯。」

「啊！」青兒再也忍不住，發瘋般的撲了上來。

程傲雪沒有動手，動手的是耿玉婷，她將手中劍往前一送，衝上來的青兒剛好撞上了劍鋒。

「青兒！」橋底的司靈與孟小小上來，剛好看見了這一幕。

青兒軟倒在耿玉婷劍上，朱雀橋上又染多一人的鮮血。

「你們還是人嗎？」司靈咬牙切齒，戟指程傲雪他們。

程傲雪傲笑道：「司姑娘，你終於看清程某的爲人罷，但那已經太遲了。」

「不遲。」孟小小也在咬牙。

「司姑娘能擺脫那班死士，你想必助力不少了。」

孟小小道：「不多，可惜我們還是來得不及時。」

古非金在旁，一直沒有出聲，這時忽然道：「其實你們來得也頗早，你們到現在才現身，根本就有坐山觀虎鬥的心理，怎說來得不及時？」

孟小小道：「我們沒有動手，只因爲我們覺得朱雀橋上的人，大多不值得救，現在唯一值得救的人却已死了。」

古非金道：「你說的是青兒？」

司靈道：「正是，古先生，你現在不怕我了嗎？」

古非金得意一笑：「程大俠已替我找到『蠟心丸』的解葯，我也不再用怕你的蘇合香了。」

司靈道：「是嗎？但我不用蘇合香，也同樣可以殺你。」

古非金向天大笑，似是剛聽了一個荒天下之大謬的笑話。

司靈眨眨眼道：「古先生，你不信？」

古非金怒目一瞪，道：「我給面子你師父，只要你肯歸順程大俠，還有一條生路。」

司靈搖首嘆道：「想不到家師當年竟有你這麼一個朋友，也怪不得她最終沒有選擇與你一起。」

司靈的老師，與凌淵博與古非金顯然都有一段因緣，這番話直說得古非金臉上青一陣、紅一陣。

古非金一躍下馬，一拍雙掌，朗聲道：「好小輩，你師父教過你什麼招數，儘管施展出來，讓我一雙棉掌來會會。」

司靈沒有再說話，她已拔出了刀。

孟小小的對象却是程傲雪。

程傲雪凝視着他，緩緩地道：「我不知道你的來歷，但我見過你的出手，你殺金光上人時用的劍可就是傳說中的『交心劍』？」

孟小小讚道：「好眼力！」

程傲雪道：「但五十年來懂得『交

心劍技』的僅得當年少林俗家弟子第一高手凌淵博，難道你便是他的傳人？」

孟小小道：「程傲雪不愧是程傲雪，你既懂得我的劍法與師承，想必有擊敗我的信心了。」

程傲雪的眼睛亮出了光：「我沒有，但凌淵博人如其名，武功既淵且博，人又聰明，能自創多種武技，當年號稱天下第一高手，你既是他的傳人，我更有興趣與你一戰了。」

孟小小道：「好，春蠶劍法，一劍三飛，絲盡人亡，今日我甚有興趣見識，看我是否就會死在絲盡之中？」

程傲雪道：「好，請。」

孟小小道：「請。」

* * *

青兒之死，是死於愛殺，她的死因不是耿玉婷的一劍，而是因爲她愛上了不該愛的人。

同樣，南宮誰敵也死於愛殺，耿玉婷是當然的兇手。

現在，孟小小與程傲雪；司靈與古非金都對上了。那個半裸殺手耿玉婷又將採取什麼行動？

她先助古非金？還是先助程傲雪？

* * *

心刀。心如刀割。

人，往往不是敗倒在敵人脚下，而是給自己戰勝，內心的情仇愛恨、執着野心，化爲一柄刀，一柄尖刀，送自己上路。

古非金的「心刀」本是「蠟心丸」及自己「蠟將軍」的身份，程傲雪似乎給他解除了，但解除的其實是肉體上的控制，而不是眞正地解除「心刀」。

程傲雪的「心刀」又是什麼呢？淚停刀？

* * *

孟小小並沒有亮出他那柄奇怪絕倫的「交心劍」，那柄一出鞘便楔死金光上人金劍的怪劍，他似乎不想動用。

他只緩緩地拾起南宮誰敵屍體旁邊的淚停刀。

然後刀光又亮起。

如淚光的刀光，如匹鍊的去勢。

孟小小竟好像能使出淚停一刀！

程傲雪的眼中現出前所未有的恐懼，就在這時，那道詭異寒徹的劍光才在刀光中穿插而出。

精氣汨現中，孟小小竟一劍將程傲雪釘到橋頭柱上！

沒有人想到。沒有人想到程傲雪竟如南宮誰敵一樣，如此輕易落敗。

孟小小用虛的淚停刀法懾住程傲雪，實的交心劍立斃程傲雪於橋頭。

被釘的程傲雪，眼睛像死魚般凸出，似連自己也不相信這樣的下場。

差不多同時，古非金的慘呼聲亦發出。

司靈已一刀砍中了古老頭的脖子，峨嵋派的第一男弟子再不能在以後的歲月中左搖右擺了。

* * *

耿玉婷沒有死。

也許朱雀橋今天已死得夠多人了，孟小小和司靈都沒有念頭殺她，她便夾着尾巴跑了。

她或許回去做她的峨嵋女俠，或許繼續與有野心的武林人士搭上，但今天她僥倖逃走，也難保他朝不死在自己「心刀」之上。

她的「心刀」便是孤芳自賞，最愛的只有自己……

* * *

「你怎樣知道程傲雪根本破不了淚停刀？」

「當年馬一絕也破不了，只不過以他的功力可以抵擋得住，程傲雪的武功其實不及馬一絕，所以明幹根本不會是『蠟王』的對手，他對付『蠟王』，要運用種種卑鄙的手段，殺死『蠟王』時也不是在他使出淚停一刀時，足見他沒有信心面對眞正的淚停刀。」

「所以你便用假的淚停刀法唬住他，然後出奇不意的使出交心劍，一擧成功？」

「嗯。」

「程傲雪其實並不是死在交心劍下，而是死於淚停刀。」

「同樣，古非金也是如此。」

「死於自己的『心刀』？」

「正是。他雖然再不怕蘇合香，但我却利用同樣的蘇合香令他喪失戰鬥力。」

「但他明明已……」

「以前他是實際上受控制，但實際上的解脫不等如心靈的解脫，結果我用到蘇合香，他一嗅到仍不免分神，一分神我的機會便來了。」

「啊！我明白了，他們都有一定的心結，一定的牽掛執迷，無論他們的武功再高，這些也會是他們致命的弱點。那麼……我們的『心刀』是……」

「爲師父應五十年之約，互相比武，決一高低。」

「你下山本就爲此？」

「多此一問，我師父本鍾情於你師父，並從他那裏學得不少少林武功，我現在習練的內功之中，就有正宗的少林功法。」

「所以那一天空晦與你比試內力，便給你嚇了一跳了？」

「嗯。但你師父拘泥於什麼專心武學與少林清規，忍心不見我師父，致有此賭氣之約，延至由你我承擔。」

「啊！那麼他們也有『心刀』啊！」

「當然，經過此事後，我益發領悟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

「放下屠刀，眞正放下的應是『心刀』。」

「嗯。」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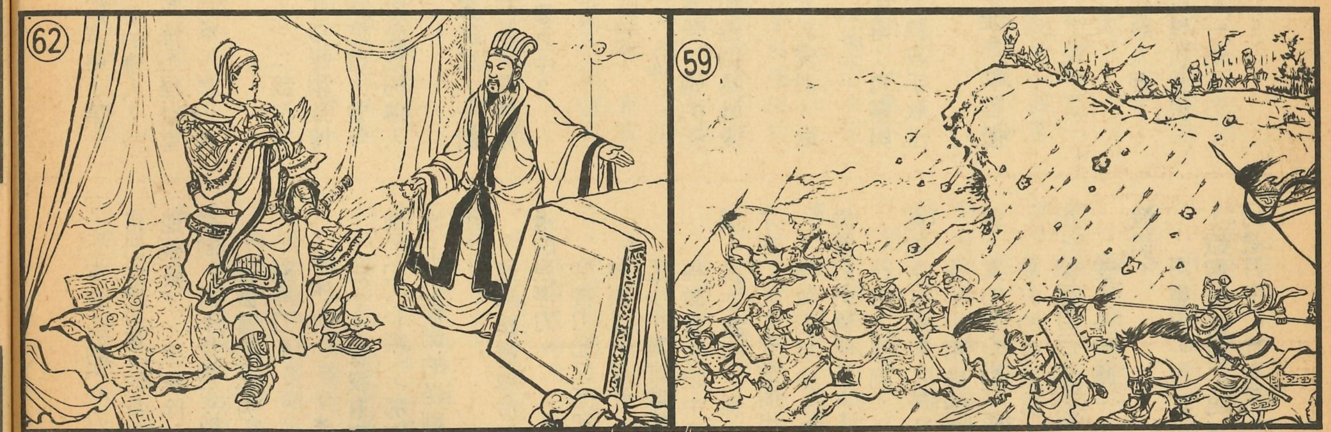
江湖仇殺，恩怨愛恨，戰場上往往血流連連，令人慘不忍睹。

但眞正的戰場不在武林，不在江湖，而在江湖人的心中。（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卅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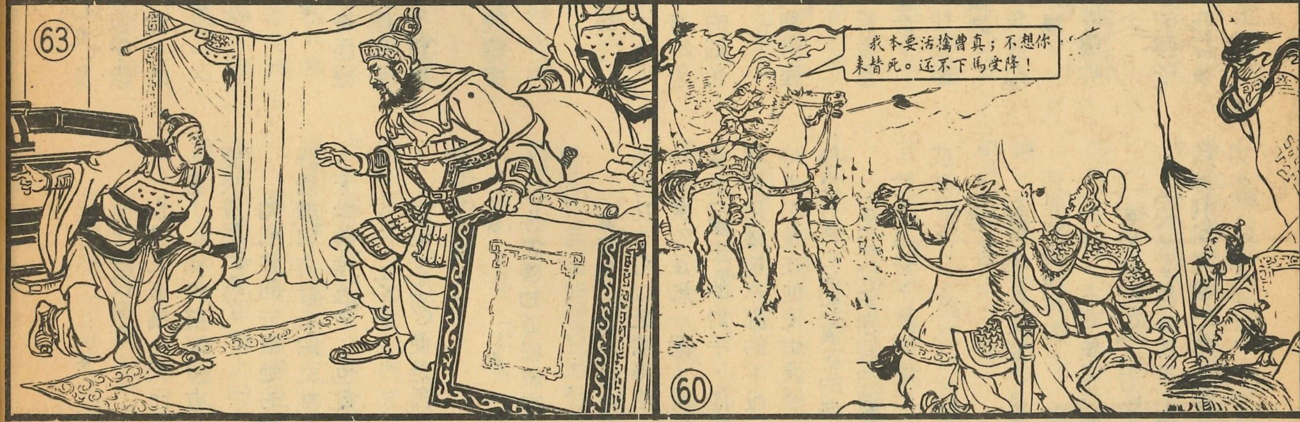
姜維獻書（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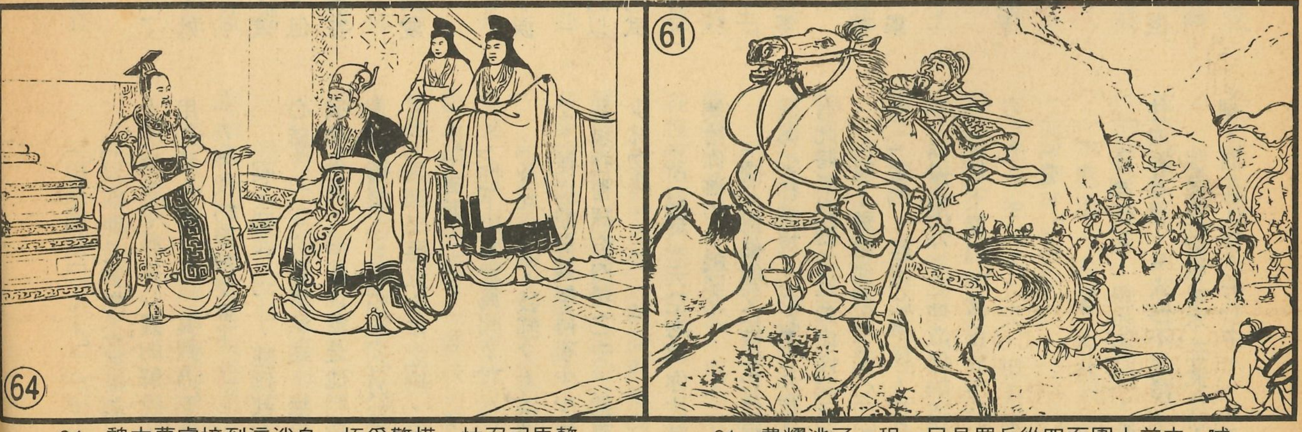
59　蜀兵且戰且退。費耀趕近火光處，突然山谷中喊聲震天，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兩路軍一齊殺出。山上矢石如雨，向下射來，魏兵大敗。

62　孔明大獲全勝，連夜進兵，直抵祁山下寨，一面重賞姜維。姜維推辭道：「這算得甚麼，我恨不能殺了曹眞呢！」孔明也嘆息道：「這樣好的計策，只殺了一個費耀，的確有點可惜！」



60　費耀才知中計，帶領敗兵倉皇逃命。忽然山坡口一彪軍上前截住，當先一將，正是姜維。費耀無心戀戰，飛馬往山谷而逃。

63　且說曹眞得知折了費耀，孔明又出兵祁山，十分懊悔，只得將損兵折將情形，連夜具表奏報魏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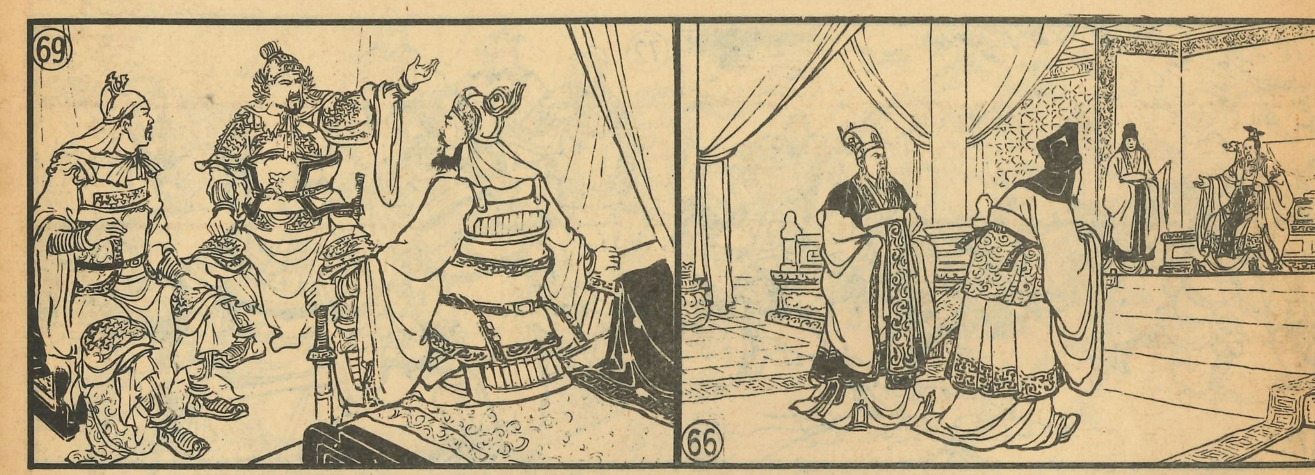


61　費耀逃了一程，只見蜀兵從四面圍上前來，喊聲大作，自料難以脫身，拔下寶劍自刎而死。一些殘兵敗卒，都向蜀兵跪地乞降。

64　魏主曹睿接到這消息，極爲驚慌，忙召司馬懿來，商量如何擊退蜀兵。司馬懿道：「蜀兵糧草搬運困難，糧盡就會退兵。目前我軍只宜堅守，等蜀兵退走時再追擊，可獲全勝。

65　曹睿見司馬懿料事很準，便要他領兵前去。司馬懿道：「臣並不愛惜生命，暫時留在京裡，爲的是提防東吳陸遜。請陛下告誡曹眞，凡是追趕蜀兵，必須深明虛實，不要深入重地。」

68　韓曁到了曹眞營中，宣讀了曹睿的詔書。照司馬懿的話，推說是曹睿的主意，再三叮囑曹眞，只宜堅守，不要輕易進攻。



66　曹睿大喜，立刻下詔，派太常卿韓曁送給曹眞，要他堅守，只等蜀兵退去，方可追擊。

69　韓曁去後，曹眞便把他的話，向副都督郭淮，部將孫禮等說了。郭淮道：「這是司馬懿的主意，深合兵法。都督可派人通知王雙，叫他常在小路巡哨，使蜀軍不敢運糧。等蜀軍糧盡時，乘勢追擊，可獲全勝。」



67　韓曁臨走時，司馬懿送出城外，叮囑道：「你去見了曹眞，只說是天子降詔，不要說是我的主意。蜀兵退走時，派去追趕的人，必須愼重仔細，不要派遣那些性情急躁的人。」

70　孫禮獻計道：「我願去祁山假裝押解運糧兵車，兵車上裝乾柴茅草，加些硫黃硝焰等引火的東西，誘蜀兵前來劫糧，再發兵突擊，可獲大勝。」曹眞道：「這計極好！」即令孫禮依計行事。



71　再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天令人挑戰，魏兵只是堅守不出。眼看隨軍糧草，不够一月吃用，陳倉糧道又運轉不靈，正在憂悶，忽報魏軍運糧官孫禮，運糧數千車經過祁山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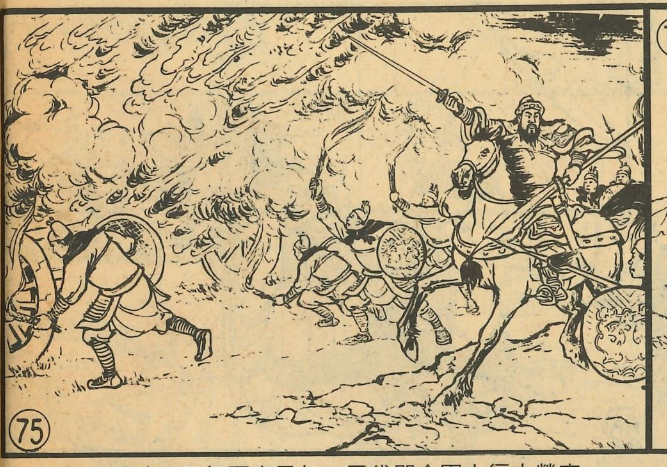


72　孔明笑道：「這是魏軍料我缺糧，糧車上裝的必是引火的東西，想誘我去劫糧車，他却乘虛劫我營寨。正好，我來個將計就計。」當下命馬岱帶領三千人馬，到魏軍的糧車邊放火。又差馬忠、張嶷、關興、張苞等往各處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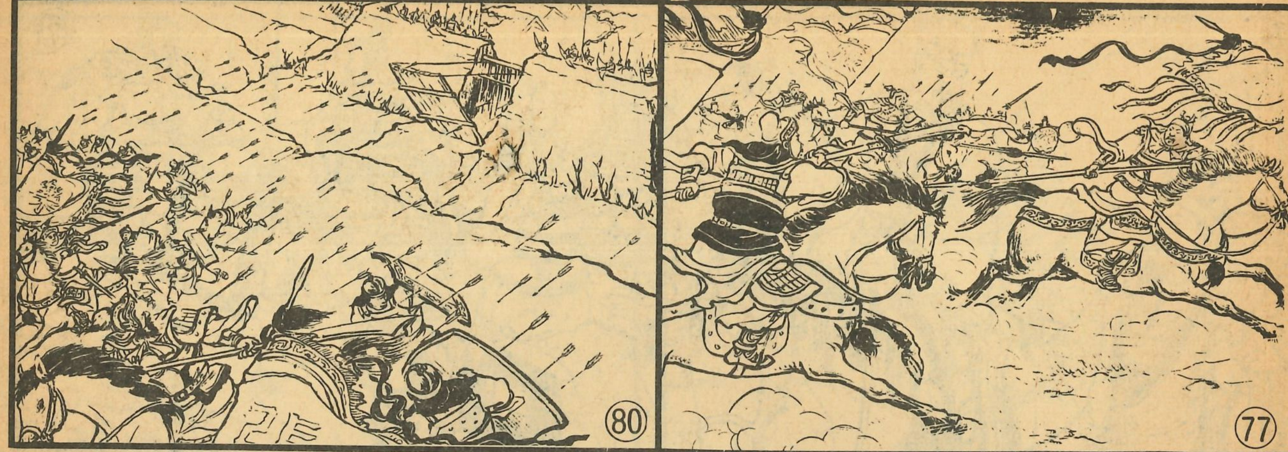
73　衆將分頭去了。孔明又喚吳班、吳懿二人，各領一軍伏於營外，只等魏兵前來，便去截斷他們的舊路。孔明佈置好了，自己在祁山上守望。

74　當夜二更時分，馬岱領三千兵徑到祁山西面，只見許多車仗，重重迭迭。車仗上都虛插着旌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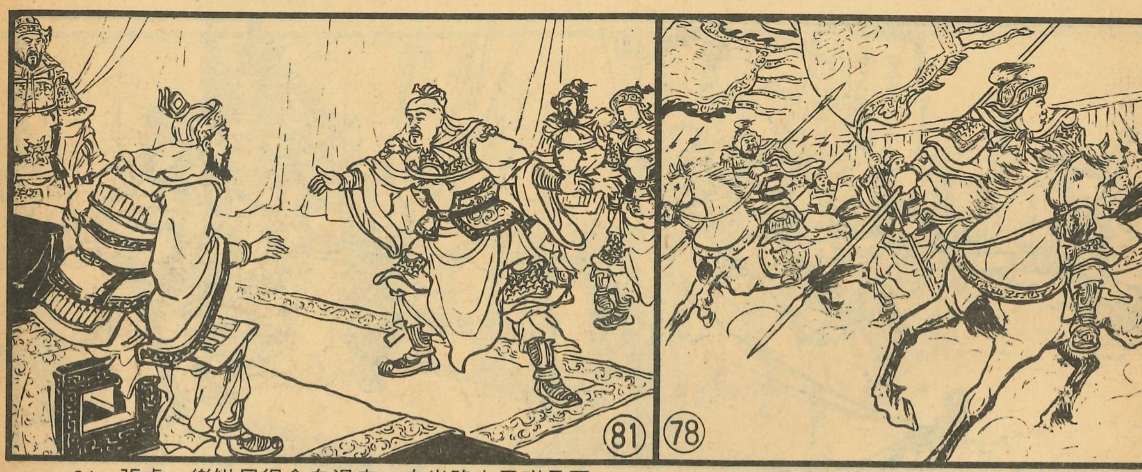


75　這時，正好西南風起，馬岱即令軍士徑去營南放火。刹那間，車仗都被燒着，火光冲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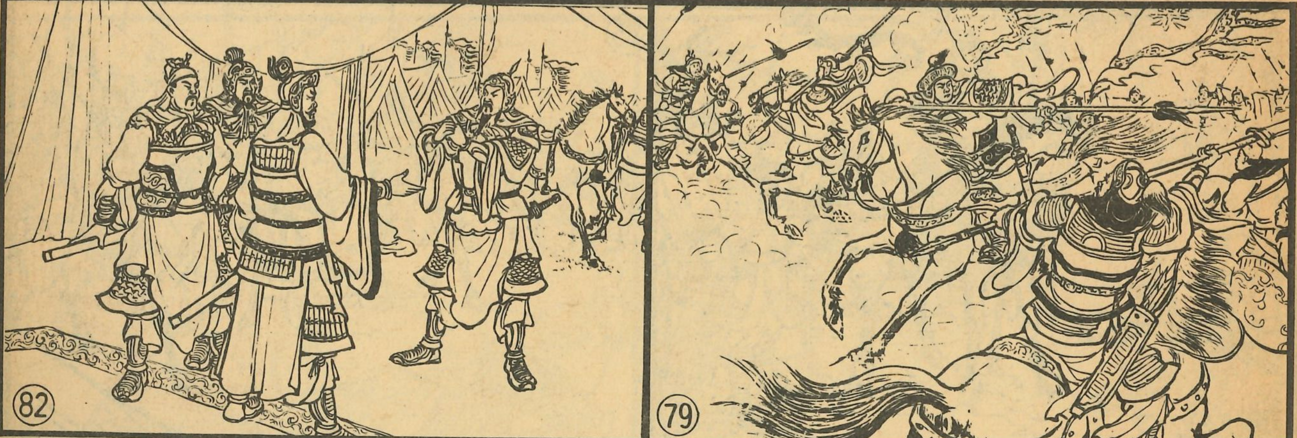
76　孫禮望着火光，只道蜀兵中計，先派人去告訴曹眞，他自己立即領兵掩至。



77　不料背後鼓角喧天，蜀將馬忠、張嶷突然殺到，和馬岱三路夾攻。孫禮怎能抵擋得住，急領敗軍突圍而逃。



78　這時魏將張虎、樂綝一見火光，立即依照曹眞事先發布的命令，大開寨門，盡領本部人馬殺奔蜀寨。不料蜀寨中却空無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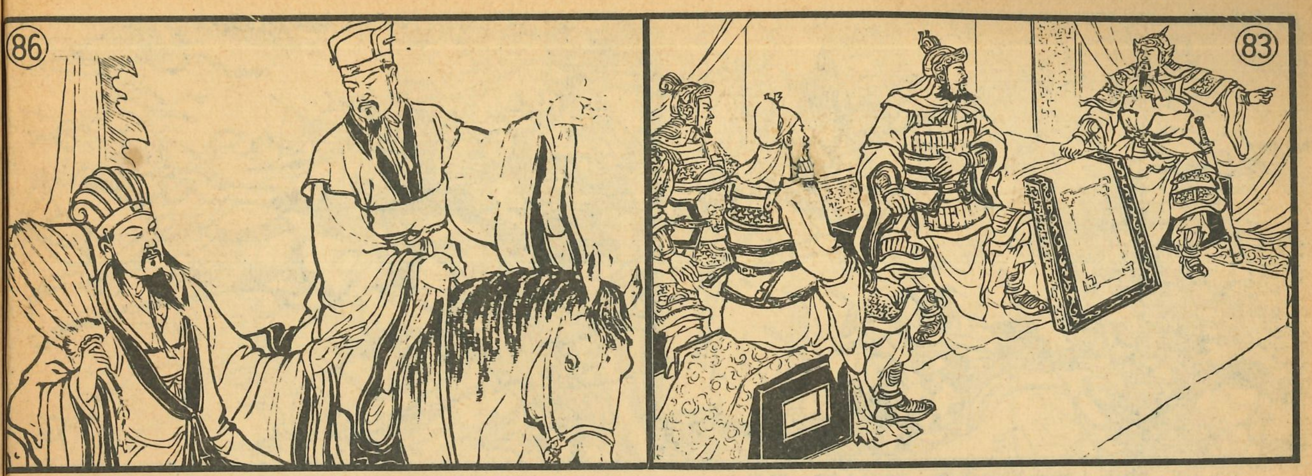


79　張虎、樂綝情知不妙，急收軍回轉，早被蜀將吳班、吳懿兩路兵殺出，截斷舊路，圍住厮殺起來。

80　張、樂兩人拚力衝出重圍，奔回本寨。只見土城上箭如飛蝗。原來已被關興、張苞襲取了營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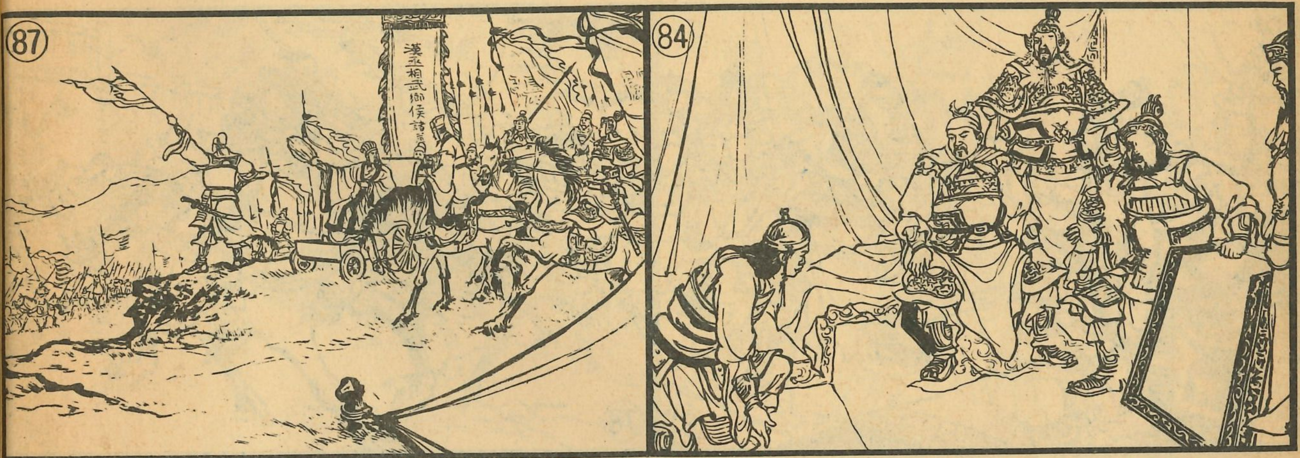
81　張虎、樂綝只得倉皇退走，在半路上又碰見了孫禮，會合敗殘人馬，一起投奔曹眞大寨，報告兵敗經過。曹眞聽罷，立即下令堅守，從此不敢出戰。

82　曹眞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張郃前來。相見以後，張郃說他是奉旨前來助戰，聽候調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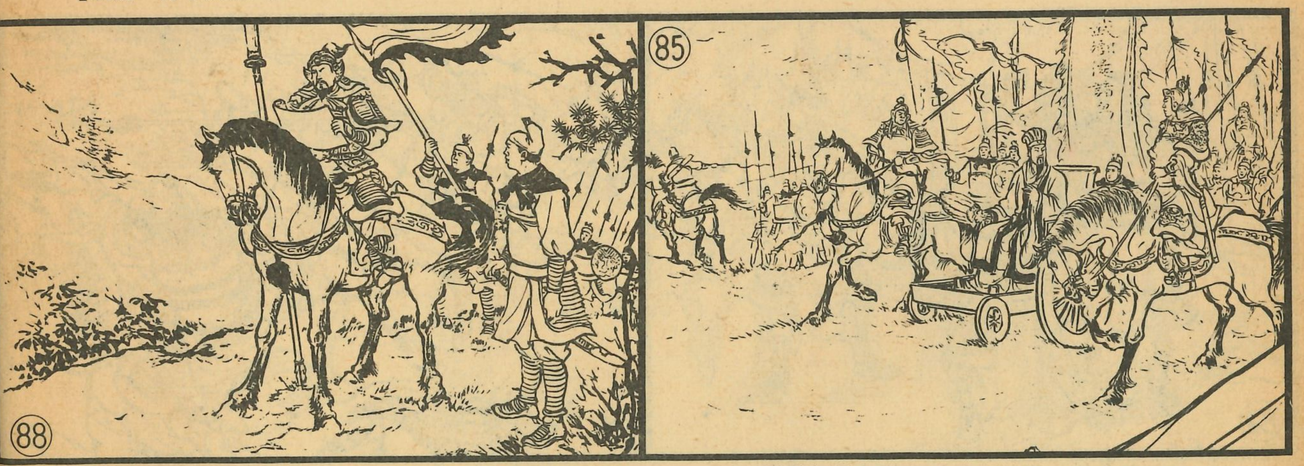
83　曹眞問他臨走時碰到司馬懿沒有，張郃道：「仲達曾吩咐過：『我軍勝了，蜀兵不會撤退；如果我軍敗了，蜀兵定然撤退。』現在我軍失利，不知都督去探過蜀營的消息沒有？」

86　楊儀感到奇怪，向孔明詢問道：「現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要收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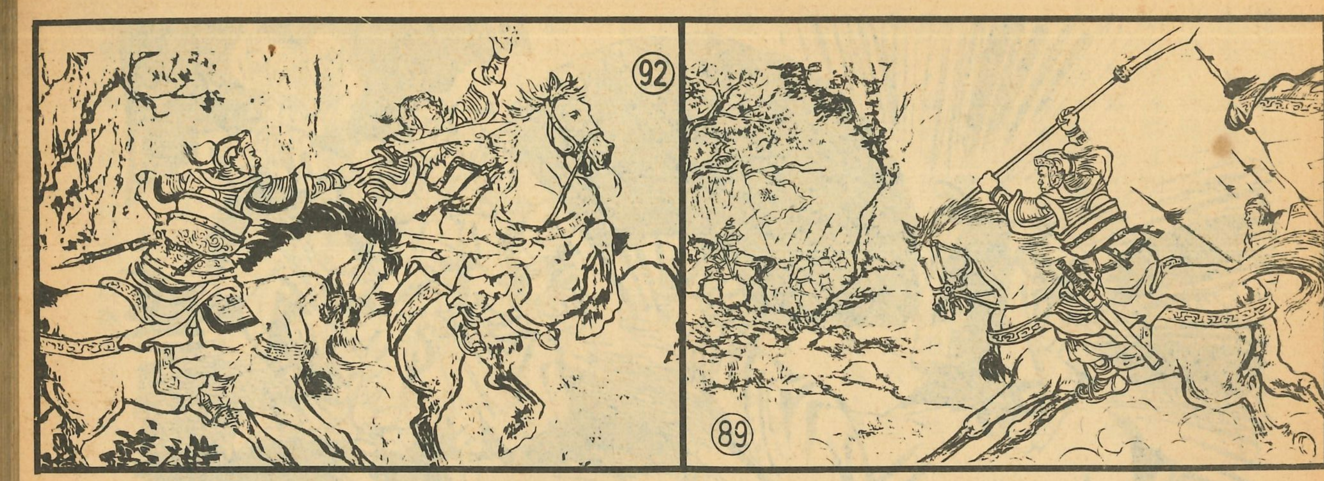
84　曹眞馬上派人前去探聽。不一會，探子回來報告說，蜀兵全部撤退，只剩一座空營。曹眞非常懊悔。

87　孔明解釋道：「我軍無糧，利在急戰；如果魏兵堅守不出，派兵斷我糧道，那時要退也不行了。今魏兵新敗，正好趁機退去。所憂者只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我已給他密計，管教魏軍不敢來追。」說罷，傳令拔寨西退。



85　蜀兵得勝，回來向孔明報告，孔明寫了一條密計，派人送給魏延，一面教拔寨撤退。

88　魏延正在把守陳倉道口，按兵不動，和王雙相峙。這天得了孔明的密計，當夜拔寨起程，急回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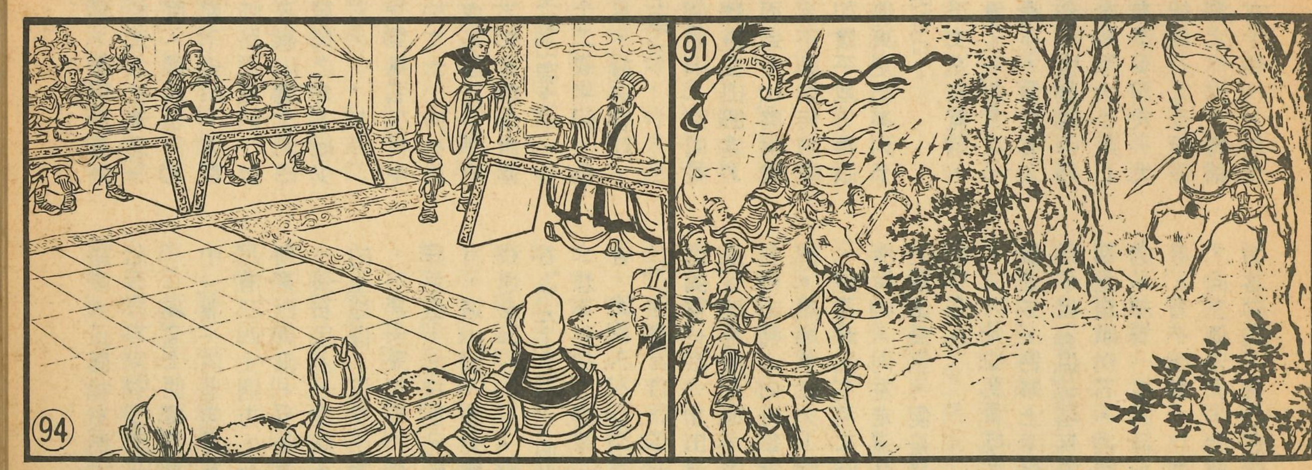
89　早有哨馬報知王雙。王雙急忙領兵追趕。追了二十餘里，看看趕上，王雙高叫：「魏延休走！」蜀兵只向後退，並不回頭。

92　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魏延一刀砍於馬上。魏兵疑有埋伏，都四散逃走了。



90　王雙正待拍馬趕上，忽然有人來報：「城外寨中火起！」王雙勒馬回頭看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

93　原來魏延依計在王雙營邊，伏下三十名騎兵，安排放火；一面又設下疑陣，誘王雙去追。當下斬了王雙，回到漢中，向孔明覆命。



91　王雙只怕失了寨子，慌忙退兵。剛走上山坡，突然一騎馬從林中躍出，大喝道：「魏延在此！」

94　這時各路兵馬都已到齊，並無絲毫損失。孔明吩咐犒賞衆軍，暫時駐兵漢中，養精蓄銳。一面加派哨探，打聽魏兵的動靜，以便再議進兵。(本段完)

北斗玄武扇

空門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佛道兩教起爭端　玄門立威清涼寺

出陝南西鄉縣南郊，就可以見到高聳入雲的大巴山脈的五大主峯之一聳天嶺，越過大巴山脈，就到了川北，但當地水路暢通，南下去川，大都循水道而去，絕少從陸路而走的，故由西鄉縣城郊至聳天嶺山麓之間四十多里地區，除當地居民之外，絕少有路過旅客。

有一日近山麓下一個無名小村中，來了一位衣著華麗的文士，向村民探聽這聳天嶺中有一處叫做「神谷」的地名，從村民口中，才知當地是嶺背，「神谷」則在左側偏東的山腰之中。

這文士約莫在三十二歲年紀，長得極爲英俊，劍眉星目，齒白唇紅，他問明了路向，立刻上嶺。

敢情這聳天嶺是個窮山，到處亂石縱橫，懸崖處處，難得在山凹處，看到幾叢小樹，越嶺而過，山路險峻，但這文士衣袂飄飄，不論如何險峻之處，都舉步從容，如履平地，轉眼之間便翻到了山腰，偏東走出不到半里，果有如村民所說的谷口。

谷口不大，約有三丈左右寬闊，他進入谷中，放眼一看，一片荒涼，隱約之間，似有一條途徑，像常有人出入，但谷中百畝大小一塊盆地中却無一草一木，所見俱是焦黑大小亂石，靠谷邊山壁處，則有不少洞穴，大有一丈以外，小則祇能供一人低頭而入，其中有一處，在洞穴前以石塊鋪堆成踏步，這洞離地有十幾尺，左爲踏步，正面和右側，以石塊堆成週圍七八尺大小的一個石台。

這文士便踏步走了上去，向這洞中一看，內進頗爲寬廣，是個石室，足有三四丈週方，石製桌椅和一切應用東西齊備，可是杳無一人，靠石壁一張石床上，端端正正放了一具石彫的土地像。這文士對土地像看了一眼，不禁失笑起來，口中喃喃道：「是誰好手法，把神世兄彫塑得如此維妙維肖，這山洞，想是神世兄的故居了，我還當神世兄以『神谷』爲名，這『神谷』所在，必是一個世外桃源似的仙境，想不到却是這等一個寸草不生的窮谷，眞教人大大失望。」

他自言自語了一陣，再對洞中各處瀏覽一眼，才出洞口向谷底走去，這谷地是個絕地，四無出路，他一看右側山勢，尚可攀援，左側却是個峭壁，離地六七丈，始有地方可以落脚，他這時記不清來時這位神世兄和他所說的，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在山壁上走出幾里，便是另一處名喚「靈谷」的所在。

於是他度量好形勢，就向右壁攀援上去，約攀上十幾丈，前面地勢較爲平坦，但一望無際，六七里外，仍都是巍峨怪石，迴顧左側峭壁落脚點處，却有一道山縫，不到這十幾丈高處，看不出來，立即由右側縱回落谷，向左側走去，抬頭估量這六七丈高的落脚處，自己還能縱上，一蹲身，

雙足一點，人已凌空竄起，直上四丈左右，斜斜落向山壁，脚尖在山壁上一點，身形又復蕩出昇高了三丈多，剛與這落脚處相平，他左足一點右足背，雙臂一振，人又拔高了一丈，始一扭身，輕輕落在一尺闊的山崖上，向這山縫一看，闊約一丈左右，前面曲折，望出不遠，已爲山石遮着，望不到底，頂上雙峯夾峙，估計有百丈高下，看到青天，已成一條細縫，形勢雄壯之至，就向這山縫內走去，目光則四處搜索，深恐有惡毒蛇蟲，暴起傷人。

這山縫曲折非常，越進越往下陡斜，足轉了二三十個彎，山縫漸形成狹窄至三尺左右，祇容得下二人併肩而行，約略估計這下傾地勢，看來已由山腰伸到山下，路程也有三里左右，心中在想，這山縫若在雨天，水勢必澎湃汹湧，如萬馬奔騰，脚下不覺已轉出了山縫，向外一看，不禁大大的發呆。

原來轉出山縫，豁然開朗，山縫外是個大盆地，四週峯巒起伏，萬山重疊，盆地內阡陌縱橫，到處滿種花樹，山壁間籐蘿附攀，野花雜生，這山距盆地有二三十丈高下，故一眼望去，谷內景色盡收眼底。

谷中面南背北，有二十多間石屋，錯落分佈，屋外四週，有一匝竹林，石屋距離之間，各有花台，種植了各種花卉，嫣紅姹紫，鮮艷奪目，石屋右側山峯間，有一道大瀑布，從二三十丈高處直瀉而下，飛珠濺玉，映着陽光，幻化各色光輝，水勢則沿山壁傍澗繞盆地而流，這文士猛然想起，他這來路，當年也許是個瀑布源口，想是泉眼因地勢變動而閉塞，才成這樣一條通路。

他想這等羣山圍繞中有這樣一塊土地肥美，水源充沛的盆地，不啻是個世外桃源，「靈谷」之名起得不虛，與來時光禿禿的窮山和寸草不生的「神谷」眞無法加以比擬。

這盆地面積較「神谷」何止大上百倍，這時到了酉時初，快近黃昏，夕陽斜照，谷中一片寧靜，雞犬不聞，祇對面山峯間衝下瀑布，隱隱傳來轟轟發發之聲，文士一看山壁旁籐蘿互相糾結，這山縫離盆地雖有二三十丈高下，在籐蘿上落脚，下去並不困難，便覰準幾個落脚點，飛縱而下，向北端石屋處走去。

剛到竹林前進口處，竹林正中通向內裡一條小路上，早立有一個老者，一見這文士走近，便拱手道：「小村素無外客光臨，相公能知進谷捷徑，莫非有熟人指引？不知來訪那一位？」

這文士忙拱揖作禮道：「在下奉神谷世兄差遣，特來相訪此地的古春陽相公，煩勞老丈指點古相公居處。」

那老者聽了，態度恭敬，道：「原來是土地公公煩勞大駕來召春陽有事，請隨老朽進村獻茶。」

說完，便領這文士進村，直到要訪古春陽居處，推門而入，招呼他就坐，然後在後進捧上了茶出來道：「尊駕請稍坐一會，老朽就去召春陽前來拜見。」就匆匆而去。

不多一會，老者領了一個白衣如秀才般打扮的青年人來，這青年人一見這位文士，躬身作了一個揖道：「在下古春陽，不知尊駕貴姓大名？與神師伯如何稱呼？」

這文士欠身還禮，同時打量這古春陽一眼，見他約莫二十六七歲年紀，身材修長，眉清目秀，加上白衣白巾，一派斯文之中，又含有一股瀟洒英俊之氣，便含笑答道：「在下龍山魏鈺，家兄魏適，與神世兄爲三十年至交，此次在下奉神世兄之命，特來邀約老弟和太華武當門下的藍氏兄弟，前去五台山清涼寺，代玄門示威，去向這五台派下一警告，清涼寺爲五台派重地，所遇都是五台派中高手，故神世兄命老弟帶備『玄武扇』，必要時可以出手應敵！」

古春陽一聽教他帶備「玄武扇」三個字，清秀的雙目突發異光，對這位魏鈺看了一眼，一整衣衫，向魏鈺行了一個大禮道：「原來是龍山魏世叔，小姪拜見！」

魏鈺命他免禮，然後坐下將此來情形相告，原來自佛道二教交惡，西域密宗金剛派，爲佛門護法，首先發難，向康邊青龍派道觀天寧宮用武，晉北五台派接着響應，派出高手，向西進發，在風陵渡七星岩，已與道教玄門中人會過了一仗，雖遭挫敗，怕還會發動人手前去接應，此次在七星岩挫敗五台派高手的，正是當今武夷派宗主「雙面魔君」孟川思和魏鈺，在旁相助監視的，有巴山異人「矮土地」神谷、綿山「開山掌」禿石翁，以及太行山「天偷星」裴炎、「小瘟神」夏溫，太華武當門下藍中季、藍中叔兄弟。事後武夷派宗主孟川思，在秦中太平谷萬花塢「百草仙」紀老菊處，和青城派元老紫霄眞人見面，共商大事，應付佛教護法與玄門爲難之事，結果由「矮土地」神谷授計，先發制人，教魏鈺召藍氏兄弟和古春陽，先去清涼寺上門尋事，老一輩暫不露面，因這四人，除魏鈺輩份較高外，其他三人都是小輩，且又是玄門小輩中功力最高的，前去清涼寺，足可大鬧一場，藉此一顯玄門功力，教五台派有所警惕，不敢貿然響應西域金剛派，使玄門能從容應付金剛派。

古春陽一聽魏鈺來召之意，連稱：「遵命！」當晚魏鈺便住在「靈谷」中，他和古春陽秉燭夜談，二人身份雖相差一輩，但年紀相彷，談得也十分投機。

翌日天才發曙，由古春陽引路，出了「靈谷」，向陝東太華山趕去，二人在途中施展輕功，魏鈺感覺古春陽的功候，不在自己之下，龍山「行雲

縱」在輕功上，素有獨步天下之稱，但古春陽所施的巴山「遁音身法」，也是奇門中一絕，二人內功方面，因年齡關係，也相差無幾，因此各有千秋。

他們趕去太華，乃是去召藍氏兄弟，藍氏兄弟自七星岩作別了孟川思和神谷後，便上武當師門，將經過情形稟告掌門人史大鉞，這位外號「袖裡乾坤」史大鉞，早接到過佛教向玄門發難之事，並由「天偸星」裴炎派人來告，盡知詳情，故在藍氏兄弟稟告之後笑道：「這事裡面既有巴山『矮土地』神谷在內湊份，這位曠世異人，機智過人，又復詭計多端，你倆快回太華去吧！以他愛熱鬧的性情，遲早必差遣你兄弟倆，若他命人前來相召，你倆聽命行事便了，不必再來向為師稟告。」

藍氏兄弟聽掌門人這等說，便趕回太華，他倆在七星岩時，曾與五台派高手「賽韋陀」普慈搭上口，語氣之中結下過節，普慈與武夷派宗主孟川思過手時，他兄弟已看出自己功力與普慈相差不遠，故回太華後，日夕苦練。

這一日，藍氏兄弟正在所居大衍村紫薇莊靜室內練功，莊中下人來報，說有姓魏、姓古二位來訪，二人猜測不出至交中有這姓魏姓古的，還當是武林之中有人路過，聞名來訪，命莊丁招待來人進莊獻茶。

二人練完功方始來到前廳，藍中季一見在廳前散步的是魏鈺，慌忙與中叔上前屈膝拜見道：「我兄弟不知是魏世叔駕到，還望世叔恕過待慢之罪！」

魏鈺忙扶起二人道：「不速而至，你兄弟怎知我會來訪？快不要客氣。」便替古春陽引見，雙方因是平輩，彼此相揖作禮。

藍氏兄弟也不過三十上下年紀，因二人常年在外走動，武功已得武當門下眞傳，故名頭甚响，武林小輩中，莫不知有「太華雙秀」，若論功候，藍氏兄弟在武林確能稱得起是小輩中頂尖兒人物。

武當門下子弟，也以他兄弟倆稟賦最好，魏鈺把神谷所授機宜向兩兄弟道及，並欲聯同上武當，拜訪史大鉞，將事情相告。

藍中季忙躬身道：「小姪在七星岩回程時，已去武當向掌門人稟告一切詳細情形，掌門人已有訓示，若是神前輩之命差遣，不必再去稟告掌門人，何況小姪兄弟二人，與五台派『賽韋陀』普慈有過節，正可以借此藉口，上門尋事，一切由你魏世叔指派，我兄弟聽命便是。」說完，命人備酒，款待二人。

魏鈺雖忝屬長輩，為人卻是十分豁達，藍氏兄弟在七星岩見過他和五台派高手普善過手，在席間便向他請教道：「魏世叔，你在七星岩鬥普善老禿驢時，凌空變式和翻滾移位，我兄弟倆看不出世叔在甚麼地方借力，老禿驢掌法越急，世叔身形越快，忽高忽低，但每一起落，必封住老禿驢的進路，我兄弟回山後，始終想不出世叔身法奧妙之處。」

魏鈺聽了，微笑道：「我施展的是龍山獨門『行雲縱』，家兄當年隱居龍山，畜有當地幾頭異種猛禽『金睛飛虹』，看牠們在山中搜尋虎豹等猛獸惡鬥時，不似鷹隼般猛禽凌空下擊，一擊不中，便需再高飛下瀉，而這『金睛飛虹』却是翻滾在虎豹之中左右，忽高忽低，形如縱躍，雙翼鼓動，鋼爪猛抓，圍住虎豹不放，任虎豹竄逃何處，都為這種異種猛禽發現踪跡，非撲殺不可，日子一久，家兄看出這『金睛飛虹』所有翻滾撲擊動作，並非雜亂無章，却有一定方式，於是便默記了下來，閒時以這種動作滲入行雲身法中，以雙掌攻勢代替雙翼，以七巧連環腿正反施用代替雙爪，偶一施展，發現每一動作，俱都暗蓄攻守之勢，同時發現雙掌攻出，與翻撲之勢配合，雙掌攻右，身形必向左翻去，對方閃避右面攻勢，必往左而閃，適巧為身形阻住。

「家兄苦練了一年，發覺輕功未到上乘境界，決難練這種功候，於是在輕功上痛下苦功，足足花了六年時間，把當今各派中輕功上借勁要訣，凌空變式的招式，全部應用配合各種翻撲之勢，才練成這獨門的『行雲縱』。

「除家兄當年為羌族解圍，與天水三位前輩一同出過手之外，近二十年來，從未在江湖上露面，除有限幾位前輩與家兄交好，得知龍山有這份武學之外，外人極少識得這種身法，我與老禿驢過手，借他雄勁掌風使力，故他掌法越急，我身形越快，他掌法一弱，我也跟着緩慢下來，我忽起忽落，便是未借到對方掌風之力時，足尖着地使勁，因動作快速，你們看不出而已。

「當時我還未施出正反七巧連環腿，否則老禿驢可能早已傷在這種詭異的腿法之下。」魏鈺說得興奮，便在廳中命藍氏兄弟以掌風劈發，他將行雲縱使勁的要訣，指點給藍氏兄弟，同時也考驗一下他兩兄弟的功力。

藍氏兄弟發過幾掌之後，已知龍山武學果眞奧妙無比，每一掌發出，不但不能盪開對方身形，反使對方身形加速向自己身後閃去。接着對方掌力已及到，本能地閃避，但又為對方身形擋在身前，若是對方用上兵刄，看來二三招內，非喪生在對方兵刄下不可。

藍氏兄弟十幾掌過後，由於魏鈺逐式提出點破，故行雲縱上初步要訣，俱都明瞭，心中都不禁暗暗欣喜，坐一傍的古春陽冷眼旁觀，却較藍氏兄弟更有心得，因此他也連帶受益了。

第二日清晨，四人聯袂向山西五

台山進發，過潼關溯黃河北上，至保德縣境，始登陸東去，半月後，便到了佛教三大聖地之一五台山，山西境中，因土地貧瘠，不大見樹木森林，這五台山雖峯巒參天，高入雲表，却乏林木，猶如高聳之石台，全山約有三四百所寺院之多，其中以清涼寺為最古最廣大。

魏鈺率了古春陽、藍氏兄弟上山，只見兩傍石碑夾道，都是朝山者留下的陳跡，到了清涼寺前，四人放眼一看，這清涼寺建造極為古樸莊嚴，佔地也極遼闊，內中殿宇僧舍，鱗次櫛比。

魏鈺在寺四週勘察一陣，看清了形勢，然後對三人道：「寺中香火甚盛，白日上門尋事，只怕驚世駭俗，還是改在晚間行事吧！來時神世兄曾說，必要時放一把火，把這一股賊禿們的老巢燒毁，我却改變了主意，打賊禿一記悶棍，教他們有苦沒處伸訴！」說完，對古春陽笑道：「你沒露過面，賊禿們認不得你，不妨先到寺中各處走走，我們便在這後面山崖下等你！」

古春陽含笑點頭，就向清涼寺走去。

要知這古春陽，原本為豫北洛陽一個大族的後裔，其父在朝，因得罪權臣，慘遭滅門之禍。然離洛陽不遠幽谷，居住着一位武林中異人，乃晋中雲中山「雲中四絕」之一「琵琶手」郭巽，他因訪一至交，前去洛陽，適逢古家變故，正在抄家，一時觸起他伕義之心，認為古家只不過得罪一個權臣而遭陷害，並非叛逆大罪，何致抄家？又從旁人口中，得知古家雖屬顯官，但不是恃勢欺壓善良之家，便暗中救古春陽母子脫離險境。

古春陽當時還只是十一二歲，郭巽一見他天賦資質，是上佳練武之材，便留在身邊，作個傳人，經十年苦練，他盡得「琵琶手」郭巽眞傳，兼得「雲中四絕」之長，因「雲中四絕」除郭巽之外，都未收徒，乃將各人絕技，俱傳了古春陽一人。

「雲中四絕」得名之來由，捨武功之外，各人在文事上，都有一絕，是那琴棋書畫是也，因此古春陽也是文武兼修，集四絕所有文武於一身。

正當古春陽藝成之際，郭巽却因維護一故人之子，與嵩山少林寺住持曇因大師交惡，二人各持己見，爭執不下而動武，郭巽功候不及曇因大師精湛，為曇因大師一掌震成重傷，回到幽谷故屋，便傷重斃命。

「雲中四絕」中易昌、孔陽光、周渭城，聞訊率古春陽下山，準備上嵩山少林寺為郭巽復仇，消息一傳出，震動武林，各地武林前輩，紛紛趕赴嵩山前去勸解，不道都遲了一步，到時雙方已動上手，少林寺方面雖傷亡狼藉，雲中三絕和古春陽也都身受重傷，憑着最後一口眞氣在苦撐，「矮土地」神谷適也趕到，見古春陽年紀輕輕，稟質天賦既高，武功也已到達上乘地步，在少林高手如雲之下拚命死鬥，認為就此喪命，殊為可惜，就起了相救之心。

當時武林中不少前輩，上前勸阻，少林寺曇因大師和同門仗着人多，不服勸告，因少林寺自後魏文帝建寺以來，少林寺一派武功，威名遠震，從未有人敢上門尋事，今日却為雲中三絕和一乳臭未乾小子，上門鬧得天翻地覆，加上少林門下已死傷狼藉，若不把來人當場格斃，少林寺今後威名便從此掃地，故唯有得罪前來勸解的武林中人，任誰出聲相勸，俱都不聽，仍圍攻雲中三絕和古春陽四人不放。

當時就激怒了巴山「矮土地」神谷，西天目「苦竹庵」三音師太，黑山派掌門人孟回歸，立即出手迴護雲中三絕與古春陽，尤以神谷早對古春陽憐惜，見少林門下四個高手，合力把古春陽逼得狼狽不堪，看出古春陽已受了內傷，掌力軟弱，形勢極為危殆，於是身形一閃，名聞天下的「赤陽掌」一招「劃分鴻溝」，把二個少林門下震飛，三音師太一柄拂塵，也擋住了曇因大師凌厲無比的掌力，把孔陽光在曇因大師牽引掌風中團團亂轉的險勢解救了出來，孟回歸手中一柄玉如意，分點圍攻易昌和周渭城的少林門下，其他到場的武林中人，一見這三位動上了手，也憤於少林派太過蠻橫，紛紛上前，以武力阻攔，這一來，才算把這場惡鬥阻攔着，替雲中三絕和古春陽解了圍，護送他們下了嵩山。

曇因大師衆怒難犯，形勢對己方不利，只得眼看他們出了少林寺下山而去，心中憤怒非常，少林派也從此與巴山神谷、西天目三音師太和黑山派孟回歸結下了過節。

曇因大師檢點門下弟子，這一次共死傷了二十多人，乃立刻召集少林在外同門，準備入晋去雲中山向雲中三絕尋仇，待等在外少林同門聞訊，趕回嵩山，西去雲中山，却空走了一場，雲中三絕都已先後因傷重去世，同來少林寺的那個少年則不知去向。

原來雲中三絕易昌、孔陽光、周渭城，雖為武林一般同道替他們解圍下了嵩山，但各人俱在劇戰時受了重傷，古春陽因神谷看出他眞氣已不能運轉，內傷甚重，在途中立即為他療傷，他年紀輕輕，資質又好，加上神谷以本身眞氣替他療傷，始保持一命，雲中三絕因格於身份，在途中強自忍耐，回到雲中，終因傷重含恨而歿。

古春陽在雲中三絕重傷斃命之時，隨侍在側，神谷與古春陽分手時，曾告他如有困難時，可去巴山「神谷」找他，古春陽在三絕亡故之後，便想起神谷之言，自己傷重未癒，師門長輩又死傷殆盡，老母在幾年前又去世，只剩自己一人，又聽說少林寺召集

同門，料是來向師門和自己爲難，便匆匆葬了三絕，去巴山「神谷」找這位武林異人。

神谷不但愛古春陽資質天賦都高人一等，其中還另有原因，見他找了來，就把他安置在「靈谷」中，先爲他治傷，等他復原之後，更將巴山一脈的全部武功相傳，神谷這等照顧古春陽，其中原因，乃古春陽爲「雲中四絕」中郭巽之徒，郭巽當年曾與神谷論交，兼之雲中四絕爲人，個個正氣，靜居雲中山，與世無爭，此次郭巽喪命在曇因大師手中，另外三絕不急起復仇，稍遲一時，這位「矮土地」也會替老友伸寃，可是決不會如雲中三絕這樣不自量力，輕身上少林犯險，結果雖大鬧一場，但把命亦賠上，若「矮土神」處理這事，定必先訪郭巽生前至交，聯合了人手，才上少林寺去問罪。

西天目三音師太、黑山派孟回歸不惜與少林寺結怨，出手維護，便是與郭巽生前都有交情，可惜他們趕到少林寺遲了一步，倘在事前遇到了雲中三絕，結果情形便大不同了。

神谷與孟回歸、三音師太護送雲中三絕和古春陽下山，仔細檢視，看出四人爲少林「達摩掌」擊散眞氣，非即以眞氣灌輸，保住心脈，難以活命，他既知古春陽爲郭巽唯一愛徒，年紀又輕，資質天賦都好，早打下主意，立爲古春陽療傷，不惜耗損自己功力，把本身眞氣相輸，才將古春陽在死亡關口拉了回來，另三絕他不是不想援救？可是在古春陽身上，也耗了不少眞氣，再救一個，自己也非三五年不能復原，但是否能救得活了，尚是問題，而雲中另三位，也强忍沒有開口，只得橫一橫心，任其自然了，其他武林中不少前輩，却無這等功力和這門療傷本領，也沒有看出另三位身負重傷，就此疏忽而過。

神谷料定雲中三絕必喪命，少林派近年仗恃武功精湛，蠻橫異常，事後必去雲中山尋事，老的已死，少的又受重傷，少林派上得門來，必任從宰割，故走時對古春陽說，有困難之時可去找他，他也因眞氣耗損，也須回神谷苦練幾個月。

雲中三絕在臨終時，見古春陽傷雖未癒，但能運氣自如，知是神谷相救，這位巴山異人，功候高深莫測，自己三人死後，祇剩古春陽一人，若遇少林寺中人，孤立無援，便有意命他去依附這位異人，在他庇護之下，不怕少林寺方面尋仇，也囑古春陽緊記少林寺之仇。

古春陽在「靈谷」四年中，得巴山「矮土地」神谷日夕悉心指點，他武功本已得雲中四絕的眞傳，論功力不下於師「琵琶手」郭巽，故一點即透，這四年當中，他全得神谷巴山一脈所有奇門功力，神谷一生從不收徒，他不是不想收徒，乃是良才難求，古春陽既爲故交郭巽之徒，他便以世伯身份相授，一來巴山絕技由他承受，可不致失傳，二則身負大仇，不正式收他爲徒，可省去不少不必要的痲煩。

神谷待古春陽已盡得巴山絕藝，便將五十年前隨身應用的「玄武扇」相賜，更把一套擧世無雙的「北斗玄武扇法」授傳後道：「你的功力，在小輩中已無人能敵，在老一輩中，你只要在內力修爲上苦心勤練，也不難與之分庭抗禮，這『玄武扇』自我在神谷山腹中得來，當作應用武器，從未落敗過，現在相賜，也望你不負這柄寶扇，你身後有家仇師怨，全仗這柄寶扇伸寃，我今日出走遨遊各地，看時機成熟，自會命人前來傳你，祇要有人提起教你帶備『玄武扇』，便是你出谷復仇之時，此段時間你在谷中好好的用功吧！」

在魏鈺去召古春陽時，已在三年後了，在這三年之中，古春陽志切父仇家恨，師門血債，埋頭苦幹，三年之中，功力大進，這古春陽平素有三恨，一是父仇未復，二是師恩未報，第三便是恨佛門中和尚，神谷命魏鈺去「靈谷」召他出來同去五台山清涼寺尋事，內中也含有深意的。

古春陽聽魏鈺敎他携備「玄武扇」，便知是父仇師仇將報之時，一路上與魏鈺上道，心中一直在盤算，故難得開口，魏鈺還當他秉性如此，不愛說話，也未曾留意。

且說古春陽獨自一人，進了清涼寺，他一身白衣，儀態高貴，神情秀逸，擧止又瀟灑，看來像位貴介公子，寺中外堂知客僧便上前相迎，古春陽把手一揖道：「你不用相待，相公自會到處看看！」語氣之中極爲生硬。

這知客太懂世故，認爲越是達官貴人，脾性越是倨傲，認定古春陽定是一位達官貴人之後，才有這等倨傲脾氣，又含笑上前道：「相公光臨敝寺，諒來拜佛，先參拜後，小僧陪相公到處走走，寺中地方廣大，相公獨自一人，怕會迷路。」

古春陽聽了，把眼一睜，道：「你這禿驢，怎知相公信佛？別嚕囌，滾開一點！」

這知客僧從未見過來寺拜佛的善男信女之中，有這等對佛不敬人物，而且開口便罵和尚最忌憚的「禿驢」，不禁漲紅了臉，却吃不準古春陽是甚麼身份？要發作又不敢，僵立在旁，開不得口。

古春陽也不去理睬，自顧自施施然走出前殿，放眼望去，這清涼寺正殿，造得極爲巍峨，殿前石彫爐鼎，俱是古樸異常，他來此原爲探索路徑，故不進正殿，由殿側走廊進入後進，他到處亂闖，看這清涼寺殿宇重疊，連僧房在內，怕不有三四百楹以上殿房，他一直闖至內進靜室禪房，外堂知客僧已與另一個身材魁梧的和尚遠遠跟隨，古春陽也祇當不知，正在

這時，禪房內走出一個老僧來，對古春陽看了一眼，單掌打了一個問訊，古春陽仍是不還禮，也不理睬，祇對老僧打量，看他約莫六十以上年紀，貌相淸癯，頷下一部銀鬚，一直飄到胸前，看形狀是寺中高一輩僧人，老僧雙目也不住對古春陽打量，他覺這個年輕公子哥兒，態度十分倨傲無禮。

這時堂外那個知客僧，已搶步上前，對那老僧行禮道：「稟告師父，這位相公來寺參觀，喜獨自看看，小僧上前招待，已遭斥責，還爲相公斥罵禿驢！」

老僧聽了把手一揖道：「想是你等不會招待檀樾，回前面去吧！」然後對古春陽打一手稽道：「老僧普善，爲本寺知客，看檀樾心中似有怒氣，若是外堂小僧有得罪之處，老僧這廂賠禮。」

古春陽長眉一挑，道：「相公不喜嚕囌，偏這清涼寺和尚喜歡糾纏不清，不顧老的小的，若得罪了相公，哼！相公就在他們光頭上開花！」

普善老僧聽了，知道這白衣相公有意尋事，便一笑道：「相公清高，不欲俗僧相待，就請相公隨意觀光吧！老僧不阻相公清興了。」說完打了一個手稽而退。

古春陽見這個普善和尚極爲謙虛，心中暗罵禿驢，你替相公叩頭，相公也不會饒恕你們，一揮袍袖，便走了開去，四處遊覽一陣，便走出了清涼寺。

古春陽到了寺後山崖，會見了魏鈺、藍氏兄弟，將寺中出入門戶及形勢約略詳告了三人，認爲將近黃昏時，進香參佛的定必散盡，正好是上門的時候。魏鈺便命三人在僻靜之處，先調息養神，這一入寺難免有一場惡鬥。

到了酉初，四人結束停當，魏鈺看到古春陽腰際鏢囊脹鼓鼓的，裝滿一袋暗器，不禁心中一動，對他看了一眼，古春陽笑笑把外衣穿上，魏鈺就對三人約定，動手之後，不論形勢如何，必在亥初撤退，在山下居處會合。

藍氏兄弟和古春陽聯袂進了清涼寺，這時已近黃昏，寺中一片寧靜，外堂知客僧一見了古春陽，迎上前來的身形又退下去，藍中季却開聲道：「你速去通報普慈和尚，說是太華藍氏兄弟前來相訪！」

知客僧一聽藍中季語氣，再一想到古春陽剛才氣燄，知是上門尋事的，心中暗忖：這三個不知死活的東西，也不打聽打聽清涼寺是甚麼所在？居然敢上門來尋事，他對古春陽瞥上了一眼，鼻中冷哼了一聲，道：「原來三位是有爲而來的，怪不得這位相公剛才來的時候那麼大的火氣，本寺不管來意善惡，請進客房獻茶。」於是，便導引三人進內，古春陽對這知客僧的冷哼，已把臉色沉了下來。

在客房落坐，過不一會，來接見的正是普善和尚，他一見藍氏兄弟，便哦了一聲，再一看同來的，正是剛才那個白衣相公，微笑道：「怪不得這位相公這等敵視本寺中僧人，原來是二位藍檀樾的同伴，普慈師兄掌傷未愈，尚在休養時期，藍檀樾有何賜敎？就由老僧來承接吧。」

藍中季笑道：「在七星岩時，普慈和尚說過來找我們兄弟，久候不至，我兄弟祇得反上門來請敎了。」

普善和尚作禮道：「二位檀樾怎的爲了這點小事，仍放在心上？當時師兄受傷之餘，心浮氣躁，檀樾出言譏諷，一時下不了台，這不過是氣在頭上的話，檀樾何必認眞呢？」

藍中季冷笑道：「你等佛門子弟，又不是江湖中人，在外闖蕩，有甚麼下不了台？我兄弟知道這清涼寺是當今五台派重地，高手如雲，你何必如此謙虛，說出的話，當作戲言！」

古春陽在旁，早聽得不耐煩了，便接口道：「老兄與這等禿驢多談作甚？見一個了結一個便算了！」說完，一揚掌，呼的一聲，就把立在身旁那個外堂知客僧，一掌震飛出房門外去。

這一來，普善和尚如何能忍耐得住？身形後縱，倒退出門外，剛想發話，古春陽跟踪而出，駢指點向普善和尚肩井穴，普善心中一動，這白衣少年，年紀這樣輕，身法出手却快到了極點，身形微閃，左手疾伸，猛抓古春陽右腕，古春陽不閃不避，却扣指一彈，一縷勁風直射而出，普善慌忙撤手，指風射中了一點掌緣，炙熱如火，不禁吃了一驚，識得這是「雲中四絕」中「琵琶手」郭巽五行指訣中的「雷火指」，這少年居然得到雲中絕傳，心中恍然而悟，七年前「雲中四絕」在嵩山少林寺與曇因大師一戰先後亡故，曾有一少年不知所踪，這白衣少年，看來便是此人了，何況二十年前「雲中四絕」與清涼寺也有一重糾紛，至今未曾化解，必是「雲中四絕」的門下來清涼寺鬧事。

他念頭還未轉完，古春陽已用上了「琵琶手」中一招「手揮五絃」，五縷指風先後彈到，普善脚下一踏「七寶蓮步」，身形向外一滑，邁步斜去，看似步行，但快速異常，適巧避過先後射到的指風。

普善爲五台清涼寺中第二代八大弟子中第四位，爲清涼寺十大高手之一，在這年輕來客接連出手下，亦接連閃避，連還手都不及，隨普善來客廂的，尚有二個中年和尚，一看情形不對，外堂知客僧被震出門外後，躺在門外不能起身，普善又無還手之力，一個便飛身縱向庭院，向大殿走廊竄去，到了殿側就敲動了雲板告急，另一個身形欺前，施展出了「無量掌」中「比干摘心」，掌尖向古春陽右側脅

下插去，普善知道那中年和尚功力不濟，這等貼身進攻，極為犯險，立即出聲喝他退下，已自不及，古春陽微微往後一仰，脚下一移位，這個中年和尚的一掌，便落在胸前擦過，古春陽一聲冷哼，身形一蹲，右手已在那中年和尚的背心印上一印，這中年和尚為這一掌印上，原本前衝之勢更為快速，直衝出二丈開外，身形還未撲到地上，口中一股鮮血，已噴出七八尺遠，仆摔在地上，動也不動。

普善看出那白衣少年心狠手辣，出手都是重手法，外堂知客僧善昌和自己身邊的圓通，平素功候都不弱，善昌還可說是猝不及防，這圓通有所警惕，都為他一招「順水推舟」震死，今日若不留住這少年，清涼寺門下小輩，不知要多少人遭劫了。

立即怒叱道：「老衲今日說不定要在本寺中開殺戒了，你年紀輕輕，下手却是這等心狠手辣！」

古春陽冷笑道：「相公最看不慣的，便是你們這般禿驢，犯在相公手裡，你們這般禿驢既信佛，相公便送你們到西天去參佛，你這老禿驢，吃十方也吃夠了，今日遇到了相公，也算你吃到了一份毒藥。」

普善臉色發青，怒吼一聲，身形一滑，一掌向古春陽攻去，這一掌正是「無量掌法」中四絕技之一「風調雨順」，勁急掌風凝聚成一根風柱似的，直向古春陽胸腹之間撞去，同時左掌蓄勢，準備古春陽閃避時，接連攻了上去。

古春陽對普善的功候，早在魏鈺口中得知個大概，知道普善以三十年苦功，花在這五台本門的「無量掌法」上，已到神化境界，看他一掌發出能迅以本身眞氣把掌風凝結成一根風柱，可知功力深厚。

古春陽原可以神谷所傳巴山「大周天宣洩功」把他眞氣凝聚的掌風卸去，但恐普善得知他具有這等上乘功候，小心防禦，原來打好的主意，便改變了，雙掌一搓，以排山掌力硬接他一招，同時也試試這老禿驢的掌力，蓬的一聲，古春陽的身形為普善一掌震退了尋丈，藍氏兄弟這時也趕了過來，剛才古春陽和普善幾下過手，都快如電光火石，這時藍氏兄弟見此情形，惕然一驚。普善心中則大定，古春陽冷冷一笑道：「老禿驢好強的掌力！」

普善一掌震退對方，身形疾進，第二招「判斷生死」已接連施出，勢猛力沉，週圍一丈以內，都籠罩在他掌風範圍之內。

古春陽施出了巴山的「遁音身法」，一閃一滑，雙掌一招「分光捉影」，蕩開正面疾壓而來的掌風，更出手扣普善的右腕。

普善料不到第一招能震退他尋丈遠近，第二招却為他輕易化去，而且守中帶攻，眞不知這白衣少年有多少功候？便施開了「無量掌法」先把這少年圍住了再說，二人交上了手，惡戰遂起，普善掌力雄渾勁急，古春陽身法却奧妙異常，一攻一守，在大殿側旁空地上往來急轉。

跟隨普善同來的圓法，敲動了告急雲板，三記接連三記，他一看圓通喪命，便敲起亂鐘來，這是十分火急的警告，隨着雲板告急之聲，清涼寺中和尚，不論老少，除固有應急崗位之外，都聚集到大殿來，有的手持戒刀，有的持水火棍，五台山派第二代普字輩中八大弟子，祇有五個在寺，大師兄普慈掌傷未愈，除普善外，其次便是普元、普航、普因，第三代「善」字輩和「圓」字輩十六人，已有二個喪命。

普元一見藍氏兄弟和第三代二個屍體，便知內中定有蹊蹺，便對普航、普因道：「半年前大師兄曾和這二個在七星岩有約，現在既尋上門來出手殺人，已無慈悲可言，你二位就上前把他們拿下了，等候長老發落！」

普航、普因各撤下隨身兵器，一個雙戒刀，一個齊眉水火棍，藍氏兄弟各撤出長劍，雙方不打話就接上了手。

普元更命人把寺門關上，以免閒人進入，遭了無妄之災，他一見普善和這白衣少年過手，普善似已略佔上風，白衣少年周圍亂轉，祇化解普善攻勢，並不出手還攻一招，但身法奧妙，在普善勁急掌風中，輕易化解閃避，似還未發揮全力，便在旁提醒道：「師弟，對方還未施展全力，你要留意！」

普善點點頭道：「這廝下手狠毒，師侄圓通和善昌都喪在他手下，從他出手看來，是『雲中四絕』的門下，此來是存心鬧事，今日若不將他留下，後患便無窮了，師弟功力上足夠應付他，師兄防他突圍而走便了。」

普元聽了，對立在一旁第三代弟子一招手，略一指點，這第三代弟子，便以手中兵器刀棍，在四週佈成一個陣勢。

古春陽文武兼修，對各種陣法，瞭然於胸，一看這陣勢，正是五台最著名「刀棍連環陣」心中暗暗好笑，這時大殿前人頭越聚越多，足有二百多個僧侶，普元奇怪的，第一代三位長老，怎會一個都未現身？

正當這時，大殿左側觀音殿那邊，傳來了一聲暴喝，古春陽一聽，便長嘯一聲，身形也陡地拔起。

原來古春陽探明了清涼寺前後通道之後，稟告了魏鈺，魏鈺略加考慮，知道後進僧舍和觀音殿之間，必是五台派現時第一代長老清修之處，來時魏鈺已在「矮土地」神谷口中得知了五台派實力。

除第一代三個長老之外，第二代普字輩中八人功力，以「賽韋陀」普慈最高，普慈在七星岩震傷內臟後，一

年半載是不會復原，其次便是「菩薩石」普元。

再其次各人與普善相等，故魏鈺預先吩咐他三人，由他從寺後翻進觀音殿，絆住這三個長老，他們便在殿前大鬧一場，從時間上算來，分手後約半個時辰才可動手。

可是古春陽因對出家的和尚們存有偏見，不值藍氏兄弟和普善還來一套開場白，就先下手為强，出其不意以「琵琶掌」震斃了善昌，因時間早了一點，不能與魏鈺配合，故暫時與普善動手拖延時候，沒想到雲板一告急，清涼寺和尚已蜂湧而到，集中在一起，和預定計劃又改變了。

本來他們可以採取主動，動上手見一個便打一個，準備在清涼寺中所有殿堂中亂闖，現時反被包圍，變成了被動了。

古春陽又看出了藍氏兄弟功力，劍勢雖則凌厲，但一時間要脫出普航、普因的刀棍，却是不太容易，心中正在後悔，因自己魯莽出手，却給了清涼寺和尚一個準備，集中了力量，事情要難得多，他從普善與來援的和尚對答，知他們是師兄弟身份，不是長老，這時候寺中出了事，長老們還不露面，料定魏鈺已絆住了這三個長老了，聽觀音殿方面傳來巨聲，知亦動上了手，便長嘯一聲，蕩開普善掌法，身形拔起，施出了遁音身法中「御風飄濺」，拔高了三丈左右，雙手在腰中長袍下一探，右手取出了一柄二尺左右的烏黑身骨的摺扇，左手握了一把不知甚麼東西，往口中塞去，身形始迴旋飛翔而下。

在古春陽身形拔起之時，第三代弟子在普元、普善指揮下的五台「刀棍連環陣」按五行方位也展佈開來，跟隨他飛翔身形，四面包圍起來，古春陽一落地，和尚們一聲吶喊，刀棍齊施，先由左右疾攻而來，古春陽原本輕視臉色，這時突然變成陰沉，雙目陡蘊兇光，身形往右一滑，避開普善迫來身形，他手中持的正是神谷所賜的「玄武扇」，一招「急流鼓棹」，點撇開迎面一對戒刀，左手以「空手入白刃」中「千中揀一」，一把抓住斜劈而下的一條齊眉水火棍，身形疾閃而出，左手一揮，把那持棍和尚，用內勁摔向中心，他身形剛閃出包圍圈外，兩側和尚們，不分左右環成一圈，已重將他包圍在核心了，他才看出陣勢妙用無窮，再環顧向自己進攻的和尚，五人一組，共有五組，另有不少和尚，雖持刀棍，却四面戒備，另有幾組，則看着藍氏兄弟和二個老僧惡戰。

他為試這陣勢奧妙，用上三成功力點打迎面而來刀棍，脚下卻東西滑走，在刀棍五行連環陣中亂闖，他一連閃出五人一組的圍攻幾次，都為兩側包抄的和尚湧出而困在核心，漸漸已明瞭陣勢的變化，是在兩側連環包抄上。

旁立的普元、普善看古春陽在刀棍陣中不能衝出，認為他功力不過如此，全仗身法靈活閃避，估計這陣勢足可暫時困住他，一看長老們還未現身，心中雖覺奇怪，但也不顧慮有其他變化，再看普航、普因戰藍氏兄弟不下，普元接過一條齊眉棍，普善接過一把戒刀，便上前夾攻藍氏兄弟，這一來，形勢立即改觀，藍氏兄弟二柄長劍，由攻守之勢改為守勢，身形背貼背的亂轉，尤以普元一條齊眉水火棍，棍影如山，出手勁猛，看形勢，藍氏兄弟已陷在生死邊緣了。

古春陽見狀，雙目兇光更猛，手中「玄武扇」立下煞手，一招「掃蕩羣魔」，用上了十成功力，不但把迎面衝上來的一個和尚戒刀磕飛，接着一招「中分鴻溝」，扇尾直點到這個和尚胸口，這和尚悶哼了一聲，就此西去參佛了。

在此同時，左側一個和尚，齊眉棍已向古春陽當頭砸下，古春陽脚下一移位，右手用勁一挑，把尚留在「玄武扇」扇尾這個和尚屍體，挑了下來，手一抖，把「玄武扇」抽了回來，身形往外急閃，那邊一棍砸下，適在持戒刀和尚屍體的天靈蓋上，噗地聲响，這死和尚頭頂開花，腦漿四處飛濺。

古春陽一閃出這二人所組陣勢，左側三個和尚，右側二個和尚，已合圍過來，古春陽一張口，宛如猛喝，七點寒星已由他口中猛射而出，相隔既近，這三個和尚也是急衝而來，由古春陽口中飛噴出的寒星，一顆都未能閃開，立聽連聲怒吼，一個倒地半聲不出，另二個棄了手中刀棍，手掩頭臉，在地上亂滾。

古春陽在噴射出口中暗器之後，已一式「行孫入土」身法，身形向右貼地猛翻過去，一到右衝來二個和尚身側，大喝一聲，身形暴長而起，左掌施出了巴山「赤陽掌」，擊在持棍和尚胸腹之間，這和尚身形向後震飛出去，右手「玄武扇」一招「潛龍昇天」由持戒刀和尚胯下挑上，這和尚一聲慘叫，身形為古春陽挑起一丈多高，帶着一縷血光，向前飛洒而出，刹那間已連喪了六個持刀棍五行連環陣中和尚，一時形勢又變。

古春陽左掌右扇，向第三撥衝來的和尚硬闖過去，和尚們看他來勢猛狠，目露兇光，不敢硬攔，向兩側閃避，古春陽一張口又噴出五六點寒星，射中左側兩和尚，因他身形快速，第四撥一組和尚，已不及圍攏，他一見前面無阻攔，長嘯一聲，身形平竄而前，一招「后羿射日」，手中「玄武扇」點向圍戰藍氏兄弟的普元。

普元在古春陽大發神威，連喪五行連環陣中六個門人，把陣勢打亂時，已想撤身前去阻攔，而今一見古春陽飛身向自己急射而來，手中棍一招「千軍辟易」，猛迎而上，看普元雙腿微蹲，這一招橫掃，眞是勢沉力猛，

即使內力較普元高上一倍的高手，看來也難接他全力發出的這一招，因普元眼見寺中小一輩的接連喪在這白衣少年手上，已恨之刺骨，這一招已施出全身功力，恨不得一棍把他砸死。

古春陽明知普元在所有人之中功力最高，他爲解藍氏兄弟之危，故竄向普元，長嘯之時，早已運起了巴山威鎮天下武林絕藝之一「大周天宣洩功」眞氣，這種專制對方勁力高强的奇功，具有無比分化的潛力。

雙方勢道都急，普元看來奇急奇重的一棍，和古春陽急射而來的一扇，迎個正着，意料之中，古春陽功力再高，短小的一柄摺扇，那裡能發揮威力？接得住這威猛的一棍，勢非被連人磕飛不可。

不想扇棍交接，古春陽身還凌空，普元瞥見扇頭點在棍上，橫的棍勢突然向左斜掠而下，古春陽隨這一點之勢，身形震起二三尺，迅即落下，一翻腕以扇尾疾點普元的神封穴。

普元一棍與這白衣少年摺扇相觸時，感覺對方扇上，有一股奇重無比的潛力，轉向棍上，微覺棍頭一震戰，自己以內力掃出的一棍，勁力突然向左斜掠洩而去，全未擊向對方，心中已自一涼，對方借力點在棍上震彈起二三尺，便穩住急竄而來的身形，身未落地，已出招急攻而來，對方功力之高，出手之快，已在第一流高手之列，無怪以五行移位之「刀棍連環陣」中幾個門下，要喪身他手下了。深悔自己一時大意，中了對方的計，錯估了他，故慌忙閃避古春陽點來之一招，立即施展出齊眉棍中佛門「羅漢棍法」迎戰，一面高聲向普善率領第三代「善」字輩和「圓」字輩弟子，重佈陣勢，其餘功力較弱的，俱都廻避。

這五台第三代外堂「善」字輩共有十六人，內堂「圓」字輩也有十六人，雖有三個喪亡，但在場中已足夠佈成陣勢，第三代弟子中，見到古春陽出手狠辣，三個同輩師兄弟傷喪在他手下俱都悲憤。故這一陣勢佈成，與剛才刀棍連環陣不同，剛才有內外堂其他僧衆參與，有的功候不高，陣勢不能發揮最高威力。這第三代弟子，平素便是教導其他僧衆佈陣的教師，故對陣法的奧妙，都極爲瞭解，陣勢佈成之後，威力當較前高出幾倍。

要知五台山的「羅漢棍」、「三密刀」，與嵩山少林寺的「達摩劍」，普陀韋陀門的「通天杵」都是著名武林的佛門中絕學，普元這一施展出「羅漢棍法」一時之間，漫天棍影，祇把一個白衣如雪，染上點點腥紅的古春陽緊裹在棍影之中。

「太華雙秀」藍氏兄弟，自一出手爲普航、普因兩人刀棍糾纏上後，眼見古春陽下手毒辣，接連已喪了六人，與五台派這仇結得太大了，這次前來清涼寺，是以他兄弟名義前來尋事的，事後五台派不把武當派當作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心中警惕而驚，看形勢，五台第一代長老還未現身，普字輩第二代有這等的功力，到時教自己和古春陽頗難從容脫身，看來非要經過一場惡戰不可，把心一橫，也把武當本門「乾坤劍法」中絕招儘量施展過來，招招拚着兩敗俱傷，這一橫心，普航、普因便有點攔封不住，普善一揮手，率領兩個陣勢合圍而上，連普善在內，一共十三人，圍攻藍氏兄弟，形勢較普元等四人圍攻時更爲兇險。

古春陽在普元十八式威力無比的「羅漢棍法」中，身形如穿花蝴蝶，飛舞閃避，一領略這棍法，原來完全是由「行者棒」中蛻化而出，立即以手中「玄武扇」化解，點、撤、掄、拂，施的都是切脈斫腕招式，普元發覺這白衣少年手中一柄摺扇，短短二尺不到，對付自己這樣粗大沉重的棗木棍和本門的「羅漢棍」法，不但不忌憚，反而施出了神妙小巧的招式，切脈斫腕，使自己處處受制，棍法上的精奧難以發揮，他也把手一招，圍在身側的陣勢，當即發動，加上普元在內，八條棗木棍，八柄戒刀，已配合着出手，分向古春陽上中下三路猛攻，此起彼落，似驚濤駭浪般源源不絕。

古春陽感覺這次陣勢中每一人的內力都極爲純厚，威力較前大得多，不得不以全力應付，右手扇已揮舞起一道烏黑光牆，維護全身，左掌接連猛劈，在清涼寺十六位高手圍攻身形亂轉中，居然還攻守俱全，反觀藍氏兄弟，二柄長劍，築成兩道光牆，祇能封擋，任從挨打，已無還手餘地。

這時天色業已昏黑，已不辨面目，清涼寺大殿前人影綽約，兵刃相觸之聲外，眞寂靜無聲！古春陽乘着天色昏暗時，一探腰際，抓了一把東西，又往口中一塞，普元已發現他的動作，口中暴喝道：「留心這廝暗器，點火把！」在喝聲中，已聞嘶嘶之聲，有兩個和尚已怒吼起來，一個撤了刀，掩着頭臉往側殿奔逃而去。

大殿前和側殿四周，立即出現了幾十支火把，把殿前空地照得如同白日，古春陽口噴手發的點點寒星，看得清楚，一衆圍攻他的第三代弟子，都紛紛往側閃避，閃避過後，又立即圍攻。

因古春陽一用上暗器，也提醒了普元，一揚手三顆「菩薩石」，悄沒聲息的疾射古春陽後腦，其他第三代弟子的暗器，也紛紛出手了。

古春陽突覺腦後生風，右側也有勁急風聲，身形往右猛旋，手中摺扇一招「風捲殘雲」，既避開了普元三顆「菩薩石」，復點撤右側十幾件暗器，不道普元外號「菩薩石」，這一手獨門暗器，極高造詣，既然出手，第二三顆也連接而出，六顆「菩薩石」已作大小二個品字形隨古春陽身形而到。

古春陽聽風辨影，一回身，右手

扇的「亂點鴛鴦」把普元四顆「菩薩石」點攻右側幾個和尚，左手則以空手入白刃中「分光捉影」連接下二顆，就在這一刹之間，前後左右十三個第三代弟子，都把古春陽當作了活靶，各式暗器如飛蝗般都集中向古春陽飛襲而來，古春陽眼見不能閃避，一縱身形，凌空飛竄而起，身形一騰空，更成衆人目標。

古春陽明知此舉犯險，但形勢逼成如此，非凌空而起不能閃避，可是他也早有準備，身形迅速拔起到高點，凌空一個轉折，一挺腰，身形如箭般往藍氏兄弟一邊竄去，還未到近前，手中接下的二顆「菩薩石」已分打普航、普因，口中所含的，正是「雲中四絕」中孔陽光所傳「棗核鏢」却向普善噴去，這樣一來，普善、普航、普因的身形都爲古春陽凌空所噴發的暗器所逼，向後退了幾步閃避，立把藍氏兄弟的壓力減輕。

古春陽一落地，就與藍氏兄弟合在一起，沉聲道：「二位老兄，不必顧慮到老禿驢們將來和武當爲難，一切由小弟承擔，放膽下手好了，小弟也顧不得神世伯將來責難，看情形要替他惹來不少麻煩。」

這時五台「刀棍五行連環陣」五組俱都聯合，團團把三人包圍起來了，相距三人一丈以外，俱都怒目注視了古春陽。古春陽把長袍前後襬都撩起塞在腰帶之中，冷哼一聲道：「今晚不把你們這般禿驢殺光，難消你相公久積在心頭的怨氣，你們日後要找相公，到雲中來好了，相公是『雲中四絕』的門下古春陽，記住……」說完，身形疾撲身側最近的普航，扇點掌劈，攻勢兇猛，普航疾往後退。

普元齊眉棍、普善戒刀分左右疾進，古春陽猛一旋身，脫出刀棍夾攻，「劃」一聲，展開了「玄武扇」，這「玄武扇」不但身骨烏黑，扇面也是黑色，但在扇面上畫了北斗七星象，略一晃，北斗星象閃爍欲飛。

古春陽第三次引吭高嘯一聲，施出最後煞手，展開巴山異人「矮土地」神谷畢生功力所聚的絕學「北斗玄武扇法」來，使這清涼淨土充滿了血雨腥風。

原來「北斗玄武扇法」乃是「矮土地」神谷當年闖盪江湖，仗以護身挫敵的一套絕藝，五十年前，天下武林假衡山「天風堂」以武會友，這一次盛會，天下武林中稍有名望的各門各派，差不多俱都到齊，連關外長白、千山、陰山三派，也不惜入關萬里的趕了來，爲武林有史以來最大的盛會。

各派中長老原本各懷心志，在這盛會中一顯本派之長，終因所到門派太多，都覺未有見過對方武功，不知虛實，不敢造次，萬一在衆目昭彰之下，稍有損失，一派名譽從此斷送，故表面上十分融洽、謙虛，實則各有顧忌，結果還是命門下小輩出場，彼此印證武功，向各方求教，原意上也不外乎炫耀本派之長。

盛會第三日各派正選派小輩中功候最好的上場之間，一位不見經傳的不速之客，約莫二十四五歲年紀，不但貌不驚人，而且身材矮小，猶如十三四歲童子似的，有人請教他門派，他自稱沒甚麼門派，武功無師自通，參加盛會，眞要有甚麼門派才能參加的話，那末他所居爲巴山中「神谷」，就稱神谷派便了。

他年事雖輕，口齒却極爲老到，終因他既無門派，又貌不驚人，沒人理他，他看了半天，見沒有人邀他印證武功，乃自動上場，他一見場中有人過手，一方敗退，他便攔住得勝的比試，他身法詭異，出招奇突，對方和他過手，沒有一個能接得上他十招，便爲他打發下去，轉眼之間，已連敗七八個小輩中好手，就引起各派長老注意，便輪流命小輩上前和他動手，他憑手中小小一柄摺扇，對方不論重如開山斧，粗如齊眉棍，柔如軟索等類，他都應付裕如，一個多時辰之內，又敗了各大派小輩中八個好手，看來除老一輩外，小輩中無人能敵了。

他因剛一開始，各派中都看他不起，又用車輪戰法來對付他，心中不禁有氣，他見沒人再上場和他比試，就將扇往腰中一塞，指着剛才爲他挫敗的各小輩出言譏諷道：「憑着這點三脚貓的功夫，想在這武林大會上逞威，眞是現眼，從今以後，好好回去練功，別像在今日替你們師長門派丟臉了，否則外人不當你們是蠢材，也當教你們的師長是飯桶。」

他這一出口譏諷，所有和他比試過的小輩，俱被激怒，羣起上前和他爲難，長老們也因他出言有侵犯之處，雖出聲叱喝各自的小輩，但口氣並不嚴厲，他見衆人羣起圍攻，一面展開了手中摺扇迎敵，一面則仍譏笑道：「名門大派門下出來的子弟，是這樣教養的嗎？害不害羞？還是哭求長老們出場替你們出氣吧！」

他口氣雖狂悖，武功却也眞高，在十四五個各派中的小輩高手圍攻中，他就憑手中一柄摺扇，迎敵各式兵刃。

游鬥了半個時辰，還是困他不住，爲他突圍而出，他已突出重圍，把摺扇一合，指着各人高聲道：「今日這場盛會，想不到我交上了十幾個各派中這等好朋友，若不是以武會友，點到即止，我手中這柄『玄武扇』早就和幾位朋友要拆交情了，你們誰不服？十年後今日，我在巴山『神谷』中相候，再一較高下便了。」

其中有人接口道：「何必拖到十年，三年後今日，再在這『天風堂』前見一高下便好了。」

他對那人打量了一眼，笑道：「三年？除非你脫胎換骨，否則在短短的

時間內，你能勝我手中這柄『玄武扇』，哈哈，你在白日做夢了。」說完，揚長而去。他既未留姓，也未留名，只聽他說起神谷二字，就以神谷稱呼他。

事後各派長老，問起與神谷過手的小輩，才知這神谷的武功，高深莫測，任如何蓄勢攻向他，必爲他摺扇一點一撇，洩去勁力，尤以衆人圍攻他時，他手中展開他的摺扇，迎着日光，扇面上似有無數精光閃爍，直射雙目，敵人幾乎難以睜目，故人手雖多，却難集中目標圍攻，仍爲他從容突圍而去，以他這份功力和奇異招式，小輩中的確在這三五年中，無人能和他一較高下。

從衡山大會之後，天下武林之中，才知巴山出了這樣一位年輕異人，所施功力，匪夷所思，神谷之名也就傳將開來。

茲後，這位異人常年在各處現身，所作所爲都是大快人心之事，尤以在鄂南巴東，獨力毀滅各派中不敢招惹的黑道中第一高手「血無常」，在甘徽的「森羅寨」，將鄂南入川的一座鬼門關打通。

同時更把「血無常」沿長江東去的「虎牙山」、「藕池」、「螺山」各分寨掃平，一時長江上在鄂水面暢通無阻。

其次，把盤踞在大別山脈雞公山上的「大別八怪」，打得東奔西竄，把盤踞幾十年，江湖上聞名喪膽的「八仙寨」放火燒毀，全都是除暴安良、恤寡憐貧，使人敬佩凛然之事。

離衡山武會十年之後，不但沒人敢上門再和他一較高下，當時各派中長老，更上門論交，因此神谷在武林中地位之高，在當世無人能及，他這柄「玄武扇」往後雖收藏不用，但武林中一提起此扇，幾乎無人不知。

今晚古春陽一展開扇面，北斗星象顯現，普元雖未見過神谷當年用過此扇，却聽長輩說過此扇，心中暗驚，這少年自稱古春陽，是「雲中四絕」的門下，以往「雲中四絕」曾來清涼寺尋仇，眼看受制，却爲神谷從中出手解圍，安然而去，有見神谷與「雲中四絕」的交情不淺，今晚這古春陽施的既是神谷當年聞名的「玄武扇」，想來必已得神谷傳授武功，故特別留神，一聽古春陽高嘯，手中棍一招「疾雷貫頂」直砸而下。

古春陽帶着悠長的吭嘯聲，一閃之後，斜掠而起，立即施出了新近經魏鈺指敎藍氏兄弟而在旁領悟的龍山「行雲縱」，身形滚向五台第三代弟子所佈的刀棍連環陣，借着他們刀棍激起的勁風，身形縱躍而飛，手中「玄武扇」跟隨身形施展至高無上的「北斗玄武扇法」，扇面上北斗星象，借着大殿前火把光亮，立即閃爍飛爆開來，在五台刀棍連環陣上下四周，佈滿了耀眼繁星，滴溜溜的亂轉，越轉越快，使人目眩心搖，幾十條古春陽的影和千萬點耀眼的繁星，在身畔眼前晃動，五台山佈陣的第三代弟子，已無一人能看出古春陽的身形，不由大急，都把刀棍舞個風雨不透，聊以自保，他們把刀棍舞得越急，古春陽的身形也似電般飛縱得更快。

普元和普善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不妙，剛想喝令各人退下，已一連聽到幾聲慘號，第三代門下已有八九個滚在地下，其餘的也不顧陣法，四散而逃，白影連閃，古春陽還在追殺，距他五六丈高大殿上，飛縱下一條青色人影，射向古春陽，眞是快如飛星，立把亂哄哄的白影擋住，道：「春陽住手！」

古春陽一聽來人口音，立即把身形穩住，普元、普善一見來人，不禁一怔，這人正是半年前在七星岩見過的那個護鏢武師，看他從大殿頂飛縱而下的快速身法，從未得見，而難以看清在亂閃中的古春陽身形，却爲他閃身便擋住，眼見這個護鏢武師的功候，看來還在古春陽之上，心中都大大的吃驚。

來人正是魏鈺，他一擋住古春陽的身形，對四周瞥上一眼，滿地都是僧衆的屍體，血肉狼藉，一片腥紅，不禁對古春陽盯了一眼，道：「你太過份了，走吧！」說完，對站在一旁痴痴呆望的藍氏兄弟一揮手，藍氏兄弟也如夢初醒般對呆立對面的普元等看上一眼，還劍入鞘，古春陽把手中「玄武扇」摺合，對着普元拍拍腰中鏢囊道：「不是前輩喝止，相公鏢囊中尚有半袋棗核鏢，都會照顧你們這些禿驢，敎你們的禿頭上多開一個洞，相公早說過，非殺光你們這些禿驢，難消相公心頭之恨，遲早會再來找你們這些禿驢晦氣。」

普航在旁按捺不住，身形直撲過去，魏鈺呼的一掌劈出，掌風把他身形逼得連退數步，然後道：「以你功候，縱使拚命，也是送死，還是料理他們的善後去吧！若欲知我們來意，到後堂去問你們的長老慧因大師好了。」他說完對古春陽、藍氏兄弟示意，颼颼幾聲，都縱上前殿，聯袂而去了。

普元知無法阻攔，只得眼巴巴的看着他們越過前殿，二三個起落，已走得無影無踪。再看躺在地上第三代的弟子，所中古春陽的棗核鏢，不是在眉心間的印堂，便是在前額的神庭穴，都是必死的大穴，不禁感嘆這古春陽不知與佛門有何深仇大恨？要這等痛下毒手。

* * *

大殿上燈火通明，一夥人擁了清涼寺住持五台第一代的長老慧光而來，他見到殿前滿地都是屍體，眼含淚光不住低宣佛號。

第二代弟子中四人，幸好一個都未損傷，上前拜見長老。

慧光臉色和鬢眉一樣蒼白，對普元道：「不是你二師伯一見對方施展的是龍山武功，提起龍山魏前輩的名號，恐怕後座觀音殿也像二十年前一樣遭劫了，來人在武林中輩份不低，似與龍山魏前輩同一輩份，他聽你二師伯慧因大師提起當年在浙西天目山中，與『行雲神龍』魏適前輩見過一面，也曾論交，五台山龍山沒甚麼怨嫌，若是受人之託，還望手下留情。他一聽這等說法，略一沉思，便說看在魏適前輩與你二師伯論交份上，暫且罷手，還警告說五台派若是要行動，向別人爲難，這清涼寺遲早還會有事發生，除非今後養晦韜光，說完便走。

「龍山武學，以往聽說是武林獨尊，但從未有人接過手，今晚這人一出手便以隔空點穴，點住了你六師叔慧明，我與二師兄起而應戰，以二人之力，還沒有攔得住他，掌力之强，也不似他這般年紀所能修到，他出招精奧，身法詭異，龍山武學，果眞名不虛傳，由他今晚身手看來，我五台一派，已是無人能敵了，他警告語氣，似已知我五台派所定機密，但不知他受誰人支使而來？前殿下毒手這人，又與我五台派有甚麼怨仇？」

普善立即回稟道：「小輩在七星岩，也是敗在此人手上，他假扮鏢師，後來巴山神矮子現身，叫他娃娃，始知不是普通武師，事後仔細推敲，才明白一切都是這個神矮子所佈的圈套，今晚下手傷了這許多師姪輩的古春陽，雖自稱是『雲中四絕』的門下，可是他手中施用的，正是以前大師伯說過神矮子的獨門『玄武扇』，看來這件事情也與這神矮子有關連，這神矮子眞是我五台派清涼寺前世的寃家！」

慧光長老聽了，面色凝重，長嘆一聲道：「當年大師兄在世時，也曾說過，普天之下隨身輕便兵刃中，有二柄扇，霸絕一時，無法抵敵，一爲武夷派宗主『雙面魔君』孟川思『紅金扇』，其次，就是巴山異人『矮土地』神谷的『玄武扇』，想不到在半年內，我五台門下，接連受危於這二柄摺扇之下，普慈在七星岩所遇的中年人，以普慈功力和他較量內勁，也被他輕易挫敗，手下留情之下，尚且連心脈都震傷，這中年人手上持的便是這聞名武林的『紅金扇』。

「聽說武夷派宗主孟川思，年已七十開外，但駐顏有術，望之如四十許人，則這中年人無疑便是武夷派的『雙面魔君』孟川思本人了，普慈在招式上爲人所敗，還可以說是平素少於練習，但在內力上已有四十年修爲，功力已不在我和二師兄之下，這以內力相拚，一點取巧不得，何況五台心法，得三昧眞諦，與玄門三清心法，同是至高無上的忘我境地，中年人不是孟川思，即使他自降世以來即修內功，怕也沒有普慈這等功候吧。

「今晚『玄武扇』出現，雖未持在『矮土地』神谷手上，但這年輕後輩功力之深，也是少見，以你們四人之力，再加上第三代弟子之刀棍連環陣，也困他不住，還爲他下毒手喪了這許多的弟子，倘這柄『玄武扇』是在神谷手中，怕也不會這等屠殺，這是我五台清涼寺一大魔劫，夫復何言？不然，這普天之下霸絕雙扇，怎會接連降臨在我五台身上？

「西域方面，至今毫無動靜，看來眞要聽那人警告，我五台一派尚須要養晦韜光了，玄門中幾個小輩，已將我清涼寺當作屠場，老一輩若是發難，那更不堪設想了。」

這時寺中和尚已將受難的死者排在一起，共計十九人，還有二個未死的，怕也難以活命，普元痛哭失聲，指着排列的屍體對慧光道：「四師叔，五台門下第三代弟子，死了一半以上，這份血債，就這樣的罷了不成？」

慧光大師誦了一聲佛號，道：「止息衆怒，逢苦不戚，佛如是云！三界之生死，三界生之境界，有因有果，三代弟子爲『怨賊』所殺，入『羅刹』難，離於邪亂，已成正果了。普元你已起了恚忿之心，我佛慈悲，望你攝御諸根，不爲外欲所染。」

普元、普善、普航、普因聽了慧光大師所說，知有養晦之意，都伏身以額觸地不起，大殿側响起了一片清越而淒涼的喪鐘聲。

五台山清涼寺就如此的遭了這一次魔劫。請留意下期刊出「靈谷煞星」爲盼。

(全文完)



傳奇小品／臥龍生・文
　　　　　可　飛・圖

畫怪

潑墨圖堪稱一絕　秋蟬畫栩栩如生

王羲之的字，草隸雙絕，筆力造詣，貫稱古今，臨池學書，池水變黑，爲中國書法宗師，其手書之蘭亭序、樂毅論、黃庭經，並稱爲傳世三寶。

傳說唐太宗李世民爲了奪取蘭亭序，派出武功高强的侍衛，追覓數千里，殺人奪寶，取得後愛不釋手，選定爲殉葬之物，而樂毅論、黃庭經却查不出流落何處。

畫聖吳道子，畫了景雲寺地獄變相圖，不見鬼怪，而能陰森襲人，見者懼罪，改過向善，不敢再有惡行。

少林寺山門外的牆壁上，有一幅吳道子畫的佛像，筆力洞透磚壁，風吹日晒，形色不變，如經大雨冲洗，更是墨色如新。

很可惜，那面牆壁毀於戰亂。

他們的書畫，能夠歷久彌新，因爲，書畫中注入了他們的功力，也注入了他們的精神和靈氣，書、畫中具有了强烈的感人魅力。

當然，名畫和名劍一樣，不是尋常之物，也不是人人可以得到成就。

因爲，能畫出投入靈氣的畫家，除了與生俱來的天才之外，還要投入他全副的意志力，才能磨練出那種心靈和筆力合一的造詣。

王羲之、吳道子的書、畫，震古爍今，已爲世人公認，名垂不朽。

但一些潛隱風塵，不求聞達的書畫聖手，不願爲世俗的名利羈絆，和隱於市井的劍客、大俠一般，過着自得其樂的生活。

他們可能玩世不恭，衣履不整，有些遊戲人間的瘋痴……天才和瘋痴常常在一線之差，能達到成就極限的人，也需要人所難及的那股痴狂力量。

如果你早生三百年，你就有遇上他們的機會，但能不能和他們結識成爲朋友，就需要一點緣份了。

當然，你本身也必需具有一些鑒賞的知識和能力，否則，你就會永遠的上當受騙了，天才畢竟是少數，騙子却滿街都是。

* * *

開封府的相國寺外，是一處雜耍匯集的地方，像北京的天橋一樣，是龍蛇混雜的所在。

這裏匯聚了中原一帶各種口味不同的小吃攤子、說書、賣唱，耍把戲，應有盡有，招攬了四面八方的人羣，也匯聚了各種騙徒和扒手。偶而，也有天才出現。

不夠謹慎的人，會在這裏被騙走，扒光身上所有的銀錢，但這裏也能使你消磨一天，不會感覺寂寞。

大祥綢緞莊的老闆曾國祥，是開封府的巨富之一，是有頭有臉的名紳，竟然一個人來逛相國寺，實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奇怪事情。

他世居開封，由小到大，這地方已來過無數次，如今已年近花甲，竟

然還有此雅興。

以曾老闆的身份，就算要逛相國寺，也該有幾個保鏢、長隨跟着來，但他却一個人，提着一根手杖，到處的轉來轉去。

他雖然故意穿件破舊衣服，但却無法掩去他本來面目，他是開封地頭上的富豪名人，很多人都認識他。

很多人選了個適合的位置站着，希望能跟曾老闆打個招呼。

但曾老闆拉長着一張臉，擺出了六親不認的樣子，使得擠上來的人知難而退。

「奇怪呀！曾老闆已經連來三天了。」賣麵的老張低聲說道：「逛來逛去的，好像找甚麼？難道這相國寺還會有曾大爺要的東西？」

「我知道，曾大爺在看瘋子畫畫，而且已經看了兩天。」賣包子的小陸說：「你們看，曾大爺不是又跑過去了。」

不錯，曾國祥正快步行向相國寺一處僻靜的角落所在。

五六個小孩子，圍着一個衣着破爛的中年漢子，蹲在一處最不起眼的地方，但開封府的大富翁，竟然也圍了上去。

只見那大漢手中拏着一截青竹竿，隨手在地上揮動，片刻之間，成了一幅圖案，重樓叠閣，氣派非凡。

「你們看看，這是甚麼地方？」中年大漢左手抓起身邊一個酒葫蘆，喝了一大口酒。

「我好像看過這個地方，但又不太一樣。」一個較大的孩子說。

「隨手揮來，神韻滿盈，有如百官朝臣矗立廟堂，勿怪孩子們說不出那裏見過了。」曾國祥接了口。

中年大漢頭也未抬的說道：「你說說，看這是甚麼地方？」

「龍庭，不過，畫的不是龍庭形象，是龍庭的神韻，六百年前，宋太祖意氣風發，杯酒釋兵權，羣臣敬畏，那種志得意滿的氣勢，充沛於畫圖之中，這讓小孩子們如何能看得出來。」

中年大漢怔了一下，轉過頭來，仔細的打量曾國祥一陣，道：「看來，你眞的是個懂畫的人了？」

「老朽只是一個庸俗的商人，附庸風雅，跌入了史記、書畫之中，陶醉其間近三十年了。」

中年大漢拏起手中的酒葫蘆，遞了過來，道：「來！喝一口，酒逢知己，貨遇識家，人生一大樂事也。」

曾國祥接過酒葫蘆，也不擦拭，就仰臉喝了一口。

那是質地很差，却又十分性烈的燒酒，曾老闆由小到大，就沒有喝這麼嗆喉、苦澀的酒，一大口烈酒灌下去，嗆得眼淚、鼻涕一起流。

「好烈的酒！」曾國祥竟用衣袖拭去了臉上的淚痕、鼻涕，一副不拘小節的酒脫氣勢。

這份裝作，果然贏得了那中年大漢的好感。

只聽他哈哈一笑，道：「兄弟趙平，老兄貴姓啊？」

「老朽曾國祥，世居開封，薄有家產，性喜收藏書畫，也藏有幾卷名家的手筆，趙老弟如不見棄，不妨到寒舍小住幾日，評鑒評鑒。」

趙平的臉上閃掠一抹不屑的神色，淡淡一笑，道：「如論筆力雄渾，無人能出王右軍，可惜趙某遍走天下，竟無緣一睹眞跡，畫聖吳道子的遺卷，倒也看過一幅，只是非其眞作，神韻雖具，靈氣不足，餘子百家，雖然各擅勝場，但只不過一幅神似的畫卷罷了，全無靈異之氣。」

「好大的口氣。」曾國祥心中暗忖，口裏却笑道：「書重筆力，畫宜神韻，靈異之說，老朽倒是初度聽聞了。」

趙平哈哈一笑，道：「但得有緣，趙某能獻拙一次，不過，所謂靈異之作，亦需借助天地間孕育的精氣之物，能否如願，還得三分機緣才行，能不能使它長存人間，更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言下之意，似是已允諾爲他畫幅畫了，但提到的機緣、造化，却又有些讓人莫測高深。

曾國祥抑制着心中的狂喜，笑道：「紅粉贈佳人，美酒享知己，老朽家中還儲有佳釀十罈，趙老弟，咱們走吧！」

* * *

趙平被安置在幽靜的西跨院中，曾國祥還選了兩個美麗、聰慧的丫環專責照顧趙平的生活，美酒佳餚，供應不絕，曾國祥却絕少打擾，更絕口不提作畫的事。

一住就是三個月。

曾國祥閱歷豐富，耐心奇佳，三個月如一日，不改歡容。反而還交代兩個女婢小心侍候，不得有任何違誤。

好在曾家產業龐大，也不在乎這些花費。

趙平更是日日暢飲，不醉不休，兩個女婢奉命維謹，把個趙大爺照顧得無微不至。

但三個月後，趙平突然失踪了，兩個丫頭遍尋不着，急急的稟報曾國祥。

乍聞驚訊，曾國祥倒也心頭震動，但稍一思索，立刻吩咐二婢，不得聲張出去，而且要厨下如常供應酒食，酒冷菜涼之後，再撤下換上新的，一切都要像趙平在時一樣。

二個女婢心中雖覺奇怪，却也不敢多問。

果然，趙平出走了七天之後，又自己回來了。

他走得突然，回來得也是無聲無息。

二個丫頭，奉有嚴命，不敢多問。

趙平的生活有了一些改變，常常

關上房門，研磨東西，放入一個瓷鉢之中，上面用一個木蓋覆掩。

二婢不敢偷看，也不敢多問，但她們已聞到了一種淡淡硫磺味道。

當然，兩個女婢會暗暗的把消息傳給了曾國祥。

曾國祥給二婢的吩咐是，只管照顧趙爺的生活，其他的一概不許多問，而且，暗示二婢，趙大爺如有示意，二婢也要溫柔遵從，曾老闆也許下了一個承諾，如有事情發生，每人補償五百両銀子。

這一來，鼓勵很大，二婢在舉止間，就多了一種溫柔、親切！

明顯地說，她們對趙平展開了主動的挑逗。

看樣子似想賺那五百両銀子了。

趙平的反應，却大出了二婢意料之外，原來隨隨便便，洒脫不拘的態度，反而變得冷漠嚴肅起來。

酒也喝得少了，常常把二婢逐出門外，盤膝獨坐。

＊　＊　＊

曾國祥最小的一個兒子，曾三公子準備娶媳婦了，整個曾府都洋溢出一片喜氣。

但曾老闆嚴命府中上下人等，不得驚擾到西跨院去，也囑咐二婢，不許在趙爺面前提起這件事情。

但趙平還是知道了，命女婢去請曾國祥。

住入曾府半年，這是趙平第一次開口請曾國祥來見面。

「聽說三公子要娶媳婦了？」趙平問得單刀直入。

「這種凡俗之事，不敢驚動兄弟……」

「好！喜宴我不參加，但對新房的佈置，我却有點意見，希望曾兄採納。」

「好吧！趙老弟肯插手，那是小兒的福氣了。」

「三公子幾時迎娶？」

「三日之後。」

「那！現在就該動手了，我只要把新房的房頂貼上白綾，要上好的白綾，附在三分厚的梨木版上，要平整，要堅牢，喜宴的當天下午，把新房交給我半日辰光。」

曾國祥微微一怔，道：「布用白色？」

「是！白色無瑕，才易着墨呀！」

「好！就依老弟，我這就要他們着手佈置。」

「就這麼說定了，你也可以請了。」趙平竟然下起逐客令。

二婢只聽得臉色微變，但曾國祥却微笑起身，道：「好，我去忙，過了這幾天，你可要抽點時間陪我喝幾杯？」

趙平閉上雙目，竟然理也未理。

送走了曾老闆，二婢中年紀較大的小桃，再也忍不住了，說道：「趙爺，我們老爺對你像捧菩薩一樣招待，你老怎麼可以撵他走啊！」

「留下他，礙事啊！」

「趙爺，是你要我去請老爺來的啊？」小杏也接上了嘴。

「不錯，我請他來談事情，事情談完了，當然要他走啊！何況，妳們現在也要開始幫我辦事，三個人，都要忙活了，誰還有時間跟他說話。」

二婢心頭一跳，忖道：「還認爲你是鐵打的人，終於是忍不住啦！」口中却說道：「我們能幫你甚麼啊！」

趙平笑一笑，道：「磨墨。」

二婢一怔，忖道：「原來是磨墨，眞是木頭人！」

磨成之墨汁，置於一小木桶中，二婢費兩日工夫，始磨成半桶墨汁，趙囑二婢停止，已是喜宴之日。

曾國祥親來請趙平，謂新房已如約佈成，趙平拿起瓷鉢木蓋，有黃色汁液半鉢，趙取鉢，混入墨汁中，提起小木桶，隨曾入新房中。

新房中錦被、鴛枕、粉紅帳幔，唯屋頂由白綾曼遮，頗不調和。

趙平遣曾國祥離去，並囑咐初更之後，始可把新人送入洞房。

曾國祥唯唯退出。

喜宴後，新婚夫妻竟被移別室休息。

三公子忍不住心中好奇，潛往視之，正見趙平汗透衣背，手提木桶，匆匆離去，暗思之，洞房圖畫，不見顏色，以潑墨着筆於屋頂，勿怪要累得滿身大汗了。

四顧無人，推門而入，看白綾屋頂，一片墨漬，黑點羅佈，毫無章法，頓然氣滿胸膛，召健僕數人入室，撕下屋頂白綾，投火焚之，稍減忿怒，往尋趙平理論，趙平已不知去向。

二婢磨墨有兩日，疲頓而卧，亦不知趙平行踪。

三公子餘怒未息，往見父親，曾老因連日勞累，酣睡正濃，三公子不敢驚擾，只好作罷。

夜宿新房，三公子仍爲趙平戲弄事，心懷氣忿，快快入夢。

夜半醒來，見室頂一角處，有明光閃動，如夜空之星，披衣下床，燃燭細看，愕然如受電擊，痛惜不已。

原來，亮光閃爍之處，竟是遺漏清除之一點餘墨，始知氣忿之中，毀去了一幅絕世之寶的名畫。

次晨，曾國祥召幼子入室，垂詢趙平於新房作畫之事。

三公子不敢隱瞞，據實告之。

曾國祥木然良久，歎道：「果然是造化弄人，父如多囑汝一言，則此靈異之畫，長存於世矣！」

往尋焚燒餘燼，早爲僕婦棄去，亦不存焉。

雖明知趙平已離去，曾國祥仍難禁思慕情懷，不覺閒步入西跨院中。

見桃、杏二婢，各執一半尺絹素，上下端詳。

曾國祥索閱之，乃兩幅墨蟬圖，爲趙平留贈二婢之物。

惜二婢不識珍奇，看曾國祥愛不釋手，竟以圖奉贈之。

曾國祥心花怒放，各贈白銀五百両，作購圖之資，二婢驚喜莫名，拜謝厚賜。

是夜，曾國祥展視墨蟬圖，果見墨蟬之目，光亮閃動，須臾，蟬翼蠕蠕，似欲飛去，曾國祥喜極而泣，歎曰，果然有靈異之畫，趙兄弟誠不欺我。秘而藏之。

曾國祥頗仁厚，遣嫁桃、杏二婢，厚贈妝奩。並出巨資，遍訪趙平之行踪逾三年，終無緣再見。（完）

上文提要： 芙蓉莊莊主石霖，突在新婚之夜暴斃房中，而新娘子更被綑綁在椅上，令人疑雲重重的是，新房用的都是鐵窗鋼門，加上發現時內裡反鎖，外人難入，故衆人都認為莊主犯了山神，山神在作祟，而其師弟獲知，便趕往奔喪，途中卻遇上一乞丐，暗示他不要多管閒事，當他趕至，卻發現師兄是為人用重掌震散內臟而死，便問明管家始末，知是人為而非山神鬼怪，故便欲追查眞兇……

俠義奇情故事／逍遙客・文／可飛・圖

劍影俠風

丐俠見義代懲奸　強行逼婚下毒手

好個奸險的梅凌霜，先不必驚動衆人，此事且待祁峯弄個水落石出。

祁峯從靈堂越窗而出，幾個縱身，已到芙蓉閣上，那鐵門前幾天已被陳鳳雛擊壞，如今仍然黑洞洞地開着。

祁峯進入房內，在黑暗中摸索，從墻角找到椅子，端到門邊，試一試，那頭部正好頂住門栓，反手抱椅背，一步一步地挪動椅子，很快便退到墻角，不由得一聲冷笑，一切都了然於胸。但冷靜一想，作案方式似乎是肯定無疑了，但事情卻還存在很多疑問，又反回靈堂，坐椅沉思。

祁峯心想：二師兄有才有貌，這蠻女為何謀害他？照那乞丐輓聯上說，二師兄或許有些貪色，但他明媒正娶，合理合法，也無死罪，何必下此毒手？這裝神弄鬼，掩飾得如此巧妙，究竟是何人之計？梅凌霜背後的鐵掌高手又是誰？殺人之後，又為何不雙雙逃走了事？

祁峯在靈堂上一陣苦思冥想，不覺東方發白，他心裡也漸漸有了主意——無論情況如何，若要找到兇手，只在此女身上。

＊　＊　＊

次日一早，祁峯見師兄屍體不斷發臭，棺底下，已有一些臭水流了出來，見大師兄幾日不到，想必有事不能及時趕來，故叫馬勝派人把師兄入葬掩埋了，自己在家歇息，養精蓄銳，到了天色一晚，便穿上夜行衣靠，背插寶劍，向馬勝問明路徑，悄悄離開芙蓉莊朝梅花莊而去。

一路行來，只見羣山空濛，高聳入雲，起伏連綿，一勾殘月模糊暈白，忽地，從芙蓉莊方向似乎隱隱有馬蹄聲傳來，時隱時現。

祁峯也不猶豫，提氣縱身，施展夜行輕身術，如鷂子穿林一般地穿松林，過山道，飄然西去，來到三神祠，只見那殘檐斷匾依舊，在暈白的月光輝映下，更顯得頹敗殘破，祁峯想起前幾日之事，不由得暗暗好笑，便對着那廟門一揖到地，朗聲稱道：「那三神聽清楚了，我祁峯前日誤聽人言，打了諸神尊像，實在不該，請三神海涵寬恕。」說畢哈哈一笑，繼續往西行去。

就在祁峯縱身離去，三神祠內閃出一條黑影，無聲無息，若即若離地緊緊跟在祁峯後面，此人輕功甚是十分了得。

祁峯來到梅花莊，按照老管家的指點，找到了梅凌霜戶籍，只見矮矮的三間茅房，院子裡幾叢修竹在搖晃，旁邊一棵參天老榕，環境倒是非常幽雅，別有一番古樸風味，祁峯心中嘆息道：「不料這樣一個絕麗美人的居室，竟然是如此清貧簡陋。」

祁峯將身一縱，便輕輕地越過泥墻，落在院內，見中間一房尚有燈光，便聳腰一縱，飄飄上了房頂，使一

個「游龍盤柱」功夫，雙腿纏住房檐，探身而下，左手勾住墻縫，右手弄了些唾沫，將上邊的紙窗輕輕弄開一個小孔，一雙夜鷹般的眼睛往裡窺探。

只見房內擺設着一個靈位，前面燃着數點白燭香火，祁峯定睛一看，那牌位上分明寫着「梅公黃江之神位。」他內心一驚，暗想：這事倒怪了，怎麼這梅公也死了？

祁峯又一轉眼珠，卻見一個身着喪服的老婦人在那裡守靈。她面容悲戚，不時低頭挽起衣袖按按眼角，祁峯正驚疑間，忽聽得隔壁房內有些響動，並隱隱傳來壓抑的抽泣聲。

只聽那婦人說道：「梅兒，你在哭什麼呀？事到如今，也不必悲傷過度，幾天來不吃不睡的，也不是辦法……」

隨着竹簾一掀，從隔壁房內走出一個妙齡少女，穿一身雪白的麻衣孝服，頭纏白布巾，手提一個竹籃，上面一塊白布蓋着，這女子果然長得十分俏麗，雖然身着喪服，依然顯得仙姿綽約，端的是柔美絕色，但見她面容憔悴，毫無半點血色，眼圈發黑，神色凄楚，雙眉間似乎鎖着深深的憂愁。

那少女輕移蓮步，來到老婦人膝前跪下，顫聲道：「娘親」，便哽咽地泣不成聲了，那婦人愛憐地將女子一把摟住，抽泣道：「好可憐的苦命孩子，芙蓉莊的事剛過，思林總兵又派人來硬要提親，欺我孤兒寡母，也不管喪服在身，這是什麼世道啊！」

母女倆抱頭痛哭，其情狀十分悲涼凄慘。

祁峯初見此女時，雙目似乎噴出來，此時見此慘狀，掀動了俠義之心，怒氣卻也消去了大半，心也漸漸地軟了下來。

看來此女與二師兄決非情投意合，明媒正娶，這其中必然還有蹊蹺，半晌，又見那女子含淚訴說道：「孩兒日間已到爹爹墳上去祭奠過了，白家那邊卻不便去，趁今夜月明，四下裡清靜，孩兒想往松崗上去見他一面。」

老婦人垂淚道：「可憐那書生白世高，待妳一片痴情，也該去看看的……只是夜裡行動不便，我兒執意要去，必然要多加小心。」

祁峯聞言思忖道：「我原先想的不錯，其間果然有奸情，今夜我倒要看看此女夜上松崗會的究竟是什麼人？」

梅凌霜道一聲：「娘親多保重！孩兒現在就去了。」便提了竹籃，開門而去。

那老婦跟隨到門口，一再叮囑道：「我兒一路要小心，快去快回。」梅凌霜應聲而去。

祁峯翻身下屋，輕輕越過矮墻，緊緊跟踪在梅凌霜之後。

此刻，已是夜深闌靜，村子裡一片靜寂冷清，只有朗朗的一片銀光輕輕地灑着地面，院子裡樹影叢叢，猶如幢幢鬼影在搖晃，梅凌霜出得院來，村子裡頓時傳來了幾聲犬吠，漸漸地梅凌霜那雪白的身影已在田間小道上翩翩而行，夜色中，更覺得十分顯眼。

祁峯相距約五、六丈遠，一伏一縱地緊跟在後。

梅凌霜和祁峯的影子去得不遠，那屋旁的老榕樹上卻又飄飄然地落下一道黑影，而後又如幽靈似地悄悄跟在祁峯的後面。

更有怪事，當祁峯他們三人從村口魚貫而出，漸漸遠去的時候，樹邊的深草叢中，又有一道黑影，拔地臨風而起，在半空中幾個盤旋，宛如大鷹衝林似的早已飄出數丈之外，此人身輕如燕，身法之妙更不待說。

黑影悄無聲息地跟在三人之後。

＊　＊　＊

梅凌霜踏着溶溶的月色，晃晃匆匆地走了三四里地，來到一帶叢林前，緩緩地登上松崗過樹林，祁峯一路跟踪在後，仔細觀看，只見月光透過樹梢，疏疏落落地灑在一座座土堆上，土堆前面，全立着一塊塊灰白的石碑，分明是一座墳崗！祁峯在內心思忖道：「這女子好大膽量，深更半夜獨自來到這亂墳崗上，究竟要與誰在這裡幽會？那竹籃裡盛裝何物？」

梅凌霜在凄涼的松林間尋找，在陰森的墳地裡穿行，她繞過兩棵參天古松，眼前展出一片空地，在暈白的月光之下靜靜地躺着。

忽然，梅凌霜喊叫一聲：「世高！」便向一座新墳奔去，噗的一聲，跪倒在墳前痛哭，深夜裡，那哭聲如泣如訴，發自肺腑之音，令人聽着十分揪心。

梅凌霜一邊哭，一邊死命地用那纖細的手指掏着脚下的泥土，雙手捧着，顫抖地添到墳頭上，一把、一把地添上，添上……而後又打開竹籃，取出香燭紙錢，點了香燭火把，擺上祭奠之物，焚燒紙錢，墳前頓時昇起了一縷縷黃色的火焰，梅凌霜又接着把酒灑上去，那火苗騰地昇高，霎時又變成了藍藍的火苗。

梅凌霜像一尊雕刻的玉像，一動不動，呆呆地看着燃燒的紙錢，在那跳動的火苗中，似乎浮現出一幕幕的往事，祁峯躲在樹身後，靜觀細察，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在梅凌霜的臉上，表情是那麼複雜呆板和哀傷，她的心情分明也是如此，祁峯又看清了墳碑上的幾個大字——白世高公之墓。

「她，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女，深夜裡到墳崗上來，會的竟不是一個活人，而是一個墳墓，好一個眞情的、剛烈的女子，可憐！可悲！可敬！」祁峯內心暗嘆不已。

他眞恨不得馬上轉身離去，但「劍影俠風」的名聲提醒了他，案子還沒有徹底了解，眼下正好順此機會，問個

究竟，豈能半途而廢，如此空手離去？由此看來，兇手並不是白世高了，那麼究竟是誰？又是何人具有如此神功？竟能一掌置華山高手於死命？不管怎樣，要找到兇手，只問此女。

祁峯想至此處，又想起二師兄慘死之狀，便縱身跳到梅凌霜面前，冷冷地一聲長笑道：「你就是梅凌霜了？那芙蓉莊主可是你謀害的？」

梅凌霜慢慢抬起頭來，月光下，那是一張絕麗的，如霜似雪的悲戚的臉，上面儼然毫無半點驚惶，似乎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見她呆呆地看着祁峯，默默無語。

祁峯又道：「看妳年紀輕輕的一個女子，或許是事出無奈，或是與妳無關，不管怎樣，只要你供出兇手姓名來，我祁峯不追究妳的過錯。」

梅凌霜緩緩地站起身來，一手扶着墳碑，半晌才冷冷地說：「既然你是石家的人，那要殺便殺罷！」

祁峯心中暗想：「哼，世上眞有不怕死的女子……我倒要好好地驚嚇她一下。」便從背上抽出那柄寶劍，在手上劃了一道弧形，月光下，但見青鋒似雪，寒光閃耀，祁峯佯裝左劈右砍，劍鋒在梅凌霜周身劃來閃去。

梅凌霜竟無半點懼色，依然挺身而立，猶如一尊雕像，任意劈砍。

「妳到底說還是不說？」祁峯一聲怒吼，那寶劍抖了數朵劍花，正要佯裝向前刺去……

驀地，背後傳來一聲鬼嘯，那聲音淒厲、深沉而又低沉，刺耳非常，令人毛骨悚然。

仇家到了，劍影俠風猛地一驚，飛快地轉過身來，正待揮劍來迎，却見那棵參天古松上面，飄然飛下一條黑影，如大鵬落地一般，輕輕地落在他的面前。

* * *

古松上的怪影飄然落下地來，月光下只見一個手持鐵板竹杖的老者站在墓旁，朗聲笑道：「好一個『劍影俠風』竟在深夜林間欺侮一個弱女，豈不壞了華山派的名聲。」

祁峯聽音辨貌，大驚失色，那墓旁分明站着那個手持鐵板的老乞丐，但見他衣衫襤褸，銀鬚如霜，儼然地站在墓旁，神威凜凜。

祁峯不禁打了個寒噤，心道：「難道他……這來去縹緲，行踪怪異的老頭，竟是殺害二師兄的仇人？若不是他，又爲何跟踪到此，酒店相會之言何意？那輓聯……還有這怪嘯之聲……」

祁峯驚魂未定地用劍指着那乞丐道：「你鬼鬼祟祟的跟踪我幹什麼？我二師兄之死是否與你有關？」

「哼，我幾次好意勸你少管閒事，行了兄弟禮數及早登程，尋找光明一路。不想你這樣自私固執，以本人私仇爲重，窮追不捨，嘿嘿，現在又追到松林崗來了。」那乞丐譏諷道。

「好個老叫化，我二師兄慘死在你手下，卻來勸我少管閒事，你裝神弄鬼，害我師兄不算，還來戲弄我祁峯於股掌之中，想那梅凌霜年輕單純，又是女流之輩，哪裡想得出那麼多的陰謀詭計？分明是你這老奸巨猾的東西在幕後驅使策劃。」祁峯只覺得一股怒氣從脚底直湧上來，氣得渾身發抖。、

他驀地大吼一聲：「老妖頭，今日我將會爲師兄報仇，看劍！」雙足點地，如箭離弦地往前一縱，只見寒光一閃，那劍鋒便已刺到那乞丐的前胸，劍法之神速，寸筆難喻，雖然沒有閃電之速，卻也像箭頭飛出一樣急快，迅捷無比。

那乞丐見對方來勢迅捷兇猛，便向左縱開兩步，好個性急莽漢祁峯，哪容得那乞丐縱身閃避，一劍穿空，等那乞丐脚步一落地時，又「呼」地一劍向左橫砍過來。

那乞丐的身法何等閃快，急忙霍地俯身下塌，輕巧地避過險招，半仰着臉地望着祁峯笑道：「劍影俠風，劍影俠風！劍法之風快而神速，果然名不虛傳。來！來！來！用劍再往老夫頭上劈一劈，剛才的高招老夫還沒留神看清楚呢，再來幾劍讓老夫開開眼界。」

祁峯一生哪裡受過這般輕視，他話也不回，果然一劍劈空砍來，月光下，一道寒光猶如空中閃電似的往那乞丐頭頂劈來。

那乞丐這次可懶得挪動步子了，乾脆用竹杖往上一撥，雖然祁峯握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這乞丐的竹杖本來也該自撥自折，怎奈他杖法絕妙無倫，並不迎着劍鋒擋開，而是稍一斜點往劍身。

祁峯以爲正中了下懷，想那乞丐的竹杖是精鋼所鑄，也難免被劍鋒削爲兩節，眞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不料自己的寶劍卻被蕩過一邊去，這樣絕妙的杖法眞是聞所未聞，當下也不敢怠慢輕敵。

祁峯一劍砍空，身形一矮，那雪亮的青鋒貼着地皮驟然伸出，彷彿一條銀蛇爬地而來，張着毒嘴，向那乞丐的膝蓋穴伸去，一口要將那乞丐咬死於非命。

這一劍從上至下，變化神速，來勢十分怪異，本是華山游龍劍中絕招「青龍出海」。這一招辛狠毒辣，一般常手不識底細，那膝蓋穴不被點中，雙足也被橫劍砍斷無疑，幸得那乞丐識得就裡，兩塊鐵板迅快的挾住了劍身。

自信劍法高超的祁峯，這時也無不感到駭然。暗想這進劍之力少說也有幾百斤，這乞丐能用一雙鐵板挾住，足見他的功力已至臻化之境了。

祁峯用力抽回劍身，正待向前刺去，忽見一道黑影從頭頂掠過，便不見那乞丐了，祁峯大吃一驚，正疑惑

間，忽聽那乞丐在背後哈哈地朗聲大笑，急忙轉過背後來，見不遠處站着那個乞丐，心下駭然不已，他千萬想不到這乞丐竟會在他眼皮底下飛過自己的頭頂落到自己的身後，莫非他懂得隱身法不成？

那乞丐朗聲笑道：「好劍法！」說着將右手中的兩塊鐵板往腰間一插，左手竹杖一抖，「我今日且用此物代劍來領教領教你的游龍劍術，有什麼厲害招數盡管使來吧。」

劍影俠風知道遇上了勁敵，以爲那乞丐之言決非虛語，又見他身法怪異神速，心中不敢怠慢輕敵，當下左手食中二指平伸，揑了一個劍訣，右手寶劍挽起一道寒光，刹時又隱於身後，霎時寒光忽前忽後，時隱時現，劍影挾着勁風呼地向那乞丐捲將入來。

月光下，那乞丐看得眞切，知道對方使的是正宗游龍劍中的「佯攻起勢」「深潭藏蛟」。禁不住讚嘆一聲：「來得好！」未等祁峯的劍鋒到來，看準對方下盤空隙，乘機俯身下塌，一個「橫掃千軍」，杖朝祁峯雙足橫掃過去。

祁峯也不偏讓，順勢往下一砍，霎時挽起一道青光來削那乞丐的竹杖，不料那乞丐這一招乃是虛招，他亦不懼寶劍鋒芒，一見青光閃到，中途把杖頭縮回，待祁峯一劍削空，急使了個「白蛇吐信」杖頭如飛箭一般向祁峯的膻中穴疾點過去。

祁峯大驚，欲揮劍擋開已來不及，急使個避身絕招「仰面看雲月」，身子往後一倒，接着又是一個「懶驢打滾」，滾過了一邊去，只驚得他額頭冷汗虛出。

那乞丐卻笑道：「怎麼，游龍劍中還有滾地打法？」

祁峯何曾受過這般熱嘲冷諷，心中又羞又惱，想這老東西手中只有一條竹杖，無非是閃展騰挪，點打穴位，也叫他吃一劍，那時看看是誰窩囊？

祁峯主意已定，一個大鵬展翅，在平地凌空而起，宛若龍騰虎躍，在空中一招「天女散花」，只見點點寒光，如冰花暴雨般地向那乞丐凌空撒來。

那乞丐識得這一招敗中取勝的厲害，急忙閃身騰挪，祁峯一落下地來，劍法倏然一變，追着那乞丐刺、揮、劈、砍。眞是劍帶勁風，招招要命，只逼得那乞丐步步倒退，沒有一絲縫隙可乘。

這一來，那乞丐頓時感到吃力了，自己的竹杖又不能與劍鋒相碰，想用竹杖點着對方穴位又談何容易？對方的劍氣重重疊疊地裹住周身，四面八方像圍着數十把寶劍，端的舞得風雨不透，妙至毫巔，不由得大吃一驚，其實，此時祁峯已施出了兩敗俱傷的打法，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那乞丐不由得大喝一聲：「誰跟你拚命了？」

原來武林中也有不救本身的時候，同時出手反擊敵人，這便是兩敗俱傷的打法，不到萬不得已之際決不可輕用，眼下祁峯自恃寶劍，用起這種險招來竟肆無忌憚。其實，那乞丐內功深厚，運起內力來可達竹杖頂端，不僅是點打穴位，甚至可將人體洞穿，饒是如此，竹杖畢竟敵不過寶劍，那乞丐怎不落敗下風。

祁峯聽那乞丐這麼一喊，心中沾沾自喜，看你竹杖有多少能耐，便是如若聽不見一般，只顧揮劍來砍，一劍快過一劍，全取攻勢招數，閃閃青光如數條銀蛇圍着那乞丐飛舞，那乞丐果然是縱縱閃閃，漸漸有些手忙脚亂，急忙喊道：「無寃無仇的，何至於兩敗俱傷，你那二師兄本是武林敗類，該是死有餘辜！」

祁峯聞言，心中一動，暗道：「我二師兄眞是道德敗壞麼？又不見得有那裡失江湖武林道規，何言武林敗類？這乞丐剛才爲何又不及敘說，現在落敗下風卻來誑言，就算二師兄有不是之處，也可明爭明鬥，何故暗地裡裝神弄鬼，暗害他人？這豈是武林中人之所爲？」祁峯想至此處，一股無名火又焰騰騰地湧上心來，當下加緊了劍速，招招逼進。

那乞丐怒喝道：「劣種！我幾次好意提醒你，那輓聯之意也給你暗示明白，你竟執迷不悟，還想用兩敗俱傷置老夫於死地，老夫今日先給你點點穴道，以示訓你日後的狂妄，看招！」說着舞起竹杖，勢如山風海雨，但見杖影封雲閉月，舞得天昏地暗。

祁峯看得眼花撩亂，劍鋒不知往何處砍去，劍法漸漸使得慢了，那乞丐乘機一招「白蛇吐信」一杖伸出，直送到祁峯胸前膻中。

祁峯大驚，急忙回劍一削，那裡還來得及，只聽得他「啊！」的一聲慘叫，寶劍脫手，身子便栽下地來。

正在此間，忽又聽得「叭嗟」的一聲暴響，不知何處飛來一道鞭影，鞭梢如電光石火一般閃快，早已捲着那乞丐的竹杖，呼的一聲，拋去了九霄雲外。

那乞丐突遭襲擊，不由得大吃一驚，一時如墜五里霧中，當下雙足一點，如驚鳥投林，早已竄出一丈開外，趕快轉頭喝道：「那裡速客，有本事來明爭明鬥，何故暗算襲人？」

只見半空中投下一道黑影，一個盤旋，早已落下地來，便又「哈哈」大笑道：「你這老叫化，殺人尚可弄神作鬼，暗算人家，爲何別人又不可如此，此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今日特來爲師弟報仇，看你還有何理何言？」

那乞丐辨析方位，知道此人是從另一棵古松飛身下來的，其勢如鷹撲鶻起，身法閃快而又悄無聲息，像這

樣上乘的輕功，在武林中已是罕見了，故不由暗暗稱奇，便對着那黑影道：「你是何人，你不知一二，何言我暗算傷人？」

月光下，但見一個五短身材的人，手持一條長鞭，在空地上凜然而立，用鞭指着那乞丐道：「我何不知你的底細，今夜特來為弟報仇。」

這時，祁峯聞言，知道大師兄「雪霜風鞭」林雪霜已到，心中大喜，上身雖然不能動彈，幸得那乞丐還沒有點他的啞穴，故而口還能言語，便急聲叫道：「師兄，你來得正好，快與我教訓這老叫化。」

原來，祁峯夜探梅花莊時，林雪霜已連夜飛馬來到芙蓉莊，聽馬勝說二師弟石霖已經入葬，三師弟祁峯前往梅花莊去了。

林雪霜也不作片刻休息，向馬勝問明途徑，一夜馬不停蹄，急急趕往梅花村來追祁峯。

看看前面不遠處有燈光閃亮，料知已近了梅花村。

他怕馬蹄聲驚動村莊，故而把馬牽到路旁林間隱蔽的地方綁好，施展夜行輕身術，不一刻便已來到村口，見一屋燈光閃處，走出一個白衣女子，漸漸向村口走來，便趕忙伏到草叢裡去。

隨後，又見那女子身後有一道黑影時隱時現地尾隨跟踪而來，那身形像是祁峯，正準備低聲呼喚，卻又發現一道黑影從一棵老榕樹上飛將下來，悄悄跟在祁峯身後，不由得大吃一驚，便悄無聲息地跟了上來，準備暗助祁峯。

林雪霜聞得師弟叫喊，趕忙舞動鋼鞭，「叭噠」的一聲脆響，鞭梢輕輕地點着祁峯的「膻中」大穴，接着繼續點了「期門」「大横」兩處穴位，解開了封閉穴位。

祁峯在地上動彈幾下，而後一個鯉魚翻身從地面上一躍而起。

林雪霜見師弟的穴道已被解開，心中稍為寬慰，卻向那乞丐冷笑道：「老乞丐聽着，今夜我雪霜風鞭特來為師弟報仇，見你手中又無兵器，這樣赤手空拳來擋我的鞭梢不為公道，我且送你一件兵器罷。」說着軟鞭一甩，早已捲住祁峯棄落在地上的寶劍，但見銀光一閃「呼」的一聲，一柄寶劍倏地向那乞丐跟前疾飛而去。

剎時，在沉寂凄冷的墓地上響起了一聲女子的尖叫，顯得異常凄婉，那梅凌霜本來站在墳前觀戰，很為那人躭心，此刻見形勢險惡，不由得驚叫起來。

喊聲猶未止，卻聽得「當」的一聲震響，火花四濺，那柄寶劍被彈了回去，在半空中劃了一道銀色的弧光，而後又飛到了祁峯跟前，顫悠悠地插在泥土上。

原來，那乞丐見劍光閃到，忙從腰間抽來一塊鐵板，往那劍背上一磕，那劍便脫鞭反轉回去。

那乞丐哈哈地縱聲大笑道：「好個『雪霜風鞭』，鞭法果然似冰霜暴雨，使得如此狠辣絕妙，老夫今日總算領教神鞭的高招了，不過，老夫自有兩塊鐵板作兵器，這劍還是留給你師弟用吧，為難之時也好兄弟倆一齊上。」

林雪霜聞言，只氣得七竅生煙，把鞭虛晃一下道：「你有何德何能妄說此言，可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麼？我林雪霜從來是單打獨鬥，師弟已敗在你手下，還有何可言，我今夜倒要領教領教你的高招，有何本事盡管使來，少說費話。」言罷，只聽得「叭噠」的一聲爆響，鞭梢早向那乞丐頭頂「百會穴」點將過去。

那乞丐也不偏讓，雙手拿着鐵板，一個銅頭撞鐵壁，只朝那林雪霜胸口猛撞過去，林雪霜猛地吃了一驚，趕忙收鞭向左縱開兩步，那乞丐也是鐵板向左一揮，右手鐵板跟着伸了過去，兩塊鐵板如同兩把短刀，只跟着林雪霜的周身疾來閃去。

常言道「鞭長莫及」，而林雪霜此時卻兼之鞭長了，兩人相近，鞭梢也無處使，他見兩塊鐵板逼來緊迫，左掌虛晃，向後縱開數步，復又舞起鞭來，但見得彩練浮空，人影恍惚，舞到酣處，只聽風聲呼嘯，竟不知人身何處，其勢如狂風暴雨，向那乞丐周身劈掃而來，那乞丐只是縱縱閃閃，一點也不能脫身，只是跟着鞭影游動，漸漸地處在下風。

原來，這軟鞭長一丈五，前端繫着一顆雞蛋大小似的鋼球，以點打對方穴位，整條鞭都是鋼絲纏就，具有伸縮能力，就像是一條彈簧鋼鞭，劈、掃、伸縮自如，如同人的手臂一般，更加上「雪霜風鞭」輕功卓越，舞起鞭來也正恰到好處。

那乞丐見長短兵器交鋒甚為吃虧，如再繼續這樣跟着鞭影游動，久必力竭，當下把鐵板當作暗器使用，迅手一擲，兩塊鐵板如同兩把鋒利的匕首，在月光中閃着兩道銀光，颼颼地夾着一股勁風向林雪霜「膻中、氣海兩大要穴疾飛而去。

林雪霜見那乞丐變換手法，又見有兩道寒光閃到，情知不妙，百忙中，一鞭掃落一塊鐵板，左手兩指挾住了另外一塊，那知那乞丐用的是分神之計，並不着意傷人。趁林雪霜雙手擋開兵器之時，一個箭步搶上前來，右掌往上翻飛，林雪霜未及收鞭，被他一手抓住鞭梢，然後將鞭繞過脊背，用力猛地一拉，林雪霜的身子便不由自主地往前跌去，眼看鞭子就要脫手而去，落入那乞丐手中。

好一個「雪霜風鞭」，只見他急中生智，借那乞丐猛力奪鞭之際，身子凌空而起，半空中長鞭一抖，霎時如數隻銀環鐵鏈，層層叠叠地將那乞丐連身帶臂纏住。

好乞丐，只見他運勁周身，暗運

內力，大喝一聲：「斷！」那鋼鞭便嗶嗶剝剝地斷為數節。

在旁的祁峯看得驚呆，內心驚詫不已，像這樣內功深厚的人也可算得罕見罕聞了。

那梅凌霜剛才卻是一陣心慌，她無時不為那老者擔心，環境出人意料之外，這才鬆了一口氣。

林雪霜見鋼鞭已斷，心下駭然，但他並不懼怕，急忙張開一雙鐵掌，以泰山壓頂之勢，向乞丐頭頂劈空打來。

梅凌霜「啊」的一聲慘叫，雙手掩面，不忍目睹這一幕致人非命的煞星大殺。

那乞丐也眞够藝高膽大，一點也不偏不讓，雙手撐天，接住了林雪霜的雙掌，然後用力往前一送，林雪霜的整個身軀便如同一隻笨重的飛鵝一般撲到了兩、三丈開外，這一變化，化險為夷，沒有深厚的內功修練和絕妙的武功何以能為，這眞是匪夷所思。

林雪霜失魂地落到了空地上，心驚膽顫地站在那兒，張着大嘴，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那乞丐朗笑道：「雪霜風鞭！如今你還有甚麼高招？」

林雪霜見兵器被毀，又羞又惱，滿臉通紅，說一聲：「且等三年以後再來跟你見個高低！」說罷，轉身便走。

祁峯握着寶劍，望着師兄，林雪霜喝道：「我們技不如人，走啊！還比什麼！」祁峯忍氣吞聲，憤憤不平地插上寶劍，默默地跟在師兄後面。

「且慢！」那乞丐大喝一聲：「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走了麼？」

林雪霜轉身來喝問道：「你還要怎樣？」

「你兩個先給這位姑娘陪個禮來。」老人的語氣十分威嚴，說着轉身向梅凌霜一指。

林雪霜、祁峯見那乞丐語氣威嚴，不由自主地挪步向梅凌霜移去，梅凌霜雙目淚下默默地轉過身來，低頭對着墳碑悄悄飲泣。

此刻，玉兔已高昇天際，大約已是中夜時分。這一座墳崗靜得像在墳墓裡躺着髏骨和死屍一般，秋風吹着片片落葉，向着這一片墳墓灑來，猶如一張張紅、白紙錢飄落一地，顯得異常荒涼。

林雪霜、祁峯心中感到愕然不解，不知道這怪異的老頭存心何意，他——莫非是丐幫高手？祁峯按捺不住心頭疑惑，連忙問那乞丐道：「你究竟是何人？這樣無止境地來管我們閒事？」

那乞丐隨着仰天大笑道：「事到如今，便全說了罷，我便是你們師父紅塵道人的老友，十年前路過華峯山，曾與你師父同室論劍，抵足而眠，當時你們剛投師學藝不久，老夫因有事在身不能和你們相見，不想今日不期而遇，眞是三生有幸，哈哈哈，既然你們要知道老夫名號，江湖上人稱『萍踪丐俠』李壽是也。老夫一生雲游四海，除暴安良，壓邪扶正。如今，你師門內出了敗類，便是那飄飄白雪石霖，强娶良家少女，我為顧存華山派師徒的名聲，不願張揚出去，只在暗中剪除了這個惡賊，也是為了使我走後，白、黃二家能够安居樂業，避免那芙蓉莊的朋黨惡奴報仇，才設下這套裝神弄鬼之計，老夫本想做得手脚乾淨俐落，無奈你劍影俠風不聽良言相勸，自作聰明，尋根究底，一意要破獲此案。今日既然探到梅花莊來，追逼這梅凌霜姑娘，看來你已發現了端倪，老夫乾脆當着梅凌霜姑娘和你大師兄之面，將事情的始末在此說清，從此私下了結，誰也不得張揚出去。」

原來，這梅凌霜與本村書生白世高從小青梅竹馬，情深意摯。黃江老人與書生白世高之父又是詩文之交，便為女兒定下這門親事，那芙蓉莊主在今春郊遊時得遇此女，只被迷得神魂顛倒，回莊後寢食不安，便派人到梅花莊來强行提親，並定於八月中秋娶親。

眼看梅凌霜的婚期即將臨近了，那白世高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幾次到芙蓉莊來說理。芙蓉莊主石霖即以重金收買，但均被白世高一一拒絕，一時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暗想：「如不除此後患，那能斷得梅凌霜的一片痴情！」盛怒之下，將白世高驅逐出門，並順手在白世高背上按了一掌，一股陰毒之氣頓時往那白世高的後心湧來，貫穿了五臟六腑，當晚回到家便氣絕身亡。

即在此時，「萍踪丐俠」路經梅花村時，見村中一家有號哭之聲，覺得有些蹊蹺，一經過問，才知道出了一樁搶親害命之事。

李壽循聲來到白世高家裡，一看那書生背後印了一個黑掌，這分明是武林高手毒掌所致，心中甚為震怒。

他深知這毒掌法乃是華山紅塵道人所創，難道是他手下徒弟幹的？一經了解，果然是他門下高徒——廣西三虎中的一虎石霖所為，李壽大為震怒，故決定為華山派鏟除奸徒，清掃門戶，為了避免張揚尋衅和惡奴報復，盡量不落痕跡，才設下弄神裝鬼之計，並告知梅凌霜，中秋夜有人搭救，叫她趁石霖酒醉之機，暗暗打開門栓，以後一切聽來人安排，故此，才有三神祠借鬼傳兇，趁風揚沙，鬧堂鬧宴，畫符驅鬼……一連串迷魂陣，均是丐俠一人所為。

李壽說到此處，眞相大白，祁峯與林雪霜默言無語，長吁短嘆，暗叫慚愧。

老人也仰天長嘆道：「我以為從此平安無事，誰知思林總兵又要娶她為妾，只為一個弱女長得漂亮一些，別人便放她不過。」



梅凌霜像一尊玉雕塑像，呆呆地站在那兒。秋風戲弄着她的衣裙，吹拂着她的鬢髮。二十幾天來，她的眼淚已經流乾了，她原以爲白世高是暴病而死，沒想到他竟然是爲了自己被惡人毒掌所害，她漸漸地感到死神似乎降臨到自己身邊，心想：如今豪紳、官府步步相逼，那裡才有窮人的出路？難道能讓一個游俠來保護自己一輩子麼？

梅凌霜頓時感到心亂如痲，她一陣頭暈目眩，心中只閃着奄奄一息的火花，她恨不得拚命地嘶喊一聲，把滿腔的寃屈、煩惱和心血向着墳頭傾吐，向着整個世界噴灑。

「如今我已孤身一人，活在世上有何意思，不如一死以報知音罷。」

「不，不能這樣，我若死了，娘親她……難道讓她一個人在這艱難世上孤身冷影地生活嗎？不，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要堅强地活下去，那怪俠恩人，他不是有非凡的本領嗎？我何不……」

梅凌霜慢慢地從死神的魔掌中掙脫出來，心靈的火花閃着無數點生命的光環，她彷彿從夢中轉醒過來，慢慢地移動身子，轉過身來。

月光好像越來越亮了，星光似乎也繁多起來，一閃一閃地跳着，好像人的心臟在跳動。

祁峯待那梅凌霜轉過身來，急忙單膝下脆，雙手抱拳道：「姑娘請多多包涵，在下祁峯多有得罪了。」

梅凌霜慌忙地一揖還禮道：「大哥請不必多禮，事情既已過去，就當作沒有這回事吧。」

祁峯又轉向那李壽道：「老前輩在上，受晚輩一拜。」在旁的林雪霜此時也跪下地來。祁峯又繼續道：「在下祁峯生來性急魯莽，得罪了前輩，請李前輩恕罪。」

李壽撫掌大笑道：「這個你師父已跟老夫說過了，兩位英雄請起罷！」

林雪霜、祁峯站起身來，祁峯挽起袖子道：「師兄，還記得我們的誓言麼『除暴安良，壓邪扶正』，如今華山派出了敗類，廣西三虎之名也從此敗在他身上，我們何不與他割斷兄弟情義！」說着用劍將手臂上三虎中的中間那隻挖掉，頓時，一股鮮血從手臂上滲流出來……林雪霜也照此做了。

「萍踪丐俠」李壽仰天一聲長嘯：「有心鋤惡，無力回天！英雄割愛除惡，可敬可嘉！」

李壽扶起二人，轉身對梅凌霜道：「姑娘，事到如今，不如跟我們到別處去避一避吧，如今官府横行霸道，民不聊生，鷄犬不寧，依老夫之意，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姑娘請快回去稟告令堂，收拾東西，今夜立即行動，免得官府尋來，夜長夢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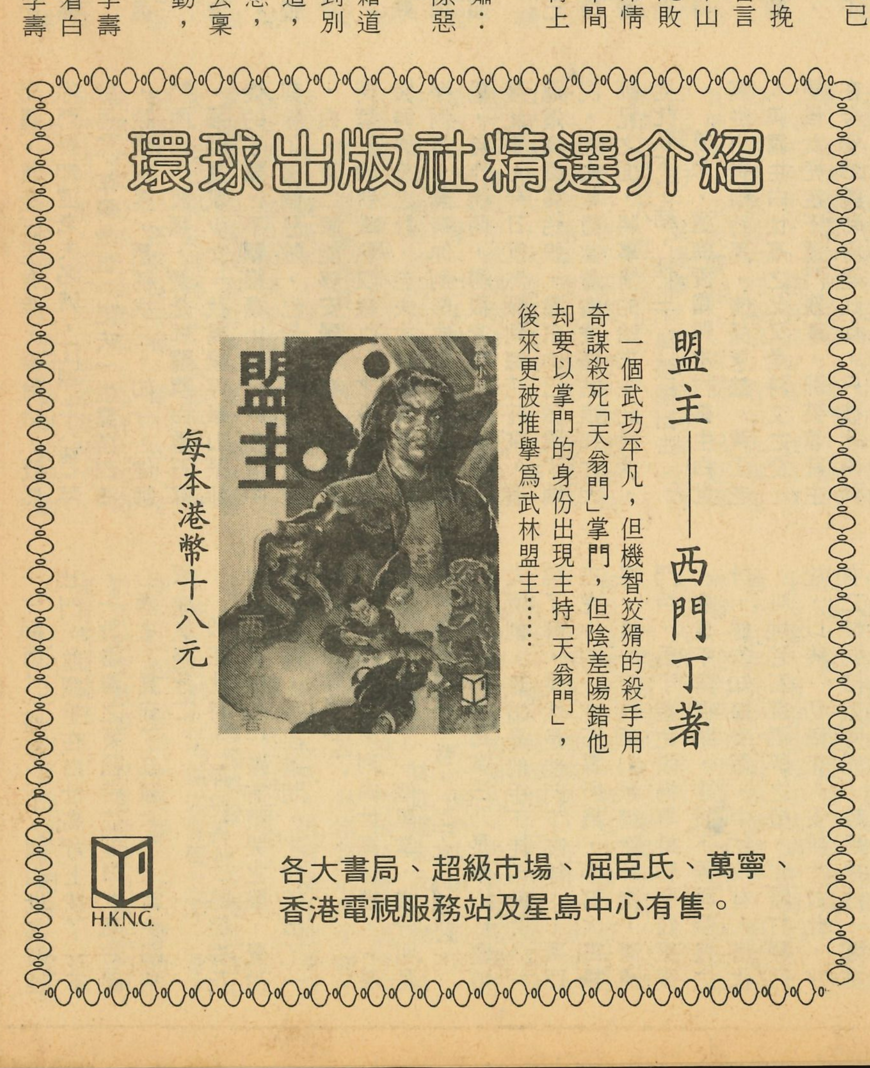
梅凌霜感激地雙膝跪下，向李壽三人行了大禮，便站起身來，看看白世高之墓，這才依依不捨地跟隨李壽、林雪霜、祁峯趕回梅花莊去。

四人來至村口，莊上隱隱地傳來犬吠之聲，此刻，雖然明月高懸，清光朗朗，但田埂上的那一條小路卻是火把通明，把個中秋月夜燒得火紅一片，田野裡，已成了一片汪洋的火海。

火光中，見數十人馬，抬着一乘花轎，前擁後簇地朝村口湧來。

李壽見來路不對，忙壓低嗓門對三人道：「不好，官兵搶親來了。」四人急忙閃入屋內。梅凌霜對娘親略述逃生之意，便急遽地收拾行裝，跟着李壽、林雪霜、祁峯出後門急急而去，人世間的苦難，也不知何處是始，何處是終！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鐵山與秋大俠肺腑傾談，深切瞭解到安岱侵吞韃虜興國之巨額基金，而殺主剮友求榮，若要消除此惡徒，必先要瓦解其强力之靠山，因此與包蓮兒夜潛山東溫巡撫府偸襲，闖入臥室，挾宮中失去之寶物，贜物當前，令巡撫夫婦屈服，親書字據、自畫罪狀爲證。鐵山忿恨官府昏庸黑暗，辭去總捕頭之職，輕身上陣，誓要擒拿兇手並爲消除邊患而追擊到底。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羌笛怨

喬裝貨郎趕路　難逃敵方追擊

鐵山舉目向前面一瞥，果然瞧到十餘名身着勁裝，懷抱兵刃的大漢正橫身攔住去路。

此地緊靠縣城，阻路者不可能是要買路錢的黑道中人。

如果是尋仇麼，鐵山在總捕頭任內，曾經緝捕過不少江洋大盜，如果是他們的親友前來索仇，並不是沒可能。鐵山讓坐騎緩緩前進，至攔路者丈外之處停了下來，及舉目向前一瞥，只見一字排開的是五名錦衣漢子，年齡最大的約莫五旬上下，最小的也在四旬左右。

這般人鐵山全不相識，不由回顧身旁的包蓮兒道：「妹子，妳可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

包蓮兒道：「我也沒有見過他們，不過聽說孟縣近郊有一個虎跑莊，莊主黃仁傑，家傳武功是一桿出神入化的鐵槍，他是兄弟五個，人數正好吻合，這般人又都帶着鐵槍，我想八成就是他們。」

鐵山暗忖：「這就怪了，虎跑莊既非黑道，彼此又扯不上半點瓜葛，黃氏兄弟這一卒衆阻路，豈不令人如墜五里霧中。」

雙拳一抱，鐵山馬上一禮道：「來者莫非虎跑莊的黃大俠？」

那名五旬上下的錦衣大漢哈哈一笑，道：「江南神捕果然名不虛傳，不錯，在下正是黃仁傑。」

鐵山道：「黃大俠率衆阻路，必然有甚麼指教了，請說。」

黃仁傑向鐵山瞧了一眼，道：「指教不敢當，咱們只是想跟鐵總捕頭打個商量。」

鐵山道：「在下已辭去總捕頭之職，黃大俠不必如此稱呼。」

黃仁傑道：「閣下總算有點自知之明，一個盜匪也當總捕頭，豈不是天下大亂！」

鐵山愕然道：「盜匪？你這是甚麼意思？」

黃仁傑道：「我的意思你應該十分明白，留下九級玲瓏塔及火龍珠，放你一條生路。」

鐵山道：「你弄錯了，黃大俠，鐵某獻身公門十餘年，只知道緝拿盜匪，保境安民，豈會作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黃仁傑哈哈一笑道：「在六扇門中混過的，果然都有一副伶牙俐齒，可惜鐵證如山，你縱然舌粲蓮花，也不會有人相信。」

包蓮兒忍不住嬌叱一聲道：「你弄明白一點，姓黃的，在咱們的眼中，虎跑莊還上不了台盤，你今天如果拿不出証據，姑奶奶就叫你橫着回去。」

虎跑莊的三莊主黃仁美大喝一聲道：「好大的口氣，臭娘們，妳是誰？」

包蓮兒道：「我是誰你就不必管了，快拿出証據讓咱們瞧瞧。」

黃仁傑向包蓮兒掌中的鐵蓮花瞥

了一眼，道：「姑娘是姓包吧？果然是一位高人，不過無論姑娘功力多高，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何況包庇欽犯，形同叛逆，天下雖大，只怕難有姑娘容身之處了，在下耿直之言，希望姑娘三思。」

包蓮兒道：「甚麼包庇欽犯，你說明白一點。」

黃仁傑道：「原來包姑娘還不知道，這就難怪了，如今四處都已貼出皇榜，緝拿盜寶大盜鐵山，咱們不稀罕賞金，只是想對皇宮異寶開開眼界。」

鐵山等一行五人同時一呆，他們絕未想到此事竟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變故。

鐵湘菱叫起來道：「准是姓溫的，他竟敢栽贓嫁禍，誣陷咱們，爹，咱們上京……」

鐵山道：「沒有用的，他如非已有萬全準備，怎敢貼出皇榜。」

語音一頓，回頭對黃仁傑道：「咱們是被人陷害，絕對沒有皇宮重寶，希望黃大俠不要誤聽人言，鐵某當感激不盡。」

黃仁傑哼了一聲道：「堂堂皇榜，天下皆知，豈能容你狡辯，識相一點，姓鐵的，咱們現在只是要寶不要人，你如是不知好歹，咱們只好連人也一起留下來了。」

鐵山知道一個人在利令智昏之時，是不會接納忠言的，今日之事，除了生死一搏，已別無選擇了。

在這劍拔弩張，惡鬥一觸即發之際，他却想到了熊起鳳，並立即傳音相告道：「熊少俠，此事與你無關，你快走吧。」

熊起鳳慨然一嘆道：「不要攆我，鐵大叔，咱們風雨同舟，小侄不會獨善其身的。」

鐵山道：「少俠雖是家中別無親人，但不能不爲令師門着想，聽我的勸，快走吧。」

熊起鳳沒有走，虎跑莊却在大莊主一聲號令之下，展開了無情的攻擊。

鐵山迎鬥大莊主，包蓮兒攔下了黃仁松，其餘三四五莊主，由諸葛麟、鐵湘菱，及熊起鳳接了下來。

虎跑莊以大莊主黃仁傑功力最高，掌中一桿鐵槍使得出神入化，他見鐵山空着雙手，雖是挺槍待吐，却沒有當眞刺出，只是冷冷一哼道：「撤出你的兵刃吧，姓鐵的，本莊主的槍可不是稻草作的。」

鐵山淡淡道：「該撤兵刃的時候我自然會撤，黃大俠不必客氣。」

黃仁傑認爲鐵山此擧是意存輕視，雙目殺光暴盛，兜胸一槍刺了過來。

槍帶勁風，氣勢橫溢，這出手一招，已顯出黃仁傑果然具有不凡的功力。

但鐵山當眞像一座不易撼動的鐵山，他對那性命交關的兜胸一擊，好像沒有瞧到似的，直待槍尖貼近胸際，他才足下陡的一旋，讓槍尖貼胸滑了過去。

在黃仁傑來說，這是一個想不到的意外，如非他錯步橫躍，應變得宜，幾乎一頭向鐵山栽去。

現在他明白了，這位江南神捕的一身武功，果然深不可測。

明白歸明白，他却不願就此罷手，財寶動人心嘛，何況他還能倚多爲勝。

伸手向後一招，原先佇立在他身後的十餘名大漢，便一起衝了過來。

槍尖帶着寒芒，向中心八方攢射，鐵山縱然多生了兩條手臂，也無法解除此一危機。

他却一聲清嘯，長衫一盪，他已拔起身形，脚下在槍尖上一點，身形再度上昇八尺，同時雙拳齊攻，暴出一連串的巨响，虎跑莊這般功力不弱的武士，就像被彈丸射中一般，幾乎不分先後的趴了下去。

這些動作快得令人目不暇給，待黃仁傑回過神來，他脅下一痲，已落入鐵山的手中了。

其餘的四名莊主，每一個都栽了觔斗，運氣最差的是二莊主，因爲他遇到了包蓮兒。

這位姑奶奶當年行走江湖之時，以心狠手辣，搏得奪命蓮花的稱號，如今虎跑莊居然敢到太歲頭上動土，她焉能手下留情。

二莊主黃仁松的功力，與大莊主黃仁傑不相上下，但他使得一手極爲陰毒的暗器「袖裡乾坤」，曾經毀過不少成名露臉的人物。

他的鐵槍比包蓮兒的鐵蓮花幾乎長了一半，他却一招都無法使完。

每次一槍點出，無論它的威力多大，總有一股勁風射向他的腕脈，因而招出一半，他就不得不收槍倒竄，否則腕脈受傷，豈不要丟人現眼。

在連攻五招之後，他知道遇到平生罕見的高人，因而在第六招攻出的同時，他發出了陰毒暗器「袖裡乾坤」。

它是縛在右臂上的一個圓筒，其中藏有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只要一按機簧，鋼針便以强勁的力道激射而出，無論對方的功力多高，在他的記憶裡，還沒有人能逃過他袖裡乾坤一擊。

在他的想法，今日也不會例外，包蓮兒功力雖高，袖裡乾坤照樣會追魂奪命。

其實他的這點鬼門道，怎會逃過包蓮兒的法眼，當袖裡乾坤射出之際，竟然失去了目標，他方自神色一呆，雙目忽然一陣劇痛，眼珠讓了位，被兩顆石子鳩佔鵲巢，將它們硬生生的擠了出來。

二莊主變成了瞎子，三莊主失去了右臂，四五兩位莊主六根皆全，只是失去了武功。

虎跑莊的五位莊主，是黃河兩岸的名人，在江湖道上，也有他們一席之地。

如今虎跑莊栽到家了，除了大莊主黃仁傑，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這是一個「貪」字害了他們，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這能怪得了誰？

搏殺結束了，包蓮兒粉頰上還留着一片殺機，她走過來對鐵山道：「大哥，黃仁松好陰損，他的袖中竟然藏着極端毒惡的暗器。」

鐵山道：「妳沒有甚麼吧，蓮兒。」

包蓮兒道：「他瞞不過我的雙眼，但如果換了幾個孩子，後果就難以設想了，所以我摘掉他一對照子，免得他再去害人。」

鐵山道：「這是他應得的報應，妳作的對。」

語音一頓，回頭對黃仁傑道：「大莊主，咱們這筆賬怎麼算？」

黃仁傑冷哼一聲道：「虎跑莊栽在你們手裡，自今以後江湖上不再有虎跑莊這一字號了，莫非你還要趕盡殺絕？」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這話看要怎麼說了，如果咱們落在你們的手裡，必然先是嚴刑逼供，再是送官領賞，咱們素昧平生，幾條命卻要糊裡糊塗的送在你們的手裡，你能說是咱們趕盡殺絕？」

黃仁傑嘆口氣道：「這是愚兄弟利令智昏，但已遭到了慘報，鐵大俠包姑娘如果意猶未足，你們動手就是。」

包蓮兒道：「虎跑莊家大業大，只要安份守已，必然會薪火相傳，閣下却相信奸人嫁禍的消息，要置咱們於死地，你們是咎由自取，這可怨不得咱們。」

語音一落，運指急吐，黃仁傑一身不俗的武功，便已消失得點滴不存。

嬌軀一旋，織指再挺，瞎眼的二莊主，斷臂的三莊主，也被她廢除了武功。

然後長長一嘆道：「咱們被人嫁禍，今後將亡命天涯，過那躲躲藏藏的日子。請問你，黃大莊主，如是咱們換作你，你將如何對付知道你的行踪、而又蓄意找你痲煩之人？還有，為了你們的安全，你會對那般人怎樣處置？」

黃仁傑原本頗為難看的臉色，此時再度一變，因為包蓮兒話中的含意十分明白，那就是「殺人滅口」。

二莊主黃仁松怒吼一聲道：「動手吧，姓包的，妳如果不殺光咱們，咱們會立刻報官，管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包蓮兒面色一寒，一片駭人的殺機由秀目中射了出來，黃仁傑瞧得心頭一懍道：「舍弟言語冒犯，請包姑娘高抬貴手，唉，虎跑莊雖是比不上名門大派，在江湖上也算薄有虛名，只因為了一個貪字，竟落得這般慘狀，鐵大俠與包姑娘俠名素著，難道當眞不留給愚兄弟一綫生路？」

鐵山淡淡道：「咱們僕僕風塵，就是為了緝捕盜寶的賊人，還我淸白，如果處處都遇到像貴莊心存貪念之人，咱們如何能夠緝捕賊人？」

黃仁傑道：「鐵大俠是要殺人滅口了？」

鐵山道：「不，在下只是想給黃莊主一點忠告，如若今後咱們的行踪是貴莊洩漏出去的，一切後果應由貴莊負責，蓮兒，咱們走。」

他們原是要渡河至孟津，再沿關洛大道至陝西的，既有皇榜緝拿他們，這條路就很難通行了。

於是他們改道北上，當晚在一個小鎮投宿。

鐵山是名捕，自然也會易容之術，但包蓮兒更精於此道，他們在鎮上配購了易容的材料，改日上路已然面目全非了。

* * *

鬥馬關是晉陝邊境的一個鎮集，此地雖是丘陵起伏，地廣人稀，但因貫通兩省，常有跑單幫的客人在這裡打尖或投宿。

這天晌午時分，鬥馬關來了一雙年老的客人，男的鬚髮斑白，一身黑衣，年齡約莫六旬上下，口中含着一隻旱煙鍋，一直呼嚕呼嚕的吸個不停。

像他這種人只是一個土老兒罷了，應該平常得很，但他也有不太平凡之處，就是他的左頰靠近鬢角之處，生有一顆豆大的黑痣，痣上還長着三根紅毛。

他的同伴是位五十左右的女人，她雖是年華老去，臉上刻劃着久經風霜的痕跡，仍然令人瞧得出這位美人遲暮的白衣老婦，當年必然曾經風靡一時。

這雙夫婦年事已高，他們在外面走走也礙不着誰，只是這鬥馬關鎮上，似乎今天不同於往日，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鬥馬關的大事，竟然無端端的扯到這兩位老人的頭上來了。

* * *

鬥馬關雖然不是蠻荒之區，却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這兒沒有戍守的官兵，竟然有人把關設卡，收取規費。

所謂規費，就是那些跑單幫的按所運貨物的價值，交出一點金錢，由於所收不多，又能保證他們在這一帶的安全，因而多年來彼此相安，並未出甚麼差錯。

那麼這位設立關卡，收取規費的，必然是一位頗有份量，叫得响字號的人物了。

不錯，此人的確不是常人，在晉

陝一帶，義賊管三山的大名，可以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他攔路收費，私設關卡，說他是賊並不為過。不過他却矜孤卹寡，救濟貧民，所以人們在賊字上給他加上一個義字。

然而如今這位義賊管三山，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收取規費，保人平安，這是他開出的條件，五六年來，他的確作到了，因而義賊管三山也就成了金字招牌。

是有人眼紅？還是瞧不順眼？

不管是甚麼原因，近日來只要是經過鬥馬關，而稍有油水的單幫客，必然會被人洗劫，落得血本無歸。

管三山的金字招牌被人砸了，走這條路的單幫客既然註定要遭洗劫，誰還敢走這條道路？

沒有規費收入，管三山並不在意，但這個臉他丟不起，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以他的地頭熟，人面廣，查起來並不困難，沒有多久他就找到了眉目。

在鬥馬關以北，約莫三四十里是「永和關」，此地也是一個山鎮，但因山道崎嶇難行，因而行經永和關的旅客不多。

近日却不同了，單幫客要討生活，必須找一條能走的道路。

永和關山路難行，而且也有人收規費，收的比鬥馬關還多，只是沒有人洗劫，不至血本無歸，單幫客還是選擇了這條難走的道路。

兩關相隔不遠，為甚麼走永和關的單幫客就不會遭到洗劫？不用說這其中必有文章。

經管三山明查暗訪，才知道永和關最近來了一批陝北的刀客。

這批人有二十幾個，他們頭兒姓郞名敦，渾號陝北狠，永和關設卡收費，就是這般人幹的。

管三山可以設卡收費，別人自然也可以，除非能找到他們搶劫單幫客的証據，就算是管四山也管不到這般刀客。

再說在鬥馬關，武功還說得過去的就只有管三山一個，其餘的只能搖旗吶喊，仗勢唬人而已，如果與永和關翻臉成仇，管三山必然不是那般刀客的對手。

那麼要消滅永和關的這批惡人，就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另請高明。

在江湖道上，管三山確也認識兩個邪派高手，他們住在甘肅省隆德縣東北的六盤山，人稱三毛一條鞭，是一對行為不軌，為正道所不齒的夫婦。

他們貪淫好色，夫婦倆有志一同，各取所需，互不干涉。

除此之外，他們並無惡行，而且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正道人士雖是不滿意他們的行為，却也不便干預。

管三山親赴六盤山，卑詞重禮，終於說動了這對夫婦，三毛一條鞭還有一些私事要處理，叫他先回去，他們稍遲就到。

如今鬥馬關來了一對夫妻，男的一身黑衣，左頰生有一顆豆大的黑痣，上面還長着三根紅毛。

那位白衣婦人雖是美人遲暮，仍有一股令人意亂情迷的風韻，這一對夫婦，不正是名滿江湖的邪道高人三毛一條鞭？

他們入鎮之後，就到一家酒館打尖，好像他們只是吃完飯就走，並不想伸手管管三山的閒事。

他們是高人，自然具有與衆不同的氣派，就算他們是重禮請來的幫手，如果管三山不親來奉請，這雙高人可能就會一走了之。

果然，他們吃完之後，逕自出鎮而去，但才到鎮口，迎面遇到兩個跟他們長相穿着一模一樣的男女，他們雙方同時一呆，不由詫異的停了下來。

莫非他們是孿生兄弟及孿生姐妹？否則怎會這般神似。

如是硬要在他們之中找出差異，就是出鎮的一對，比要進鎮的一對稍微年輕一點罷了。

出鎮的一對不想惹事，他們只是呆了一呆，便錯開一步，要由進鎮的身旁過去。

一聲哈哈長笑，他們被進鎮的伸手一攔，道：「朋友想走？」

出鎮的道：「咱們只是路過這兒，自然要走了。」

進鎮的道：「那不成。」

出鎮的道：「莫非你想留下咱們？」

進鎮的道：「你說對了。」

出鎮的道：「為甚麼？」

進鎮的道：「因為三毛一條鞭是金字招牌，要是被人冒充，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出鎮的微微一怔，道：「你們也叫三毛一條鞭？其實這種渾號不見得怎樣光榮，你們既然捨不得，還給你們就是。」

進鎮的道：「就這麼簡單？」

出鎮的道：「字號都讓給你了，你還待怎樣？」

進鎮的道：「三毛一條鞭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你們要走可以，必須讓老夫替你們作一番改造。」

出鎮的白衣老婦怒叱一聲道：「咱們說過，三毛一條鞭不是甚麼光榮的字號，閣下若要不知好歹，休怪咱們要砸掉你那臭名滿天下的招牌了。」

進鎮的道：「那妳就砸砸看。」

江湖上一言不合，血流五步是常事，這兩對還涉及冒充字號，怎能不鬥個你死我活。

鎮上出來很多人看熱鬧，管三山也是其中的一個，但他却分辨不出這

惡鬥中的兩對，那一對是假的。

兩隻旱煙鍋，兩雙玉掌，兩黑兩白四條人影，將鎮口搞得煙塵蔽空，由於他們鬥得沙石激射，瞧熱鬧的只能站在遠處，否則就有遭受池魚之殃的可能。

在鬥馬關的居民來說，這可是一件新鮮的事兒，他們瞧過別人打架，要是像這麼精彩刺激的，那就只此一樁，前所未見了。

可惜他們表演的時間並不太長，在兩聲悶哼之後，搏鬥結束了，進鎮的一對已經趴在地上，打架沒有了對手，怎能不宣告結束。

獲勝的黑衣老者道：「蓮兒，他們呢？」

敢情這一對冒牌貨，竟然是鐵山與包蓮兒，鐵山問的他們，是指他的一女一徒及熊起鳳，這三名年輕人走在一起，他們是化裝跑單幫的。

包蓮兒道：「出鎮去了，湘菱跟我打過招呼，就在前面等待咱們。」

鐵山道：「好，咱們走。」

此時那對貨眞價實的三毛一條鞭已經扶創逃走了，瞧熱鬧的人羣中却有八個人奔了出來。

「前輩請留步。」

來人是管三山，他衝着鐵山夫婦恭身一揖道：「前輩寵臨敝鎮，晚輩理應稍盡地主之誼，前輩請。」

鐵山道：「咱們萍水相逢，兄台勿須客氣，愚夫婦還有要事待辦，他日有緣當再圖相聚。」

管三山吁了一口長氣道：「晚輩卑詞厚禮，千里奔波，才找來兩個相助的，被前輩這一攪和，叫晚輩如何善後？」

鐵山一怔道：「你是說適才那兩個？」

管三山道：「是的，敝處地瘠民貧，有一些年老貧病者無以爲生，官方既不予救濟，當地又無富人，晚輩不得已而私設關卡，向路經敝地之行商等募一點捐款，以養活敝地貧病年老之人……」

接着他將永和關來了一批刀客，以暴力手段奪去行商，使本地貧病者陷入絕境，向三毛一條鞭求援，實在是出於無奈。

此時湘菱等三人因久候未見鐵山，已經去而復回，並在路旁等待鐵山的指示。

包蓮兒忽然面色一整道：「大哥，解鈴還需繫鈴人，咱們就走一趟永和關吧。」

鐵山略作遲疑道：「好吧，麟兒，你們師兄妹與熊少俠扮作跑單幫的先去永和關，我跟你師娘隨後就到。」

諸葛麟應了一聲，立即偕同鐵湘菱、熊起鳳向永和關奔去。

到永和關必須走一截回頭路，所以管三山邀請鐵山夫婦回到鎮上，並請他們稍作盤桓，聊盡地主之誼。

鐵山辭謝道：「咱們還有要事待辦，無法多作耽擱，只待解決永和關的那股刀客，咱們就不再回鬥馬關了。」

管三山道：「前輩既然如此決定，晚輩也不敢勉强，只是……」

包蓮兒道：「一點小事，管兄不必放在心上，但解決那股刀客之後，善後的事必須有人處理，我看管兄還得跟咱們走一趟。」

管三山連聲答應，帶了兩名手下，隨同鐵、包二人起程，直待紅日含山，他們才趕到了地頭。

待走進鎮口，諸葛麟已經迎了上來，道：「稟師父，已擺平了。」

鐵山道：「沒有傷人性命吧？」

諸葛麟道：「沒有，只是這般人非常兇悍，所以全部廢了他們的武功。」

包蓮兒道：「一共有多少個，他們的老巢在那裡？」

諸葛麟道：「他們一共二十四個，全是山西大同附近走邊的刀客，因爲走邊很辛苦，油水也不多，他們認識永和關的一個土混混，所以就轉移到這兒來了。」

鐵山道：「管兄，此間的事業已了結，往後該怎麼作，你自己看着辦吧。」

管三山雙拳一抱道：「前輩的恩德，鬥馬永和兩關的百姓會永遠記住的。」

語音一頓，接道：「此時天色已晚，除了本鎮別無寄宿之處，請前輩在此地委屈一晚，明晨起程，傍晚就可以趕到延川縣城了。」

他說的是事實，鐵山等一行五人只得在鎮上停留一宿，在就寢之前，鐵山微微一笑道：「蓮兒，日前咱們易容改扮之時，妳是不是故意將咱們扮作三毛一條鞭的？」

包蓮兒道：「是的，這兩人在江湖上雖是風評不好，但因長相特殊，一眼便可瞧出，在經過城市之際，可以爲咱們減去不少麻煩，誰知寃家路窄，竟然被咱們碰上他們。」

鐵山道：「今後呢，咱們總不能還用這副裝扮吧？」

包蓮兒道：「那是當然，我已經請管三山替咱們收購一些胭脂花粉，針線甚麼的。」

鐵山道：「怎麼，妳也想跑單幫？」

包蓮兒道：「差不多，不過咱們是貨郎，專做婦女的生意。」

鐵山哈哈一笑道：「好好，妳的點子眞多，希望這回不要再出甚麼差錯。」

翌晨，一對兩鬢斑白的老夫妻，趕着一匹健壯的小毛驢，由永和關西行，逕向延川縣城奔去，毛驢馱的是婦女日常用品，他們就是俗稱的貨郎。

由延川橫越陝西的北部，經保安到達甘肅省東部的慶陽縣城。

也許由於地區偏遠吧，在陝北及此地的縣城，並沒有見到緝捕他們的

皇榜。

不過鐵山夫婦依然不敢大意，還是扮作貨郎，鐵湘菱等三人雖是同住一個客棧，却故作互不相識。

張掖在祁連山與龍首山之間，是河西走廊最狹窄之處，但也是出玉門到塞外的必經之路，因而交通與商業頗爲繁榮。

鐵山要到張掖，須由慶陽向西北走，自固原縣境開始，就逐漸進入崇山峻嶺的高原地帶，直待到達蘭州，才是較爲平坦的官道。

他們一到蘭州，即立發現一些頗不尋常之處，此地是甘肅的首府，也是一個軍事商業的重鎮，但在那熙往攘來的人羣之中，却時常發現一些匆匆而過的武林人物。

由蘭州赴張掖，沿途所見，情形更爲顯著，大西北似乎風雨欲來，好像要發生甚麼大事一般。

包蓮兒道：「大哥，你瞧出來了沒有？」

鐵山道：「不必管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找到白馬銀槍尙大俠，就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

包蓮兒道：「你看會不會是溫巡撫找人來對付咱們的？」

鐵山道：「不大像，這般人只是匆匆而過，並沒有注意過往旅客。」

包蓮兒道：「那也不一定，如果前面有一個咱們必須經過的關卡……」

鐵山道：「不要緊，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此後他們並未遇到麻煩，只是聽到一件聳人聽聞的消息。

新疆是我國民族最複雜的省份，在天山北路，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附近，有一種哈薩克人，他們生性兇悍，善騎走，好劫掠，在鄰近的各民族之間，具有極大的震撼之力。

約莫十年以前，哈薩克出了一位奇人，他名叫都木塔，具有一身極端高明的武功。

他擁有一批慓悍的部屬，黑衣鐵騎，縱橫天山南北，一般人稱他們爲黑騎士。

他們的衣襟之上，全部綉着一隻紅色飛鷹，那麼都木塔的血鷹王之名，也就响徹西域，無人不知了。

都木塔有一個女兒，芳名玉瑪，這位姑娘年方二八，出落得像天仙一般，在西北各省有第一美人之譽。

血鷹王擇婿極嚴，他認爲西北各族的年輕子弟，沒有一個配得上他的女兒，因而決定比武招親，希望選擇一位乘龍快婿，以繼承他們的事業。

比武的條件十分優厚，只要通過了人品檢查，就可按順序上台比武，能接下玉瑪姑娘十招的，贈送一顆能增加十年功力的天山雪蓮，能接下二十招以上的另有厚賞。

這是道聽途說，本來不足採信，但由武林各派趨之若鶩的情形瞧看，似乎又有幾分眞實。

但包蓮兒仍持懷疑態度道：「大哥，這件事我還是有點懷疑，比武招親之事，只怕別有蹊蹺。」

鐵山道：「哦，妳說說看。」

包蓮兒道：「天山雪蓮何等珍貴，能接下玉瑪十招，就可以獲得一粒，除非玉瑪功力通玄，當眞是高不可測，否則他們那來如此多的雪蓮，以應付天下武林的挑戰？」

鐵山道：「不錯，天材異寶，有人尋找終生，不見得就能找到一粒，顯然這項比武招親，可能是一個陰謀或騙局。」

包蓮兒道：「那……他們的目的又是甚麼？」

鐵山道：「現在不知道，待咱到達天山北路，必然可以找出一點端倪。」

包蓮兒道：「大哥……」

鐵山道：「甚麼事？蓮兒。」

包蓮兒道：「不管他們目的何在，我不許你去參加比武。」

鐵山呆了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妳在說些甚麼？蓮兒。」

包蓮兒瞪他一眼道：「我說不許你跟那小妖精比武，你聽不懂？」

鐵山笑笑道：「瞧妳那副小心眼兒，老夫這大把年紀，怎麼會去湊那種熱鬧。」

包蓮兒撇撇嘴道：「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在老婆面前，不是裝作一副聖人的面孔，就是說自己老了，不會捲入風流事兒，哼，只要一抓到機會……」

鐵山道：「蓮兒，不要把男人說得這麼難堪，我雖然不是聖人，但也不會作出違背倫常之事，再說我快四十歲的人了，玉瑪只是一個小丫頭，我女兒比她還大了一歲，妳這不是瞎操心麼？」

包蓮兒道：「我不管這些，就是不准你登台比武。」

鐵山道：「好，我聽妳的，總該行了吧？」

包蓮兒嫣然一笑道：「這還差不多。」

這天他們到烏鞘嶺，太陽才剛剛偏西，如果要趕到前面的「古浪縣城」，可能要走一段很長的夜路，而且城門已經關閉，豈不要露宿荒郊了。

那麼雖是天色還早，他們不得不在此地投宿。

在客棧訂好房間之後，他們就在房中閒聊，因爲距離晚餐的時間尙早，只好以閒聊來打發時光了。

「大哥，這兩天沒有見到湘菱他們了，你不爲她擔心？」

「他們的武功還說得過去，何況還有一位五龍世家的門下，除非遇到幾個少數的絕頂高人，沒有人能夠將他們怎樣。」

「當代絕頂高人只有四個，大哥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我想不通，你爲甚麼選擇捕頭這門行業？」

「就因爲我不是絕頂高人，爲了養

家活口，不得不將就一點。」

「你胡說，我才不信呢。」

包蓮兒語音甫落，門上忽然响起剝啄之聲，包蓮兒道：「誰？」

「小的是店小二，有位客人要向兩位買東西！」

包蓮兒向鐵山瞧了一眼道：「大哥……」

鐵山道：「開門。」

包蓮兒拉開房門，見是一名濃眉大眼，長相粗俗的青衣姑娘，她向鐵山夫婦打量一眼道：「帶着你們的東西，咱們走吧。」

包蓮兒道：「姑娘是要買東西的，何不就在這兒挑選？」

青衣姑娘道：「不錯，咱們是要買東西，不過我並不是買主，走吧，我家夫人不耐久等，惹火了她你們就不會好受了。」

包蓮兒啊了一聲道：「快收拾東西吧，大哥，這位姑娘的夫人咱們只怕惹不起。」

包蓮兒是瞧出青衣姑娘身負武功，她的主人必然不是等閒之人，跟她走嘛，也許是一個陷阱，因而在言語之中提出警惕的暗示。

鐵山久走江湖，包蓮兒的顧慮他早已想到，只是他不明白這「烏鞘嶺」上會有甚麼高人。

也許當眞是一位隱世高人，或者只是一個地頭蛇，不管怎樣，人家既已找上門來，就算是龍潭虎穴，也只好去闖他一闖了。

於是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張，咱們這就走，不會誤事的。」

他們跟着青衣姑娘出客棧往西走，包蓮兒忍不住詢問道：「姑娘，咱們去那兒？還有多遠？」

青衣姑娘冷冷道：「就快到了。」

出鎮之後，她越走越快，像是要跟鐵山夫婦比比輕功似的。

眨眼之間，她已馳出十丈以外，可惜鐵山夫婦安步當車，不只是沒有跟她比快，還幾乎要在原地停止下來。

青衣姑娘無可奈何，只得在前面等候他們了，然後，她噘着嘴哼了一聲道：「怎麼，你們是螞蟻還是蝸牛？走起路來這麼慢吞吞的。」

包蓮兒道：「姑娘這是不講理了，妳年紀輕輕的，又生有一副令人羨慕的身子骨，咱們年老力衰，拿甚麼跟妳比？」

青衣姑娘雙目流轉，向鐵山夫婦瞧看一陣，道：「這麼說是我錯了，好，咱們走。」

包蓮兒道：「姑娘，咱們小本經營，賺的只是蠅頭之利……」

青衣姑娘道：「怎麼，妳不想作生意了？」

包蓮兒道：「這要看划不划算了，如若爲了幾文錢而丟掉咱們的兩條老命，這樁生意只好不作了。」

青衣姑娘撇撇嘴道：「你們的老命不值錢，沒有人會有那份興趣，走吧，轉過前面的山脚就是咱們的堡子。」

語音一落，轉身就走，這回她沒有施展輕功，鐵山夫婦只好在她身後跟着，不過包蓮兒還是想摸摸她的底。

「姑娘……」

「甚麼事？」

「還沒有請教姑娘尊姓大名，咱們失禮得很。」

「我名許菲。」

「原來是許姑娘，失敬，貴主人呢，想必是這烏鞘嶺上的大人物了？」

「哦，這話怎麼說？」

「想當然耳，由姑娘過人的氣質，自然會有一位出衆的主人。」

青衣姑娘許菲忽然脚下一停，雙目神光如電，冷冷注視着包蓮兒，同時口齒微動，欲言又止，跟着身形一轉，一言未發，再向前路走去。

她走了，包蓮兒却出了痲煩。

「大哥，我有些不太舒服，咱們回客棧去吧了。」

「好的，妹子，看來這樁買賣咱們只好放棄了。」

鐵山夫婦要半路抽腿，是因爲包蓮兒不太舒服。

按說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一個貨郎的買賣，應該是無足輕重的。

但許菲却目露殺光，冷哼一聲道：「要走，那有這麼便宜。」

包蓮兒道：「妳這是甚麼意思？買賣不成仁義在，難道妳要强買不成！」

許菲道：「不要裝了，姓包的，識相一點乖乖的跟我走，否則，嘿嘿……」

嘿嘿之後呢，是幢幢人影由林間石隙之中閃了出來，鐵山夫婦已陷入包圍之中。

包蓮兒柳眉一挑道：「不簡單，烏不生蛋的地方會有高人，大哥，你看咱們是不是栽了觔斗？」

鐵山道：「不見得妹子，城狐社鼠算不了甚麼，不理他們就是了。」

包蓮兒道：「不，大哥，狐鼠會寃魂不散的纏人，爲了免去以後的痲煩，今天就得賣點力氣。」

鐵山道：「有道理。」

他們交談之際，敵人已四面合圍，人數不算太多，約莫二十餘人。

這般人一律勁裝疾服，懷抱兵器，好像訓練有素的軍旅一般。

領頭的是兩名年約五旬的黑衫老者，及兩名三旬上下的艷麗女郎，許菲正站立在她們的身後。

鐵山向黑衫老者雙拳一抱道：「咱們似乎素昧平生，各位爲甚麼要勞師動衆？」

一名身材粗壯，挺着一個大肚皮的黑衫老者嘿嘿一陣冷笑道：「這個麼，實在抱歉得很，咱們兄弟雖然並不愛財，總不能將白花花的銀子推出門外。」

鐵山哦了一聲道：「原來有人花銀

子僱你們，這就難怪了，不過當殺手的會以衆凌寡，這倒是少見得很。」

黑衫老者道：「這個……咳咳，咱們兄弟實在是情非得已。」

包蓮兒撇撇嘴道：「怎麼個情非得已，說說看。」

黑衫老者道：「聽說賢夫婦功力極高，一路過關斬將，毀掉不少高人。」

包蓮兒道：「還有麼？」

黑衫老者道：「當然還有，財寶動人心嘛，爲了九級玲瓏塔及火龍珠，咱們自然要全力以赴了。」

包蓮兒道：「說的也是，你們一起上吧。」

鐵山道：「別忙，蓮兒，咱們連他們是誰都不知道，豈不是要打糊塗仗了？」

包蓮兒啊了一聲道：「我忽然想起來了，聽說西北道上，有幾個卑鄙無恥的盜匪，他們的頭兒，叫……叫……啊，叫蘇不起，他的諢號是龜頭猪肚，你瞧這位老兄的德性，像是不像？」

包蓮兒沒有說錯，此人的確名叫蘇不起，是西北道上的武林巨擘，他的名聲雖是不好，並沒有龜頭猪肚那麼難聽的渾號。

這一陣嬉笑怒罵，只是包蓮兒使的詐術，因爲她聽說蘇不起功力絕倫，鐵山未必勝得了他，加上敵衆我寡，一旦動手，只怕不太樂觀。

惟一可以利用的是蘇不起疑心很大，而且極重虛名，也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可是鐵山名重一時，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奪命蓮花譽滿江湖，也是人人都會禮讓三分的一代俠女，蘇不起雖是精銳盡出，這一仗他却沒有必勝的把握。

如今，鐵山夫婦身在重圍，竟然毫無怯意，疑心極重的蘇不起，自然不敢放手一搏了。

「姓包的，妳敢侮辱老夫？」

這是蘇不起的責問，也是毫無意義的廢話，獵物已經入網，應該予取予求，何必多此一問？

包蓮兒獲得初步成功，神色上更顯得一片冷酷。

「蘇不起，閣下爲惡江湖，必然賺了不少黑心錢吧？」

蘇不起一呆道：「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包蓮兒沒有回答，却目光斜睨，一臉幸災樂禍的表情。

蘇不起忽然身形一旋，向另一名黑衣老者道：「二弟快帶小虹姐妹及十名武士，立即回堡去瞧瞧。」

此人不只是疑心很重，神精還大有問題，包蓮兒兩句不着邊際的話，以及眼光一斜，鼻尖一皺，他就認爲已中了調虎離山之計，立命二弟率領半數高手，回堡馳援。

然後他却自作聰明的嘿嘿一陣冷笑道：「姓包的，我知道你們沒有幫手，妳只是唬唬老夫罷了。」

包蓮兒道：「也許我是唬你，你爲甚麼要撤回一半的兵力？」

蘇不起道：「這沒有甚麼，你們只有兩個人嘛，咱們何必浪費人力。」

包蓮兒道：「說的也是，大哥，快動手吧，咱們還要跟湘菱他們打個接應。」

鐵山道：「好。」語音未落，身形已經彈了起來，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向蘇不起當頭罩落。

蘇不起仰天一聲急嘯，也騰身迎向鐵山，他身後十二名高手，同時撲向包蓮兒。

鐵山騰身撲出之時，已經將背上揹的貨箱卸了下來，雙手迅捷的一抓，左右便已各扣着三粒鈕釦。

此時身在空際，雙手急揚，鈕釦挾强悍的力道，猛襲圍攻包蓮兒的大漢。

沒有人想到他會使出這麼一記奇招，待六名大漢哀嚎着翻倒地上，他聲東擊西的策略，已經獲得絕對的勝利。

十二名高手一舉死亡半數，這對敵人的氣勢，是一個極端嚴重的打擊，他們雖然仍是多數，但已失去放手一搏的勇氣了。

說來話長，其實這一驚人的變化，不過指顧之間，鐵山鈕釦出手，懸空下撲的身形，依然去勢未變。

蘇不起是一位高人，一身功力决不在鐵山之下，他們兩人如果要分出勝負，可能要千招以上才能現出端倪。

只是他們的性格大爲不同，也因而影响了兩人的功力。

鐵山秉性方正，氣節凜然，如是義所當爲，因而只要他出手，必然是奮勵無前，將功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蘇不起就不同了，他疑心重，顧慮多，縱使生死一搏，他也要保留幾分實力以防後着。

就這樣，他無法接下鐵山的一擊，雙方掌力一觸，他立被震得倒退數步，而且血氣翻騰，幾乎受到內傷。

更糟的是他那十二名屬下，除了六名喪生在鐵山的鈕釦之下，剩下的六人竟也失去鬥志，被包蓮兒追奔逐北，殺得哀聲四起。

蘇不起眼紅了，他雄霸西北十餘年，幾曾栽過這麼大的觔斗？

他似乎經不起如此沉重的打擊，口中一聲暴吼：「老夫跟你拚了！」看情形他是要以一身所學作全力一擊。

不錯，他是盡了全力，祇不過他却弄錯了方向。

鐵山也沒有想到，一個成名已久的高人，居然會在進退之間弄錯了方向。

而且他錯得離了譜，簡直像逃命似的，連續幾個飛躍，便已踪影全無。

（未完・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長龍幫主仙遊　武林羣豪紛至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江陵府地處南北東西陸路要衝，又扼守長江，歷爲兵家相爭之地，尤其在三國乃魏、蜀、吳三國接壤之處，更是重要。若由川渝一帶來的，大都乘舟隨流過三峽，千里江陵一日還雖是詩人誇張之詞，但行速比乘馬快得多，卻是不爭之事實。

那江陵府之荊州城，自劉備借荊州、關羽水淹七軍之後，便更加聲名大噪。雖如此，當地民風卻甚是淳樸。來此之人，除了客旅商人之外，尚有詩人墨客憑弔古蹟，更少不了聞名而來之英雄豪傑。

隆冬，氣候暖和的荊州，今年竟下了一場早雪，紛紛揚揚，下了整整一天。到次日，天上仍飄着雪花，但孩子們卻蹦跳着，在雪地上玩耍。街道上店舖仍然開着，因時近歲晚，生意較佳，嚴寒的街上仍然人來人往，甚是熱鬧，由於孩子都上街，那些賣零食玩具的都把擔子挑過來。

左首一家麵店的掌櫃，將頭往外面看了幾眼，他的夥計笑道：「趙掌櫃，還未到午飯時候，別擔心！」

趙掌櫃轉頭斥道：「少賣乖！這種天氣老朽才不擔心沒生意，出外的人，誰不圖個熱乎的？吹，外面那賣油條的，生意包保不如咱們。」話音剛落，西城門那方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嘶聲。一聽聲音便知來的不止一匹，而且速度極快。他又笑道：「說不定顧客上門了！小三子，還不快去迎接！」

店小二小三子快步跑出店外，引頸而望，但見西城門方向馳來七八騎人馬，黑色的馬，把積雪踢飛，騎客一身白衣，在風雪中急馳而來。街上行人衆多，騎者全然不顧，一時大嘩，小三子見旁邊有位孩子在堆雪人，忙將他拉開。

說時遲，那時快，那七八騎人馬已至跟前，這才發現騎客素衣裹身之外，額上尚紮着一塊白方巾，生似奔喪般。

「希聿聿」一陣驚心動魄的馬嘶聲響起，旋見前面那匹黑馬人立而起，口噴鮮血，緊接着前蹄落地已不能立，倒地不起。

馬上騎客反應甚快，馬匹未倒，他人已自鞍上竄起，穩穩當當地站立在雪地上。後面那幾騎並不停留，自他身邊越過，那騎客奔了幾步，又跑回去，抬起一腿，用力踩在馬首上，馬匹腦漿迸裂，立即斃命。

前面那些騎客之中，一位年約三十的壯漢，回頭道：「七弟，還不快走！廖雄，你下去把馬讓老七騎！」

小三子見識廣博，認得這些是長龍幫的人。那年約三十的壯漢是幫主駱致遠之大兒子駱嶽，坐騎倒斃之騎客則是長龍幫幫主之七子駱河。駱嶽

爲外三堂總堂主，駱河與乃兄感情好，向來跟隨他南征北討。

小三子忖道：「莫非駱幫主已經仙逝？怎地沒聽到一點風聲？」心念未了，長龍幫的人馬早已消失在風雪中，只有一個大漢因將坐騎讓給駱河，唯有施展輕功，落在後面。

小三子返回店內笑對掌櫃道：「掌櫃，你美夢成空啦，還是等下一批吧！」人馬已逝，趙掌櫃反而跑了出去，街上的行人紛紛在忖測長龍幫是否出了甚麼大事。小三子耐不住也跑了出去，低聲道：「掌櫃，你看是不是駱幫主已經去了？」

「去去！別胡說，戴孝就一定是駱幫主仙遊麼？他家沒有長輩。」話雖如此，趙掌櫃自己心中亦不斷嘀咕。那長龍幫老巢就在荊州西首之沙市鎮上，離荊州只有十來里，此處自應是其地盤，難怪衆人都如此感興趣。

趙掌櫃站了一會兒，又返回店內，不料西城門處又傳來馬匹奔跑聲。雖說地上有積雪，但咚咚之聲隱約可聞，眨眼間即見數十騎人馬呼嘯而至。

小三子吃了一驚，暗道：「莫不是强盜來洗城吧！」那一大羣人馬，年紀參差，服式不一，看來不是長龍幫的人，但卻朝駱嶽等人之去向馳去。來去匆匆，眨眼間已跑得無影無踪。如此一來，適才尚蹩得住的人，此刻亦都紛紛跑出街上，大人們則把孩子喚進去。

趙掌櫃亦跑了出去，他雖不是荊州人氏，但在此處開麵店已逾十年，左鄰右里與他都十分稔熟，衆人都爲今早之事議論紛紛，唯見一個人坐在燒餅油條擔前，低頭吃喝，好像這些事與他完全無關係般。

當趙掌櫃要返回店內，那人一手拿着竹拐，一手抓着一條油條走了過去。「還是吃麵夠意思！邵掌櫃，請你來一碗牛肉麵。」

趙掌櫃身子一抖，立即又回頭對小三子道：「聽見沒有？還不快通知老朱下鍋。」

小三子回頭一笑：「客官你稍坐一會兒，咱掌櫃姓趙不姓邵。」

那漢子看來還不到五十歲，身軀瘦削，臉色蠟黃，滿臉都是鬍子，一副落魄相，他就坐在靠門口那張座頭。「你們掌櫃姓邵不姓趙！」

小三子還待爭辯，已被趙掌櫃斥退。那漢子道：「邵凌霄，眞難爲你了，窩在這裡十年，教某家佩服之至。只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到底還是讓我找到了。」

趙掌櫃道：「客官你說甚麼，老朽聽不懂。」

那漢子怪笑不已。「眞人面前別再裝蒜！」他臉色一沉，沙着聲又道：「姓邵的，當年你把天威鏢局那枝紅鏢獨吞，咱們幾兄弟到處找你！嘿嘿，你倒會享福，卻累得兄弟們因你而家破人散。今日既然被某家遇上，你便認命吧！」

趙掌櫃臉色亦是一沉，喝道：「咱們做生意的，向來規規矩矩，你要撒野的，請到外面去！小三子，給我趕走他！」

小三子有點奇怪，蓋趙掌櫃之態度有異平常，他尚在猶疑，那漢子已推桌而起，跳到櫃台前，竹棒向趙掌櫃戳去，趙掌櫃身子微微一側，竹棒一沉，落在其肩上，那漢子手上立即用力，緊緊壓住其鎖骨。「姓邵的，乖乖把贓物交出來，也許還可饒你一條性命！」

趙掌櫃依然十分鎮定。「有疑問最好到官府內去，動手動腳，有失斯文。」

「有失斯文？」那漢子怪叫一聲，左掌揚起，在趙掌櫃臉上左右開弓，刮了幾巴掌。「你坑害了咱們還敢說風涼話！」

話音未落，突見他雙眼圓睜，張開了嘴巴，猛見趙掌櫃振臂而上，手上已多了一柄又薄又利的短劍，劍刃上沾滿了血。「砰」地一聲，那漢子仰頭倒在地上，但見他小腹上已多了個窟窿，鮮血把袴子都染紅了。原來趙掌櫃趁他不察，把藏在櫃後的短劍，穿過薄板，暗算了那漢子。

趙掌櫃一招得手，似變了個人般，左掌在櫃上一按，人已飛了出去，冷冷地道：「黃土厚，你想跟老子鬥，還差一大截呢！」小三子在遠處看見，一張嘴巴張得合不攏來。

那漢子咬牙用力要坐起來，但趙掌櫃則一脚踩在他胸膛上。「趙掌櫃，老子做鬼也不放過你。」

「老子最不怕的便是鬼，你趁早上路吧！」趙掌櫃脚上用力，躺在地上的黃土厚，雙臂突然翻起，緊緊地抱住邵凌霄(趙掌櫃)的脚。

邵凌霄悶哼一聲，一俯身短劍又往其胸膛扎去。這刹那，他突然聽到屋頂上有輕微之踏瓦之聲，他心頭一跳，當機立斷，手臂一橫，將其手指割掉。說時遲，那時快，外面已衝進幾條大漢來。「邵凌霄，劍下留情！」

邵凌霄到底亦有相當見識，便轉口道：「諸位說些甚麼？莫不成要我作强盜刀下鬼？」

「別裝蒜了！」門口又搶進一條彪形大漢，看年紀亦接近四十多歲，一刀往邵凌霄後肩砍去。他一動手，其他那幾個大漢亦立即出手。

好個邵凌霄！反應眞夠快，他在割斷黃土厚的手指，便立即向店後竄去。彪形大漢喝道：「往那裡跑！」提刀急追。

邵凌霄回頭笑道：「你有種的便跟着來吧！」他一踏上暗廊，脚跟一勾，便將門關上。那彪形大漢跑至門前，生恐裡面有機關埋伏，硬生生把雙脚釘牢，再猛吸一口氣，將眞氣佈滿全身，然後突然飛起一腿，將門踢開。

木門踢開後，毫無異狀，只是不見了邵凌霄。彪形大漢道：「老大、老四，你倆先繞到屋後去，劉西、周實跟俺進去！」他恨極了邵凌霄，不顧安危，快步跑進去。

暗廊很短，後面一旁是天井，灶房靠在天井那裡，地上放着許多盆水，盆內都是些菜；另一旁則是廂房。一個厨子探頭出來，彪形大漢手腕一翻，刀已架在其脖子上。「邵凌霄去了何處？」

那厨師打了個哆嗦，顫聲道：「小的不認識他，甚麼也不知道。」

彪形大漢姓董，雙名懷義，聞言喝道：「老子要找你們的趙掌櫃，他去了何處？有半句不實，便先宰了你。」

厨師向後門指了一指，董懷義一掌推開他便往後門衝去，他背後兩個漢子一名周實、一名劉西，跟隨他已有多年。周實辦事沉穩，劉西則比較機靈，當下周實緊跟董懷義出去，劉西則轉身踢開一扇房門。

「蓬」地一聲，房門打開，裡面有三張床鋪，佈置十分簡陋，床上堆滿了髒衣，看來是伙房夥計的歇宿所。劉西再一掌推開中間那扇門。這一間堆滿了雜物，第三間廂房，收拾得十分整齊，只是不見有人。

劉西心頭一動，目光一及，但見後窗打開着，連忙問道：「這房是誰住的？」

厨師結結巴巴地道：「是……是趙掌櫃……」

話未說畢，劉西已一把扯住其衣襟，惡狠狠地問道：「後窗打開，他剛才是不是進內？」

「不是不是，我看他由後門出去。」

劉西心想邵凌霄當年騙了一大筆財產，不可能至今不娶妻成家，又問之，厨師方道：「他家就在西二巷，那房子很易認，是用紅磚砌的……家內只有一個老婆、兩個孩子。」

劉西放了他，心中忖道：「以邵凌霄如此仔細的人，怎會不將後窗關好？一定是他去而復返，由後窗進出。唔，奇怪，他既然有家，此處尚有何眷戀之處？」

一想至此，他心頭又怦怦亂跳，一閃身鑽進房內，目光一掃，見床前之踏几斜放，乃伸脚將其踢開，鑽進床底摸索。

劉西手掌過處，發覺一塊紅磚四周有空隙，連忙取出火摺子來晃亮。火光下看得分明，那紅磚四周並無黏土，心知有異，遂以匕首將之挑起。

紅磚下面是個深三尺的洞兒，但此刻空空如也，他心中忖道：「莫非此處乃邵凌霄收藏贓物之處？」他忙又鑽回去，由後窗躍出。

外面是條小巷，他看不到董懷義，却見到董懷義昔日之舊袍黃老四黃土墩。黃土墩因乃兄黃土厚被殺，一腔怒火沒處發洩，見到他便罵道：「劉西，你又跑去那裡閒逛？難道不知道……」

劉西不讓他說畢便截口道：「四哥，我已查到邵凌霄去了何處，他家在西二巷，咱們快去，董二哥呢？」

「不知道。」黃土墩性子十分急。「我先去，你去找老二，立即趕去。」言畢已鑽出小巷。劉西搖搖頭，躍上屋頂。

居高臨下，果然看得清楚，但見董懷義和周實在街頭上像沒頭蒼蠅一般，鑽來鑽去。劉西急忙躍下奔前。「二哥，快去西二巷，邵凌霄那臭賊住在那裡！」

董懷義素知其特性，也不問他如何打聽到的，便尾隨他飛奔而去。路上劉西方將剛才的情況告訴他。董懷義吃了一驚，道：「老三性子急燥，恐不是那臭賊之對手，快去！」

三人一口氣奔至西二巷，果然見到一棟以紅磚砌建的房子，不大不小，却十分注目，可是却不見黃土墩。大門緊閉着，劉西伸腿一踢，居然未能將之踢開。

董懷義向上面一指，周實會意，立即躍上去，他退後兩步再標前，一腿便將門踢開。

時在正午，光線充足，大廳內倒着一個人，赫然是黃土墩！董懷義悲呼一聲，喝道：「邵凌霄，你給老子滾出來！」

廳內只有他的回音，未聞邵凌霄回應。他把房門全部踢開，但見床舖一片凌亂，櫃門亦打開着，說明邵凌霄剛離開。「他帶着老婆兒子，跑不了多遠，快追！」

當下三人拍開左鄰右里之大門，查詢之下，全不得要領。荊州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到那裡去找人？董懷義急得像熱鍋上之螞蟻。「周實，快去把老大他們找來。」

劉西向他招招手，又悄悄閃進邵凌霄家，董懷義素知他詭計多端，乃上前低聲問道：「你找到線索麼？」

劉西低聲道：「邵凌霄是條老狐狸，否則二哥怎會找了他十多年，直至今日方尋到，這廝說不定尚未離開……」

「胡說，如此人在何處？」

劉西一對眼珠子滴溜溜地滾動着，「說不定他還躲在此處，只是咱們還不知道其藏身之所罷了。」

董懷義心頭一跳。「有理，咱們分開搜一搜。」當下兩人用刀柄敲打地板。三間卧室全沒異狀，董懷義已有點心灰意冷，但劉西却向厨房走去，董懷義一見，忙轉身進柴房。

就在此刻，董懷義但聞劉西一聲慘呼，他人即如受傷之豹子般跳了起來，一陣風衝進厨房，目光一及，後窗上有人影在閃動，劉西則躺在地上。

他毫不猶疑，穿窗而出，但見邵凌霄由巷口一閃而逝，董懷義嘶聲叫

道：「邵凌霄，任你插翅，老子也不會讓你飛上天去！」可是他衝出小巷，已失去了邵凌霄之踪影，恰好周實帶着戴老大戴朗星和兩名弟兄自另一條小巷奔過來。

「老二，發現那廝麼？」

「周實，快去邵凌霄家灶房看望劉西，」董懷義道：「老大，那廝剛才由此逃走，但一閃便不見了。」

戴朗星昔日是天盛鏢局之總鏢頭，處事沉穩老練，道：「咱們各帶一人，分開搜索，一有線索便發嘯聯絡。」

且說周實返回邵家，心底突然升起一陣恐懼，忙握緊手中之短槍，緩緩向灶房走去，灶房內堂無異狀，亦不見劉西，只地上留下幾滴血，他心頭奇怪，拿眼向四周打量，就在此刻，壁前那口水缸突然旋轉起來，周實奔前，喝問：「誰？」

說時遲，那時快，下面飛起一蓬暗器，周實虞不及此，臉上及上身竟中了十數枚之多，刹那之間，下面又冒起一條人影，一柄利劍，刺入周實的胸膛內，此人正是邵凌霄，邵凌霄去而復返，眞有神鬼莫測之能。

他殺死了周實，向四周看了幾眼，回首道：「快上來！」地道裡先後走出一位三十來歲，面貌娟好之少婦，一位十歲出頭的女童，一名只有六七歲的之男童。

那女童道：「爹爹，女兒好害怕……」

「噤聲，快走！」邵凌霄一把握着她的手，回頭對少婦道：「娟娟，你拉着小傑。」

少婦看來是邵凌霄之妻子，她顯然亦未見過殺人場面，雙脚直打哆嗦，顫聲問道：「光白，咱們去何處避難？」看來她亦不知道邵凌霄之底細，只知其化名。

邵凌霄輕輕鬆鬆地道：「你擔心甚麼？到了沙市鎮一切便平安，路上我已安排妥當，快走。」他不管妻子是否已安心，首先拉着女兒出厨房，他妻子和小兒子跌跌撞撞地跟着。

劉西去了何處？他還在厨房內。

當他獨自一人進入灶房時，窗外突然飛來幾柄飛刀，他雖然猝不及防，但反應甚快，腰間只中了一刀，却故意發出慘呼聲，一是痲痺敵人，二是通知董懷義，然後倒卧地上。

那一聲慘叫，使剛進來之邵凌霄又立即退了出去，而董懷義不加查視便追了下去，劉西料定這灶房必有秘密，否則邵凌霄不會暗中守在此處，他再想一想，自己是向水缸的方向走去的，便知秘密在那裡。

劉西不敢拔出腰間之飛刀，慢慢站起來，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萬一邵凌霄去而復返又如何？

此刻他相信不但不是邵凌霄之敵手，甚至連逃跑之機會也不多，他平日雖然有點吊兒郎當，但膽子十分大，稍爲思索一下，便撥開墻前之乾草，藏身裡面。

劉西剛藏好身不久，邵凌霄果然去而復返，他無時間查究劉西是否已離開，便啓動水缸下之機關，走下地道。劉西十分緊張，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不久外面又傳來響聲，他料不到來的是周實，周實悄悄進入灶房，因爲視線被爐灶擋住，是以劉西不敢動彈，待邵凌霄之長劍送進周實胸膛，周實發出叫聲，才有所覺。

過了盞茶工夫，劉西方敢撥開乾草，悄悄走出來，一見地上倒的是周實，劉西又是悲痛又是憤怒，周實與他已有七年交情，這七年來，日夕相處，情如手足，乍見好友慘死，怎能不悲傷。

十五年前，戴朗星創辦了天盛鏢局，邵凌霄年紀雖然較輕，但武功好，人又機智，因此當了副總鏢頭，而董懷義及黃氏兄弟則是大鏢頭，五人合創天盛，起初生意自然不佳，但經過三年之努力，漸漸打響招牌，接到之生意越來越大。

十二年前，來了一個大主顧，要天盛鏢局護送一批古董及珠寶由開封至揚州，僱主出手十分闊綽，但賠償條件亦十分苛刻，當時戴朗星等都有所猶疑，但邵凌霄却力主接下此宗生意，並謂自己有妙計，可以將紅鏢安全送抵揚州。戴朗星等人向來很相信他之能耐，因此便簽下契約，接下生意。

僱主先付了一半酧金，邵凌霄即提出，較早一日接貨，僱主一口答應，表面上接鏢之日期是四月初八，戴朗星帶齊人馬浩浩蕩蕩去開封城，局子裡只留下幾名趟子手及「邵凌霄」。實際上這位邵凌霄是由一名趟子手假扮的，眞的邵凌霄在四月初七之夜，已到僱主家帶走那一口鐵箱。

邵凌霄假扮遊學秀才，騎着馬馱着「書箱」向揚州進發，戴朗星十分仔細，暗中派了一名幹練的二鏢頭尾隨邵凌霄，預防路上萬一有變，可以接應。

到了丹徒附近，戴朗星率領之人馬發現那二鏢頭及邵凌霄坐騎之屍首，大家只道邵凌霄已遭不測，乃到處打聽找尋，均無邵凌霄之下落。

失去邵凌霄亦即是失去了那宗暗鏢，按照規定需賠償五十萬兩銀子，到預定交貨之日期，戴朗星只好硬着頭皮上僱主之門，懇求寬候一個月。

那僱主這才露出眞面目，原來他有揚州金沙幫作後盾，那金沙幫以販賣私鹽起家，十分富裕，養了許多閑人，門下食客盈千，人材濟濟，實在得罪不起，最後戴朗星等人只好把老婆押在金沙幫，然後傾巢找尋邵凌霄之下落。

邵凌霄音訊杳杳，天盛鏢局已經傾家蕩產，到處挪借，猶欠僱主二十萬兩銀子，衆兄弟在焦慮悲痛之中，

卻得到一個消息，有個樵夫見到那二鏢頭是被一名秀才殺死的，秀才還殺了一名過路客商，奪了其馬，帶上兩隻書箱走了。

消息傳來，天盛鏢局上下一時難以相信，事後又十分氣忿，經過三個月之查訪，又得知「秀才」事後乘舟自運河北上，於是乎，數十人沿河搜索，但邵凌霄卻似水珠一般，在運河上消失了，此後再無人見過他。

戴朗星此時已相信邵凌霄未死，尤其是董懷義之老婆在金沙幫內自殺，更將邵凌霄恨之入骨，當下發誓非找到邵凌霄不可。

數十人經過十來年之折騰，只剩下十來個忠心耿耿之手下，這時候周實和劉西因同情他們，義不容辭地加入搜索行列，一晃眼便是七年。

七年來，走遍大江南北，大河東西都未有所得，在絕望之餘，於襄陽城無意中遇到昔日局子裡之一名趟子手唐七，他如今已改行營商，整日越州過省。賓主相遇自有一番感慨。酒後，唐七卻說出一個令人振奮之消息，他在荊州見到一個人，很像是邵凌霄。

董懷義恨不得背生雙翅，立即飛往荊州，連夜起程趕往荊州，暗中查看趙掌櫃，由於邵凌霄養尊處優，人比以前胖了白了，加上他有意掩飾，眾人均不敢太肯定，乃決定先由黃土厚出面試探，因爲黃土厚小時摔斷了腿，長大後走路時的拐瘸特徵，邵凌霄必定認得，屆時便可由其表情來判眞僞。

邵凌霄是找到了，但天盛鏢局一干舊袍付出的代價亦太大了，至今已死了三個人，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劉西之心頭，他長長吸了一口氣，決定採取另外一種手段，當下以周實之血，在地上寫了三個血字：長龍幫。

＊　＊　＊

長龍幫自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雄踞長江中游，由於幫主駱致遠雄才大略，十個兒子三個女兒亦各有所長，是以實力雄厚，長江中游，無人敢與之頏頡。

駱致遠今年六十出頭，精神尚十分健旺，但幫內突然發出加急令牌，令在外面分舵的兒子趕返總舵，送令牌的人暗中透露，幫主已經病逝，如此一來，駱致遠十個兒子，凡在外面，莫不立即帶着親信星夜趕返總舵。

父親既逝，做兒子的不能不披麻戴孝，沿途上江湖上之人物已料到幾分，議論紛紛，消息不脛而走，很快便傳遍武林，當下與駱致遠有交情的，仰仗長龍幫吃飯的，好湊熱鬧的，莫不整裝上路，趕去沙市鎮，是以連日來荊州城之客棧，高朋滿座。

古城客棧內之戴朗星等人，默默坐在房內，垂頭喪氣，誰也不發言，良久戴朗星方問道：「老二，你說小劉去了何處？」

「按其性格推算，他應該已去了長龍幫。」

「既然要去長龍幫，爲何不等咱們？」

董懷義嘆息道：「這也是小弟百思不得其解之原因，劉西平日雖有點吊兒郞當，但眞正做起事來，卻十分仔細……除非有甚麼特殊原因，否則不會如此。」

宋雲以前是天盛鏢局的鏢師，他和馬猛是至今爲止僅餘的天盛鏢局舊袍，尚追隨舊主者，當下問道：「總鏢頭，咱們明天到底去不去長龍幫？」

戴朗星沉吟道：「後天是駱致遠出殯之日，咱們明天下午去吧！不管邵凌霄那廝是不是長龍幫，好歹也得去看看，只是他若投靠了長龍幫，咱們想報仇又增加不少困難了。」

董懷義道：「長龍幫再凶，也凶不過一個理字，在天下英雄面前，他們未必敢公然包庇那臭賊。」

馬猛接口道：「說得有理，咱們大不了在長龍幫揭穿邵凌霄之卑鄙技倆，得罪了長龍幫又如何？反正生不如死，死也得死得轟烈一點。」當下就此決定。

＊　＊　＊

長龍幫不愧是長龍幫，總舵建在江畔，前面是房舍，後面是水塢碼頭，一眼望過去，船桅參天，旗幟被江風吹得獵獵作響，極具威勢。

一入大門是座廣場，旁邊放了好些石擔石鎖，打熬氣力之物件，正中鋪了一行丈半寬的石板，畢直地通往聚英廳，石板兩旁站着一色黑衣褲之壯漢，一動不動，宛似是兩列石像般，吊客們一見到此等情景，不期然都收起輕視之心，暗讚駱致遠訓練有方。

戴朗星和董懷義等四人一至此，心情便更加沉重了，假如邵凌霄投靠長龍幫，要想在此向他們討回公道，簡直難比登天。

石板路似乎走不盡般，終於踏上丈二寬的七級石階，目光一及，只見大廳內已佈置了靈堂，廳內已有吊客，自然亦有孝子，大概明天方出殯，是以駱致遠之棺材尚未抬出來，戴朗星四人和三個吊客一齊上前行禮，然後亦站在一旁。

廳內之吊客，他們一個都不認識，馬猛暗中留意四周，不見劉西之影子，未幾駱致遠次子駱峯走了過來，道：「諸位好友隆情盛意，寒舍上下無不感激，先父泉下有知應該瞑目了，嗯，請到花廳內休息一下吧。」

馬猛忍不住問道：「請問駱幫主因何突然間仙遊，是否是遭仇人暗手？」

駱峯輕輕一嘆，悲傷地道：「這倒不是，先父是得了急病而仙遊的，最可惜者乃他老人家瞑目之前，咱們做兒女的，竟無一人在其身邊！」他邊說邊作了肅客之狀，吊客們只好跟隨他走上迴廊，到右後側的一座小廳裡。

那廳說小比起別人之大廳還大，四面都是花窗，外面種了許多花草果樹，假山小亭點綴其間，令人眼界爲之一開，均料不到在此處竟有此般好地方，看來駱致遠還挺會享受。

丫環們送上香茗，吊客們大都來自遠方，早已渴了，也不客氣，都張口牛飲，駱峯道：「稍後尚有點心，諸位請隨便，今日在下有孝在身，請恕不便侍候，須出去……」

吊客們忙勸他出去招呼其他吊客，戴朗星低聲問道：「老二，你看劉西他……」

董懷義截口道：「別管他，咱們還是先打聽邵凌霄之下落吧。」他轉身向旁邊一位漢子：「在下董懷義，覺得兄台有點面善，一時記不起在何處見過，請教……」

那漢子大方地道：「在下梁英武，乃鐵拳門弟子！」

董懷義「啊」地輕喚一聲，脫口道：「不錯，俺記起來了，咱在司徒長城七十大壽宴會上見過面。」

梁英武亦恍然：「不錯，在下亦記起了！一眨眼已十年……嗯，在下猶記得當年你正四處找尋貴局的一位副總鏢頭……」

董懷義嘆息道：「至今尚未找到，他叫邵凌霄，化名趙光白，在荊州城開了一間趙記麵店，不知梁兄是否曾去光顧過？」

「聽董兄這樣說，在下對他倒有點印象，可是胖胖的？咦，我三天前還在那裡吃過一碗牛肉麵哩！董兄既然已知其下落，爲何不去找他！」

董懷義苦笑道：「怎不找他！咱們與他仇比海深，恨不得啖其肉，寢其皮！」接着扼要地將情況說了一遍，他故意提高聲音，讓花廳內的吊客全都聽見，武林本多好事之徒，都屏息而聽。

其中一個花白鬍子的道：「諸位在這種情況下，還來長龍幫，跟駱幫主必有深厚之交情！」

戴朗星道：「說來慚愧，戴某與駱幫主只有一面之緣，談不上交情，來此固是盡一盡武林同道的一份心意，亦想藉此打聽那廝之去向，希望諸位提供消息。」

那花白鬍子的乃「長江釣叟」余耀祖，世居白帝城，在長江流域頗有點聲名，聞言道：「這個不用吩咐，像邵凌霄這種人，凡有點良知的，豈能放過他。」

董懷義接口道：「但據知他是來沙市鎮……」他忽然壓低聲音：「諸位可知他跟長龍幫是否有關係？」廳內諸人聞後都各搖頭。

就在此刻，聚英廳方向突然傳來一陣嘈吵之聲，余耀祖訝然道：「奇怪，誰來此撒野？」

座中即有人長身道：「說不定是誰得知老幫主仙遊，乘機來尋衅，咱們去看看！」當下魚貫而出。

靈堂內，只見一位鐵塔也似的大漢，滿臉鬍鬚，站在那裡高聲道：「駱幫主是咱們長江武林之泰斗，今日他去逝，豈有不讓咱們瞻仰其遺體之理？」

駱嶽沉聲道：「在下再說一次，先父去世已多日，早已蓋棺，實不方便再開棺，尚請孟壯士見諒。」

那大漢道：「俺早已聽清楚，只是不開棺，咱們怎知道駱帮主是病故的，還是爲人所殺，是眞死還是假亡？」

此言一出，靈堂內之孝子們勃然大怒，駱河怒道：「咱們念在你遠來吊唁，不與你計較，但請你放明白一點，長龍幫雖不是龍潭虎穴，卻也不能讓人隨便侮辱！你說這句話是何意思？」

那姓孟的道：「並無他意，咱們只是不希望駱幫主仙遊，若他是被人殺死的，長江武林有許多人都願替幫主報仇雪恨。」

駱峯好言道：「多謝長江同道之好意，先父的確是病逝的，先父若是爲仇人所害，敝幫亦有足夠力量報仇！今日若禮儀有不周之處，尚請諒宥。」

姓孟的道：「俺沒時間等到明天，可否讓俺先到駱幫主棺前行禮？這要求不算過份吧？」

駱峯望向乃兄。駱嶽道：「這個咱們倒可以破例，但請孟壯士守規矩，否則敝幫弟兄若做出對不住孟壯士的事來，咱們兄弟未必能壓得住！」他這句話已說得十分明白。

孟四海仰頭打了個哈哈：「諸位過慮了，也侮辱了俺！請帶路！」當下由駱峯及駱河陪孟四海進耳房。

駱嶽對戴朗星等人道：「諸位何不到花廳內喝茶？」

董懷義見沒有吊客來，忍不住道：「少幫主，請恕董某冒昧說你一句話，請問荊州城趙記麵店老闆，化名趙光白的邵凌霄，是否貴幫之弟兄？」

駱嶽回頭望一望弟弟妹妹一眼，見下面的人都沒表示，乃道：「敝幫弟兄逾千人，在下實無可能全部都認識，請容調查，卻不知董當家的有何事？」

董懷義道：「不敢相瞞，咱們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恨，非殺他不可！」戴朗星遂將來龍去脈，略說一遍。

駱嶽道：「敝幫雖不是甚麼名門正派，卻也容不得這種人，若是查到混進敝幫，將立即把他逐出幫外，只要他離開了敝幫，誰要找他算賬，與咱們都無關係！」

董懷義噓了一口氣，道：「有少幫主這句話，咱們便放心許多了。」

戴朗星則忖道：「問題是屆時他會否將他逐出幫外。」只是他卻不敢肯定，表面上尚說了許多好聽的話。

接着駱峯又請他們進內廳休息，過了一陣，晚飯便開上來了。

吃晚飯時，吊客們議論紛紛，這才知道那孟四海之底細，原來這斷手

底下有七八個人，在長江上搶劫來往之商旅，但他盜亦有道，只取一部份，不讓人傾家蕩產，而且要錢不要命，這廝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只尊敬駱致遠一個人。

由於長龍幫幫主新喪，是以席上並沒有酒，正因爲不喝酒，是故很快便結束了，喝過兩巡熱茶，駱氏昆仲便送他們進客房休息。

長龍幫不愧是長江流域第一大幫，單總舵內搭建之客舍便有三四十間，這些來得早的吊客，自然可以享受住客房之待遇，天盛鏢局舊袍進了房之後，很快又聚在一起。

宋雲首先道：「可惜咱們不知道邵凌霄的下落，否則這時倒不必有所顧忌。」

戴朗星沉聲道：「別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不管他是否長龍幫的人，只要他在長龍幫內，咱們便不能魯莽從事，若得罪了長龍幫，咱們更別想報仇了！」

董懷義想起黃氏兄弟和周實死在其手中，劉西又不知下落，後背便涼颼颼的，不由道：「就算找到他，也不能貿然從事，須知此人比狐狸還狡猾，手段比豺狠猶狠，單打獨鬥，咱們誰都沒有把握。」

馬猛突然冒出一句：「劉西那小子會否已遭其毒手？」這正是衆人所擔心的，是以一句話便教衆人心頭上如壓了一塊石頭。

戴朗星忙道：「別專往壞處想，說不定他已制服了邵凌霄！老夫對誰都擔心，就不會爲他擔心過！」他頓了一頓，續道：「咱們已找了十二年，不管如何，如今還有條線索，總算有個指望，一切順其自然，先休息吧！」

宋雲問道：「老大，那咱們要在此逗留多久？」

戴朗星沉吟道：「明天送了葬後就走吧！」

董懷義問道：「然則咱們如何跟劉西聯絡？」

戴朗星道：「二弟你自有辦法！」話音剛落，外面突然傳來「轟隆」一聲巨響，戴朗星長身而起，脫口道：「今夜必是有人來尋衅，快出去看看！」當下四人爭相奔出客房，一口氣跑向靈堂。

不料靈堂後面，却見駱致遠三子駱嶺率着二十來位長龍幫之弟子，截在那裡，「諸位去何處？」

宋雲乾咳一聲，問道：「咱們聽見巨響，是以……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駱嶺道：「是有人不知好歹，上門挑衅，但一個跳樑小醜，濟不了甚麼事，敝幫足可解決，不勞諸位擔心，請回房休息！」此時聞聲而來的吊客越來越多，均議論紛紛，無人肯退回客房，駱嶺又將話說了一遍。

余耀祖道：「三少爺，咱們是令尊生前之好友，今夜既然有人來驚動他，教咱們怎能袖手旁觀？」

駱嶺道：「諸位之好意，晚輩豈有不知之理？只是這種事若由外人代辦，日後江湖上之『朋友』，還道咱們十兄弟好欺侮，請前輩見諒。」

衆人聽他這樣說，不便多言，駱嶺又道：「諸位先回房休息，明早再向諸位報告經過！」話剛說畢，裡面又傳來一道巨響。

猛聽駱嶽悲憤地罵道：「操你娘的！你竟然擊碎先父棺木，今夜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緊接着又是一聲慘叫聲起，駱嶺再也按不住，立即轉身向靈堂射進去，他這一走，其他吊客都跟着湧上去，長龍幫的弟兄如何抵擋得住，索性也返回靈堂。

靈堂並沒有異狀，出事的是停放駱致遠棺木之耳房，董懷義首先衝了進去，但見一條高大的蒙面黑袍人，正與駱嶽兄弟搏鬥。

那蒙面黑袍人雙掌十分凌厲，他內力深厚，罡風刮得駱氏昆仲衣袂飄飛，一個人在數人包圍中，猶如蝴蝶般，十分輕鬆，那棺木十分結實，大概是吃他一掌，棺蓋碎開一個窟窿，並未全碎。

駱氏昆仲只有兩個人使刀，其他人因來不及取兵刃，只能空手應戰，說時遲，那時快，駱河抽空一刀往蒙面黑袍人後背砍去。

這一刀疾如閃電，時間掌握得恰到好處，董懷義不由得喝了聲采，可是那黑袍人的確有過人之處，只見他身子一蹲，再向前標出，雙掌使了一招「野馬分鬃」，迫開駱溪及駱海，在空隙中突圍，恰又避過駱河那一刀。

一招「野馬分鬃」學過幾天武術的人，都懂得施展，但像黑袍人那般具威力及恰到好處者，董懷義平生未曾見過，剎那間一顆心登時往下沉。

說時遲，那時快！黑袍人一個後踢，將駱江踢翻，單足用力一蹬，身子射前，又至棺木之前，雙掌齊下，擊在棺蓋上。

「嘩啦啦」一聲響，棺蓋破裂，碎木橫飛！駱氏兄弟來不及阻擋，只能破口大罵！黑袍人把碎木撥開，雙掌急促地落下，抓住蓋住屍首臉上之錦被。

被子似被縛緊，黑袍人大笑一聲，用力一扯，錦被一離開，突然冒起一陣白烟，白烟來得極其突然，黑袍人怪叫一聲，突然捂住雙眼。

就在此刻，駱嶽已趕至，一掌擊在黑袍人之後背上！「蓬」地一聲，黑袍人上身一俯，駱嶽却被其護體神功震退幾步，總算黑袍人反應快，一個轉身，身子突然躍起，罵道：「駱致遠，老子早知你是詐死，却未料到你手段如此卑鄙！」他人將至屋頂，右掌向上一托，那些屋瓦就像是紙紮的一般，紛紛碎裂，掉了下去！他人即自破洞中穿出。

與此同時，一道白影，自衆人後

面竄了出來，亦穿洞而出，喝道：「你今日來得便再也跑不掉！」所有之吊客均被此情景嚇呆了，尤其是駱氏昆仲，更是呆若木鷄！

余耀祖道：「快追！」他一個轉身便追了出去，其他人紛紛效尤，轉身穿出靈堂追出去。駱嶽驟然一醒，揮手帶着弟弟尾隨其後。

余耀祖和董懷義先至廣場，火把光下只見那名黑袍人被另一位蒙面白袍人雙袖困住，黑袍人雙眼緊閉，看得到他眼皮上尚有白粉，白袍人右臂一直，自袖管內滑出一把刀來，他有刀爲助，攻勢更加猛烈。

董懷義看了幾招，忍不住問道：「這白袍人是誰？」

余耀祖沉吟道：「似是一位熟人！」

「駱致遠，你武功並無多大長進，只是手段比以前更加卑鄙毒辣了！」黑袍人厲聲道：「你質素不好，又學了這許多年，何不將『謎圖』交出來！」

這一次誰都聽得清楚，黑袍人喚白袍人之名字，是以董懷義心中忖道：「此人眞的是駱致遠？他爲何詐死？武林中盛傳已久之『謎圖』，難道眞有其事？眞的落在駱致遠手上？」

原來武林中一直流傳着一件事，不知何時有位前輩將其畢生修爲寫在一本羊皮册子裡，然後妥善收藏起來，他在死前將收藏羊皮册子之地點，繪了一張地圖，但此圖既未標明地點方向，只繪出藏寶附近之地形，是以先後已有好幾個人想得到此圖，却未能尋得那本秘笈，是以世上稱之爲謎圖。

關於謎圖之傳說有不少，有人謂藏的是練武秘笈，亦有人謂是幾箱珠寶，亦有人謂是失踪數百年之神木令，更有人謂三者皆有。

神木令又是一件令人怦然心動之武林至寶，傳說以前誰擁有神木令便可號令天下武林！至於神木令是另有秘密抑或有神奇力量，則誰也不知道。

廣場上連長龍幫之兄弟少說也有數十人，人人一聞駱致遠擁有謎圖，精神均是一振，要看駱致遠有何表示！

只聽白袍人長笑一聲：「你企圖用這種縹緲不實的東西來達到逃跑之目的，是必然要枉費心血！」

黑袍人冷笑道：「你敢對天發誓自己未曾得過謎圖麼？若非因爲你想除掉天下間有一個人知道此秘密的我，你又何必詐死，誘我現身！哈哈，如今已有數十人知道了，再過兩三個月，恐怕連天下婦孺也都曉得！」

「你借刀殺人，比老夫更加毒辣。不管如何，你今夜是逃不掉的！」

兩人嘴上說話，兩對手臂却絲毫不慢！那黑袍人雙眼緊閉，幾乎憑聽聲辨影應戰，居然仍然有板有眼，有攻有守。吊客們都在猜測其身份，「怎地此人雙眼緊閉，仍有此功力，他是甚麼人？」

激鬥中，駱致遠之刀勢突然轉慢，這一來黑袍人立即緊張起來，蓋無聲無息，他難以判斷對方刀勢！只見他向前標出，「嗤」地一聲響，後背已着了一刀，幸虧他反應快，否則受傷更重！

黑袍人冒死突圍，駱致遠急道：「快截住他！」話音剛落，料不到黑袍人突又一個轉身，奔了回來，駱家父子不由一怔！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黑袍人身子倏地橫掠，向駱家兄弟竄去！

駱河性子既急，又最心高氣傲，大喝一聲。「你要找死，少爺成全你！」揮刀便砍！

黑袍人去勢不變，待刀刃將及，方見他身子一偏，駱河刀鋒劈下他左上臂一塊皮！與此同時，駱溪之右臂已迎胸擊到！

好個黑袍人，雙眼視力模糊，但左手一翻，五指奇準地捏住駱溪之右手腕脈，右手食中兩指一落，已封住其麻穴，緊接着扭着他的手臂，將他擋在身前！「住手！」

這些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若白駒過隙，一閃即逝，形勢已然改變！駱致遠只差一步便可追及黑袍人，聞其聲，只好硬生生地將去勢頓住！

「駱致遠，你要老夫的命，還是要你兒子的命？」黑袍人身上受傷，甚是狼狽，加上雙眼鮮血不斷滲出，更添幾分恐怖！

駱致遠心頭一寒，急道：「放下吾兒，一切好說！」

黑袍人冷笑道：「駱致遠，你以爲老夫是三歲小童？速速讓開一條路！」

駱致遠最疼小兒子駱溪，一見他落在魔頭手上，方寸已亂，忙道：「萬千歲，你先放下吾兒，老夫給你一條生路，決不食言！」

萬千歲三字一入耳，廣場上之吊客心頭均是一窒，「怎地這老魔尚在人間？難怪他有此功力！」原來這萬千歲數十年前便已威震武林，只因他行事但憑好惡，因此黑白兩道得罪了不少人，引起武林公憤，多番聯手圍剿，但萬千歲均能在負傷後逸去！十五年前，傳說他被黃山怪叟及雲夢雙姥聯手將他擊下黃山始信峯，武林中人全認爲他必死無疑，却料不到，今夜在此出現，而且跟駱致遠有糾纏不清之關係，看來駱致遠亦不簡單！

當下萬千歲仰天打了個哈哈。「駱致遠，你眞是說的比唱的好聽，三歲小童亦未必會相信你！你已食言多次，而且手段卑鄙，有心賴賬，老夫再不能相信你！」

駱致遠有點可憐巴巴地道：「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如何？」他知道萬千歲恨極自己，小兒子落在其手中，必無生機，是故憂心如焚。

「十五年前，你雖然救了老夫，但

當時老夫是以『謎圖』交換的，期以十二年，你逾期不還，已經食言，詐死計算老夫，更是可惡！」

也不知是誰說道：「萬千歲，你雙眼已瞎，還要『謎圖』作甚？」

萬千歲凜然道：「駱致遠，老夫再問你一次，你還要不要你兒子的命？」言畢已將手掌放在駱溪天靈蓋上。

駱致遠有一妻三妾，駱溪是他最疼愛之小妾唯一的兒子，亦是駱致遠最小的兒子，最得駱致遠喜愛，心中忖道：「這魔頭誰也不抓，偏偏抓住溪兒！眞是天亡我也，放走這廝，日後只怕長龍帮再無寧日！」想到此，目光不由從諸子臉上掃過。

忽聞駱河道：「萬千歲，由我來替換舍弟，陪你離開敝帮如何？」

萬千歲雙眼染了毒粉，已經將瞎，此刻雙眼疼痛雖減，但視力已大不如前，只看見淡淡的一個影子，看了一陣，依稀認得那小伙子，適才也在耳房內，乃問道：「你是誰？老夫爲何要答應你之條件？」

駱河夷然不懼，走前幾步，道：「晚輩乃駱家七少爺駱河！舍弟今年方十七歲，江湖上認識之人不多，你縱然逃出敝帮，但在路上可不保險！晚輩便不同了，十三歲起即隨家兄闖盪江湖，至今十六年，長江流域江湖上不認識我的，少之又少，他們見我落在你手中，投鼠忌器，自然不會冒犯你！」

萬千歲冷笑道：「哼，你好大的胆子，好狂妄啊！老夫偏要你弟弟！你老父不發一言，分明將令弟之性命，看得比你還重，老夫豈有捨重取輕之理！駱致遠，你到底答不答應？」

駱河聽後心中甚不是滋味，暗道：「父親常斥罵我，派我最艱苦之任務，人家都說他最不愛娘，看來不虛！好，今日好歹教你知道我是駱家最出色的！」

駱致遠聽後老臉發熱，訕訕地道：「你要到了何處方肯放了犬子？」

「哼，那還用說，自然須到了安全地方才放人！」萬千歲聲音更是冰冷。「駱致遠，老夫再數三數，你仍不下命令，便先殺了你兒子！嘿嘿，別以爲殺了他，老夫便會給你爲所欲爲！老夫自信可以把你長龍帮殺個鷄犬不留！」

駱河又道：「且慢，我與舍弟交換，便立即放你出去！」他高聲下令。「你們先將寨門打開，讓出一條路來！」

駱致遠方寸已亂，任由他下命令，不哼一聲。萬千歲見長龍帮上下都聽其使喚，心頭一動，乃道：「你先走過來，別打歪主意！」

駱河將刀抛掉，慢慢走過去。「你是成名多年之大魔頭，還怕我一個後生小子不成？」他走到萬千歲身旁站定，雙臂高舉。

萬千歲抵出一指，又封住其痳穴。駱致遠厲聲道：「萬千歲，你目的已達到，還不放下吾兒！」

駱河聞言，心頭冰冷。「爹爹心目中只有一個十弟，那將我生死放在心上！」

萬千歲一手抓住一個人，桀桀笑道：「還有一個條件，你得把『謎圖』交出來！」

「你眞是得寸進尺！含血噴人，其心不誅，老夫連謎圖的影子也未見過，拿甚麼交給你？」

駱河低聲道：「前輩，那『謎圖』之秘密，家父研究了十年，一無所獲，且先放在他那裡又如何？他此刻交給你，你不是成爲衆矢之的，還想活命？」

萬千歲心頭一跳，暗道：「這小子好生厲害，老夫幾乎自掘墳墓！」當下提聲道：「駱致遠，你一個兒子送我出貴帮，一個兒子護送我過長江！」言畢推着駱家二子走前。

駱致遠及長龍帮的人，投鼠忌器，乖乖讓他走出大門。駱致遠又道：「你又食言了！」

「準備一艘船，老夫要用！船上只准留一個舟子，若有違背，先殺你兒子！」萬千歲提着駱河及駱溪，展開輕功向長江馳去。

駱致遠只好下令備船，同時率人追下去，吊客們一哄跟着跑向江邊。

江邊停泊的船隻少說也有四五十艘，萬千歲洒開大步，躍上一艘單桅船上，厲聲道：「只留一個人，其他的通通給老夫滾蛋，否則殺了你們少帮主！」他邊說邊將兩名舟子踢下江！

另外一名舟子，只好解纜開船。此刻，駱致遠已趕到碼頭，喝道：「萬千歲，你還不放人？」

「稍安勿躁，誰知你們在碼頭上有否安置弓箭手！」

那舟子不敢怠慢，用竹篙將船撐出碼頭，向江心緩緩駛去。駱致遠恐怕有失，連忙跟兒子跳上其他船追出去。

萬千歲哈哈大笑。「駱致遠，你緊張甚麼？接住！」言畢舉起駱溪，向他用力抛去！

由於距離遠，駱溪「卜通」一聲，掉落江中。萬千歲笑聲不絕。「駱致遠，老夫雙眼雖瞎，但今後你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駱致遠勃然大怒。「你食言洩漏秘密，老夫尚未跟你算賬，兒郎們，準備射箭，」剎那間，千百枝長箭向萬千歲所乘的那艘船射去。駱致遠高聲道：「先射那舟子，便不怕他飛上天去！」

萬千歲又驚又怒，抓起一塊木板替舟子擋格，「快！逆江而上！」

舟子見駱致遠不將自己之性命放在心上，亦自心寒，只好拚命撐船。對方人多，舟行甚速，距離逐漸接近，萬千歲忙將駱河拉到自己身前。「駱致遠，你再不退，老夫便殺了你兒

子！」

弓箭手們見狀，不期然都放下弓箭，舟子亦停舟不發。駱致遠厲聲道：「誰給我停船，便家法處置！」轉頭又問：「找到十少帮主否？」

旁邊的舟子傳來回復：尚未找到。駱致遠雙眼發紅，喝道：「射箭！」

駱嶽道：「爹，那匹夫將七弟擋在身前，教弓箭手如何敢……」

「放屁，老夫的命令，誰敢不聽，我十個兒子死一個算得了甚麼？今日放走武林大魔頭，將來要除害便更加困難了！」

他在盛怒之下，聲浪甚高，連駱河亦聽得清清楚楚，只覺心如刀割，四肢冰冷，以後駱致遠再說些甚麼都聽不進耳了。

駱致遠見手下仍然住手，不由大怒，劈手奪過一把硬弓，拉弓引箭，對着駱河。萬千歲大吃一驚：「這匹夫比老夫還毒辣！」當下笑道：「虎毒不食兒，你眞敢射殺自己親生兒子？」

駱嶽一把拉住父親雙臂，急道：「爹，你千萬不能發箭，否則七弟他……」駱峯「砰」地一聲，跪在地上，這一跪，其他手下亦紛紛抛弓跪下。

駱致遠厲聲罵道：「你們要老夫因私廢公？」

萬千歲怪笑道：「因私廢公，駱致遠，你道行還不夠，想以此瞞騙天下英雄，尚待努力，最好是先將自己親生兒子射殺！」

萬千歲的怪笑聲，驚醒了駱河，舉眼望去，只見父親在三丈外，站在船頭，引弓待發，箭頭正對着自己，他傷心地道：「射吧，射死我吧！你向來認爲我不聽話，死了你樂得清靜！」

萬千歲道：「你兒子說，你射死了他，可以樂得清靜！動手吧！」

駱致遠再用力一拉，「卜」地一聲，弦已斷了，喝道：「廢物，挑一把好的來！」

駱嶽忙亦跪下，悲呼道：「爹，孩兒知道你在盛怒下，但七弟可是爲了救十弟才落在魔頭手中，你今日若射殺他，日後教……」

駱致遠怒道：「畜生，怎不說下去！」

駱嶽只好大着胆子接道：「教下面的人如何能服？」

「如何不能服？老夫向來不因私廢公，今日正要做個榜樣給他們看！」

此時天色經已大亮，對岸景物能見。駱河提高聲音道：「大哥，你不要阻擋爹爹，讓爹殺了小弟，方可保存爹之清譽！」

駱嶽最疼這位弟弟，也最了解他之性子，聞言心如刀割，駱致遠更怒，「小畜生，你聽見沒有？你身爲老大還不如他！他有甚麼功勞？」

駱峯道：「七弟以自己之性命換回十弟，比誰都勇敢，他若短命，死在大魔頭手中，也還罷了，若死在……咳咳，傳之出去，實在，實在有點，有點那個……」他向來口齒伶俐，但此刻却似患了口吃病。

「他換回你十弟之性命？哼，他是自投羅網，你十弟生死猶未卜！」

恰在此刻有人傳道：「十少帮主已撈着了，雖然灌了不少江水，但並無大碍！」

駱致遠噓了一口氣，心情倏地平復下來，喝道：「還不給老夫站起來，跪在甲板上成何體統！」他轉頭氣貫丹田，揚聲道：「萬千歲，你還不放下吾兒？」

萬千歲怪笑道：「你不是要殺他麼？這兒子你既然不要，何妨送給老夫做個伴。」

「放屁！你不放人老夫便不客氣了。」

萬千歲冷笑道：「除非你膽敢公然殺死自己的親生兒子！老夫到安全地方自然會放了他。」那舟子亦怕駱致遠翻臉，是以拚命搖櫓，逆江而上。「駱致遠，你敢追上來，老夫便先殺了你兒子，讓你終生負上臭名！」

駱嶽擅自下令停舟，駱致遠瞪了兒子一眼，冷冷地道：「看來老夫得讓位給你了！」他素來威嚴，嚇得駱嶽連忙跪在地上叩頭。

江風送來一陣吟哦聲：「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衆人抬眼望去，但見一艘小舟，順水衝下，去勢極速，船頭站着一個白衣人，衣袂飄飛，直似神仙中人。後面那舟子，精赤着上身，肌肉賁起，十分壯健。

小舟來勢極快，眨眼間便接近萬千歲那艘船，白衣人目光一及，輕咦一聲，振衣而上，喝道：「誰敢擄劫七少幫主？」

一句話說畢，他長劍已在手，向萬千歲之手臂刺去，這一招旨在救人。萬千歲眼前只見一團白影，怒道：「不知死活之小子，竟敢管爺爺的事！」

白衣人年紀看來與駱河差不多，但武功造詣之深，出乎意料，那一口長劍十分凌厲。萬千歲有點礙手礙脚，索性將駱河推開一邊，展開雙掌應戰，他掌力深厚，往往能令對方劍尖失準。白衣青年輕咦一聲，忍不住問道：「閣下是何方神聖？」

「你這小子功夫還不錯，叫我一聲爺爺吧，老夫認你做孩兒。」

白衣青年怒道：「放肆，你先贏了少爺手中長劍再吹噓未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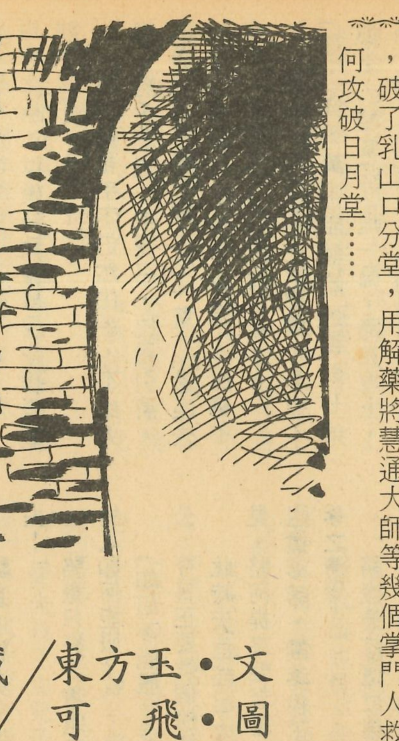
駱河知道他不是萬千歲之敵，忙道：「楚少俠，小弟感激你之好意，但我是自願跟着他的，你莫破壞了咱長龍幫之計劃，快走吧！」

白衣青年微微一怔，問道：「是甚麼妙計，要拿你之性命作交換？」

駱河急道：「此刻豈能詳談，快走！」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程明山制服飛龍公子，便將前後經過一一告知司空靖，又將船上的夏濤聲降服，從他口中知道日月堂堂主是宇文望，護法是賨金樑、蕭道成，總巡場飛龍公子是宇文望的兒子，由夏濤聲、蕭道成引路，直抵日月堂分堂，大船泊在乳山港灣，找到分堂主楚人傑，誘他上船和飛龍公子會面，程明山又將他制服，破了乳山口分堂，用解藥將慧通大師等幾個掌門人救醒，再商議如何攻破日月堂……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進軍徂徠山　襲擊日月堂

程明山道：「賨島主，當日運送大師等人來的除金奇還有甚麼人？」

賨金樑道：「程公子問的大概是假扮辞神醫的那人了，此人名叫劉子賢，外號臭皮匠，精擅易容術，武功也着實不錯，是從日月堂借調來的，金奇把人送到之後，已回九里堡去了。」

慧通大師等人，因這座分堂人手衆多，目前尚未能完全控制，是以不好多說，只是靜靜的坐着。

不多一會，天色漸漸亮了！

程明山起身走到門口，大聲叫道：「總巡要夏總管進來。」

夏濤聲恭敬的應了聲「是」，急步趨入。

程明山低聲道：「時間差不多了。」

夏濤聲故意走到飛龍公子跟前，然後又連聲應「是」，轉身退出，走到階上，大聲道：「李管事。」

李管事趕忙應了聲：「屬下在。」

夏濤聲道：「總巡吩咐待會有丐幫幫主簡叔平、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前來求見，你把他們一齊領到議事廳來，知道麼？」

李管事躬身道：「屬下知道。」

「還有。」夏濤聲一手托着下巴，徐徐說道：「爲了讓丐幫和六合門的人看看咱們的力量，楚分堂主要你吩咐下去，把本分堂的武士，全體集合到大廳前面的大天井中，務必要所有的人挺起胸膛，拿出精神來，不准喧嘩交談，隊伍要整齊壯觀，讓他們看了才會心服口服，知道麼？」

李管事連聲道：「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夏濤聲一揮手道：「快去。」

李管事又應了聲「是」，才匆匆退了出去。

現在天色已經大亮了，日月堂乳山口分堂三十六名武士，由三個領隊率領，勁裝跨刀，雄赳赳氣昂昂的魚貫進入大天井，列成了三行，悄無聲息的站定，靜候總巡和分堂主陪同來賓參觀。

這時乳山口分堂大門外，也來了一行人，那是由丐幫幫主簡叔平和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兩人率領。

門口兩名武士早經李管事通知。

簡叔平領先到達門口，拱手說了句：「煩請通報貴分堂主，就說丐幫簡叔平、六合門徐子桐求見。」

李管事已經搶着迎了出來，抱拳道：「在下剛才奉分堂主之命，在此恭候，請簡幫主、徐掌門人入內相見。」

簡叔平頷首笑道：「貴執事請先。」

李管事忙道：「諸位請隨在下來。」

他領着簡叔平等人進入大門，就折向東首一道腰門，穿行長廊，來至議事廳前面。

立即趨前幾步，行到站在階上的夏濤聲面前，躬身道：「回總管，丐幫

簡幫主，六合徐掌門來了。」

夏濤聲立即迎下，抱抱拳道：「敝堂總巡、分堂主正在議事廳恭候，諸位請隨在下來。」

簡叔平回身朝擒龍丐齊大椿吩咐道：「齊長老，你要隨行弟子在天井中等候，不用進去。」

（齊大椿本來留守雙環鏢局，自赤脚財神魯有義遇害，伏虎丐佟如海叛幫被殺，簡叔平以飛鴿傳書把齊大椿調來的，事詳前文）

齊大椿答應一聲，朝身後八名弟子一擺手，說道：「幫主要你們在此待命。」

八名丐幫弟子果然依言站到左首廊下。

夏濤聲轉身說了聲：「請！」領着簡叔平、徐子桐等六人進入議事廳，然後又很快的退了出來。程明山迎着簡叔平，剛叫了聲：「簡幫主！」

簡叔平已經笑道：「程老弟，你眞是隻手遮天！」

坐在下首的慧通大師等五人也一齊站起身來。

徐子桐含笑道：「程老弟，你看看還有誰來了？」

隨在徐子桐身後的是兩個戴着闊邊毯帽的人，此時已一手掀下了毯帽。

程明山目光一抬，驚喜的道：「會是華掌門人，一寧道長？」

他沒見阮清香、荊一鳳二人隨來，正想詢問。

徐子桐已經接着含笑道：「武當掌教和華掌門人先到雙環鏢局，後來才趕來的，荊老哥（荊雲台）也來了，壽通大師和武當一清道長各率精銳弟子和丐幫弟子，還有阮、荊二位姑娘，因人數太多，怕引人注意，由商老二領路，現在也快到了。」

簡叔平、一寧子、華鳳藻，眼看慧通大師等人均已恢復神智，大家各自低聲交談了幾句。

程明山道：「諸位掌教都已到了，咱們就到大廳上去，此間事了，咱們就得立時趕去徂徠山日月堂，一鼓作氣把它剷平了就好。」

慧通大師問道：「日月堂主持人還是宇文望麼？」

程明山點頭道：「正是。」

慧通大師輕輕嘆息一聲道：「眞想不到北海神龍宇文望竟會出賣日月堂！」

程明山因即將採取行動，當下就把賨金樑、蕭道成、劉保祿、司空玉蘭等人給大家引見了。

賨金樑、蕭道成聽說少林、武當等各大門派掌門人幾乎全到了，這份力量自然非同小可，程明山說的各大門派聯合行動，果然沒錯，心中暗暗感到幸運，差幸自己和程明山合作，不然自己等人豈不和日月堂玉石俱焚了？

這時大家相繼站起，程明山仍要司空玉蘭和杜鵑兩人押着飛龍公子而行。

總管夏濤聲押住這裏的分堂主楚人傑，蕭道成押乾坤手萬艮，賨金樑押徽幫龍頭曹鳳台，自己則隨在少林慧通大師、丐幫簡幫主等人的身後而行，李管事走在最後。

一行人看去好像由飛龍公子爲首，從議事廳穿行走廊，再由腰門進入大廳走廊，站在天井中的武士，已經挺起胸膛，肅然而立。

飛龍公子穴道受制，脚下仍能行動，他引着衆人走入大廳，各自落坐之後，總管夏濤聲大聲道：「總巡要親自看看你們，大家站好了。」

飛龍公子仍由司空玉蘭、杜鵑兩人隨侍，走出大廳，又加上總管夏濤聲和衛士程明山，一同走下階來。

三十六名武士本來分成直立的三行，面向大廳（朝北），現在總巡下來，要看看大家，自然得和總巡正面相對，這就大家身向右轉，面向正東立停。

飛龍公子走在前面，程明山走在最後，經過第一排，繞到後面的第二排，再轉到第三排，程明山好像在查點人數，一個個的看過去，也數過去。

經他數過，這三十六名武士，和每一班的頭目，自然全被制住了穴道。

現在飛龍公子已經回到大廳之上，程明山要夏濤聲出去迎接武當一清子、荊雲台等人。

不多一會，夏濤聲、商老二引着武當一清子、少林壽通大師、荊雲台、阮清音、荊一鳳和武當二十名藍袍佩劍弟子、少林寺十八名手持禪杖、腰佩戒刀的僧人、丐幫十二名手持鐵棍的弟子，像一支打了勝仗的軍隊一般，開進了大天井。

這時隨侍少林方丈的天龍八部護法弟子和隨同丐幫幫主前來的八名丐幫弟子也一同由長廊走出，會合在一起。

大廳上，程明山見過了荊雲台和一清子等人，壽通大師也參見了方丈。

大家正在鬧烘烘的時候，阮清音、荊一鳳兩位姑娘多天沒看到程明山，也不管人多，就迎着程明山，四隻盈盈秋波，脈脈含情的盯注着他，喜孜孜嬌滴滴的一個叫着「程弟弟」，一個叫着「程大哥」。

程明山含笑道：「阮姐姐、妹子，妳們辛苦了。」

「我們才不辛苦呢！」

荊一鳳道：「你却晒得又瘦又黑，這一定很辛苦了。」

阮清音道：「你快說給我們聽，這裏……」

她底下的話還沒說完，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叫道：「程大哥，這二位姐姐是甚麼人呢，你快給我引見呢！」

阮清音、荊一鳳早已聽商老二說過司空玉蘭了，兩人沒待程明山的介紹，一人拉住了司空玉蘭一隻手，含笑道：「司空妹子，還是我們自己來介紹吧！」

這時那少林羅漢堂住持壽通大師見過方丈和幾位掌門人之後，忽然走到程明山面前，雙膝一屈，雙掌按地，磕下頭去，口中說道：「程施主單身一人，求取解藥，救出敝寺方丈，也挽救了少林寺的聲譽，乃是少林寺的大恩人，請受貧僧一拜。」

他是少林寺五位長老之一，羅漢堂住持，在少林寺在江湖上都是年高德劭的高僧，除了膜拜我佛如來，他跪拜過誰來？

程明山看得大吃一驚，急忙跟着跪了下去，口中說道：「大師快快請起，大師不可如此……」

一面又急着叫道：「阮姐姐、表妹，妳們快把大師扶起來。」

阮清音、荊一鳳聽到他的喊聲，依言一左一右把壽通大師攙扶起來。

荊雲台也走了過來，忙道：「程老弟年紀輕輕，總是後輩，大師不可如此。」

壽通大師合十道：「程施主是少林寺的大恩人，貧衲焉得不拜？」

徐子桐叫道：「程老弟，快過來，咱們正在商討大事，和如何善後的問題，你是主將，大家要聽聽你的意見。」

程明山應了一聲，急忙走去。總管夏濤聲因人數多了，又去搬來幾條長凳，大家也各自在廳上坐下。

這一會議，討論的自然是破日月堂和這裏的善後事宜了，經大家決議：

第一，公推丐幫幫主簡叔平爲將，主持剿滅日月堂叛徒事宜。

第二，飛龍公子、楚人傑、乾坤手萬艮、徽幫曹鳳台四人和乳山口分堂三十六名武士，一律廢去武功，予以遣散。

少林慧通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如此處置，自是最好也沒有了。」

阮清音道：「咱們那就動手吧！」

荊雲台道：「此事還是偏勞程老弟吧，他學的就是截脈手法，由他動手，可以使被廢去武功的人，不傷不殘，如果由咱們來施爲，就難免終身殘廢了。」

華鳳藻點頭道：「荊兄說得極是，那就請程老弟動手了。」

程明山道：「晚輩遵命。」

說完朝飛龍公子身邊走去。

飛龍公子被封住了經脈，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但大家說的話，他可以聽得清清楚楚，方才任人擺佈，已是把滿口鋼牙咬得緊緊的，雙目幾乎噴出火來，此時聽說要由程明山廢他武功，清俊的臉上不禁流露出驚怖之色！

程明山也沒和他多說，雙手朝他身上連拂帶點，十指齊下。

只此一拂，飛龍公子宛如洩了氣一般，立時委頓在椅上，喘了幾口大氣，目含仇怒之色，嘶聲道：「程明……山，本……公子和……你何怨何仇……」

程明山淡淡一笑道：「程某和你並無私人恩怨，這只能怪令尊背叛江湖，出賣日月堂，你是日月堂的總巡，爲虎作倀，是武林的公敵，咱們不取你性命，只廢去你仗以作惡的武功，希望你從此好好做人，猶可克終天年，你應該好自爲之。」

說完，雙手連揮，又廢了楚人傑、萬艮、曹鳳台三人武功，就舉步往外行去。

竇金樑、蕭道成、夏濤聲看得暗暗心驚，自己三人若非程明山勸說，今日也難逃此厄了！

楚人傑雙目乍睜，望着蕭道成、夏濤聲，大聲道：「是你們出賣了我……」

擒龍丐齊大椿吆喝怒道：「姓楚的，你再敢鬼號，老子就斃了你。」

一面朝曹鳳台喝道：「曹鳳台，你勾結日月堂，暗害各大門派，雖被廢去武功，事情還沒完呢！」

廢去了武功，事情還沒完，那就是要他的命了！

曹鳳台聽得大駭，噗的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齊長老，在下已經知道錯了，在下已是追悔莫及，你老高抬貴手，饒了在下一命……」

「饒你容易。」齊大椿一招手，進來了兩個丐幫弟子，吩咐道：「把曹鳳台帶出去。」

曹鳳台聽得大急，叫道：「慧通大師，你是少林方丈，當今高僧……」

兩個丐幫弟子理也沒理，拖着他往外就走，齊大椿也隨着他身後，跟了出去。

這時站在階前的李管事聽出情形不對，正待悄悄的溜走。

只聽身後響起夏濤聲的聲音喝道：「李管事，你想逃走麼，只怕你還沒走出天井，就會送了性命吧！」

李管事如遭雷擊，機伶一顫，急忙回身，噗的跪了下去，說道：「夏總管，你老就可憐可憐小的吧！」

夏濤聲道：「你起來。」

李管事慌忙叩了兩個頭，爬了起來，說道：「夏總管你要小的做甚麼，小的赴湯蹈火，死而無怨。」

「你還會赴湯蹈火？」夏濤聲笑了笑道：「你只要肯聽我的話，就不會死！」

李管事喏喏連聲道：「小的今後跟定你老了。」

程明山廢去了三名頭目和三十六名武士的武功，回入大廳，就吩咐商老二到大船上去，和劉保祿一同把飛龍公子手下三十名水手，也是武士押上岸來，順便請惲海平把大船開回靈山島去。

不多一會，商老二、劉保祿押着三十名水手進來，也一一廢去武功，由夏濤聲、劉保祿、李管事三人清點財物，好讓他們各自去謀生。

惲海平也率同靈山島的水手，乘大船回轉靈山島而去。

乳山口分堂總算已平定，大家就聚集在大廳上，商議襲擊徂徠山日月堂之事，經決議把現有人手分爲五撥，分頭上路。

第一撥爲中軍，以丐幫爲主，幫主簡叔平、擒龍丐齊大椿率領丐幫二十名弟子，由惡洞賓蕭道成爲嚮導。

第二撥爲左翼，以少林寺爲主，方丈慧通大師、羅漢堂住持壽通大師，率同天龍八部護法弟子、羅漢堂十八弟子，由崆峒島主竇金樑爲嚮導。

第三撥爲右翼，以武當派爲主，掌教一寧子、師弟一清子，率同二十五名藍袍弟子，由夏濤聲爲嚮導。

第四撥爲後備，由各派組成，計有華山派掌門人華鳳藻、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白鶴門掌門人天鳴道長、九宮門掌門人竹逸先生、八卦門掌門人封自清、形意門掌門人祝南山、峨嵋派荊雲台，由李管事爲嚮導，接應其他四路人馬。

第五撥爲奇軍，以程明山爲首，計有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劉保祿、商老二，押着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兩人，由杜鵑作嚮導。

五撥人先後起程之後沿途由丐幫子弟擔任連絡。人手分配停當，就各自上路。

經過這一陣工夫，司空玉蘭和阮清音、荊一鳳已經姐姐妹妹的，叫得十分親暱，這時又知道不但大家被派在一起，而且還是由程大哥領的隊，三位姑娘自然十分高興。

阮清音悄聲道：「明弟，咱們這一撥，帶了小賊（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兩人，此去泰山，路程不近，難保不被對方的人發現，你有甚麼計劃沒有呢？」

程明山笑道：「咱們是第五撥，最後上路，且等前面四撥人走了再說。」

阮清音嫣然一笑道：「看來你心裏已經有了主意。」

荊一鳳走近過來，咭的笑道：「這還用說，他心裏自然早有主意了。」

阮清音道：「妳纏夾甚麼？」

荊一鳳道：「你們嫌我纏夾，我不聽就是了。」

阮清音粉臉一紅，嗔道：「人家在說正經事兒。」

荊一鳳嬌笑道：「誰說你們不正經了。」

阮清音嬌急的道：「妳！」

程明山道：「鳳妹，我們在商量出發之事。」

荊一鳳披披嘴道：「出發有甚麼好商量的？」

程明山道：「妳也過來。」

荊一鳳還想開口取笑，却被阮清音一把拉了過去，說道：「鳳妹，妳不准胡鬧了，咱們時光寶貴，尤其一路上帶着小賊和楚人傑兩人，難保不被對方發覺，所以我要問問明弟，他有沒有好的計劃？」

荊一鳳看了程明山一眼，眼珠一轉，輕笑道：「有了，表哥，我們把他兩個扮作女子，就不會有人認出他們來了。」

司空玉蘭從外走入，聞言拍手笑道：「荊姐姐這辦法好極了，我們快動手。」

三位姑娘說動手就動手，司空玉蘭到後院去找了兩套女子的衣裙，一會工夫，就把飛龍公子和楚人傑改扮成了女子，交由杜鵑看管。

一行人就離開乳山口，午牌時光，到了海陽。

這是臨海的一個小城，但總算在城門口僱到了一輛馬車，由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杜鵑四人押着女裝的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登車。

程明山、劉保祿、商老二三人則買了三匹騾子當坐騎，就一路西行。

好在沿途都有丐幫弟子留下的記號，他們只是跟蹤着前面幾撥人而行，按站食宿，一路上倒也無事。

這天趕到萊蕪，程明山就發現城墻下的一個白粉記號，好像要自己一行人到此爲止，在客店落脚。

本來他們是準備趕到泰安去的，既然暗記要自己一行人落店，這就在街上找了一家招商客店落脚，也付了車資，叫他們自去。

這時差不多只是未牌時光，客店裏最清靜的時候，商老二吩咐店家，包下了後進一排房屋，大家剛安頓下來，兩名店伙忙着給貴客打臉水，泡茶水，十分巴結。

程明山剛盥洗完畢，一名店伙就匆匆走入，陪笑道：「請問貴客，可是程大官人麼？有一位老管家要見你老。」

「老管家？」程明山方自一怔。

只聽店伙身後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程大官人，你果然來了萊蕪，小姐們也都來了……」

程明山抬目看去，從店伙身後搶出來的正是丐幫長老擒龍丐齊大椿，他扮作老蒼頭模樣，自然是爲了避人耳目，心中一喜，急忙叫道：「你是齊老爹，快請裏面坐。」

店伙看他們認識，也就退了出去。

程明山關上房門，和齊大椿一同落坐，就低聲問道：「齊長老趕來，必有事故了？」

齊大椿道：「咱們破了乳山口分堂，日月堂自然早已得到消息，咱們如果趕去泰安，就會落在他們眼中，因此幫主到了泰安城門口，看到敝幫弟子留的記號，臨時改走山口，也通知了其他二撥人改道，目前少林的人已經到了東北堡，武當的人到了崔莊，第四撥人到了雁嶺關，幫主預定明日

一早上山，正式拜山，除了少林、武當兩路，是明伙上山，第四撥和程公子一行，務必掩蔽行藏，不可讓對方發覺，因此程公子一行，今晚就得動身，到達徂徠山北崖一片松林中藏身，飛龍公子和楚人傑交由兄弟帶去。」

程明山道：「那好，齊長老立時要走麼？」

齊大椿點點頭道：「兄弟趕了一輛車來，立時要回去覆命。」

程明山哦了一聲道：「徂徠北崖，不知如何走去？離賊黨巢穴，還有多遠？」

齊大椿啊道：「兄弟差點誤了大事。」

急忙從懷中摸出一張摺疊的紙條，說道：「都寫在上面了，程公子只要按圖行事就好。」

程明山接過，就貼身收好，一面叮囑杜鵑押着飛龍公子和楚人傑走出店門，由齊大椿駕着車走了。

程明山等杜鵑回來，就取出那張紙條給她看了，問道：「妳知道徂徠山的北崖麼？」

杜鵑點點頭，用手比劃着那裏是樹林，那裏是日月堂的所在。

程明山把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和劉保祿、商老二一起叫到房中，低聲說道：「咱們今晚三更就得動身，在天色未亮之前，必須趕到北崖，待會吃過晚飯，早些休息。」

司空玉蘭道：「三更就要起來，這還睡得熟？」

程明山道：「今晚必須好好休息，明天才有精神對敵，對方聲勢浩大，只怕有一場驚天動地的激戰呢！」

一面回頭朝商老二道：「商兄，你告訴櫃上，咱們明天一早就要趕路，先把房錢算了。」

商老二領命往櫃上而去。

不多一會，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店伙在房門口陪着笑伺候道：「公子爺晚餐要上街去用，還是關照小店廚房給你老準備？」

程明山道：「大家趕路累了，不想出去，你去關照廚下，把拿手的菜燒幾樣來就是了。」

店伙連聲「是」，退了下去。

後進一排五間，全由程明山包了，這時中間一間小客廳中，已經點起了兩盞風燈，一張八仙桌上，酒菜雜陳。

程明山和四位姑娘，加上劉保祿、商老二，正好坐了一桌，劉保祿和商老二是酒鬼，看到酒就沒了命，但今晚在程明山面前，雖然不敢鬧酒，還是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着。

程明山和四位姑娘只是低斟淺酌，慢慢的喝。

就在此時，突聽天井中「砰」然一聲，從展簷上跌下一個人來！

程明山早已手掌一按桌面，飛身而出，落到那人身邊，凝目看去，此人中等身材，生相猥瑣，身上穿着一件灰布短襖，看去甚是陌生，不知究是何人，但一望而知被人點住了穴道，從屋上摔下來的。

這時阮清音、荊一鳳等人也都趕了出來。司空玉蘭問道：「程大哥，這人是誰呢？」

程明山搖搖頭道：「他是被人點了穴道，不妨解開穴道問問他看。」

說話之時，舉手一揮，解開了那人受制的穴道。

那人穴道一解，骨碌翻身站起，看到程明山等人，似乎十分害怕，縮着頭回身就走。

這下大家都看到了，那人背後，貼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奉上劉子賢一名。」

程明山突然想到竇金樑說過，假扮薛神醫的人叫劉子賢，外號臭皮匠，精於易容之術，大概就是此人了，心念這一動，就沉聲喝道：「回來。」

劉子賢不敢施展輕功，那是怕洩漏了行藏，這時已經奔到天井中間，回頭道：「公子爺，小的是店裏的伙計，方才跌了一跤……」

商老二喝道：「咱們公子叫你回來，你就回來。」

劉子賢沒理，快奔近門口，正待縱身躍起！

程明山冷笑一聲，右手朝他背心招了招手，喝道：「你回來。」

說也奇怪，劉子賢奔近門口之際，一個人突然又倒飛了回來。

程明山這一手使的是「縱鶴擒龍功」中的「擒龍手」，把劉子賢從七、八丈外憑空抓了過來，這下直看得司空玉蘭、劉保祿、商老二三人目瞪口呆，不知他使的是甚麼法術。

阮清音鳳目含笑道：「明弟，你功力又精進了呢！」

劉子賢被一股大力吸了過來，心頭驚駭已極，結結巴巴的道：「公子……爺……你老……」

程明山含笑道：「你隨我進來，我不會難爲你的。」

說罷，轉身往廳中走去。

劉子賢不敢違拗，只得跟着走入，一面說道：「小的……只是進來看看，問公子爺要不要茶水……」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那你怎麼會從屋簷上跌下來的？」

「不，不！」劉子賢道：「小的確是在階石上絆了一跤，如果從屋簷跌下來，那不摔死才怪？」

程明山回到椅子上坐下，含笑道：「劉子賢，眞人面前不用說假，你是來踩盤的，對麼？」

劉子賢臉色煞白，連連否認道：「我……我不是劉子賢。」

程明山伸手從他背後撕下紙條，笑道：「你是人家送來的，這還會有錯麼？」

劉子賢還待否認。

程明山臉色沉了下來，說道：「劉子賢，你放明白點，對你，我們已經

查得清清楚楚，你假冒薛神醫，使用迷香劫走幾位掌門人，當眞罪大惡極，還敢來我面前踩盤，好，你既然不承認，我就給你一個機會，我讓你奔出去五丈遠，你能逃得出去，就算你命長，逃不出去，那就認命吧！好，你可以走了。」

這話就是暗示他要下殺手了。

劉子賢也是老江湖了，豈會聽不出程明山的口氣來，方才自己已經到了七、八丈外，還是被他抓了回來，現在只給自己五丈，如何逃得出去？心頭一凜，不覺連連抱拳道：「程公子，在下願意說了。」

程明山道：「你承認是劉子賢了？」

劉子賢苦笑道：「公子已經知道，在下還抵賴甚麼？」

程明山道：「好，你先說來意。」

劉子賢道：「宇文堂主已經得知乳山口分堂被破，也知道是丐幫糾合了幾個門派所爲，只是詳細情形，至今尚未接到正確報告……」

程明山心中暗道：「這是把所有乳山分堂的人廢去武功，厚資遣散，自然沒有一個回去報告了。」

劉子賢續道：「宇文堂主計算丐幫等人，破了乳山分堂，必然會來襲日月堂總壇，因此派出幾撥人，分頭在泰安、萊蕪各要道踩盤，在下就是被派在這裏的，方才在城門口認出程公子和兩位姑娘到此落店，才來探探虛實，不想公子在屋上早已隱伏了人，在下被他點中穴道，跌了下來，在下說的句句是實。」

程明山道：「你沒看到點穴道的人麼？」

劉子賢道：「沒有，此人出手奇快，在下只覺腰間一麻，就被制住了穴道，連人影都沒看到。」

「這就怪了！」程明山自言自語的道：「這會是甚麼人呢？」

阮清音手中拿着兩張白紙，輕笑道：「你再仔細看看，也許會想得出來呢！」

她把字條又朝程明山遞了過來。

程明山接到手中，方才只是看了一眼，並未細看，此時經阮清音一說，再仔細看去，但覺得這幾個字寫得極爲稚嫩，字並不好，但很娟秀，分明出自女子手筆，心中不禁一動，暗道：「莫非會是她……」

她，自然是指林秀宜了。

指點自己去靈山求取解藥，也是她，那麼這在暗中制住劉子賢的，極可能是她了。

荊一鳳問道：「程大哥，你想得起來麼？」

程明山道：「這個如何想得到，也許是丐幫的人，在暗中點了他的穴道，也說不定。」

一面朝劉子賢道：「劉子賢，你既爲我們所擒，自然不能放你回去，因爲你說的還算坦白，目前有兩條路可以讓你選擇，一是廢去武功，可以給你五百兩銀子，去自謀生計，一是脫離賊黨，和咱們合作，你自己考慮考慮，再作答覆。」

劉子賢毫不考慮的道：「在下願意追隨公子，稍贖前愆，不知公子肯收留我麼？」

他目中流露希冀之色，抬頭望着程明山。

程明山點頭道：「好，劉兄不是追隨在下，而是和在下合作，目前我正用得着你。」

劉子賢欣然道：「程公子有甚麼差遣，在下一定遵辦。」

程明山抬手之間，在他身上輕輕一拂，然後說道：「在下聽說劉兄精擅易容之術，可有其事？」

「是，是！」劉子賢連聲應道：「在下不能說精，還可以過得去。」

「那好。」程明山又道：「你總記得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的容貌吧？」

劉子賢道：「在下記得。」

程明山指指自己，又指指劉保祿，說道：「你立時動手，替在下和這位劉兄易容，劉兄身材和楚人傑差不多，你可以做得到麼？」

司空玉蘭拍手道：「程大哥，你這一計策眞好，扮成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咱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入日月堂去了。」

劉子賢連連應是，說道：「這個容易。」

就從身邊取出一隻小小布囊，裏面是一隻小木盒，打開木盒，裏面有許多小瓶。

他先仔細打量了程明山的臉孔，就開始動手給他易容，不過一頓飯工夫，就把程明山變成了活脫脫的飛龍公子。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眞像極了，你以後教給我可好？」

劉子賢巴結的道：「這是雕蟲小技，姑娘要學，在下自然非教不可。」

接着又動手給劉保祿易容，這樣又過了頓飯工夫，才算完成，收起木盒。

程明山道：「好了，劉兄現在可以回日月堂去了，回報老賊，就說你聽到的消息，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在乳山分堂被擒，丐幫在押解途中，被飛龍公子逃脫，如今正在分頭追緝之中，目前尚無下落。」

劉子賢臉上閃過一絲喜色，問道：「公子一行，甚麼時候去呢？」

程明山道：「在下等人也立即動身，只是有一點，劉兄不可忽略了。」

劉子賢道：「請公子吩咐。」

程明山微微一笑道：「方才在下舉手一拂，已截閉了劉兄兩處經穴，劉兄不妨吸一口氣試試，左胸是否有兩處隱隱生痛，這是在下使的截脈手法，除了在下，無人能解，解錯了手法，就會立時逆血攻心而死，而且這種手法，子不過午，到明天中午仍然不

解，也會逆血攻心……」

劉子賢聽得臉如死灰，說道：「公子，在下已經答應和你合作了，這……」

程明山含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劉兄是日月堂的人，此刻又要回日月堂去，在下如何信得過你？只要劉兄依照在下的話去做，明日午前，在下自會給你解開的了。」

劉子賢無可奈何的道：「在下一定遵照公子吩咐行事。」

程明山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劉子賢沒再多說，舉步走出廳門，雙足一點，縱身上屋而去。

司空玉蘭道：「程大哥，我們也馬上動身麼？」

程明山道：「慢點，妳們三位，只好委屈些改扮成飛龍公子的侍女了，目前尚少三套梅紅衣裙，讓商老二上街到估衣鋪去看看，有就最好，沒有也沒關係。」

商老二答應一聲，就轉身往外行去。

不多一會，商老二捧着一個包袱，興匆匆走入，笑道：「咱們運氣還好，總算買到了，只不知合不合身？」

荆一鳳從他手中接過，叫道：「阮姐姐，司空妹子，我們去試試看。」

三位姑娘像一陣香風般往房中奔去。

一會工夫，三人已經換好衣衫，走了出來。

阮清音拉着杜鵑，朝程明山說道：「明弟，你比比看，顏色還差不多吧？」

荆一鳳道：「表哥，你看我們還像吧？」

程明山朝她們看了一眼，說道：「顏色差不多，只是質料差一些。」

司空玉蘭搶着道：「程大哥，飛龍公子有四個侍女，我們也正好四個，只是我們叫甚麼名字呢？」

程明山啊了一聲道：「這倒是很重要，杜鵑，飛龍公子手下的三個侍女，叫甚麼名字？」

杜鵑用手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寫着：「鶯兒、燕兒、翠兒，他平常都叫小婢鵑兒的。」

於是阮清音叫鶯兒，荆一鳳叫燕兒，司空玉蘭叫翠兒。

司空玉蘭道：「程大哥，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程明山笑了笑道：「咱們這一路是奇兵，應該出奇制勝才好，方才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們雖然假扮了飛龍公子和楚人傑，但日月堂中有些甚麼人，我們一個也不認識，去得早了，豈不立時露出破綻來了，因此咱們最好扣準了時間，等丐幫和少林、武當三路人馬會合，向日月堂正式拜山，咱們隨後趕到，就可省去許多痲煩。」

阮清音道：「明弟說得不錯，最好等他們已經動上了手，咱們隨後加入，可使賊人混淆不清，敵我難分，是為上策。」

程明山道：「阮姐姐說得是，我們不妨等過了二更再動身不遲。」

* * *

徂徠山不算很有名，但却很古，詩經魚頌就有：「徂徠之松。」

徂徠山在泰山山脈之中，羣峯起伏如屛，山勢幽邃，山西多古松，日月堂就在一片古松之間。

沒有到過日月堂的人，一定認為日月堂佔了很大一片山崖，或者有許多屋宇，因為日月堂一直是領導江湖義士反清復明的根本重地，控制着全國陸上和海上的一切反清運動。

像這樣一個龐大而秘密的組織，自然會有一個廟宇或者寺院作掩護，院落重重，覆蓋甚廣，縱使有官兵前來圍剿，也足可與之抗衡；但你如果到過日月堂，那就會大失所望！

因為日月堂者，只是山之西崖，許多盤根古松之間，石崖下一個不到兩丈見方的粗糙石窟，中間供奉的是雕刻在石壁上的兩座模糊神像，太陽神和太陰神，如此而已！

現在晨曦初上，羣山還隱在朦朧得像輕紗一般的晨霧之中，生似還沒睡醒。

但在通往日月堂的一條夾道都是數百年以上古松的林間小徑上，却有一行人踏着晨霧而來。

這一行人正是前來正式拜山的第一撥——中軍——丐幫幫主簡叔平、擒龍丐齊大椿率領二十名丐幫弟子，由惡洞賓蕭道成爲嚮導。

一路由齊大椿、蕭道成，親自帶了八名弟子，作爲前鋒，搜索行進，但一直行到松林盡頭，始終不見有人喝阻，好像進入了無人之境。

前面已是一片數十丈高的石崖，須由左右兩道區仄的石級上去，日月堂就在崖壁間五六丈高處。

齊大椿身爲丐幫長老，久走江湖，看出情形有異，就在崖前停住。過不一會，幫主簡叔平也到崖下。

齊大椿迎着道：「幫主，屬下看情形似乎有些不對，這裏既是日月堂總壇所在，咱們一路行來，怎會一個人也不見？」

簡叔平心中暗道：「此刻徂徠山四面均在咱們包圍之中，諒他們也沒有甚麼詭計可施的了。」

但這話因已經到了賊人巢穴前面，就不便多說，只是微微一笑道：「也許宇文堂主已經得到了消息，故示大方，你派人上去投帖。」

齊大椿道：「幫主請在此稍候，屬下和蕭道兄先行上去。」

簡叔平頷首道：「也好，但須得小心。」

齊大椿笑道：「屬下跑了一輩子江湖，還會在陰溝裏翻船？」

一面回身道：「蕭道兄，咱們先上去投帖。」

蕭道成點點頭，齊大椿走在前面，接着是蕭道成和八名丐幫弟子，魚貫朝左首石徑上盤曲而上。

登上四十幾級石級，就有一個小小的平台，迎面就是崖壁間的石窟日月堂了。

石窟洞口不大，不過丈許來高，裏面地方也不大，只有二丈縱深，是以還不算太暗。

齊大椿當先一脚跨了進去，蕭道成和八個丐幫弟子也相繼走入。

這石窟中除了正面壁上雕刻了兩個丈許高的神像，一個手中捧日，一個手中捧月，看去也模糊不清之外，別無一物，更不見有人！

不，人倒有一個，那是一個穿着一件灰布道袍的老道士，縮在左首壁角間打盹。

齊大椿看得不禁一怔，這會是日月堂總壇？他脚下一停，忍不住回頭問道：「蕭道兄，咱們沒找錯地方吧？」

蕭道成道：「錯不了，兄弟幾個月前，曾隨飛龍公子來過一次，好像左首壁間，有一道大門，裏面才是眞正的日月堂。」

齊大椿看了左首右壁一眼，說道：「左首有大門？那一定是暗門了，不知蕭老哥可知開啓之法？」

蕭道成道：「兄弟來的時候，大門是敞開着，裏面是一座十分寬敞的大石室。」

說到這裏，人已當先走了過去，口中故意咳嗽一聲，叫道：「喂，老道！」

那老道縮着頭，抱着雙膝正在打盹的人，聽到叫聲，不覺驚醒過來，雙目一睁，口中「啊」了一聲，慌忙站起，連連拱手道：「老爺是在叫貧道了？」

他這一站起，不但生得枯瘦，而且面有菜色，十足是個窮道士。

蕭道成道：「不錯，你是管理日月堂的人了？」

「是，是。」那窮老道堆起一臉枯皺的笑容，說道：「貧道也不能說管理，只是這裏沒人住，貧道就住在這裏罷了。」

蕭道成微嘿道：「眞人面前，不用說假，丐幫簡幫主前來拜山，咱們是投帖來的，你快去通報宇文堂主一聲。」

窮老道霎着兩顆毫無神光的白果眼，滿臉驚奇之色，望望蕭道成和齊大椿兩人，說道：「你說甚麼人拜山，要貧道去通報甚麼堂主，你說的究竟是甚麼？」

齊大椿道：「是咱們丐幫簡幫主前來拜山，請道兄向宇文堂主通報一聲。」

「宇文堂主？」窮老道搔搔頭皮，說道：「這裏那來的宇文堂主？」

他話聲還沒說完，左首石壁間悄無聲息從中間裂開兩道寬廣的門戶，明亮的燈光射了出來！

蕭道成說的沒錯，左壁裏面果然有一間相當縱深的石室，望進去很深，很大！

如果日月堂是正殿，那麼裏面的這間石室，就很像一座偏殿。

這時正有一名身穿朱衣的漢子從裏面走出，大聲道：「堂主請丐幫投帖來的齊大椿入內相見。」

齊大椿從身邊取出一張大紅名帖，昂首走入。

齊大椿進去了，蕭道成不得不跟着他身後走入。

那窮老道在石壁開啓之時，便已退後了幾步，突然雙手齊發，出指如風，朝跟來的八名丐幫弟子身上點去。

這追隨幫主前來的二十名丐幫弟子，自然都是從丐幫弟子中挑選而來，武功身手，自然全非弱手。

但這窮老道雙手十指連彈，指風如嘯，這跟上來的八名弟子竟然連閃避都不及，幾乎沒有還手的機會，不過轉眼之間，全被人制住了穴道。

窮老道深沉一笑，接着雙手連揮，把八名丐幫弟子像稻草人一般，空中飛人，一個個擲了進去。

石壁兩扇寬大的石門又緩緩閉上了，窮老道拍拍手，又在壁角間靠壁坐下，縮頭抱膝，打起盹來。

* * *

丐幫幫主簡叔平和十二名丐幫弟子，在崖下等了一會，依然不見齊大椿、蕭道成兩人下來，心中不覺動疑，抬頭望去，所能看到的也只是日月堂石窟前面的平台，(突出的石崖)連石窟都看不到，但也沒聽到上面有甚麼動靜。

心中雖覺疑慮，但忖思擒龍丐齊大椿一身武功，在丐幫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又有惡洞賓蕭道成和八名弟子跟了上去，石崖上下不過五六丈高，縱然臨時發生變故，只須有人出聲，下面也可以聽得到，想到這裏，不覺又放寬了心。

那知又過了頓飯時光，上去的人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這下簡叔平已經感到事有蹊蹺，朝身後一名弟子招了招手，暗中囑咐了幾句。

那弟子躬身領命，悄悄退後。

簡叔平回身吩咐道：「你們留下四個人，守在這裏，其餘八人，隨我上去。」身後八名弟子躬身領命。

簡叔平話聲一落，手持鑌鐵打狗棒，當先朝石級拾級而上。

八名弟子也各自手持鐵棍緊隨幫主身後而行。

登上平台，簡叔平目光如炬，打量了石窟一眼，就朝身後一名弟子道：「進去看看，齊長老等人可在裏面？」

那弟子領命，舉步走入石窟，朝四周一陣打量，石窟不過二丈方圓，那有齊長老等人蹤影？（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小三子也要跟阿吉上山學藝，上次兩人下山騙取了很多財物，這回上山又重施技倆，首先遇到武當三劍託查玄元洞是否有寶藏，顯示他身邊的藏寶圖；玄元上人死後有何遺物，二小乘機勒索，答應代爲查究。跟着少林四老也被敲詐了一筆，從四老口中泄露老魔可能是江湖三高手之一。最後又答應了凌雲堡堡主代查魔鬼的身份，詐騙六百兩，才揚長而去。小三子被魔刀攔截，不准上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老魔定計誘騙　二小奉命行事

「上山啦。」

「上山了。」

比上次更順利，彷若郊遊踏青，談笑中便上了百丈坪，到達斷魂崖上。

小三子昂首上望，但見煙霧迷濛，根本看不到突石老松，不由的怔愣一下，道：「阿吉哥，老怪物在那兒呀？」

「在雲端，霧中。」

「乖乖，這麼高，怎樣上去？」

「放心，老怪物會請咱們的。」

錯了，老怪物並未採取行動，陰森森的聲音道：「阿吉，你身邊的這個小子是誰？」

阿吉道：「阿三，也叫小三子。」

「你倆有何關係？」

「親如兄弟的好朋友。」

「來此何爲？」

「是來送酒，也是來學藝的。」

「酒照收，學藝免談，放下酒罎就叫他滾蛋。」

小三子聽得一呆，冷言傲語道：「要收就全收，不收就全不收，少打如意算盤。」

阿吉的態度同樣十分强硬：「咱家決定與阿三同進退。」

老怪物冷厲的聲音道：「小子，你這是在威脅我老人家？」

「不是威脅，是談判。」

「你不怕老夫將你倆一起斃掉？」

「殺掉人你就喝不到酒啦。」

「人照殺，酒照喝，小子粉身碎骨，酒罎子保證不會破。」

阿吉滔滔不絕的道：「老怪物，我知道你不是在吹牛皮，的確可以辦得到，但喝完之後就沒有了，再也找不到像我倆這樣聰明，伶俐，乖巧，能幹而又可愛的小廝了。」

小三子也是個吹牛大王，比手劃脚的道：「當然，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你老怪物可不會拿一個蹦子兒，純粹是無中生有，跟變魔術一樣變出來這麼多好吃好喝的，這樣的人才你不要，難不成想要白痴，傻瓜？」

老怪物眞怪，你軟他硬，你硬他軟，哥兒倆一陣吼叫，他反而笑呵呵的逗趣道：「這話倒不假，像你倆這樣鬼頭鬼腦，鬼心鬼肺鬼嘴巴的鬼精靈娃兒還眞不容易找。」

阿三心下一喜，道：「你答應要收我小三子爲徒？」

老怪物道：「不是徒弟，是小廝！」

阿吉道：「那我呢？」

「升長工。」

「不能跳一級，升預備徒弟？」

「三天升一級，已經夠快了，別不知足。」

「最好是一天升三級，那才叫過癮。」

「小子，別再嚕七八嗦，快拿酒來喝。」

喝字出口，立有一股强勁的暗力罩住了二人的頭，猛往上吸。

小三子驚惶失色的道：「阿吉哥，我們好像在飛？」

阿吉展開雙臂，作飛翔狀，道：「不是好像，而是眞的在飛。」

「我們又不是鳥兒，怎會飛？」

「是老怪物在施展內功用力吸。」

「哦，好爽好好玩啊。」

「爽就盡情的飛吧！」

有樣學樣，小三子也展開雙臂，上下擺動着，跟着阿吉飛起來。

眨眼工夫便飛上了半山腰，落在大岩石上。

阿三早有心理準備，並未被老怪物的馬腿驢脚嚇着，倒是當二人將酒肉吃食之物卸下，老怪物一口氣便喝了半罎子燒刀子時，却看傻了眼，爲之駭異不已。

駭異的事尚不止此，半罎燒刀子不算，又喝了半罎女兒紅，然後才咂一咂嘴唇，醉意全無的道：「好酒，好酒，好久好久沒喝到好酒了。」

游目四顧，忽又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山西汾酒呢？貴州茅台呢？」

阿吉聳聳肩膀詭笑道：「還擺在襄陽縣城的雜貨店裡。」

小三子道：「下次再去，一定買回來。」

老怪物左手拿着香酥鴨，右手拿着麻辣鷄，邊吃邊道：「阿吉，這次下山騙了不少銀子吧？」

阿吉抗議道：「騙多難聽，咱家憑的是眞本事，硬功夫。」

「你有甚麼眞本事，硬功夫？」

「一顆腦袋，兩片嘴皮子。」

「嗯，娃兒的腦瓜是很靈光，嘴巴也夠刁。」

「那裡，那裡，客氣，客氣。」

「但不知除金錢之外，是否另有斬穫？」

「還得知不少武林秘辛，江湖軼聞。」

目光陡睜，隨即投注在山洞的上方。

很快便發現，在山洞的上方果然有三個模糊不清的字，仍依稀可以辨認，正是：「玄元洞。」

阿吉一怔神，道：「老怪物，你就是玄元上人？」

老怪物漫不經心的道：「那個牛鼻子早已變成古董。」

「死了？」

「廢話！」

「死在那裡？」

老怪物懶得再開口，僅以目光示意在玄元洞內。

徵得老怪物同意後，二小當即迫不及待的闖進去。

山洞不大，僅四五丈深，地形凹凸不平，顯係天然生成。

底部另有兩個支洞則較爲完整，狀似居室，刀斧的鑿痕處處可見。

左右室似是老怪物的居處。

右石室却赫然有一具死屍。

死者是坐化的，坐化在一個石蓮花座上。

身穿道袍，頭戴道冠，衣帽俱已破爛，皮肉亦告風乾，仍然直挺挺的依附在石壁上未倒。

小三子抓一下頭皮道：「這可能就是玄元上人。」

阿吉道：「大概錯不了。」

「快找找看，有無寶藏。」

「不找也吧。」

「怎麼說？」

「即使有也早已被老怪物吞沒。」

話是這樣說，還是陪着小三子東西南北的亂尋一通。

玄元洞就這麼大，何消片刻工夫，便巨細靡遺的找遍了，除了三隻老鼠，無數蚊蟲外，狗屁也沒找着。

＊　＊　＊

返回洞外，阿吉馬上單刀直入的道：「老怪物，你來此多久了？」

老怪物此刻早已酒足飯飽，正蹺着馬腿，坐在老松樹下養精神，聞言懶洋洋的道：「大約有三四年了吧。」

「是第一個發現玄元洞的人？」

「應該是的。」

「可有金銀財寶？」

「沒有。」

小三子不信，追根究底道：「愛說笑話，江湖傳言，說玄元洞裡有金山銀山。」

老怪物嗤之以鼻：「哼，玄元那個牛鼻子老道，既非江洋大盜，亦非百萬財神，只是一個喜歡雲遊四方的窮光蛋，那來的金山銀山？」

玄元洞就這麼大，裡面空空如也，老怪物只有一身破衣，又別無長物，阿吉相信他沒有說假話，道：「那麼，可有武學寶典？」

老怪物沉吟良久後道：「是有一本破書。」

「甚麼書？」

「玄元眞經。」

「在那兒？」

「已經毀了。」

小三子臉色大變道：「甚麼？毀了？這麼重要的東西，你……」

老怪物仍安坐如故，縮回馬腿，蹺起了驢脚，慢條斯理的道：「別緊張，我老人家有拓本留下。」

阿吉鬆了一口氣道：「拓本在何處？」

啪！啪！老怪物拍一拍毛茸茸的大腿，無比得意的道：「在這裡。」

順着他手指之處望去，果不其然，膝蓋之上，內側，一處無毛的地方，當眞印着有一頁書。

密密麻麻，字字清晰，嚴格來說，並非眞正的拓本，而是將原有的字跡嵌烙在皮肉之中。

阿吉看得雙眼發直，如非親目所見，眞不敢相信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事，道：「不用問，這又是氣功的傑作？」

老怪物道：「正確的講，應該說是

玄元神功。」

「記載在玄元眞經上？」

「對。」

「只有這一種功夫？」

「也對。」

「太少了吧？」

「不少，足夠了，只要修練到家，便可千變萬化，無所不能。」

小三子聽得入神，痴痴傻傻的好似入定老僧，這時說道：「也可以催動飛刀，把人吸上來？」

老怪物笑呵呵的道：「這些只能說是花拳繡腿，玄元神功修練到一定的火候時，足可穿牆過壁，隔山打虎，眞氣一發，可在百丈之外取人首級。」

阿三瞠目而視道：「你老怪物現在辦得到嗎？」

「還差一點點。」

「一點點是多少？」

「差不多還需要修練一年半載。」

阿吉道：「玄元眞經只有這一張？」

「一共六張。」

「另外五張……」

「全部拓印在老夫的四肢與前胸後背上了。」

老怪物的衣裳早已破爛不堪，二人細一審視，其餘的五張眞經皆隱約可見。

阿三滿頭霧水的道：「好好的一本書，幹嘛要五馬分屍，弄到自己身上來？」

老怪物道：「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原書已腐朽不堪，保管困難，二是爲了携帶方便。」

小三子讚不絕口的道：「讚，這個主意不賴，豈僅是携帶方便，還可以防盜哩，絕對不怕被小偷扒去，也沒人能夠搶走，除非把你殺掉。」

老怪物發出一聲狂笑，很自負的說：「普天之下，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殺掉我老人家。」

阿吉道：「連皇上也辦不到嗎？」

老怪物的反應好强烈，也好大膽：「呸！胤禎那個混蛋算甚麼東西。」

阿吉緊鎖着眉頭，腦中靈光閃閃的道：「尊駕莫非是長白老人，皇上的師父？」

老怪物的臉色一變再變道：「長白老人早已魂歸道山，到西天取經去了。」

「那是皇上的大師兄，冷面人魔鐵老虎？」

「錯，大錯特錯，姓鐵的在十幾年前便已骨化飛灰，煙消雲散，在地球上消失了。」

這可奇了，少林四老說得很清楚，放眼武林，走馬江湖，在當今之世，只有玄元上人，長白老人與冷面魔君鐵老虎具有催動魔刀，裝神扮鬼的實力，如今這三個人俱已作古，頓使事情混沌難開，陷入撲朔迷離中。

是老怪物說了假話？

還是此人另有來歷？

小三子打破砂鍋問到底：「老怪物，你到底是誰？」

老怪物的答覆令人啼笑皆非：「是人，是鬼，也是神。」

緊接着又進一步解釋道：「我老人家具有人的智慧，鬼的伎倆，神的法力。非人，非鬼，亦非神，是個老怪物，不折不扣的魔鬼。」

這樣的自我介紹，史無前例，令人絕倒，從未聞有人會以魔鬼自稱，恐怕只有怪物才會說出這種瘋話來。

阿吉不滿意，繼續追問：「是人有人姓，是鬼有鬼名，是神也該有個仙號吧！」

老怪物陰陽怪氣的道：「人姓早已淡忘，鬼名仙號在陽間不流行，不提也吧。」

「那我們該怎樣稱呼你？身爲小斷長工的人，總不好意思直叫主人爲老怪物吧？」

「不要緊，其實老怪物這三個字我老人家倒挺喜歡的，恰如其份。」

「老怪物不願提自己的來龍去脈，談談過去的『豐功偉績』也好。」

老怪物聞言發出一聲怒吼，道：「小子，你好陰險奸詐，想套老夫的口風，滾！」

根本沒見他有任何擧動，阿吉却感覺到有一股暗力排山倒海而至，連轉一個念頭的工夫都沒有，便如摧枯拉朽般被拋出去。

威力好猛，幸好阿吉有一點點武功底子，飛入玄元洞內，接連來了三個「大滾翻」，將力道卸去，險險保住一條命。

回頭一看，已至洞底，僅尺許之差便會腦袋開花，嚇得他冒出來一身冷汗。

小三子硬着頭皮道：「山中太寂寞，阿吉哥只是想跟你隨便聊聊，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萬一鬧出人命來，豈不白白的損失了一個人才。」

老怪物的語氣中仍然充滿了憤怒：「老夫沒有過去，也不願意提過去。」

阿三以試探的語氣道：「笑話，每個人都有過去，沒有過去那來現在，沒有小毛蟲，那來花蝴蝶，每一個大人物都有一個不平凡的過去。」

老怪物冷冷一笑，道：「老夫的過去很平凡。」

阿吉已從洞內出來，灰頭土臉，狀甚狼狽，喘着大氣接口道：「騙人，一個平凡的人不可能達到這種神乎其技，幾乎可以呼風喚雨的境界。」

老怪物道：「是玄元眞經了不起，並非老夫有何過人之處。」

小三子道：「你的意思是說，只要學會玄元神功，即使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娃兒，也可以成爲不可一世的武林高人？」

老怪物頷首道：「不錯，我老人家正是此意。」

小三子的名堂眞多，臉皮也眞厚

，霸王硬上弓，朗聲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一拜。」

不是裝腔作態，當眞要行跪拜大禮，想來一個「先上車後補票」。

老怪物却不答應：「亂來，做我老人家的徒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只是一個小小的小斷。」

小三子那能跪得下去，膝蓋硬梆梆的，腿彎子後面好像綁上了鐵板。

阿吉道：「我是長工，可以學吧？」

老怪物道：「還差一級，有好的表現很快就可以升上去。」

小三子道：「那就給我們一個表現的機會吧，別故意刁難。」

老怪物道：「老夫正想叫你們去辦一件事。」

阿吉興冲冲的道：「甚麼事？」

「去找一個人。」

「那一位？」

「鐵蓮花。」

「鐵蓮花是何許人物？」

「冷面魔君鐵老虎的女兒。」

阿吉伸出了舌頭，縮不回去了。

小三子張大了嘴巴，合不攏了。

「也是德安公主，龍鳳宮主的女兒。」

鐵老虎是阿吉的頭號仇人，鐵蓮花是仇人的女兒，阿吉心亂如蔴，激盪不已，久久始道：「老怪物，你跟鐵蓮花是何關係？」

「沒有關係。」

「找她的目的何在？」

「只要把她弄來此地即可，別的休問。」

「弄來此地？」

「對。」

「怎麼弄？」

「用詐術、騙術、劫持、綁架等等都可以。」

小三子的眸子骨碌碌的一翻，道：「下毒行不行？」

老怪物怒道：「不行，老夫要活的，不要死的，不准傷她的一根汗毛。」

阿吉唉聲歎氣的道：「這可能有困難。」

「有何困難？」

「鐵老虎的女兒，又是龍鳳宮的少宮主，武功一定不弱。」

「沒錯，在當今武林之世的少年男女中不作第二人想。」

「問題就在這裡，憑你老怪物身邊的一個小斷、長工？如何能把人家龍鳳宮的少宮主弄來？」

「老夫自有安排。」

小三子譏笑道：「再怎麼安排，鷄毛也不會變成令箭。」

老怪物肅容滿面的道：「當你們離開此地時就是武林高手，已足可對付鐵蓮花。」

阿吉錯愕一下，道：「老怪物，你要傳我們功夫？」

「爲了達成任務，只好便宜你們一次。」

「也就是決定收我倆爲徒？」

「你想得倒美，只有傳功之實，並無師徒之名，你們還是小斷、長工的身份。」

「傳玄元神功？」

「少臭美，只是普通的拳脚掌劍功夫。」

「能打得贏鐵蓮花？」

「合你們二人之力，應可從容應付。」

「要多久？」

「最快也得六個月。」

「這麼長？」

「這還是名師加高徒，換了旁人，非十年莫辦。」

*　*　*

奇蹟！

眞是奇蹟！

第一流的師父，加上第一流的徒弟，用不到半年，僅僅三個月，阿吉、小三子便練得一身好本領，成爲一流高手。

當哥兒倆在百丈坪上相互餵招交手，完成一次完美無瑕的演練後，老怪物大喜過望的擊掌讚賞道：「好，好極了，果然是兩個天才，天生的練武材料，從此刻起，爾等已非無名小卒，足可躋身武林高手之林。」

阿吉喜孜孜的道：「能夠打得過鐵蓮花嗎？」

老怪物道：「二人聯手，絕無問題。」

小三子道：「眞洩氣，兩個大男生以多爲勝多丟人！」

老怪物道：「小子，你別忘記，鐵蓮花是鐵老虎與德安公主的女兒，與衆不同。」

阿吉道：「老怪物，我們是否可以離開了？」

「是該去辦事了。」

「除女人之外，還需要甚麼？」

「吃的喝的，多帶幾罈子酒回來。」

「放心，少不了你老怪物的貴州茅台。」

「還有山西汾酒。」

「沒問題，包在我阿吉的身上了。」

「記着，我老人家要的是一個完整的鐵蓮花，不可傷她，不可碰她，也不可以打她的歪主意！」

「阿吉知道，我會設法『原封不動』的呈獻給你老怪物。」

「知道就好，你們去吧。」

「後會有期。」

「回見！」

「再見！」

*　*　*

實在不願意再去招惹那羣武林人物，阿吉、小三子選了一條崎嶇難行的路，是從斷魂崖的後方繞道溜下山的。

先回家去看看老奶奶，老奶奶和

小丁都很好，雖然大鬍子釘得很緊，在小丁的巧妙應付下，總算有驚無險。

離開了家，這才專心一意的去找鐵蓮花。

但是，此刻才發覺，隆中山中各門各派的人都有，偏就是沒見龍鳳宮的人在此出沒。

龍鳳宮是皇親國戚，財大勢大，儘管分宮遍佈天下，最近的分宮距此却也有五百里。

小三子嘟喃道：「五百里不近啊，一來一去就是一千里。」

阿吉道：「就咱們兩個還好辦，多一個母的就痲煩了。」

「說的也是，不能摸，也不能碰，眞傷腦筋。」

「也不能把她弄死，弄死就交不了差。」

「阿吉哥，依你看，老怪物叫咱們去弄鐵蓮花幹嘛？」

「傻小子，男人找女人，還不是就是那麼回事。」

「哦，原來……」

「鐵蓮花是鐵老虎的女兒，給老怪物糟蹋掉也好，替咱們消一口氣。」

「咱們現在就找她去？」

「不！五百里太遠也太累，要她來找咱們。」

「這不太可能吧？」

「不可能也要可能。」

「你有好點子？」

「山人自有妙計。」

* * *

果然是妙計。

只有像阿吉這樣的天才才能想得出來的絕妙好計。

在一個小鎮上買了一塊白布條，阿吉別出心裁的在上面寫了一首打油詩：

拳打龍鳳宮
脚踢鐵蓮花
有種站出來
沒種滾你娘

詩很俗，更談不上合仄押韻；字很醜，像是螞蟻爬的。但效果一定錯不了，只要被龍鳳宮的人撞上，十成十會找上門來。

找來兩根竹竿，綁着布條，挑起來，哥兒倆各據一方，就在小鎮附近的官道上漫無目的地逛起來。

挑着布條遊街不算，口裡邊還不停的唸叨着那一首歪詩，活像是兩個無藥可救的瘋子。

這樣怪異的行爲，馬上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尤其是小孩子，不久便跟了一大羣。

阿吉本來就是一個孩子王，不論在那裡，都是領袖人物，當下靈機一動，把孩子們召集在一起，每人給了他們三個銅板，叫他們四散分開，以歌謠的方式去唱他的歪詩。

一時間，「拳打龍鳳宮，脚踢鐵蓮花，有種站出來，沒種滾你娘」的歌聲，滿山遍野，處處可聞，一個時辰的工夫便傳遍了數十里方圓。

廣告打響了，知名度提高了，不久便有人找上了門。

來人一老一少，一生一熟，胸前各繡着一隻振翅欲飛的鷹。

老的乃舊識，飛鷹幫的總管蒼鷹彭拜是也。

小的年約二十上下，英挺俊拔之餘，眉宇間有一股子蠻橫傲慢之氣。

蒼鷹彭拜一開口就沒好話：「好小子，可給彭某逮住了，看你往那裡跑！」

阿吉沒有跑，就在他面前停下來，故意跟他裝糊塗：「彭總管，你找在下幹甚麼？」

蒼鷹彭拜吼道：「找你算帳！」

「算甚麼帳？」

「你騙走銀子，老夫找你要魔刀。」

「魔刀飛上了天，去找老天爺要！」

小三子加了一句：「或者去找刀山上的妖魔鬼怪。」

少年一直在盯着長布條看，冷傲的聲音插言道：「兩位是不是在發神經？」

阿吉回瞪了他一眼，馬上頂回去：「你才有神經病，說話沒有禮貌。」

小三子眞會裝，裝出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來，道：「彭總管，這小子不懂禮貌，你懂吧，替我阿三及阿吉哥介紹介紹吧。」

蒼鷹彭拜望着少年，一本正經的道：「這位是本幫的少幫主高小飛。」

阿吉「哦」了一聲，冷言冷語道：「原來是一隻小蒼蠅。」

小三子頗有點急智，居然唱起歌來：「小蒼蠅，人人嫌，啄臭肉，吃大便！」

實在太難聽了，激起了高小飛的萬丈怒火，暴喝道：「媽的，你找死！」

死字出口，招已出手，五指屈指如鈎，立以「鷹爪功」抓向阿三的面門。

小三子大吼一聲，道：「你娘，想打架是不是，打就打，誰怕誰呀！」

掄起竹竿，照準高小飛的掌心戳過去。

此時的小三子，已具備一流身手，一戳之力剛猛强勁，雙方的暗力一觸，高小飛已知道遇上扎手的角色，不敢硬接，虛晃一招，閃到一邊去。

但他久經陣仗，實戰經驗豐富，立又從斜刺裡橫拍一掌，將阿三的竹竿震得歪了一歪，藉以挽回顏面，趾高氣揚的道：「沒有神經病，挑着白布條遊街做甚麼？」

阿吉傲然道：「這是挑戰！」

「向誰挑戰？」

「自然是龍鳳宮的少宮主鐵蓮花。」

「小子，你們是不是活膩了？」

「甚麼意思？」

「少宮主乃是金枝玉葉，又兼身懷絕技，憑你們這兩個小混混還不夠資格跟她動手過招，怕死最好趁早收起布招，夾着尾巴滾，免得招來殺身之禍。」

小三子適才略佔上風，信心大增，膽子也壯了，威風凜凜的道：「放你的狗臭屁，怕死的是鐵蓮花，不是我們。」

阿吉也大聲喳呼道：「否則，她早該站出來了，不會做縮頭的小烏龜。」

高小飛聞言大怒，殺氣騰騰的道：「殺鷄用不到牛刀，由我高小飛代表少宮主出面也一樣。」

小三子道：「你是那棵葱？」

阿吉接道：「又是那棵蒜？」

高小飛怒不可當的道：「本少幫主是鐵蓮花的朋友。」

阿吉道：「甚麼樣的朋友？」

「很要好的朋友。」

「好到甚麼程度？」

「已經論及婚嫁。」

「你沒有吹牛？」

「信不信由你。」

「如此，咱家好有一比。」

「比從何來？」

「好花插在牛糞上。」

小三子的急智又來了，妙語如珠：「或者說是蒼蠅落在好花上。」

高小飛幾乎要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眸中快要噴出火來了，咬牙切齒的道：「臭小子，少逞口舌之利，本少幫主命令你們，立刻把布招扯下來。」

阿吉劍眉一揚，道：「假如咱家不答應呢？」

高小飛語冷且硬：「不答應小爺就自己動手。」

雙臂一抖，人已縱起，輕靈迅捷，彷若一鶴冲天，果非泛泛之輩。

人在空中，金光乍閃，亮出了一把刀，式行「斬江斷流」，猛向布招砍下去。

「接招！」

「看刀！」

兩聲暴喝，兩把刀，是魔刀，分別從阿吉、小三子的手中電射而出，疾奔高小飛吃飯的傢伙。

高小飛大吃一驚，急忙舉刀封架，乍聞噹噹兩聲響，魔刀過處，自己的刀已應聲一斷爲三。

嚇得高小飛三魂出竅，七魄升天，急切間猛打「千斤墜」，以電閃雷奔之勢向後滑落。

應變夠快，死罪雖免，活罪難逃，被削下了巴掌大的一塊頭皮，淌下了一臉的血。

蒼鷹彭拜自無坐視之理，一見大勢不妙，早已出手攻上來，沒料到魔刀走的是曲線，從高小飛頭頂一掠而過後，復向他的脖頸飛來。

刀尚未到，寒氣已至，刀聲呼嘯，聲聲刺耳，深知這兩個娃兒不好惹，更惹不起他們手裡的魔刀，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順勢向前疾掠，與高小飛會合在一起，逃之夭夭。

阿吉並未乘勝追殺，收刀揚聲道：「高小飛，替咱家傳話鐵蓮花，說我阿吉向她挑戰，叫她出面接招！」

小三子也直着嗓門嚷嚷道：「小蒼蠅，告訴鐵蓮花，她若是沒種裝孫子，我們就要殺到龍鳳宮去了。」

「拳打龍鳳宮！」

「脚踢鐵蓮花！」

「殺人放火！」

「鷄犬不留！」

純粹是自說自話，話未及半，彭拜、高小飛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 * *

另一邊，却出現一名大漢。

大漢人高馬大，粗壯結實，赤裸着上身，露出紫銅色的皮膚，油光發亮，堅硬健美，站着像一隻猩猩，倒下去像一頭牛。

大漢一照面就展露敵意，盯着布招直瞪眼，粗聲大氣的道：「聽說有人挑着布招遊街，可是你們這兩個不長眼的小子？」

阿吉道：「朋友的消息完全正確。」

大漢沉臉道：「上面寫些甚麼？」

小三子愛理不理的道：「你不會自己看。」

大漢吐字如刀：「老子要是看得懂，就不會問你了。」

「哦，原來是個文盲！」阿吉毫不考慮，當即放聲朗誦起來：「拳打龍鳳宮，脚踢鐵蓮花，有種站出來，沒種……」

「幹你娘！」

「滾你娘」變成了「幹你娘」，大漢吼聲如雷，掄起了碗口大的大拳頭，照準阿吉的鼻子就打。

人高馬大，力大如牛，前衝之勢又快又猛，人尚未到，風聲已至，聲勢的確嚇人，若是被他打中，不死也會重傷。

阿吉未敢輕敵，緊要關頭，橫飄三尺避開來。

通！大漢衝勁太猛，收不住勢子，一拳打中阿吉身後的一棵樹。

好大的蠻力，入木三分，大樹搖搖欲倒。

打爛了一塊皮。

震飛了一羣鳥。

風聲呼呼。

落葉紛紛。

阿吉與小三子睹此情狀，心頭雪亮，嘴角撇下了一絲輕蔑的冷笑。

「哼，果然是一頭蠻牛！」

「一個有勇無謀的大傻瓜！」

二人的想法相同，行動一致，阿吉把竹竿往地上一插，用手招招，言詞間充滿了挑釁的意味：「傻瓜，來呀，有種再上呀，別發呆！」

小三子的話火藥味也很濃：「白痴

，幹嘛跟大樹過不去，不是想要揍人嗎，是英雄就上呀，衝呀，殺呀。」

插好竹竿，跑到大漢身後去，用手猛招。

「殺！殺！殺！」

大漢簡直要氣瘋了，恨得牙癢癢的，喊殺聲中，以餓虎撲羊之勢撲向小三子。

阿三膽子不小，不閃不避，但當大漢攻至面前時，却突如其來的，滑不溜丟的，像泥鰍似的閃開了。

大漢再度撲空，猛向前衝，小三子趁火打劫，給了他兩拳一脚。

拳頭打在背上，一脚踢中屁股，大漢的衝勢更大，終於撞上了丈八之外的一堵牆。

鼻青臉腫，灰頭土臉不算，還在土牆之上撞出一個人形的印子來，彷佛是畫家替他繪了一幅素描。

直氣得大漢嗚哇大叫，轉身向前道：「小子，你們使詐。」

阿吉回報一聲冷笑道：「呆子，你懂不懂兵法，兵不厭詐。」

大漢張開血盆大口傻笑道：「俺不懂甚麼兵法屁法，只曉得是漢子就當玩眞的，不玩詐術。」

「怎麼玩？」

「拳來脚往，脚來拳往。」

「這太容易了。」

「也不可以以多爲勝。」

「當然是一個對一個。」

「娃兒說話可不能當屁放。」

「傻瓜，接招啦！」

經過兩個回合的觀察，阿吉已將大漢的底摸透了，勇猛有餘，智慧不足，蠻力雖大，並不熟諳攻守進退之道，嚴格來說還不够資格算作武林人物。

正好把他當作靶子，測試一下自己的功力。

當下毫不遲疑，氣提丹田，功行雙臂，足踩「蓮花步」，拳影如飛，咚！咚！兩聲，先在大漢的胸膛上給了他兩拳。

大漢身大而笨，力猛而拙，挨了兩拳才想到反擊，阿吉早已換了方位，跑到他後面去了。

啪！啪！清脆響亮，乾淨俐落，阿吉又在他的背上拍了兩掌，留下十個顯明的指印。

出手並不重，雖僅用了三四成功力，大漢依然吃不消，向前衝了好幾步。

大漢更惱更怒，更氣更急，終於被他想出一個制敵的法子來，猛地騰空而起，覷準中了阿吉所在的位置，以泰山壓頂之勢壓下來。

「壓扁你這個小混混！」

「壓死你這個臭小子！」

不是吹牛，大漢身軀龐大，又是居高臨下，重量加上速度，的確可以壓扁一頭牛。

可惜選錯了對象，阿吉不是省油的燈。

說時遲，那時快，墜勢如風，巨震之聲傳處，砂飛石走，塵土飛揚，大漢以大馬趴的姿勢趴下了。

却不曾「趴」住阿吉。

阿吉在一旁，含笑而立。

是在千鈞一髮之際脫身而出。

忙裡偸閑，不僅抓下大漢腋下的一撮毛，同時還解開褲腰帶，脫下大漢的褲子。

害得大漢赤身露體，全身上下只剩下一條短褲子。

來了一個懶驢打滾，好不容易才從地上爬起來。

阿吉道：「傻大個，你服不服氣？」

大漢怒氣冲天的道：「不服氣！」

「爲甚麼不服氣？」

「你他媽的投機取巧。」

「要怎樣才能心服口服？」

「一掌對一掌，一拳對一拳。」

「好啊！請！」

「接招！」

「看打！」

同時發話，同時出招，一眨眼四隻手掌便硬碰硬的撞在一起了。

大漢的手掌大如芭蕉葉，足可將阿吉的小手包起來，奈何只有蠻力，缺乏內勁，阿吉僅僅用了三四成的功力便將他的攻勢阻住。

猛可間，阿吉大喝一聲：「滾！」

內力突發，勢如狂濤，大漢兵敗如山倒，身子向後一仰，這一次不是大馬趴，而是元寶翻身，四脚朝天倒下去。

阿三貓哭老鼠假慈悲，上前將大漢一把拉起來，道：「這一下服氣了吧？」

大漢好牛，道：「不服氣。」

「有理由嗎？」

「老子沒有準備好。」

「可是想再來一次？」

「正有此意。」

「這一次可要準備好。」

「那當然。」

「準備好了嗎？」

「好啦！」

是好了，兩脚平分，雙腿半彎，作蹲馬式，雙掌平擧胸前，蓄勢待發。

然而，毛毛蟲就是毛毛蟲，永遠不可能變成一條龍，阿三大步而上，運掌如飛，往事又告重演，大漢再一次元寶翻身，四脚朝天倒下去。

但是，牛就是牛，大漢依舊死不認輸。

爬起來再戰。

打不贏又倒。

不是大馬趴。

就是元寶翻身。

阿吉、小三子輪番上陣，大發虎威，生死搏變成了練習賽，接連將大漢放倒了七八次，直至他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再也爬不起來時方始停下來。

小三子道：「現在服了吧？」

大漢喘着大氣說：「服了。」

「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不打了？」

「不打了！」

阿吉上前將他拉了起來，道：「那麼，咱們該談談點正事了。」

「談甚麼正事？」

「二宮、三堡、四大派之中你屬於那一派？」

「龍鳳宮。」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阿吉精神抖擻的道：「難怪你會强出頭，原來是龍鳳宮的人。」

小三子也爲之雀躍不已，急聲追問道：「在龍鳳宮中你是幹甚麼的？」

大漢一邊吹彈身上的塵土，一邊面無表情的道：「轎伕。」

小三子噗嗤一聲，譏誚道：「鬧了半天，只是一個抬轎子的，怪不得會這麼爛。」

阿吉道：「給誰抬轎子？」

大漢道：「我家少宮主。」

「龍鳳宮共有幾個少宮主？」

「一個。」

「鐵蓮花？」

「是的。」

「她現在何處？」

「襄陽。」

「你跑來此地作甚？」

傻大個氣忿忿的道：「老子本來是到鄉下去找朋友的，因見娃兒們到處胡言亂語，侮辱龍鳳宮，所以特地跑來看一看。想不到會陰溝裡翻了船，被你們這兩個黃口小兒揍一頓。」

小三子道：「現在事情已經結束，你可以走了。」

大漢半信半疑的道：「眞的？」

阿吉有意拿他尋開心：「當然是『蒸的』，煮的不吃。」

傻大個聞言大喜，掉頭就要走，阿吉伸手一攔，道：「且慢，你一個人吃飽沒意思，給你家少宮主帶一份禮物回去。」

「甚麼？要送禮？」

「禮多人不怪嘛。」

「甚麼禮？」

「告訴鐵蓮花，說我阿吉和小三子在此候駕。」

「你們想幹甚麼？」

「找她打架！」

阿三吹噓道：「也就是挑戰的意思啦。」

大漢瞪眼道：「你們好大的狗膽，竟敢向我家少宮主挑戰？」

「鐵蓮花的功夫如何？」

「高，高得不得了。」

「擧個例子聽聽。」

「用一隻手指頭就可以打死一頭牛。」

「這有何稀奇，我阿三吹一口氣就可以震死一隻老虎。」

「你吹牛。」

「是否吹牛，叫鐵蓮花來一試便知，保証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阿吉更誇大其詞的道：「跟你一樣，鐵蓮花也會把褲子輸掉！」

大漢望着自己半裸着的身子，傻氣十足的道：「一個黃花大閨女，光着身子多難看。」

小三子道：「就是要她難堪！」

阿吉接道：「也是要她好看！」

傻大個暴跳如雷的道：「少吹牛說大話，小心風大閃了舌頭，有膽子就別逃，看我家少宮主如何收拾你們。」

阿吉神氣活現的道：「放一百二十個心，在未將鐵蓮花打扁，砸爛，鬥臭之前，我們不會離開。」

小三子也大吹法螺道：「倒是怕你們少宮主縮頭縮腦，畏首畏尾，貪生怕死不敢來。」

大漢拍着胸脯，聲若雷鳴般道：「我家少宮主乃人上之人，技深若海，天下無敵，你們算甚麼東西，只會吹牛說大話。」

阿三口不擇言的道：「媽的，別光說不練，快去叫人呀。」

大漢吼道：「叫就叫，難道我家少宮主還會怕你們不成，呸！」

吐了一口濃痰，掉頭就走。

阿吉道：「叫她最好帶一副棺材來。」

小三子道：「連壽衣也一併帶來吧。」

「這樣處理起來更方便。」

「刨一個坑就解決了。」

「若是黃牛，當心我們殺上龍鳳宮。」

「趕盡殺絕。」

「鷄犬不留。」

「再放一把火燒光光。」

「拳打龍鳳宮。」

「脚踢鐵蓮花。」

「有種站出來。」

「沒種滾你娘。」

吹牛皮不犯死罪，說大話也不會坐監牢，二人越說越帶勁，說至最後，又如殺猪也似的唱起歌謠來。

傻大個則頭也不回的已奔出去十來丈遠。

阿吉忽道：「喂，傻大個，請慢走一步。」

大漢一怔，轉身道：「幹嘛？」

「你忘了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褲子。」

「哦！」

「不穿褲子會傷風感冒。」

小三子湊趣道：「也有傷風化！」

颼！的一聲，阿吉將褲子當作魔刀擲出去。

褲子畢竟不是魔刀，擲起來比魔刀要困難得多。

阿吉擲的跟魔刀一樣好。

穩如山！

快如風！

（未完・五）

上文提要：湯十郎與楚香香無意中偷聽到石家姐妹談話，知道在怡養園地牢中有人被困，在好奇下，十郎便跟踪石中花至怡養園，發現地牢中原來是桂氏母女，於是便要脅石家姐妹把她們救出，並帶她們出城充饑及治病，因她們已被困地牢多天，後再一同返回廢園，並從月桂談起玉珮之事，方知月秀是其未婚妻，於是準備聯手對付戈平陽，而楚香香亦要十郎幫助尋找廢園財寶……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廢園刀聲

披露身份之謎　目的尋找失玉

黑妞兒把竹籃子往桌上一放，笑道：「湯公子，你怎麼好像吃不胖。」

湯十郎道：「胖？」

黑妞兒道：「是呀，像你每天三餐，全雞全鵝加滷味，冰糖蓮子什錦湯，白麵饅頭帶包子，你一頓吃我們三人一餐的，你怎麼好像越吃越瘦呀。」

湯十郎哈哈一笑，道：「黑妞兒，妳回去對妳家小姐說一聲，這點東西不夠我塞塞牙縫的，要我吃得飽，那得加一倍。」

黑妞兒吃驚，道：「喲，你是餓死鬼投生的呀，怎麼那樣會吃？」

湯十郎道：「嫌我吃的多不是，那就別送了，我自己也會做。」

黑妞忙道：「誰嫌你吃得多呀，你等着，晚上的一頓我多送，保証叫你吃個飽。」

湯十郎笑了。

他不打算再去跟踪黑妞兒了。

他看着黑妞兒提着籃子走出去，便打自心眼裡笑出來了。

湯大娘笑叱道：「你這樣會令她們起疑心的！」

湯十郎道：「娘，咱們不正在懷疑白衣女嗎？娘，咱們這是在鬥智，總得先弄清楚白衣女的目的呀！」

湯大娘點頭，道：「不錯，有時候鬥智比不動刀更重要。」

湯十郎立刻把吃的分出一半，對他娘道：「娘，妳先吃，我把這些送到前面去。」

湯大娘道：「多送些，她們母女餓了五天，她們需要多些補補身子。」

於是，湯十郎很高興的把白衣女命黑妞兒送來的東西，一大半送到前面門樓下小屋內。

湯十郎覺得是在做夢，桂月秀竟會是他從未見過面的未婚妻，而桂月秀又差一點沒把他殺死。

＊　＊　＊

湯十郎把吃的送到小屋裡，桂夫人不由吃驚，道：「這是宴客大菜，你……做的？」

湯十郎笑了。

桂月秀也吃一驚，道：「你若能做這麼好吃的菜餚，我就不敢嫁給你了！」

湯十郎道：「這不是我做的。」

桂月秀道：「誰做的？你娘？」

湯十郎道：「妳應該稱我娘叫婆婆呀！」

桂月秀半遮面的一笑。

桂夫人道：「是我那老嫂子做的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做得眞好，色香味無一不精，的是美食。」

湯十郎道：「岳母大人，此乃外人做的呀！」

桂家母女二人楞然！

湯十郎道：「最是令人不解的，就是那位白衣女，她們三人，大概岳母大人不會忘記吧？」

桂月秀吃驚，道：「難道是白衣女

做的？」

她的雙目一亮，道：「記得我那天夜裡對你出刀，突然間她們三人出現了，她們救了你！」

湯十郎道：「若非她們出現，妳已謀殺親夫成功了，哈哈……」

桂月秀低叱一聲，道：「我不知道你就是我尋找的丈夫呀！」

湯十郎道：「快吃吧，妳們邊吃，我一邊告訴妳們，這白衣女這幾天如何侍候我母子的事。」

桂夫人早已下筷了。

桂月秀也覺食物精妙，不由大吃起來。

湯十郎就把這幾日發生的事情，仔細的述說一遍。

桂月秀突然重重放下筷子，道：「白衣女爲甚麼要這樣？她一定對你有好感。」

湯十郎道：「阿秀，白衣女另有圖謀。」

桂月秀道：「我本來恨她的，那天夜裡她們破壞了我的大事，可是我自被坑落戈平陽地牢之後，我反而又感激她們三人，如今証實你是我未婚夫婿，我更是對白衣女三人由衷感激，只不過，她若想搶我的男人，我還是會對她不客氣！」

湯十郎一笑，道：「我想不是，她必然另有圖謀，再說，我湯十郎也不是色徒，妳盡放心吧！」

桂月秀道：「你最好不是，否則……」

湯十郎道：「否則妳會再對我出刀，我怕！」

桂月秀道：「這幾年我心中一直想着我未來的丈夫，他是個甚麼樣的人，他應該是個英雄，是一位我心目中的情人，我喜歡的丈夫，他不應該令我失望。」

湯十郎的心中有個「問號」，但他並未說。

至少他在這時候不會說。

是甚麼「問號」？湯十郎的心中有疙瘩，他當然會問，但不是現在。

他要問的問題，乃是桂月秀爲甚麼要輕易的把乾淨的身子交給他？

湯十郎又怎知桂月秀是爲了修習她娘的蛤蟆功，才硬起心腸奉送自己的貞操，更何況她欲藉此對湯十郎下刀，既得童元，又殺了湯十郎，乃一舉兩得之計。

＊　＊　＊

有一件事，湯十郎並未忘記。

湯十郎要在夜裡去會見一個人，他記得有句話「不見不散」。

這是黑衣女楚香香的約會。

湯十郎吃過午飯便睡了，他必需睡，他已經累了一夜，如果不善加利用空檔養足精神，就無法去應付夜裡發生的事情。

＊　＊　＊

湯十郎二更天才趕去竹林裡，楚香香原已等了半個時辰之久，她已等得發火了，但當湯十郎站在她面前的時候，她只有以笑相迎。

「你終於來了。」

「也來晚了。」

「不見不散，就是不限時間，湯公子，你來了就好。」

湯十郎笑笑，道：「楚姑娘，今夜約在下見面，妳有何指教？」

楚香香一笑，道：「喲，看你說得多乏味，甚麼指教呀，你呀！」

她伸手去摸摸湯十郎的胸脯，又道：「湯公子，我說我很喜歡你，你相信嗎？」

湯十郎一笑，道：「我是個很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你相信我的話了？」

「我爲甚麼不相信？」

「我好高興吶。」

「如果妳說的實話，妳當然會高興，如果說的是謊言，妳只是表面上愉快。」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世上有許多欺騙人的騙子，他們騙了人之後，一時間會很高興，至少在表面上高興，但當這人的良心發現之後，就痛苦了。」

楚香香道：「這世上也有許多騙人的人，他們一騙再騙，而且十分得意而樂此不疲。」

湯十郎道：「當然有，而且很多，只不過這些人早已沒心肝了，楚姑娘，妳是這樣的人嗎？」

楚香香「喲」了一聲，道：「我對你是眞心的呀！」

她貼上來了。

她也小聲的道：「湯公子，昨夜你忽然追去，可曾發現甚麼了？」

湯十郎道：「我救了兩個人。」

楚香香道：「唔，原來你去救人了。」

湯十郎伸手攬住楚香香的腰肢，道：「楚姑娘，我是個實事求是的人的。」

楚香香一怔，道：「怎麼說？」

湯十郎道：「妳說眞愛我嗎？」

「是呀！」

「那麼，証明給我看。」

「這要如何証明？」

湯十郎故意去解楚香香的衣扣，又在楚香香的耳畔，小聲細氣的道：「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獻出妳的身子，楚姑娘，妳放心，我只不過……」

他以爲楚香香聽了他的話，必然會拔腿就逃，再不就是一口拒絕。

然而，楚香香反而點頭了。

她點頭，湯十郎就打算搖頭。

湯十郎沒搖頭，楚香香却低聲一句：「好哥哥！」

這眞是好聽的一句，但聽進湯十郎的耳裡，宛如晴天打了個閃雷。

楚香香已是不勝嬌羞的樣子。

她帶着女人那一份嗲勁，軟叭叭的倒在湯十郎的懷中，她還半仰臉，半閉眼，那模樣正等着湯十郎抱她

了。

當然是抱到一處地方好去「交手」。

而湯十郎當然不會去抱，他只是在楚香香的嫩臉上吻了一下，他甚至不去吻楚香香的唇。

「香香。」

「嗯！」

「妳眞心的呀？」

「我已決心把身子交給你了。」

「妳不怕我是個壞蛋？」

「那麼就叫我做壞蛋的老婆吧！」

湯十郎一怔，道：「妳乃流星派公主呀！」

楚香香道：「我也是我爹的獨生女。」

湯十郎道：「我不打算入贅楚家。」

楚香香道：「我也沒叫你改姓呀！」

她動手了。

她的手伸進湯十郎的衣內，摸着湯十郎的結實胸脯，旋動着，口中發出「妙」聲。

湯十郎初時一窒，楚香香的手很涼，但久了，反而覺得很光嫩。

他立刻搖搖頭。

搖頭是叫自己淸醒，切莫墜入「盤絲洞」。

湯十郎道：「楚姑娘，我乃窮無立錐之地，跟了我妳只有受苦受累。」

楚香香笑着吻了湯十郎，道：「我們不會窮，我們就要發財了。」

湯十郎道：「怎麼說？」

楚香香道：「本來我沒有甚麼信心的，可是發覺不少江湖人物，往這兒集中，我便相信左家廢園眞的有寶了。」

她似乎十分高興的指着大片廢園，又道：「寶物就在裡面。」

湯十郎早就明白楚香香爲的是財寶，笑笑，道：「我怎麼不知道？我已住了七個多月了。」

楚香香道：「那是因爲你缺少一個我。」

「妳？」

「是呀！」

「妳會知道寶物在甚麼地方？」

「我老老實實對你說，我自小學過兩種功夫，一種叫『羅漢醉』，另一種便是『羅漢定』，前者防身，後者聽音，所以我的雙耳十分敏銳。」

湯十郎立刻想起楚香香捶壁的時候，把耳朵貼在牆上聽，她果然找到左家廢園地下室。

只不過，楚香香雖然找到地下室，而且第二次還領着她爹與二叔找去，可惜下面放的是枯骨一堆，枯骨之中沒有寶。

現在，湯十郎終於明白了。

他明白楚香香也許會嫁給他，目的只不過爲了忠義門那些財寶。

財寶人人喜愛，這世上只有白痴才不認識寶物有多可愛，江湖上太多的女人，尤其是名女人，她們爲了財寶到手而不惜「盡展所有的脫光衣服」。

湯十郎看看楚香香，道：「楚姑娘，如果找不到忠義門的財寶，妳仍然愛我嗎？」

楚香香道：「愛呀！」

湯十郎楞住了。

他怎能再接受楚香香的愛？

桂月秀的話句句仍在他的耳中迴蕩着。

桂月秀是不會要一個花心浪子的。

如何擺脫楚香香，成了湯十郎的難題了。

楚香香又在湯十郎的懷中扭動着。

「你怎麼不說話呀，十郎。」

湯十郎道：「楚姑娘，我們不如打個商量，如何？」

「商量？還商量甚麼？」

湯十郎雙手按緊楚香香的兩肩，道：「香香，妳確實長得很美，很可愛，但我湯十郎也非黑心人，我看這麼辦，我陪妳找財寶，找遍左家廢園每一個角落，如果妳能找到財寶，而且仍然愛我，那是咱們二人有緣，我娶妳，但如果找不到，這是咱們無緣份，各不勉强，妳仍然回常州流星門，如何？」

楚香香道：「這話是你說的？」

湯十郎道：「擲地有聲。」

楚香香一笑，道：「那也好，咱們這就開始了。」

湯十郎道：「今天夜裡從後院牆開始，如何？」

楚香香點頭，道：「好哇，走！」

她拉着湯十郎便往左家廢園奔去。

湯十郎心中思忖，倒要再看看她的「羅漢定」功夫，是甚麼樣的施展法。

* * *

湯十郎帶着楚香香，二人來到左家廢園後院。

這兒院子裡長滿了野草，兩邊有幾間廳屋與一間大灶房，近圍牆處有一口水井，低頭看下去，水井不大，但井水明亮淸澈，幾乎見底。

楚香香擧首望天，淡淡的一笑，道：「十郎，這天氣也不錯，三天之內不會下雪。」

湯十郎道：「三天之內妳能找到嗎？」

楚香香道：「如果眞有寶，我一定可以找得到。」

這話說得很肯定，湯十郎半信半疑。

他拍拍手，愉快的道：「祝妳趕快找到財寶。」

楚香香笑笑，道：「這樣你才人財兩得。」

湯十郎道：「世上這樣的好事眞不多見，想不到我湯十郎遇上了。」

楚香香道：「所以你要眞誠與我合作，我叫你做甚麼，你就去做甚麼。」

湯十郎道：「一定不叫你失望。」

楚香香道：「十郎，但願月常圓，你我共嬋娟。」

湯十郎一笑，道：「可惜的是月有缺的時候，楚姑娘，妳開始吧。」

笑了，楚香香擠出個醉人的微笑，立刻走近圍牆下，她對湯十郎道：「十郎，你在地面上頓足，要不停的頓足，我才能辨出地下的聲音。」

湯十郎道：「你又用耳朵去聽？貼在地面上？」

「不錯，你跺脚的力量要差不多。」

湯十郎點點頭，道：「這事好辦，來吧。」

於是，楚香香眞的把嫩臉貼在地面上了。

湯十郎的雙足就在楚香香的身子四週頓起來。

他也差一點笑出聲來了。

他爲甚麼想笑？

湯十郎心中發笑，他却怪模怪樣的在楚香香四週猛跺脚，自覺好玩又好笑。

他不但跺脚，而且十分用力，地上發出「咚咚」聲，他一點兒也聽不出甚麼。

但楚香香却聽得很仔細。

她那麼嫩白的皮膚，竟然不顧一切的往地上貼着，便是野草，她仍然撥開了把耳朵貼在地上。

她甚至有時候再叫湯十郎重新走一遍。

湯十郎當然照做，而且跺的力道是一樣的。

楚香香似乎樂「聽」不疲，一直繞到那座水井邊，她低頭往井中看了又看。

湯十郎怔了一下，道：「妳看井幹甚麼？難道有寶物會藏在水井裡？」

楚香香道：「我不會放過任何可疑的地方，就好像我不放掉嫁你的機會一樣。」

湯十郎一笑，道：「所以我一切都聽妳的。」

但他心中可並非這麼想。

他心中在想，我看妳找吧！妳一輩子也找不到，妳這輩子也不會嫁我，我已經有了……

他已經有了桂月秀，他很滿意了。

他曾夢想過，有一天他與桂月秀二人，雙雙騎馬在白山黑水間，廣闊的草原上，那是多麼美的詩情畫意，多麼令人羨慕的生活。

而他的夢想，似乎已經快實現了。

湯十郎想着，便也笑了。

* * *

楚香香不笑了。

她坐在井邊發呆。

「妳怎麼了？」

「這井……」

「井的四週很平整，井又不深，一眼可以看到底呀！」

「看不到底。」

「白天我就看到底。」

「井水結凍，你怎麼會看到底？」

湯十郎哈哈一笑，道：「忘了近來下大雪，不過，井水即使結冰也不會很厚，弄個石頭砸下去，冰就會破。」

楚香香道：「你說得不錯，冬天水底不結冰。」

湯十郎道：「妳要我去找石頭？」

楚香香搖頭，道：「不用了，便是把冰砸破，你也不能往下面跳。」

這倒是眞的，如此寒天，誰也不敢往井裡跳。

楚香香看看井下面，道：「十郎呀！咱們再往院子中央找找看。」

湯十郎道：「妳說怎麼做就怎麼做。」

楚香香撥開草叢之後，又把耳朵貼地上。

湯十郎立刻繞着她用力跺着地面上。

這二人一直折騰到快四更天。

楚香香不累，湯十郎却累了。

湯十郎雙手握住脚丫子，道：「怕是雙足腫了，楚姑娘，明晚再幹了。」

楚香香已站在大廳的後廊邊上了，她的雙眉一挑，道：「這兒的聲音不一樣。」

湯十郎哈哈笑，道：「妳聽出這兒有地道？」

楚香香道：「而且一定有。」

湯十郎道：「當然有，而且妳還同你老爹三個人下去過，妳忘了？」

楚香香幾乎笑出聲，道：「對，對，你不提我倒是忘懷了，哈……」

那地方是有地室，那麼多的屍骨堆在裡面。

湯十郎道：「楚姑娘，要不要再去地牢瞧一瞧？」

楚香香道：「一堆屍骨不是寶，有甚麼好瞧的。」

湯十郎道：「如今後院已打聽過了，楚姑娘，咱們今夜到此爲止吧！」

楚香香立刻走近湯十郎身前，她很溫柔的送上一個香吻，道：「把我未來的丈夫累壞了，好吧，明天夜裡我再來，你也回去好好休息了。」

湯十郎道：「楚姑娘，妳好走，回去以後，代我問候妳爹。」

楚香香一笑，道：「你眞好，也很孝順，我爹聽了一定更喜歡你了。」

她緩緩轉身，依依不捨的往牆外走去。

楚香香躍過牆走的時候，她還回頭向湯十郎搖搖手。

湯十郎回以大喘氣，不過，他也弄淸楚了，楚香香他們三人確實是爲了忠義門的財寶而來。

忠義門已經完了，財寶一旦出世，誰都可以謀取，誰也不會說這是「搶」。

* * *

「阿郎哥。」

湯十郎吃一驚，這是桂月秀在叫他。

「阿秀。」

「阿郎哥，我在這兒。」

後大廳的廊上轉角處，桂月秀正站在那裡。

湯十郎急忙奔過去，他也微微笑了。

「阿郎哥，那女的……她好不要臉。」

「她有目的。」

「我知道，她也在尋財寶。」

「她是常州府流星門的公主。」

「可是她纏住你，還投懷送抱的吻你。」

「妳生氣了？」

「我只生她的氣。」

「阿秀，這是在做戲。」

「我也怕弄假成眞。」

湯十郎哈哈一笑，道：「我有一個阿秀，已經令我心滿意足了，我不打算娶兩個。」

他伸手，很自然地把桂月秀摟住。

低聲的，桂月秀道：「我沒有打擾你們，我只在暗中看着，你不叫我同娘露面，我就聽你的。」

湯十郎道：「這就對了，要知道萬一被戈家堡的人發現妳母女二人還活着，咱們逐個擊破的計劃就完了。」

桂月秀點頭，她在湯十郎的胸前點頭。

湯十郎忍不住托起桂月秀的下巴，輕輕的送上一個吻，吻得桂月秀閉上眼睛。

「阿秀。」

「阿郎哥。」

「回去吧！四更將盡，天快亮了。」

桂月秀心痛的撫摸着湯十郎。

她也彎下身去摸湯十郎的雙腿，關懷備至的道：「痛嗎，阿郎哥？」

湯十郎笑了。

「若是楚姑娘問，我會說好痛啊，而妳問……哈……我說實話，一點兒也不痛。」

桂月秀立刻把面頰貼上去了。

她也露出很甜蜜的樣子。

湯十郎很愉快的對桂月秀說道：

「那夜救你們出來，便是因爲楚姑娘前來對我說的。」

桂月秀道：「她對你說甚麼？」

「她說河邊不遠處那家野店，野店中忽然出現很多不明來歷的人，於是，我們便一齊去了，而且也發現那些人都是戈家堡方面派來監視左家廢園的人，然後……」

桂月秀道：「然後你聽到有關我母女的事了？」

「不錯，初時不敢相信，但來的那位石中玉，說是年輕女的頭上插一支翠玉銀簪，我動心了。」

桂月秀聞言，立刻摸摸髮間的銀簪，道：「這麼說來，姓楚的姑娘間接救了我們母女了？」

湯十郎道：「這是上天安排好了的，我二人幾經折磨，總算能在一起，阿秀，妳要爲我珍重自己。」

桂月秀道：「你也是，阿郎哥，快回去休息吧！」

湯十郎愉快又滿意的往小廂中走，桂月秀也不再停留，匆匆的回去前面了。

* * *

湯十郎剛走進小廂，湯大娘已沉聲道：「你和那姓楚的姑娘攪和甚麼，折騰一夜。」

「娘，楚姑娘的目的在忠義門的財寶。」

「那天在地室中已經明說了。」

「他們並未回轉常州。」

「他們愛財。」

「娘，江湖奔波忙碌，不就是爲了財。」

「不義之財。」

「娘，他們以爲忠義門完了，忠義門埋在某一處的財寶，誰也可以去取。」

「所以他們不回常州了。」

「娘，他們本來是回常州的，但因爲遇上幾批前來左家廢園的人物，他們便也決定留下來了。」

「他們遇上甚麼人麼？」

湯十郎想了一下，道：「他們遇上熊耳大山裡洪家寨的强盗頭子兄弟三人，還有那關洛道上『惡夫妻』二人。」

湯大娘道：「不錯，這些人物都愛財，他們見了財寶，就如同蒼蠅叮蜜糖。」

湯十郎道：「所以他們也不走了。」

湯大娘道：「你眞的幫他們去尋寶？」

笑了，湯十郎道：「我爲甚麼不利用她？她的武功了得，流星門的人善於暗器，把她拉在身邊，咱們的力量也增加了。」

湯大娘道：「我的兒子漸漸有頭腦了，哈……」

「娘，我本來並不笨呀！哈……」

* * *

湯十郎笑着睡着了。

他睡得很好，因爲今天出了太陽，冬天的陽光總是叫人舒服的，湯十郎睡到鼻子裡充滿了香氣味，他才從甜美的夢境中悠悠睜開眼。

他未動，只是低聲的開口。

「娘。」

「我不是你娘。」

這聲音美極了，湯十郎立刻把頭轉過來。

他的面前一片白，就好像陽光照進來。

「妳……」

湯十郎一驚而起，那香味是白衣女身上散發出來的。

白衣女雙手按在湯十郎的肩上，笑道：「你睡呀！我坐在你床沿上。」

他怎麼會睡得着？

「我……娘呢？」

「伯母把我送來吃的東西送往前面去了，那一雙母女也要吃東西吧！」

湯十郎聞言大驚，道：「妳……怎麼知道？」

「是你告訴我的呀！」

「我何時告訴妳了？這幾日我並未看到你呀！」

白衣女淡淡一笑，道：「湯公子，你不是說要加倍吃東西嗎？你不會吃那麼多的，你一定又有同伴了，嘻……我沒有猜錯，你們一共四個人。」

她一頓，又道：「兩人的菜飯，四個人當然是不會夠的，你說是嗎？」

湯十郎匆匆下床，他直視白衣女，道：「妳……見微知著，妳到底爲甚麼？難道你也是爲了忠義門的財寶？」

白衣女搖搖頭，但却又似點頭的道：「你只說對了一半，湯公子。」

她看看門外，又道：「如果你想明白，過午之後我在梅花林中等你。」

她緩緩的轉過身子，又道：「暫時不要你娘知道，湯公子，我走了。」

湯十郎想說甚麼，但他張口不知怎麼說。

這又是一樁令他不解的事情，既然白衣女不想要娘知道，那麼，午後的梅林，是必要前往了。

白衣女走了。

湯十郎只聞得衣袂飄飄，便知道白衣女已遠去。

那天夜裡，白衣女三人出現，令湯十郎由死神手中回來。

白衣女也送他最好的傷藥，醫好了他那要命的刀傷，然後又是三頓送來豐盛的酒菜，這一切，她爲了甚麼？

白衣女也不問湯十郎，爲甚麼又把殺他的人留在前面住下來？

湯十郎相信白衣女會問的，只不過時間太過短暫，她不願此刻驚擾湯大娘，所以白衣女匆匆的走了。

就在湯十郎發楞的時候，小廂門口出現了湯大娘。

「你起來了，快吃吧！黑妞兒今天送來許多好吃的，你趁熱吧！」

湯十郎道：「黑妞送來的？」

「是呀！她匆匆的又走了。」

湯十郎心中想，白衣女太神秘了。

他坐下來，道：「娘，妳也吃吧！」

湯大娘很愉快，她笑笑，道：「前面桂家母女眞的變了，變得像是一家人了。」

「應該變，不就快合爲一家了？」

「她們將來隨咱們關外去，十郎呀！咱們有的是馬匹，便是僕婦也少不了侍候她們的。」

湯十郎只是緊皺眉頭，他似乎食無味。

「阿郎，你在發甚麼呆？」

湯十郎唔了一聲，道：「娘，很好吃。」

「娘不是問你吃的東西，你發的甚麼呆？」

湯十郎道：「娘，妳想想，白衣女她們三人如此善待咱們，她們爲了甚麼？」

湯大娘道：「管她爲了甚麼，咱們以不變應萬變。」

湯十郎道：「娘，我要弄清楚，白衣女到底想怎樣，否則我食不下嚥。」

「傻小子，你急甚麼？她們不急咱們更不急，至少咱們沒有吃過她們的虧。」

湯十郎道：「不但未吃過她們的虧，而且也收了她們不少好處。」

湯大娘道：「休要被她的美色把你迷住了。」

湯十郎道：「娘呀！我發覺應付黑白兩位姑娘好辛苦，比搏鬥苦多了。」

湯大娘道：「阿郎，快吃吧！吃飽了睡大覺。」

湯十郎看看天色，道：「娘，吃飽之後，我要出去會一個人。」

「誰？」

「白衣女子。」

「是她約了你？」

「是的，娘。」

湯大娘冷笑了。

「是到了她該說實話的時候了，哼，她終於忍耐不住要吐出眞言了。」

湯十郎却很激動，不知如何去應付白衣女的約會。

* * *

湯十郎走出小廂，他還不放心的看看前面，他要桂月秀母女二人處在暗處，但還是被白衣女知道了。

白衣女並未問他，爲甚麼又去侍候她們母女，但湯十郎却知道，白衣女一定會問他。

湯十郎奇怪，白衣女三人住在甚麼地方，這件事他一直沒有查到。

他打算當面問白衣女，她也是爲了忠義門的財富嗎？如果不是，那麼她到底爲了甚麼？

此刻，湯十郎往東南方走去，那是去梅林的小道，遠遠的，他已聞到一股梅花香味，從西北冷風吹來的花香是沁人心肺的。

湯十郎突然無心賞花，他是與白衣女會面的。

就在他剛剛開始往梅林走進去的時候，忽然彩影中轉出一團粉白儷影，那眞似仙子一般的美。

湯十郎暗中喝采，白衣女眞美，美得超凡脫俗，與這些盛開的梅花比較，眞令人懷疑這光景人間不多見了。

* * *

白衣女站住了。

她站在一株梅花最多最美的樹下，她那高貴的氣質，不凡的微笑，再

加上她尖尖十指似要去採梅花的樣子，湯十郎幾乎陶醉了。

湯十郎用力搖搖頭，道：「妳已經早來了。」

笑笑，白衣女道：「等你呀。」

湯十郎四下看，他似是在查看甚麼。

但白衣女却笑笑，道：「齊姥姥與黑妞兒沒有來，我不叫她們來。」

湯十郎乾乾一笑，道：「她們很放心妳一個人前來？」

白衣女道：「其實，沒有她們，我自由多了。」

湯十郎道：「這樣我也較可以把心裡話說出來了。」

甜甜一笑，白衣女道：「我準備回答你的問話。」

湯十郎道：「希望妳實言相告。」

白衣女道：「會的，我從不說謊。」

湯十郎也笑了。

他以為，為了忠義門的財寶，有幾個說的是眞心話，包括妳白衣女在內。

「姑娘。」

「嗯……」

「貴姓？」

「姓席。」

「妳的芳名是……」

「我叫席玉神。」

湯十郎一笑，道：「玉神，好美却又好怪的名字。」

席玉神道：「你不必奇怪，因為我生下來便屬於神的人了。」

湯十郎吃一驚，道：「甚麼？妳是神的人？」

「是的，湯公子，我們天山不老峯下，有一玉神廟，我已是廟裡玉神化身了。」

湯十郎笑笑，道：「玉神化身……」

「是呀，我們玉神廟裡，存放着世上最美的玉，廟中一切均是玉的。」

湯十郎道：「既是玉神，也為忠義門財富而插一手？」

白衣女吃吃一笑，道：「不屑於……」

「怎麼說？」

「忠義門再多的財富，也不會放在我眼裡。」

「可是妳還是來了。」

席玉神道：「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湯公子，你聽了以後望你成全。」

湯十郎道：「有甚麼需要在下效勞的？」

席玉神道：「湯公子，我只對你長話短說。」

湯十郎道：「在下在聽着。」

席玉神道：「我們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中，原有八塊最名貴的玉珮，八塊玉珮八種顏色，分別是紅橙黃綠青藍紫白八色，每兩塊玉為一對，各有吉祥話一句。」

她緩緩的半垂面，似是在想着八塊美玉的四句吉祥話，她的眉緊皺，顯然在思忖。

湯十郎怔怔的望着白衣女的神情，他當然有激動的樣子，心口「砰砰」的跳着。

白衣女席玉神忽然抬起美艷的臉，直視着湯十郎那懷疑的目光，道：「那八塊玉有四句吉祥話，分別是『龍鳳呈祥、五世其昌、子孫萬代、日月同光』……」

說着，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又道：「八塊美玉，雕成四句吉祥話，原是我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中的至尊至寶，却不料失掉兩句四塊，乃是『龍鳳呈祥』與『日月同光』四塊玉珮，在我的上一代玉神廟住持，由於寶玉失掉，限期百日未曾找回，她便奔上天仙不老峯上面，面向東方三日三夜，終於跳峯殉難，於是……」

湯十郎急問，道：「於是怎樣？」

席玉神道：「於是方圓五百里內尋玉神，我就是他們尋到的玉神。」

湯十郎道：「妳很美。」

席玉神道：「我接掌玉神廟，却有一項任務，必須盡快找回失去的四塊美玉珮。」

湯十郎不由得手按胸下……他的玉珮在身上。

席玉神道：「湯公子，這就是我來的目的。」

湯十郎道：「聞聽各路江湖人物正往左家廢園而來，他們只不過為的是忠義門財寶，並未有人談及妳所言的八玉珮之事呀。」

席玉神道：「有，聞說玉珮曾在順天府當舖出現過，還是不久前的事。」

笑笑，湯十郎道：「天下玉珮多的是，妳能確定那送入當舖的玉珮就是妳們要找的？」

席玉神道：「傳言不會錯，傳言出自順天府裡面的人，而且傳言中那塊玉珮為鳳珮，上面帶有龍尾，鳳綠龍紅，天下只此一雙，絕錯不了。」

湯十郎吃驚了。

他相信，這一定是戈平陽的傑作，也許戈平陽早已覬覦左門主的兩塊玉珮而難以到手，便起了掠奪之心。

席玉神見湯十郎發楞，笑笑，道：「湯公子，玉珮出自左家廢園，所以我們便來了。」

湯十郎道：「席姑娘，妳的目的我已知道了，但不知妳如何回應各方將來之人？」

席玉神道：「他們可以奪財寶，四塊玉珮留下來。」

湯十郎道：「只怕……席姑娘，常言道得好，『寶愚心志，財迷心竅』，江湖豪强，見寶不認人，到時候只怕妳也難以說服他們。」

席玉神道：「玉神廟世傳絕世武功『絕陰指』，我不想用來對付他們，只是……」

提到「絕陰指」，湯十郎知道席玉神曾經助過他。

席玉神又道：「只是如果我能同你聯手……」

湯十郎心中一寬，至少她還不知道，他身邊正有一塊鳳玉珮。

桂月秀身邊也有一塊龍玉珮，這種曲折的過去，湯十郎是不會知道的。

湯大娘也不太清楚，湯大娘只堅持着要湯十郎有一天能以此玉珮找到他爹交代的那位姑娘。

如今湯十郎找到桂月秀，他應該滿足了，但他一時間又不好做主把玉珮交出來。

他決定回去同他娘商量。

他也知道，席玉神為甚麼每日那麼辛苦的按時送上三餐。

他笑笑，當然笑得很不自然。

「席姑娘，我答應會為你盡力，也許……」

席玉神愉快的笑笑，道：「這就夠了，至少我已有了希望。」

湯十郎道：「席姑娘，妳能告訴我，妳住在甚麼地方嗎？如果我想找妳……」

「你不用找我，我自會來找你。」

她頓了一下，走到湯十郎面前不過兩尺遠。

這距離如果湯十郎伸手，就能把席玉神摟進懷裡……如果席玉神仰面閉目，湯十郎就不知如何回應。

席玉神却關心的問道：「湯公子，我不明白，你怎麼又同桂家母女二人，握手言歡了？」

湯十郎心想，妳終於問起這件事了。

他笑笑，道：「這就是江湖，江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同樣的，江湖上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妳說對不對？」

笑笑，席玉神道：「可是，你們的和好太快了，這中間有甚麼契機出現？」

湯十郎心頭一緊，他是不會說出雙方見了那一對「龍鳳呈祥」玉珮的。

湯十郎只表現出一個無奈，道：「我們與桂家母女二人，可以說均是流落異鄉做客的人，本來是患難相助，後因誤會而動了刀子，然後，誤會很快的消失了，事情就這麼簡單。」

席玉神眨動美眸，道：「我可以知道你們之間發生甚麼誤會嗎？」

湯十郎不喜說謊，但他此刻不得不隨機應變。

有許多事情，隨機應變是免不了說謊的。

他乾乾一笑，道：「席姑娘，一些男女之間的愛情誤會，事後想通了，便也盡釋前嫌了。」

席玉神道：「你與桂姑娘有了愛情？」

湯十郎一笑：「男女之間相處久了，這也是正常的現象嘛。」

席玉神道：「你們已愛到頂點？」

「甚麼頂點？」

「愛到頂點的相反，便是恨之入骨，她殺你一刀，難道不是對你恨之入骨？」

湯十郎苦苦一笑，道：「席姑娘，我們又自『恨之入骨』而回到『愛到頂點』了。」

席玉神道：「你們已至夫妻之實？」

湯十郎被問得似無招架的道：「席姑娘，我可以對妳明說，桂姑娘就是在下未婚妻呀！」

席玉神雙肩一挑，道：「唉，她是你未婚妻，這是眞的嗎？」

湯十郎很莊重的道：「千眞萬確。」

席玉神道：「湯公子，恕我在此先祝福你們了。」

湯十郎道：「謝謝。」

席玉神道：「我再祝福你有一位得力助手，足可以應付未來的挑戰，湯公子，有了桂家母女，我的希望更大了，如果再由我在一旁暗助，我以為我就快把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中失去的四塊寶玉得到手了。」

湯十郎道：「席姑娘，一旦發現忠義門寶物，在下必盡力而為，尋找妳所要的四塊玉珮。」

席玉神愉快的笑了。

她把右手伸向湯十郎的面前，她的手背朝上，緩緩的，她把那如玉般的手背移近湯十郎唇邊。

湯十郎沒有反應，因為他不知席玉神這動作是為了甚麼，他只看席玉神中指上一顆十分晶瑩剔透的玉指環，如果不仔細看，你根本看不清她手指上還帶着個玉環。

「吻它吧，湯十郎。」

楞了一下，湯十郎不由自主低頭吻上玉指環。

湯十郎吻着，他全身一緊，怎麼這玉指環如此冰涼，就好像那是一塊冰。

難道席玉神的身體是冰涼的？

有了這一念間，湯十郎把吻玉環的雙唇，移向席玉神手背上。

唔，那是光滑的、柔美的、溫馨的，然後……

湯十郎再看看那個玉指環，他吃驚了。

看着湯十郎吃驚的樣子，席玉神淡淡一笑，道：「湯十郎，在我的玉神廟中，那些善男信女們如吻我的神玉，必得雙膝跪下，你例外。」

湯十郎道：「我不知道。」

「你現在知道了。」

湯十郎道：「我現在還能吻它嗎？」

「當然可以，你應該吻它。」

「為甚麼？」

「因為它會為你帶來好運，你如今缺少運氣，對嗎？」

說着，她又把玉環伸向湯十郎。

湯十郎依言跪下去，也再一次吻那玉環。

他沒有再吻席玉神的手背，雖然

他想。

笑笑，席玉神道：「湯十郎，我叫你名字，因爲當你吻我玉指環的時候，我是神。」

湯十郎道：「當你叫我跪吻的時候，我以爲妳那高雅氣質就是神。」

笑笑，席玉神又輕鬆的笑笑，道：「湯公子，我今天很高興。」

「我也一樣。」

「我回去了。」

「我送妳。」

「湯公子，你不用送，你只記住一句話，爲我找到我急於要找回的四塊玉珮。」

湯十郎道：「我盡力。」

席玉神緩緩的往梅林中走去。

她的白衣，與地面上的積雪一樣白，看上去就是一塊活生生的美玉。

湯十郎就以爲，席玉神白得高貴，白得一塵不染，唔，天山不老峯，那是永遠長生的意思，她，就是來自那神秘的天山吶。

湯十郎站着看，他可不是看梅花。

他看梅花叢下走動的席玉神，怎麼前幾次就沒有發現她是「神」？

消失了，席玉神已消失不見了。

湯十郎用力搖搖頭，他好像在做夢一樣。

便在他正要回身走回左家廢園的時候，附近忽然傳來一聲怪笑聲。

「啊哈……」

湯十郎馬上遁聲望去，他吃了一驚。

「啊哈……好個多情種子呀！」

湯十郎苦笑了。

他仍然不動，但那人却來了。

那人，正是灰髮老人家，眞巧不是，偏就在此刻他往梅林中走過來了。

湯十郎乾巴巴的笑了，道：「你老人家也來了。」

「這甚麼話，這兒又不是你的梅子園。」

湯十郎道：「老人家，你不會再送金子我花吧？」

灰髮老人面色一沉道：「你反對我送金你花？你討厭我老人家的金子？」

湯十郎道：「才不呢，我高興還來不及，怎麼會討厭你的金子呀，這世上有許多大傻瓜，但我不是！」

老人道：「那麼，你並不討厭我的金子了？」

湯十郎道：「我喜歡呀！」

老人正色的道：「那你小子証明我看。」

湯十郎道：「這如何証明？」

老人道：「簡單啦，吶，你收下這一錠金子吧！」

湯十郎怔怔的道：「還有這樣証明的？」

他看那錠金元寶，少說也有五十兩。

「拿着！」

「這……」

「証明我看，快拿着。」

湯十郎不是愛財的人，他遲疑。

「我……我不缺錢花呀。」

「我只是要你証明給我看，快拿着。」

湯十郎無奈，他接在手中了。

有人送他金子，他還痛苦，天下還眞少有像湯十郎這樣的人！

湯十郎帶着些微囁嚅的道：「我可不可以再把這金子還給你老呀？」

老人指着順天府城方向，道：「你快進城去把這些金子花完。」

湯十郎苦笑，道：「我一個月也花不完。」

「你如今拖家帶眷，當然可以花得完。」

湯十郎吃一驚，道：「老人家，你……」

老人淡然一哂，道：「你小子莫非不會花錢呀！」

湯十郎道：「我會花我自己的錢。」

老人笑了。

他拍拍湯十郎，道：「小子呀，你如今養了幾口人？」

湯十郎道：「我娘同我，一共兩個人。」

老人把指頭戳在湯十郎的面門上，笑了！

湯十郎也笑，傻味很濃的笑。

老人道：「你不老實了。」

湯十郎道：「我若不老實，你的金子我早就伸手要了。」

老人道：「那得我老人家高興，我若不高興，便一個小銅錢也沒有！」

湯十郎道：「你說我不老實呀？」

老人道：「你沒有對我老人家說實話。」

湯十郎道：「我說的全是實情，我只同我娘住一起！」

老人道：「還有那一對母女呢？」

湯十郎怔住了。

「你……知道了？」

老人道：「我老人家看到了。」

湯十郎緊張的道：「老人家，你千萬不能對別人提，你要保守秘密呀！」

老人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你小子承認了？承認你要養四口之家了？」

湯十郎只好重重的點頭了！

老人一笑，道：「四口之家過日子，花費可大呀，你把金子收回去，該買的買，該吃的吃，你只要記住，你正在同財神爺打交道就行了。」

「你眞是財神爺？」

「我有花之不盡的財富呀！」

湯十郎似乎開竅了。

他重重的看着老人，笑笑，道：

「我似乎明白了！」

「你本來也不胡塗呀。」

「你老人家非常人。」

「我是你的財神爺呀！」

湯十郎搖頭，道：「你不是神，你

一定與這兒有些甚麼瓜葛，老人家，你不會告訴我的，但我却會查，而且我會很快的查出來。」

老人抬眼哈哈笑，道：「好小子，你想知道老夫的身份嗎？」

湯十郎道：「迫不及待！」

「知道了對你有甚麼好處？」

「至少解我困惑之心。」

「別把不相干的事當正事，專心去應付你當前的危機吧！」

「我有甚麼危機？」

「弄不好會有殺身之禍。」

湯十郎道：「能說得更明白嗎？」

老人一笑，道：「我說不明白，只覺得這左家廢園裡，就快要有幾場豁命的殺戮了。」

湯十郎反而淡然的道：「左家廢園我已住了七個多月，太平得很。」

老人再指着湯十郎笑笑，道：「你小子又不老實說話了，哈……」

湯十郎心想，這位老人不簡單，他好像甚麼也知道。

他好像比席玉神還知道得多！

湯十郎道：「老人家，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到底是甚麼人？你都知道我些甚麼？」

老人一瞪眼，道：「好哇，用套的功夫了。」

湯十郎道：「我等着你老人家的解說了！」

老人一笑，道：「左家廢園乃忠義門總堂口，當年忠義門的人義滿江湖，威名遍及南北一十三省，便是那西域大理，大漠天山，甚至白山黑水間，他們的聲威也不弱，江湖上當然免不了遭到忌妬，於是，一夜之間被各路黑道人物聯手毀了，這些人多爲財物，但他們遍尋忠義門寶藏不獲，他們失望了，老夫說這話，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湯十郎很注意的聽着。

他直視着老人的表情，但老人並不激動。

老人淡淡的又道：「寶藏不是那麼容易被他們找到的，他們永遠也休想得逞。」

老人忽然怒視着湯十郎，沉聲道：「休想，你們再花費心機也休想！」

湯十郎見老人發怒，大吃一驚，道：「老人家，你好像連我一起罵呀。」

老人沉聲道：「左家廢園前門下住的母女，她們曾幾次在廢園中東搜西找，難道不是爲財寶？」

湯十郎也知道桂氏母女在廢園中找過，但她們來自遙遠的西方，有機會自然免不了去尋寶了。

湯十郎道：「我呢？我可沒有吧？」

老人嘿嘿冷笑，道：「你這小子，又不說實話了，你眞的沒有在廢園中找財寶？」

「我沒有呀！」

「過去沒有，現在有。」

「怎麼說？」

「你爲何在廢園地面跺脚？」

湯十郎立刻吃驚的張口結舌！

湯十郎聞得老人之言，張口結舌，半晌才結巴的道：「老人家，你……你是怎麼，怎麼知道？」

灰髮老人面色一寒，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

湯十郎道：「但你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灰髮老人叱道：「甚麼其一其二，我老人家知道你也在尋財寶就是了。」

湯十郎道：「其一並不重要，其二才是關鍵！」

灰髮老人一怔，道：「關鍵？你小子也弄玄虛？」

湯十郎道：「不是玄虛，是實情！」

「甚麼樣的實情？」

「左家廢園有財寶，最近傳遍江湖了。」

老人嘿嘿一笑，道：「該來的果然來了，該死的總是活不成，嘿……」

湯十郎再一次吃驚，道：「誰該死？」

老人道：「你別問是誰該死，小子，這幾個月你的表現確實不凡，所以你得到老夫的獎賞，你若繼續幹下去，老夫不會虧欠你的。」

湯十郎心中一動，這老人終於有所表示了。

這世上那有平白把金子送人的，老人當然有用意。

湯十郎急忙問道：「老人家，你能不能再把你的話說得更明白些？」

老人道：「你現在不必明白，但我却要告訴你一件事，你要牢記。」

湯十郎道：「甚麼事？」

老人道：「別再去尋寶了，好好的像從前一樣的幹下去，你會有意料不到的好處！」

湯十郎道：「在下本來就不想尋財寶！」

老人望着湯十郎道：「嘴硬呀！」

湯十郎道：「你老別急，聽我細說！」

老人道：「你說。」

湯十郎道：「看你一再助我，何妨對你老直言相告！」

老人點頭，道：「那是你聰明。」

湯十郎道：「我不但直言相告，而且言必仔細。」

老人道：「當你實言相告之後，我有賞！」

湯十郎搖搖頭，道：「不必！」

老人道：「爲我老人家做事的人，必賞！」

湯十郎道：「我並未爲你做甚麼事，你已給了在下不少金銀了。」

老人面色一緩，道：「你爲老夫做了許多令老夫大快人心之事，不但該賞，而且老夫以爲應重賞！」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小潔告訴唐煌，另一張五霸圖被她藏在古奇廳內大匾後，兩小喬裝混入太白山莊，正適古奇閉關一年後開關慶典之日，廳內聚滿各路英雄。散會後，正欲上匾看圖，豈料有一面帶刀疤的人，也在廳內，唐煌急中引疤面人出廳外，伺機點其穴。當再回廳內路經莊中林園時，發現林中墓穴有人在開棺，棺中躺着一娟秀婦人，奇的是這疤面人正俯身對棺中人在擦洗、按摩……



夢中劍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古奇出棺爲報仇　胡天反奸鬧太白

若三年後出棺而能順利復活，功力自可驟增，但不是一下子增高，而是慢慢增量，於一個月內達到高峯。

唐煌心想，秘密已經看到，現在必須去看看小潔有沒有得手，如果順利完成任務，而沒有被人發覺，則不必急急離開此莊，可以看看此婦死而復活到底有何企圖？

他回頭望望退路，正要抽身退出墓地，突聞一陣鼓鑼和大鈸交響的聲音，由遠而近，乍聽起來，令人聯想到過年過節時兒童以響器作樂，顯示一片昇平氣氛。

但在深夜的墓地中乍聞此聲，却使人產生相反的感覺，好像危機隨鼓鑼之聲逐漸接近。

「疤面虎」大大地一震，黃袍老者臉上却閃過一絲陰笑，其餘老者也面面相覷，極端的驚駭，使他們失去應有的鎮定。

「疤面虎」凝神一聽，醜惡的面孔更加猙獰，在黃袍老者耳邊說了一陣話，正要循聲迎上去，那知鼓鑼聲突然一瀉而至，好像就在十餘丈之外。

「疤面虎」對十二個黑衣老者沉聲道：「各位速到三十丈外看守，不論任何外人一概擋駕，不准進入墓地！」

他又對其餘老者沉聲道：「任何人企圖衝入包圍圈中，一律格殺！」

唐煌心中一動，確信這「疤面虎」是個女人，年齡也不會超過三十歲。

「咚咚咚！咚咚咚！鏘咚咚鏘咚咚咚鏘……」

鼓鑼聲入九霄，好像由三個高手以內力擊着鼓鑼及大鈸，連四週參天巨木似也微微顫動。

「疤面虎」沉喝一聲，疾撲過去，唐煌也趁機掠上一株大樹，向鼓鑼聲中望去。

雖然相距不到五七丈，却因擊鑼打鼓之人藏於大樹密葉之中，聞聲而不見人。

鼓鑼及鈸聲每擊一下，那盤坐調息的婦人必定震顫一下。

唐煌深信來人想以騷擾手法，使那婦人走火入魔，不由暗哼一聲。姑不論那婦人尚不一定是個壞人，即使確是個壞人，也不該以這種卑鄙手段暗算於她。

鼓鑼聲震天動地，發出奇大的內力，震懾心神，使人耳膜隱隱作痛。

遠遠向下望去，那婦人的身子抖動着，顫慄着，已到了極端危險的關頭。

唐煌暗暗切齒，看準那五六丈外的一株大樹，正要掠過去，突見那「疤面虎」掠上發出鼓鑼聲旁邊的大樹，伸手自懷中抽出一支竹管。

那纖纖的玉指，白嫩得如新剝的水葱，和那刀疤面孔多麼不調和呀！

竹管送到嘴上，陣陣浪潮之聲隨之而起，令人有置身大海中央的感覺。

風聲呼呼，浪潮澎湃，似有煙沒

鼓鑼聲之勢，好像整個古林都在瑟索顫抖。

唐煌恍然大悟，他心中嘶喊着：這是「無孔笛子」古鳳！是她！當今之世，沒聽說有另外音律高手，能以一支無孔短笛，吹出這等雄渾的天籟之音。

每當風聲及浪潮聲蓋過鼓鑼聲時，那婦人就停止顫慄，但鼓鑼及鈸聲似也不甘雌伏，也全力以赴。

雙方相持不下，功力似乎差不了多少，都想壓倒對方。

那下面的老者雖然焦急，却無能爲力，而那婦人的身子已經搖晃起來。

對於古鳳的身世，唐煌知道得很少，只是因她連續救過他和費小潔，以致對她產生良好印象。

但那黃袍老人是誰？這婦人又是誰？這暗算婦人的高手又是誰？

風聲、浪濤聲湮沒了一切，僅能隱隱聽到鼓鑼聲，像由數里外傳來。

現在婦人身邊只有黃袍老人和三個白衣老人了。

唐煌向「疤面虎」望去，只見他兩手微顫，似乎已是強弩之末了。而那鼓鑼之聲，却又逐漸高亢起來。

每一記鼓聲都好像來自天上，有如雷神肆虐，鞭擊大地，連地殼也震動了。

婦人的身子搖得更厲害了。但那黃袍老人站在她兩丈之外，却像無動於衷。

「疤面虎」使出殘餘眞力，風聲和浪濤聲再次高亢，却若斷若續，好像隨時都會戛然中斷。

那鼓鑼聲也有氣無力，敲擊之力忽高忽低，顯然都到了油盡燈枯之境。

突然，鼓鑼聲和風聲及浪濤聲戛然而止，餘音迴盪中，「刷刷」兩聲，兩個身影自大樹上落下，掉在地上，發出極大的聲響。

若非地上敗葉很厚，恐怕兩人都會摔死。唐煌凝目望去，差點驚呼出口，原來那擊鼓敲鑼之人，正是「赤脚大仙」高占非。

剛才的鼓鑼及巨鈸之聲，正是以他那巨弓彈出，可算是音律學中的絕響了。

兩人躺在地上，寂然不動，黑暗和寂寥吞噬了整個古林。

就在這時，三個老者掠向「疤面虎」，而那黃袍老者却發出一聲獰笑，一寸一寸地向那婦人移去。

唐煌心頭大震，看他的猙獰之態，和作勢欲撲之勢，這老傢伙可能要對那婦人不利。

眼前所發生的事，使唐煌大感迷惘，剛才看情形還是一家人，現在却要下毒手。他們到底是甚麼關係？

眨眼工夫，黃袍老者相距婦人已不足一丈，喃喃陰聲道：「三年了！老夫忍辱負重三年，就是等的這一天。我要叫你在復活的邊沿上再死去，像一個溺水者剛剛抓到救生船邊沿，又被鯊魚噬食一樣，這樣你會更痛苦些。」

他的面孔猙獰而抽動着，像一頭金魚缸旁的大貓，只要一探爪子，就可以攫到，他陰聲道：「上一代爲你留下的血債，只得由你償還。」

他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即使其餘老者現在發現，也無能爲力，因爲那婦人正在緊要關頭，她自己不能出手，黃袍老人只要輕推一掌，就沒有救了。

黃袍老人似乎有恃無恐，喃喃地道：「老賊一招之差，使我在離恨天慘敗，無法躋身於『五霸』之內，引爲終生奇耻大辱。」

唐煌大惑不解，這黃袍老人不是「活報應」古奇？他和婦人有何仇恨？聽他的口氣，好像不是太白山莊之人。

他剛才說等了三年，難道他在此莊卧底？

那麼，「疤面虎」爲甚麼不認識他？

他說的「離恨天」又是甚麼？眞有這個去處？他說的五霸是那些人？難道不是張子萍等人？

總之，這太白山莊之中都是謎。

「赤脚大仙」爲甚麼要來暗算這婦人？他們有何仇恨？這婦人是古鳳的甚麼人？

黃袍老人嘿嘿獰笑一陣，說：「賤人！你只能埋怨你的老子，因爲他爲你留下禍根，現在我要打發你上路了。」

說着，雙掌自袖中伸出，掌心中一片血光。

唐煌不由大驚，厲嘯聲中，身子像疾弩離弦一樣，凌空向黃袍老人力推一掌。

黃袍老人似沒想到附近還有這等高手隱伏，自然也沒想到一個其貌不揚的馬得標竟有如此身手。

一怔之間，唐煌如電射至，不加思考，就施出「五霸圖」上那招絕學。

老者本想先殺死那婦人，突感唐煌這招太厲害，當然先求自保，兩袖交拂，湧出十餘疊無形罡浪，「蓬」地一聲，地上捲起敗葉黃塵。

唐煌才施出第三式，竟被震退三步，而黃袍老人也踉蹌退了三步。他驚咦一聲，趁勢一個倒縱，到了「赤脚大仙」身邊。

這一下唐煌又吃了一驚，雖然「赤脚大仙」中途變節，吸食「阿芙蓉」上了癮不克自拔，但仍念一神二聖等人授技之情，對「赤脚大仙」不予深責。

唐煌恨透了這個人，正要掠過去，突見黃袍老人對昏迷的「赤脚大仙」冷哂一聲，道：「眞是沒有用！今天所有安排都告失敗。」

唐煌不由怔了一下，心想：「難道『赤脚大仙』和他是同路人？」

在沒有摸清之先，唐煌不敢掠過去，第一，恐怕還有人傷害這個婦人，也恐怕黃袍老人傷了「赤脚大仙」。

當然，在目前，唐煌比較關切的是這個婦人，因為這婦人可能是古鳳的親人。而「赤脚大仙」雖也是一神、二聖等的摯友，却因他中途變節，不值得同情。

但唐煌也不能讓黃袍老人殺死「赤脚大仙」。

因此，黃袍老人掠到「赤脚大仙」身邊，唐煌反而為他擔心，就在他一怔之間，黃袍老人挾起「赤脚大仙」一閃不見。

在這刹那間，唐煌好像明白些甚麼，不由冷哼了一聲，却掠向「疤面虎」。

那幾個老者正在搓搓手，顯示焦灼之色，唐煌和黃袍老者閃電交換了半招，他們並未看到，僅看到黃袍老人挾着「赤脚大仙」走了。

這時見唐煌怒氣冲冲地撲過來，以為要向「疤面虎」下手，一齊轉過身來，蓄勢以待。

唐煌沉聲道：「還不快過去保護你們的女主人，閃開！」

幾個灰衣老者嘿嘿笑道：「小子，就憑你這份德性，也想到太白山莊來興風作浪？」

唐煌厲聲道：「我認識他，你們閃不閃開？」

其中一個老人冷笑道：「老夫初聞『二馬雙絕震八方』之名，想領教一兩手再說。」

唐煌冷哂一聲，就向說話的老者欺上，一式「含沙射影」，拍、切、掃、推，眨眼工夫在十五個方位上遞出二十七掌。

那老者身手也不弱，却因輕敵，竟被逼出一丈多遠。

另外幾個大喝一聲，一齊撲上，雄渾的掌勁，有如狂風暴雨，自每一個角度，每一個隙縫中遞到，像大海上的颶風，想把小舟擊碎。

唐煌厲喝一聲「找死！」「一鳴驚人」又告出手，重重疊疊的罡浪向外猛壓，勁烈的狂飆像巨大的爆仗爆破一般。

驚駭、忿怒之色剛剛昇上幾個老者的面孔，嗓中剛剛發出數聲怒吼，又是匕疊掌影已壓而到。

「蓬蓬蓬！」勁氣四溢，悶哼連連。幾個老者脚下射起一蓬蓬的殘枝敗葉和土石，蹬蹬蹬連跟七八步。

而唐煌也被震得搖搖晃晃，退了五步。

任何一個老者在未動手之前，也不相信這醜惡的年輕人有此功力。他們的面孔痙攣着，眼睛暴睜着，像死魚一樣。

唐煌冷哂一聲，掠到「疤面虎」身邊，伸手去抓他的無孔笛子。

突然一聲厲叱，勁急的衣袂飄風之聲，已到了身後，他相信不是那幾個老者，不敢大意，「犀牛望月」改為「鐵牛鋤地」之式，斜閃兩步，一隻纖纖的玉手帶着嘯風之聲，旁耳而過。

唐煌吃了一驚，原來此人正是死而復活的婦人。

這一抓雖然落空，但唐煌却感指風如刃，砭骨生涼，肩頭竟隱隱作痛，像被鈍刀刮了一下似的。

現在唐煌才看清那婦人的面貌，有成熟的美，風度很動人，看來三十餘歲，一臉殺機。

唐煌總覺得她酷像某一個人，一時却想不起來，沉聲道：「你和『赤脚大仙』有何仇恨？」

婦人目光如電，冷峻地道：「你為甚麼不問問自己？你和本莊有何仇恨？為甚麼要向他下手？」

她一指「疤面虎」，又厲聲道：「你是不是和『赤脚大仙』一道的？」

唐煌冷哼一聲，道：「剛才若非在下及時出手，你早就死在黃袍老人掌下了！」

「胡說！」那婦人四下一看，果然不見了黃袍老人，立即對一個白袍老人沉聲道：「李森呢？」

那白衣老人躬身道：「老朽只看到他挾着『赤脚大仙』走了。」

那婦人突然一震，慘笑一聲，道：「我早就懷疑他心懷叵測，果然不出所料。」

她那利刃似的目光又射到唐煌身上，冷峻地道：「老身出棺大典，按理本不應發出『報應帖』，邀請黑白兩道高人來此，但老身身負奇仇，另有打算，小子，你和李森是何關係？」

唐煌一番好意反被誤解，不由冒火，沉聲道：「在下與妳無怨無仇，為甚麼要陷害於你？況且在下根本不認識李森！」

婦人冷峻地道：「那麼你來此作甚？」

唐煌冷笑道：「『活報應』出關大典，邀約武林同道來此觀禮，在下當然……」

「哼！」婦人沉聲道：「你收到『報應帖』沒有？」

唐煌冷笑道：「有沒有都是一樣。」

婦人輕蔑地道：「可惜你的易容之術不太高明，也足見你來此有企圖，看招……」

掌隨聲至，中途又變為抓，千萬道爪風，像萬箭齊發！爪爪不離唐煌前胸及面部三寸以內。

唐煌像急流中的梭魚，急旋電轉，驟昇乍降，在方圓三步之內，轉折二十餘次，一口氣劈出七十餘掌。

然而，對方的爪風像古樹上的山籐，死纏不放，如影隨形，每一爪都堪堪抓上。

唐煌一點也不敢輕敵，這婦人剛剛復活，無論如何，功力無法完全恢復，但已如此了得。

婦人的臉色仍有些蒼白，嘴角上掛着冷峭的殺氣，她以為唐煌和李森的企圖一樣，想使她走火入魔。

因此，她的每一掌，每一爪都帶着尖銳的嘯聲，爪爪不離唐煌的全身要害，那一雙狠毒的美目，好像恨不得變成利刃，戳入唐煌心坎之中。

唐煌全力拍出百餘掌，施出「力劃鴻溝」、「力搥天鼓」、「含沙射影」及「陰陽殊途」四式。

然而，那婦人半步未退，而且在步步逼進，縷縷爪風，砭骨生寒，因她被埋在棺中數年之久，散發出發霉的氣味，令人作嘔。

唐煌的驚凜逐漸加深，此婦功力之高，似不在張子萍之下。沉喝一聲，全力施出「一鳴驚人」。

「啪！」掌爪相接，像鋼鐵互撞，唐煌咬牙疾退三步，感覺掌心奇痛如裂。

婦人身子一晃，却僅退了一步。但她的面色十分蒼白，像剛才自棺中抬出來時一樣。

唐煌面色一寒，「嗆」地一聲，殘劍已撤在手中，沉聲道：「在下剛才所說的話句句是實，而且在下也可能認識那個『疤面虎』！」

婦人看看他的殘劍，厲聲道：「現在求饒已經晚了！你小子未接邀帖，易容來此，而且偷窺老身出棺，必有陰謀，況且身手也頗不弱。」

唐煌冷冷一笑，道：「在下出道以來，尚未向任何人示弱服輸，連『日正當中』張子萍也包括在內，眞是可笑極了！」

婦人沉聲道：「眞有志氣！這樣也好，免得別人說老身以强凌弱。」

她回頭對一個白袍老者道：「給我一柄長劍！」

那老者抽出自己的長劍雙手遞了過去，躬身而退。

婦人冷笑一聲，以左手中指向劍尖上一彈，「克察」一聲，那劍尖帶着破空之聲，射入三丈外樹幹之內，也變成一柄殘劍，不多不少，短了五寸。

這一手雖難不倒唐煌，但她的豪氣却不讓鬚眉，令人心折。

這時「疤面虎」已經醒來，乍見婦人與一個年輕人對面而立，却因唐煌背朝着他，無法看到唐煌的面目。

婦人沉聲道：「小子，你先出手吧！」

唐煌也不客氣，身形一弓，最辣手的一招再次施出。

婦人暗吃一驚，僅看這起手式，就知道不易破解。殘劍打閃，在五個不同方位上點出二十三劍。

唐煌對這一招雖有信心，却感覺對方寓守為攻，不同凡響，雖不能破解自己的招式，但自己也攻不進去。

這一招共有五式，每一式都由數十個劍式組成，尤其前幾式都是凌空出劍，由於劍上所發出的劍氣，能使身子在空中多停留一會。

因此，懸空的時間愈久，攻出的次數就愈多。殘劍就等於他的翅膀，有飄浮和平衡身子及制敵的雙重妙用。

這正是這招絕學的玄妙之處，集輕功、內力和招式於一爐，合成五式，包羅萬象，無堅不摧。

在空中四式即將使完時，婦人突然反客為主，身子斜拔而起，反而超過唐煌的高度，以「鳳凰點頭」之式，向下戳出七劍。

這時唐煌已經落在地上，以「猛隼剔翎」之式，殘劍斜迎而上。

「噹」地一聲，兩柄殘劍接實，濺出一蓬鋼雨，那婦人的身子像斷線的風箏，飄出三丈之外，差點栽倒，面如金紙，殘劍又少了一截。

唐煌被震出七步，劍柄奇熱如炙，差點脫手，虎口好像被撕裂一般。

兩人驚魂回竅，都呼呼而喘，凝視着對方，他們深信，這是有生以來最硬的對手，最險的一次搏殺。

「唐煌！」一聲嬌呼，費小潔像燕子一般，投入唐煌懷中，憐惜地撫着他的胸脯，道：「沒有受傷吧？」

「沒有……」唐煌喘息着道：「怎麼樣？到手沒有？」

「沒……有……」費小潔狠聲道：「那東西不見了！」

唐煌搖搖頭，道：「小潔，沒有就算了，反正我們也不稀罕。」

「不！」費小潔道：「我親自放在那裏，我認為是那個『疤面虎』偷去了。」

「那怎能算偷呢？」唐煌苦笑一下，道：「這是他們的家，你親自送上門來，那能怪誰？」

「咦？」費小潔突然楞住了，就在這一會工夫，在那婦人身邊，站着兩個「疤面虎」，面目相同，疤痕也完全一樣，但仔細一看，仍能分出身材略有高低。

「這是怎麼回事？」費小潔茫然地望着，喃喃地道：「世上眞有這種巧合？面貌一樣，疤痕也一樣的人？」

唐煌哼了一聲，他早已心中雪亮，剛才他和那婦人動手，在最緊要關頭時，有人驚呼一聲「娘！」那不但是少女的聲音，而且確定是古鳳的口音。

同時唐煌突然心中一動，「活報應」姓古，這古鳳是不是他的女兒？到底誰是古奇？

古鳳稱這婦人為娘，足見這婦人不是「活報應」古奇，因為昔年在黃山鰲魚峯頭炫技的是個中年男人。

既然古鳳就是「疤面虎」，她知不知道我和小潔的身份？如果知道，她為何故作不知，戲耍我們？

唐煌這個火可大了，他深信巨匾後的「五霸圖」是古鳳取去，而唐煌今天救了她媽媽一命，反被視為仇敵。

「小潔，我們走吧！」唐煌還劍回鞘，攬着費小潔向林外掠去。

「唐煌，我們一定要找回！」

「不必了！」唐煌冷笑道：「人家如果不給，咱們反而落個上門欺人，犯不着惹氣。」

「唐少俠……」聲音凄厲而顫抖，那是古鳳的聲音。

唐煌本不想停下，費小潔却用力一拉，兩人同時回頭望去。

那個較高的「疤面虎」走上兩步，欲言又止，吶吶半天，才幽幽地道：「我……我是古鳳。」

「古姊姊！」唐煌用手一捏小潔的掌心，阻止她說下去。道：「哦？原來是古姑娘！」他微微冷笑道：「如果古姑娘不打招呼，唐某自信難以辨認，古姑娘有事嗎？」

這語氣冷漠極了，像無數的利針戳在古鳳心坎上，她的身子震顫了一下，正要說話，那婦人却開腔了，沉聲道：「鳳兒，你怎麼認識這小子？」

「媽！」另一個「疤面虎」也是女的，大聲道：「你不要這樣對待人家嘛！剛才女兒親眼看到他救了你。」

「甚麼？」婦人吃了一驚。

「是的，他沒有說謊，叔叔李森要向你下手，我距你太遠，要救已是不及，是他救了你。」

「哼！」婦人厲聲道：「你何不早說？」

那少女道：「女兒想看看他的絕學，也想知道媽媽的『瑜珈術』到底如何厲害。」

那婦人神色黯然，也許因爲苦修若干年，仍未能勝得一個年輕人，也可能是因爲得罪了救命恩人。

婦人大聲道：「小恩公慢走！老身鄭重向你道歉，務請在敝莊盤桓幾天，以便報答。」

「前輩不必介意！在下還有要事在身，必須告辭！況且令嫒對晚輩也有救命之恩，兩恩相抵，各不相欠。」

這話乍聽起來甚爲刺耳，極不禮貌，以唐煌的爲人，當然不會這樣小氣，因爲他想起古鳳姊妹化裝易容，戲弄他倆，故意在大廳中逗留不走，顯然已在暗中聽到費小潔的話，將「五霸圖」取去。

但她們仍不點破，勾心鬥角，吸引住他們，以便使她的媽媽順利出棺。

同時唐煌也猜到，以前費小潔聽到兩個年輕人交談有關「活報應」出關之事，那兩人必是古氏姊妹易容，而出關也必是「出棺」之誤。

「唐少俠，也許是我姊妹對你太過份了些，但是爲了家母的安全，不得不暗示『五霸圖』仍在巨匾上，將你們吸引住。」

唐煌沉聲道：「在下剛才點了你的穴道，你是自解，還是別人爲你解開？」

古鳳幽幽地道：「舍妹古鸞爲我解開的。」

「那麼，」唐煌看看費小潔，道：「古鸞姑娘離開大廳之後，你就上去取那『五霸圖』，發現不見了？」

「是的，可是不一會古鸞姑娘又回到大廳，和我乾耗，我要等你返廳之後再決定是否動手，所以拖延很久，直到聽到鼓鑼和浪濤聲後，我們才趕來。」

唐煌沉聲道：「古鳳姑娘，『五霸圖』是否在你手中？」

古鳳點點頭道：「是的，不過我也是剛才不久才知道『五霸圖』藏在敝莊大廳中巨匾之後，兩位在莊外化裝時所講的話，都被我聽到，立即返莊取了『五霸圖』，也和舍妹易容相戲。」

她說到這裏，掏出一個竹筒，道：「費姑娘，是不是這東西？」

費小潔連連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個竹筒！」

古鳳抖手擲出竹筒，費小潔接在手中，順便抽出一個絹製圖來，並未展開，正是那「五霸圖」。

「小恩公請裏面坐吧！老身差點做出親痛仇快之事。」那婦人姍姍走過來，肅然地道：「老身閉關風聲早洩，風聞仇家要來騷擾，所以發生誤會，若非鸞兒目睹小俠臨危援手，老身必遺憾終生。」

現在對方既已道歉，而且「五霸圖」也已到手，唐煌也就消了氣，隨着她們母女來到莊後內宅。

古鳳和古鸞去了一會，已恢復本來面目，姊妹兩人都很美，而且面目酷肖，若不仔細注意，實在分不出來。

不一會兩個小婢端上酒菜，兩小略事謙遜，就坐上客席。

唐煌道：「晚輩有幾件事甚是不解，可否見告？」

婦人道：「我先敬小恩公一杯，再行奉告。」

唐煌肅然道：「前輩千萬別如此稱呼，晚輩擔當不起，古姑娘曾對晚輩數度援手，如果要清算，晚輩還欠很多人情債呢！」

婦人面色一肅道：「老身知道唐少俠急欲明瞭的事有二，第一是老身怎能死而復活？第二是爲甚麼以『活報應』之名遍撒『報應帖』，召集武林同道，舉行開關大典？」

唐煌點點頭道：「不錯，晚輩最初以爲是『活報應』古前輩閉關，原來是……」

「錯了，」婦人微笑道：「老身就是『活報應』古奇。」

「這……」兩小同時一楞，以爲她在開玩笑，費小潔不信地道：「昔年在鰲魚峯移山倒海，炫露奇學，難道就是前輩你？」

「不錯。」婦人道：「在數十年前，『無量禪功』和『移山倒海』功，確算是天下絕學，但現在已經不足爲奇了，今夜接了少俠一招，才深信學無止境那句名言！」

兩小茫然地道：「我還以爲『活報應』是男人呢？而昔年在鰲魚峯頭出現的『活報應』是中年男子。」

「是的。」古奇慨然道：「那正是老身易釵而弁，志在尋仇，想引來殺夫仇家，但那一次仇人並未現身，而老身雖然技震羣雄，却也知道鋒芒太露的危險，以後就以各種不同身份和面貌，暗察仇踪，結果在婁山中遇上一個神秘人物，雙方交換了五十招，結果老身輸了。」

唐煌肅然道：「那人是誰？和前輩有何深仇？」

古奇的臉色突然蒼白起來，像凝結一層寒霜，柳眉挑了幾下，才恨聲道：「此人身材很矮，沒有綽號，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功力高得出奇。像這種絕世梟雄，自然心高氣傲，不怕老身報仇，那一次他若是想殺死老身，恐怕出不了一百招。」

兩小不由吃了一驚，尤其是唐煌，剛才他以平生功力，提聚劍上，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也僅打成平手，而她竟未能接下那個人的五十招，那人功力之高可想而知。

唐煌面色凝重地道：「前輩和他有何仇恨？」

古奇切齒道：「老身的仇人並不是那神秘人物，老身雖是武林中人，卻嫁給一個不諳武功的書生，那是家父『神州一判』古勉之，昔年因友人身負重傷，必須千年龍鬚草才能活命，而此草只有大內中才有，據說只有一棵，因此草生於千潯海底，可遇而不可求，當時家父冒險入宮，盜出此草救活了世伯『煙鶴逸叟』，而家父却露了行踪，被清廷通緝，以家父的身手，本無危險，豈知竟被友人出賣，酒後被制，送交山東濟南府，那知府雖是一位文官，却非常人可比，看出家父乃是一代奇俠，殺之可惜，乃將家父釋放。」

「啊！」兩小大爲感動，固然一個知府權力很大，要殺一個人很簡單，要放一個人也很容易，然而，古勉之入宮盜寶，乃是欽犯，放了欽犯，是欺君罔上之罪，說得嚴重些，可以誅連九族，記得滿清入關時，大肆屠殺漢人，揚州十日，殺人八十萬，嘉定三屠殺人兩萬有奇；江陰城陷之後，死了九萬七千餘人，等到出榜安民時，可安之民僅有五十三人了。

一個朝廷命官竟有這種氣魄和膽色，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古奇慘然一笑，道：「兩位小友可知道那位知府是誰麼？」

兩小茫然搖頭，古奇凄然道：「他就是家翁徐駿。」

「徐駿？」唐煌面色一肅，道：「徐大人當年不是供職翰林院？後因觸犯天怒……」

「不錯，原來小友也知道這件事。」古奇目蘊淚光，道：「家翁正是清世宗時一代名臣，翰林院的徐駿，知府晉昇翰林院供職，他老人家雖是文人，卻具俠膽，有一次上書奏事，將「陛下」寫成「狴下」，世宗大怒，立被革職，有人說是錯誤，其實家翁乃是有意，後來又在家翁的詩句中發現『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之句，以爲有意諷刺，立將家翁處死。」

她們母女三人都泫然欲泣，屋中充滿了慘霧愁雲。

古奇續道：「家翁死後，家父救走亡夫徐振中，老身父女因感家翁千秋大義，家父乃將老身嫁與徐振中，以報大恩。」

古奇黯然一嘆，續道：「本來家父想傳他武功，可是他不喜舞刀弄棒，却嗜書如命，也就作罷，不意數年後一個夜晚，家父不在時，突來強敵將振中殺死。」

古奇終於淌下兩行清淚，古氏姊妹也泣不成聲，小潔倚在唐煌臂上，偷偷地抹着淚水。

唐煌沉聲道：「請問那個強敵是誰？」

古奇猝然抬頭，目射厲芒，一字一字地道：「此獠就是出賣家父的『血手丐』胡天！」

「血手丐？」費小潔微微一震，道：「好像家母過去曾提起此人，身份猶在『五霸』之上。」

唐煌切齒道：「不知剛才那個黃袍老人是誰？」

古鳳玉面扭曲，顯然恨怒已極，道：「他就是『血手丐』胡天，家母於三年前自感大敵環伺，難以應付，乃照外公所留秘笈『瑜珈術』中『九死大法』入棺苦修。想不到此獠聞之，在家母入棺後的第五天，來到本莊，冒充是外公的摯友，因敝姊妹不認識他，深信不疑，三年來反而以長輩待他，誰想到他包藏禍心。」

「原來如此。」唐煌歉然道：「晚輩不知前輩身負奇仇，剛才多有得罪，還請恕罪！」

古奇道：「少俠千萬別見外，小女鳳兒捉弄兩位小友，實不應該，老身就此道歉。但老身也知鳳兒的個性，她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對唐少俠……」

「媽，你……」

古奇微微一笑道：「死丫頭，你也知道害羞呀！」

古鳳粉頰低垂撫弄衣角。費小潔輕輕以肘碰了唐煌一下，好像在說：你該相信我的話了吧？女人最能瞭解女人，她早就對你有意思了。

唐煌恍然大悟，這才隱隱猜出，古鳳三番五次援手，而且對小潔非常關心，都是贏取他的歡心的手段，這正是愛屋及烏的道理，不由也紅了臉。

唐煌爲了打破這尷尬的局面，立即朗聲道：「前輩出棺大典既然如此重要，爲甚麼還要撒出『報應帖』？而這『報應帖』是否另有寓意？」

「不錯，那是有深意的。」古奇凄然道：「亡夫乃是一介書生，胡天竟不放過他，老身恨透了一般武林敗類，

數十年來，死在老身劍下的黑道高手，數以千計，而『報應帖』也就出了名，老身知道有些黑道人物想聯手對付老身，只是不知老身的下落，才發出帖子將他們引來。」

「這是甚麼用意？」

「一網打盡！」古奇冷峻地道：「他們不懷善意而來，老身比他們還毒，已在昨晚酒席中下了毒藥。」

兩小陡然一震，感覺這女人心地太毒，雖然身負奇仇，也不該仇視整個武林，況且那數百賀客之中，還有白道人物。

古奇知道他們的心意，肅然道：「老身的毒藥叫做『百日醉』，無色無味，醉臥百日，若不施救，就長眠不起，小友該知道老身的用意了吧？」

唐煌吁了口氣，道：「前輩是說有些人仍可賜予解藥？」

「是的，因爲有些人不是懷着惡意而來，老身當然不能與白道爲敵，因爲這數百黑道人物之中，十之八九都是『日正當中』張子萍和『血手丐』的部下！」

兩小不由暗暗心折，同時也十分擔心，因爲張子萍以「阿芙蓉」控制數百高手，其中黑白兩道都有，他必須看看那些人是誰。

費小潔道：「晚輩仍有一事不明。」

古奇道：「姑娘自管問就是了。」

費小潔道：「既然出棺大典如此重要，難道前輩也不怕那些賀客干擾而走火入魔麼？」

「不錯。」古奇道：「你問得很有道理。」她回頭對古鳳沉聲道：「鳳兒，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日期算錯了？」

古鳳恨聲道：「自媽媽入棺之後，我和鸞妹牢牢記住，每天在石碑上劃一記號，本來我們計算應該是三年，結果一數，少了三道疤跡，記得媽媽說，若超過七天，棺中之人必死，當時我和妹妹研究半天，認爲有人以指力抹去了三道線，於是我們決定啓棺。記得媽媽也說過，早出棺三天也不要緊，若是提前七天以上，將前功盡棄，如今想來，那一定是『血手丐』胡天幹的了！」

古奇沈聲道：「小友，請跟老身來，老身爲報小友救命之恩，只要你認爲不能殺的，老身就給解藥，然後毀莊離此，天涯尋仇！」

兩小互視一眼，覺得這位手段奇辣的婦人，一舉一動都不讓鬚眉，敢作敢爲，那「活報應」的綽號，也十分恰當。

兩小跟着古奇母女來到三排寢室之前，古奇道：「小友，你推開門看看！」

唐煌推門一看，這一間屋中住着五個賀客，皆都呼呼大睡，鼾聲如雷，這是武林高手所不應有的現象。

唐煌再推開另外幾間屋子一看，都是一樣，一個個睡得像死豬一樣。

最後終於找到宮驚海師徒。唐煌道：「請前輩先救活這兩個人！」

古鳳走到宮驚海和李驊床邊，在他們口中納人一灰色藥丸。「半個時辰之內他們就會醒過來！」

看過三排寢室，唐煌猶疑不決，不知道應該救那些人。雖然這些人都是兩手血腥的魔鬼，死有餘辜，如果不救，數百人命就此長眠不起。

就在這時，突聞一聲狂笑，劃破死寂的夜空，接着三排寢室中一片大亂，所有醉倒之人，都湧出門外。

在古奇母女駭然暴退之時，一個黃袍老人凌空而來，落在古奇面前，獰笑道：「天下第二俠在此！」

來人正是剛才要暗算古奇的黃袍老人，也就是「血手丐」胡天，而剛才一聲狂笑，也正是他所發出的。

除了宮驚海師徒之外，其餘的都醒過來了，看他們的神態，根本就沒有中毒現象。顯然古奇的計謀早在他們預料之中。

「古奇！」「血手丐」陰惻惻地道：「妳知道老夫殺死妳的丈夫，處處不放過妳的原因麼？」

古奇面色又蒼白起來，她的嘴唇顫動着，頭上青絲無風自動，狠聲道：「狗賊！在動手之前，老身要聽聽你的理由。」

「血手丐」冷峻地道：「老夫恨透了妳爹爹古勉之，昔年在『離恨天』競爭五霸，他使老夫一招之差，飲恨終生。」

「五霸？」唐煌沉聲道：「你說的『五霸』是不是『五霸圖』上的五霸？」

「不錯！」「血手丐」深深地看了唐煌一眼，道：「小狗！你雖會『五霸圖』上的一招絕學，今夜也要爲古奇陪葬！」

唐煌冷冷地一笑，道：「你比張子萍如何？」

「血手丐」陰聲道：「老夫自稱『天下第二俠』，他算甚麼東西？」

唐煌沉聲道：「那麼誰是『天下第一俠』？」

「血手丐」厲聲道：「當然是武林第一高手。」

唐煌冷冷哂道：「所謂『五霸』不是馬白水，包一鳴、張子萍、公冶森和龐通麼？」

「嘿……」「血手丐」獰笑道：「那不過是小五霸而已，眞正的『五霸』尚未露面。」

唐煌沉聲道：「你說『神州一判』古勉之古大俠是五霸之一？」

「嘿……」胡天獰笑一陣，作爲答覆。

古鳳厲聲道：「老賊，你何時盜取本莊『百日醉』解藥？」

胡天不屑地道：「老夫豈能盜取妳們的解藥，昔年老夫和古勉之在一起，是他告訴老夫配製之法，嘿嘿！妳們想不到吧？」

古奇環視一週，也不由暗自吃驚

，除了「血手丐」胡天外，尚有風、雪、雷、電、雲五魔之四，其餘都是張子萍的得力部下。

總數在五百以上的高手，將唐煌、費小潔及古奇母女等人圍在場中，風雨不透。

唐煌回頭對古奇道：「古前輩，妳的部下呢？」

古奇冷哼一聲，道：「恐怕早已……」

「血手丐」陰聲道：「不錯！他們早已被老夫等人制住，只因他們尚有利用的價值，暫時還不想殺他們。」

唐煌冷峻地道：「胡天，你若是一個男子漢，就憑眞功夫見個高下！不必以陰謀詭計暗算於人。」

胡天獰笑道：「難道老夫還怕你不成。」

古奇一掠而至，沉聲道：「小友請退下去，讓老身秤秤他的斤兩。」

唐煌以傳音入密對古奇道：「如果對方聯手齊上，我們五人面向外圍成一圈，千萬不可失散，現在先讓晚輩挫挫他的銳氣。」

唐煌大步走近，力聚掌心，「呼」地一聲，力劈三掌。

「血手丐」不避不閃，雙掌一翻一覆，赤紅如血，迎了上去。

唐煌暗吃一驚，原來「血手丐」之名由此而來，不知這是甚麼武功？立即變拍爲切，力劈而下。

「蓬蓬」兩聲，唐煌的掌力，像巨大的鍘刀切在堅靭的皮革上，反被震退一大步。

唐煌知道，武功以拳掌爲主，無法急進，火候不到，有名師指點也無法速成，劍術則不同，只要天質高，再下苦功，可以迎頭趕上。

「血手丐」獰笑一陣，道：「小狗！知道厲害了吧？」

「嗆」！唐煌的殘劍已撤在手中。

「血手丐」却冷笑道：「這破銅爛鐵也要現眼麼。」

「不錯！這是破銅爛鐵！假如在下以這柄殘劍勝了你，又該如何？」

「哈……」「血手丐」狂笑一陣，道：「老夫若輸在你的手中，乾脆找棵歪脖樹吊死算了。」

「話別說得太絕！」唐煌厲聲道：「說得切實點！」

「血手丐」瞇着眼睛，輕蔑地道：「你若能和老夫扯成平手，老夫負責率衆離開太白山莊，張子萍處我自有交代！」

「好！」唐煌沉聲道：「『赤脚大仙』呢？你把他藏在何處？他和你有何關係？你爲甚麼要救他？」

「血手丐」冷笑道：「他是張子萍的得力部下，此番向古奇下手，分兩個步驟，第一是由『赤脚大仙』『萬籟之音』韻律學騷擾，使她走火入魔，結果老夫沒想到古鳳的『無孔笛子』有此造詣，弄得兩敗俱傷，第二步是由老夫下手，結果又被你小子破壞，合該這老賊人運好，命不該絕！至於『赤脚大仙』，早已被送走了！老夫受張子萍之託，當然要照顧他。」

唐煌厲聲道：「老賊，亮傢伙！」

「血手丐」撤下一柄怪刀，長僅一尺五六，有如彎月，豪芒奪目，比匕首略長，較單刀又略短。

古奇沉聲道：「小友，你可要小心，這刀子有毛病！」

唐煌泰然道：「謝謝古前輩，晚輩自會小心！」

「血手丐」輕喝一聲「殺」！數百人衆齊聲呼應，像戰場上的士卒衝鋒陷陣一樣，「血手丐」在殺聲中削出三十餘刀。

層層刀網，挾着砭骨的冷氣罩下。

唐煌知道厲害，以蛇谷中所精研的招式，一口氣點出十二個劍花，有如一個大花圈。

他的劍雖僅二尺二三寸長，但因玄奧的內力貫於劍身，看來還比三尺三寸長的完整長劍還多出二三寸。

每一個劍花，都以五六劍組成，十二個劍花就等於五六十劍，却於轉瞬間完成。

「噹」地一聲，刀劍接實，一溜火花四濺飛射，兩人身形乍分，突見「血手丐」彎刀一抖，一道白芒，疾射唐煌的面門。

雖然事先古奇已警告過他，但他以爲「血手丐」的刀上淬有劇毒，萬沒料到他的刀身和刀柄可以分開，當飛刀使用。

兩人相距兩步左右，那刀身帶着嘯風之聲，射向唐煌的咽喉，要想全身而退似不可能。

這時傳來費小潔的尖銳呼聲，唐煌身子一偏，掄劍格去。

「叮噹」一聲，那刀身貼耳飛過，耳輪上有涼涼的感覺。

「奪」地一聲，雪亮的刀身，嵌在寢室門框上，沒入三分之二。

「血手丐」突然一震，面色猙獰，厲聲道：「何人暗算老夫？」

「哼！」人隨聲至，自屋脊上掠下一條身影，還未落地，費小潔已經撲了過去，叫了一聲「媽！」

來人乃是「夜來香」費玉潔，母女倆立即摟在一起。

唐煌恍然大悟，看看地上一支金色小箭，知道剛才若非費玉潔以吹箭相助，最低限度要失去一隻耳朵。

這一刀之力大得驚人，他以殘劍擋了一下，小箭也擊中一下，仍然自耳輪上掃過，到現在仍感覺火辣辣的。

唐煌上前見了禮，又爲古奇母女介紹了。

「血手丐」自門框上拔下刀身，又按在刀柄上，對費玉潔厲聲道：「費玉潔，老夫看在張子萍面上，不便和妳動手，妳趁早走吧！」

費玉潔不屑地道：「胡天，剛才你

親自說過，若和唐煌扯成平手，立即率衆撤出此莊。」

「血手丏」冷峻地道：「妳若不插手，這小狗能活得成麼？」

「呸！」古奇冷哂一聲道：「好一個反覆無常的下流東西，和一個年輕人扯成平手，竟能以暗器傷人！你要不要臉？」

「血手丏」老臉微紅，獰笑道：「高手過招重智而不重力！況且老夫並非於動手時震出刀身，而是身形乍分時震出的，怎能說是暗算？」

費玉潔冷笑道：「那麼你一定要羣毆了？」

「老夫絕無此意！只要交出古奇，讓老夫帶走，或讓老夫與她公平決鬥！」

古奇厲聲道：「那個怕你不成，恐怕你老賊另有打算吧！你若有意決一勝負，叫其餘之人退出百丈之外。」

「血手丏」嘿嘿獰笑，道：「只要他們退出百丈，老夫絕不攔阻，他們若不聽老夫指揮，那也毫無辦法！」

唐煌冷峻地道：「胡天！你不必虛張聲勢！這種場面我們都見識過，即使羣毆，也……」

費玉潔輕輕撞了他一下，示意叫他別說下去，唐煌不由茫然，這種大場面見得多了，像家常便飯一樣，雖然今夜的對手非比尋常，但他這邊，也有幾個絕頂高手。

費玉潔以傳音入密道：「唐煌，不是老身怕事，而是為你著想，這數百高手之中，有很多是你的親人！」

「誰？」唐煌吃了一驚。

「除了『赤脚大仙』一神，二聖、三仙、四鬼，都到齊了，他們都是易容而來，我們一旦動手，難免有個失誤，再說，他們此來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可以說為了令尊唐一飛，你忍心下手麼？況且，他們的武功，都不在張子萍之下，弄得不好，也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唐煌向數百高手望去，雖不認識那些陌生面孔，却深信費玉潔的話，心想，今天只得作一次懦夫了。

唐煌對古鳳道：「不知宮大哥師徒醒了沒有？」

古鳳低聲道：「他們好像不願見你，已經走了。」

「血手丏」獰笑道：「小狗，你想龜縮也辦不到，今夜不血染太白谷誓不罷休！」

唐煌劍眉軒動了一陣，沉聲道：「胡天，你該知道！一旦動起手來，第一個遭殃的是你！所以你只能倚仗人多，連和本人放手一搏的勇氣也沒有。」

「血手丏」胡天低聲陰笑一陣，好像在這片刻間，正在考慮，接受挑戰會發生何種後果。

終於兩袖一揮，沉聲道：「各位請退後十丈，胡某不能被一個年輕人小覷。」

一邊的四魔冷冷一哂，「雪魔」沉聲道：「胡兄請認清自己的立場！現在不是單獨行動揚名立萬的時候。」

「血手丏」緩緩轉身，冷哂一聲道：「胡某對自己的立場非常清楚，如果沒有資格講話，絕不隨便插嘴，以免……」

四魔不由大怒，厲聲道：「胡天，你別窮吹！本兄弟是以同等身份與你合作，並非任你擺佈！」

「血手丏」輕蔑地笑，道：「現在並非擺佈與否的問題，現在人家向老夫挑戰。若四位有意思的話，在下也不便强自出頭。」

說畢一臉輕視之色，轉身退出一丈之外。

這魔頭剛才在林中接了唐煌一招，雖然略佔上風，但他心裏明白，即使能勝，也須苦戰若干招，況且對方那麼年輕，敗了丟人，勝之不武。

四魔大感為難，唐煌的厲害，他們早就見識過，顯然胡天是以進為退，故意使他們難堪。

但四魔不能示弱，同時向唐煌走去。

「血手丏」沉聲道：「四位請回吧！假如胡某要以羣毆方式對付這個年輕人，這裏有數百之衆，似不必勞四位的大駕！」

四魔同時止步回頭，尷尬地冷笑道：「敝兄弟一向如此，對付一人如此，對付十人乃至數十人也是如此！」

「血手丏」冷笑道：「這是貴兄弟的作風，在別人看來，仍是羣毆！既然貴兄堅欲……胡某也不便作梗，各位，準備聯手拏人！」

這魔頭把羣毆的責任完全推在四魔頭上，表示他自己是被別人牽制，不得不爾。這一手可氣壞了四魔。

但其餘數百高手却一齊向前湧近，在塵霧迷濛中，沙沙前進，正是「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局面。

古奇和費玉潔交個眼色，和唐煌等人背貼背面向四週，皆都撤出兵刃，而費玉潔已經取出兩筒吹箭。

顯然，對方高手如雲，人多勢衆，對中央幾個絕世高手，並未放在心上，幾個魔頭早已打好主意，以人身做靶，先消耗對方的體力，然後一鼓而下。

唐煌厲聲對胡天道：「胡老賊，你到底要幹甚麼？」

胡天獰笑道：「老夫和古奇深仇似海，把她們母女交給老夫，老夫馬上罷手！」

唐煌不屑地道：「老賊，你要不要臉？你與古前輩上一代有仇，却遷怒於古勉之的下一代，你也算一號人物嗎？你為甚麼不去找神州一判？」

「嘿……」胡天獰笑道：「老夫找不到他，只有找他的女兒，你小子死到臨頭……」

（未完・廿四）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万年茸）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6918344 Tel: (852) 6015715